武俠世界



第32年

3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靈芝

（野生萬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複方 **片仔癀** 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蕭顯先生精心著作「魂銷紐約城」在今期和各位讀者見面，故事深刻描述美國社會罪惡的一面，希臘船王的女兒埃莉諾婭和台灣少女吳佩韻是兩個不同國籍的純情少女，她們都愛上台灣水手鍾雄，而鍾雄却只愛吳佩韻一個，鍾雄兩夫婦在美國艱難地為生活奔波，他們不斷遭到黑社會人物的騷擾，最後被迫離開紐約城到一小島居住，但不久他們又遇上大惡人，使平靜的生活再起風波，最後他們選擇了最佳的一條路，回台灣……故事情節曲折，引人入勝，人物個性突出，愛憎分明，喜讀蕭顯先生著作的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今期另一新篇「血魔」乃石中蓮所著，內容新穎，情節緊湊，文字流暢，兼而有之，佳作當前，請大家細心欣賞！

* * *

下期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所著「九龍鎮海刀」，武林中名震遐邇的百里莊忽然毀於一場大火，更掀起一連串腥風血雨，黑白兩道爭奪寶刃……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魂銷紐約城（社會黑幕奇情故事）
鍾雄和吳佩韻在紐約相遇，結為夫婦，但他們却不斷受到黑勢力的騷擾……蕭顯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濡須之戰（三國演義之廿九）◀一▶……徐正 49
血魔（湖海恩仇錄）
維持江湖正義　入寨斬惡除奸……石中蓮 56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惡江湖（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女兒音訊杳然　老父服毒自盡……辛棄疾 67
溫柔鄉是英雄塚（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淹惡女洩忿雪耻　施妙着弄巧反拙……巴彥 77
雪蓮情（俠義倫理連載故事）
窺看筆墨之爭　孰料飛來橫禍……陳瑜 85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上陣扳回劣勢　梅花含笑犧牲……卧龍生 93
狐步歲月（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逃避倭漢追踪　混入歡場騙色……東門白 99
四君子（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陰謀被揭破　獻寶求贖命……卧龍生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眞假已分辨　善惡漸澄清……東方玉 114
血劍屠龍（新派俠長篇）
奸賊知機走脫　皇城格殺叛徒……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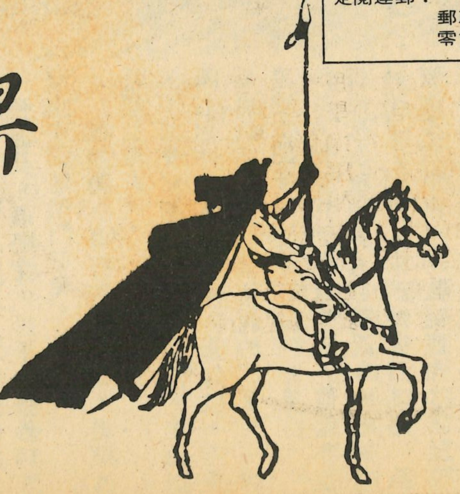
第32年

第 3 期

（總號1603）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社會黑幕奇情故事

魂銷紐約城

蕭顯・文
可飛・圖



少女情懷　種下煩惱

樂隊開始吹奏搖滾樂。

大廳裡的狂熱氣氛被喧嘩、激烈的樂曲帶向高潮。站在弧形酒櫃前的男男女女們，紛紛放下酒杯步入舞池。寬敞的舞池內光綫幽暗，色調朦朧，襯托出一個個搖擺扭動着的身影。曲子的節奏愈來愈快，舞池成了一個人的海洋。

喝酒的人少了，那位懶洋洋地倚着櫃台的黑髮女郎便更加引人注目。她的一隻胳膊支在櫃台的鍍鋅台面上，手裡把弄着一杯法國小香檳，一根食指在矮腳玻璃杯的杯沿上不停地劃圈，好久才端到唇邊淺嚐上一口，然後繼續將那越來越黯淡的目光，漫無目標地掃向大廳的每一個角落。

她很孤獨。

這個單身酒吧恰恰是爲孤獨者而設的。它座落在時報廣場附近，是百老匯大街諸多單身酒吧中的一個。每天夜幕降臨，那些隻身單影的男女便魚貫而入。雖說這些白種人、黃種人、黑人或混血兒的膚色，語音不同，身份、處境各異；來自遙遠的國度遊客、就在近處某座辦公樓上班的當地職員、才離婚的少婦、長久得不到男人滿足的中年妻子、趁夫人睡覺溜出家門的先生、性虐待狂、同性戀者、職業男妓女妓……但他們來這裡的目的唯有一個：尋個稱心如意的伙伴，然後找家旅館狂歡一夜。

在這裡，吸引彼此的不是感情而是肉體，這便少了許多痲煩。喝酒時一個挑逗的眼神，跳舞中的一個赤裸裸的挑逗動作，便可以使他們勾肩搭背，去做一場好夢。

他們不再孤獨。

唯獨她例外。

至少葛克想弄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就是櫃台裡面那個繫着黑領結的年輕侍者，身材健碩，一頭金髮，是個頗有吸引力的紐約男子。在對付女人方面，他永遠是那麼自信。每天凌晨交班後，他總能帶個漂亮的女伴回公寓。這些女人令他十分滿意，因而他對自己的眼力佩服得五體投地。

一個星期前，這個黑髮女郎一走進酒吧，就被他看中了。老天，這可是個不可多得的尤物！他甚至樂意承認，自己的床上還沒躺過這麼個東方型的美人。她美艷絕倫，令人眩目。一身黑色短旗袍，襯托出一張無懈可擊的白臉蛋，大大的黑眼睛跟旗袍和頭髮的顏色十分協調。她的身材不像大多金髮女郎那麼高，但勻稱、苗條、豐滿，周身散發出一股勾人魂魄的肉體誘惑。費了好大的勁兒，他才克制住自己的手，沒去摸摸她那渾圓堅挺的胸脯。但他知道，用不了幾分鐘，她就會同意跟他上床的。

於是葛克使出渾身解數，大獻殷勤，他請她喝酒吸煙，抽空跟她聊天，誇她的美貌、讚美她的身材。一小時後，她甩下一張美鈔走掉了，而其間他却五次算錯賬，多找給了顧客二百五十美元酒錢。接下來的幾天裡，他毫不氣餒地繼續進攻，全部收穫是聽她說了不足十句話。她每晚九點鐘來，十點鐘準時離去。要一杯價格不算高的法國小香檳，一隻胳膊支在櫃台上，一口一口啜着酒掃視大廳的每一張面孔。酒喝完，扔下一張鈔票，頭也不回地朝門口走。

她說得一口好聽的英語，但顯然是個亞洲人。

他曾試圖跟她談及亞洲。他從地圖上知道香港、台灣、新加坡，可是看她的表情，彷彿他說的那是另一個星球上的地方。

令葛克感到欣慰的是，他並非是被冷落的唯一男人。就說今晚吧，起碼不下十個男人來請她喝酒跳舞，都被她搖頭拒絕了，甚至連句客氣話都懶得跟人家講。懷疑她搞同性戀也沒道理，她像對待男人一樣拒絕那種女人的邀請。

「你到底在等誰呢，小姐？」葛克這話問過至少五十次。

其中有一次她回答說：「等舞伴。」

葛克不能不懷疑她的舞伴是個外星人。

此刻，他看看手錶，差八分鐘十點。正好櫃台前沒有了要酒要飲料的顧客，他決定好好利用一下她離開前的這寶貴的八分鐘。

她還是先前的樣子，背對他倚着櫃台，一根食指在快要乾底的玻璃杯沿上劃着。他拿起一瓶法國小香檳，伸向那隻玻璃杯。

「再來一杯吧，小姐，我請客。」

一隻手捂住杯口，她連頭都沒歪一下。

「親愛的，你看我能幫你些甚麼嗎？說實話，在任何方面我都可以幫你。」他說。

包括在床上，他想。他那貪婪的目光死死盯住她圓圓的肩頭，這肩頭如果沒有該死的衣服遮住會更美。啊，天哪，她可真是……

「小姐，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你是在找一個稱心如意的……舞伴……」他又說。

她的肩頭顫了一下，瀑布似的黑髮地抖動着。

「說不定令你滿意的人就在眼前哩，如果你肯回頭仔細看我一眼的話。」

她的頭果眞奇蹟般地慢慢轉向他，可是那雙漂亮的大眼睛裡充滿了鄙夷的神色。她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先生，我可以告訴你，我討厭所有的美國男人。」

「也包括我？」他嘻嘻一笑。

她聳聳肩，那意思是他根本不值一提。

這個臭婊子！他心裡罵着，神情

依舊可愛。

「告訴我，親愛的，你到底喜歡那種膚色、那種類型的男人？我手裡倒眞有不少稱得上男子漢的人名單供你挑選。」

拉皮條是葛克的業餘職業之一。

黑髮女郎哼了一聲，扯開臂彎小手提包的拉鏈，掏出一張鈔票。突然，她像被誰拽住了頭髮似的，頭猛地轉向門口。

葛克手急眼快，兩根指頭迅速伸進那個躺在櫃台上的小手提包，挾出了裡面包括紙巾在內的所有東西。

掏包行劫也是葛克的業餘職業之一。

女郎的目光緊盯在三個剛進門的小伙子身上。幾天來，葛克可從沒見她這麼認眞地理會過誰，憑着他職業性的眼光，不難看出他們是亞洲人。其中一個身材高大魁梧，英俊瀟洒，女郎那令他嫉妒的目光就一直籠罩在這人身上。

好像是猶豫了一會兒，咕咕噥噥地商量甚麼似的，後來那大個兒扯着兩個不大情願的伙伴，朝櫃台走來。

葛克只好去應酬他們，奇怪的是櫃台外的女郎也挪向那邊，站在離三人很近的地方。

「來三杯蘇格蘭威士忌，要濃的。」還是那個大個兒，說着一口標準的英語。

兩個伙伴卻叫住葛克，比比劃劃說着他完全聽不懂的話，大個兒點點頭，改口請他來一杯威士忌兩杯可口可樂。

葛克取來酒和飲料放在櫃台時，他看見了眞正的奇蹟：黑髮女郎正跟那三個黑髮男子談笑風生，而且顯然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他第一次見到了女郎的笑。上帝，多麼迷人的笑。

接着，她請葛克斟滿酒杯，跟那三個人一起端着朝大廳一角走去。步子輕盈優美，充滿青春的活力，她眞像是剛剛吸過一支一支大麻煙，興奮得有點兒不知所措。

葛克像注射過迷幻劑，迷迷濛濛猜不出這是怎麼回事。只是有一點他感到悲哀地下定論：今晚那個小姐兒是沒他的份兒了。

她的小手提包竟掉在了櫃台上。

葛克從櫃台下拿出剛才從裡面夾得的東西，幾張面額不大的鈔票，沒有値得一看的行貨。他掃興地將它們全部塞回包裡。一件小玩意兒從中落下，撿起一看是張硬紙片，上面只有一些阿拉伯數碼。他眼睛一亮，立刻斷定這是個電話號碼。他默唸幾遍，牢記在心。女人的電話號碼是通向她卧室的鑰匙。

明天他會打電話給她的。

一伙跳累了的顧客從舞池回到櫃台前，手忙脚亂地爲他們張羅酒煙期間，葛克沒忘抽空朝廳角瞧上幾眼。他們談得眞快活呀，好像彼此一個世紀前就是情人似的。

他注意到樂曲重新響起後，黑髮女郎挽着那個大個兒朝舞池走去。

樂曲依然狂放激烈，可這對黑頭髮的男女對音樂的節奏和周圍搖扭的人羣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只是緊緊貼靠在一起，慢慢地晃動着，不停地交談着……跳了一曲又一曲……

一個小時後，兩個小伙子急衝衝跑到櫃台前。葛克認出他們是跟黑髮女郎聊天的其中兩位。他們臉色蒼白，詢問他見過那位和他們一起來的大個子沒有？這時他才發覺，舞池裡已不見了那卿卿我我的一對，他聳聳肩頭。他們又問見過那位黑髮姑娘沒有？

「我還想找她呢，先生們。」

葛克說着，伸手摸摸褲袋裡的電話號碼。明天晚上這小姐兒就在我的床上了，他想。

他發誓，一定要得到她。

午夜，一艘拖輪停靠在「欲望」號遠洋貨輪的外舷。這艘貨輪零點整啓航離開紐約港，拖輪是受僱來拖帶它解纜離碼頭的。

差五分零點，拖輪突然接到引水員從「欲望」號駕駛台上用對講機傳來的命令，要它暫時回去待命，該船已決定推遲啓航時間。

原因很簡單：這船上的一名水手突然失踪了。

* * *

韋伯斯特船長這天晚上過得並不是很愉快。

「欲望」號下午五點鐘就已經滿載。這艘兩萬噸級的希臘遠洋輪的下個目的港口是英國倫敦。這將是一次漫長枯燥的遠航。爲此，韋伯斯特決定午夜零點啓航，放全體不値班船員的假，讓他們有充足的時間到市裡去觀光賞景，尋歡作樂。

當然，他也有自己的打算。晚飯前，他做了個好先生，陪妻子埃莉諾婭乘出租車去了百老匯大街，買了幾套目前美國最流行的時裝，使得她這幾天一直綳得很緊的面部肌肉終於鬆弛了些，露出笑容。若時間倒退兩年，這笑容一定會令他神魂顚倒，迫不及待地去擁抱親吻這個美艷的希臘少婦，然後急切地上床。而現在，甚至晚飯後埃莉諾婭換上那件剛買到的睡袍，給他某種近期來一直沒有的暗示後，他都沒能動心。

「對不起，親愛的，今晚我必須去看望一下我的父母，等船開航後再來陪你吧。」

韋伯斯特望着正在酒櫃前斟酒的埃莉諾婭說。酒櫃上有兩隻酒杯，其中一隻無疑是爲他擺的。他知道，妻子在上床前喜歡喝幾杯，酒能使她更加動情。過去他當然樂意陪她一塊喝，可現在不，他不想喝那杯酒。更好的美酒在等着他去品嚐。

「這麼說，開航前你是回不來

囉？」埃莉諾婭放下酒瓶，轉身看着韋伯斯特。她臉上的笑容很快地消失掉。

這是在「欲望」號船長艙室裡。艙室的駕駛台下面，寬敞、舒適、豪華。埃莉諾婭赤脚站在厚厚的土耳其長毛地毯上。幾分鐘前，她從洗手間沐浴出來，在卧室裡赤身穿上那件幾乎透明的眞絲睡袍，使得整個身軀曲綫畢露，充滿女性的誘惑力。她有一米七零的個頭，體態勻稱苗條，婀娜多姿，顴骨高高的希臘式面孔上，一雙藍色的大眼睛光彩照人。此刻，這雙眼睛裡的熱情漸漸被冷漠和敵視的神情所代替。

她已經猜得出先生爲甚麼要冷落她。

韋伯斯特聳聳肩，避開埃莉諾婭的目光，走進卧室迅速穿好一身白色亞麻布西裝。在起居室，埃莉諾婭端着酒杯站在離門口不遠的地方，冷冷說道：「我從來不知道你還是個孝子，但我知道你又去找那些爛女人鬼混。如果你對我們的婚姻還有半點兒珍惜，那麼，你今晚就留下來陪我。我不會再給你第二次這樣的請求了。」

見你的鬼去吧！韋伯斯特心裡罵着，臉上擠出一點兒難看的笑容。他沒有吻別妻子便走了出去，艙門在他身後重重地關死。

埃莉諾婭背靠艙門，兩行熱淚順着面頰流下來。她喃喃道：「完了，韋伯斯特，我們之間的一切都結束了……」

她揚脖喝乾滿杯的意大利紅葡萄酒，將酒杯狠狠摔向舷窗。接着，她走進韋伯斯特的工作間，抄起電話機的話筒，撥通水手艙的二號艙室。

「你好，鍾，我是埃莉諾婭，請你到船長艙室來一趟好嗎？」她急切地說。

對方沉默片刻。「對不起，船長夫人，我馬上要跟伙伴們一起去市裡遊玩，沒時間……」

「你一定得來！」她說，語氣堅定，但充滿溫情，而且明顯含着懇求的成份。

「如果有甚麼急事的話，請你在電話上說吧！」對方說。

「不，我要你來！」

「可是我……不能去。」

「好吧，那我就挑明吧，鍾雄。」她說，頓了頓，她深深吸一口氣，緩緩地、鄭重其事地接着說道：「鍾，我要跟那個美國佬離婚，跟你結婚。」

「這話你說過不止一次了，船長夫人。可是妳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但這次我是下了最後決心的，韋伯斯特已經徹底讓我失望了。我愛你，我向你求婚。你聽說過女人向男人求婚的事嗎？」

埃莉諾婭咬住下唇，竭力控制住不讓眼淚流下來。她抓着話筒的手在顫抖。

對方又一陣沉默。

「對不起，船長夫人，伙伴們在敲門，要我上岸去了，再見。」

「不，親愛的，你別……」

那邊已經掛起電話。

當晚十一點鐘，出租車將韋伯斯特船長載往紐約城外一所豪華別墅。

這之前，他好不容易才掙脫那兩個風騷女人的懷抱。整整三個小時，她們一直跟他尋歡作樂。他已經好久沒嚐到過這種樂趣啦，儘管精疲力竭，但心滿意足。

在「欲望」號船長艙室他那張辦公桌的抽屜裡，有一個小小的電話簿，上面密密麻麻地記着一串阿拉伯數字。幾乎每到一個港口，他隨便揀出一串數碼撥電話，都能將某個他所熟悉的女人招上船來。她們中有職業妓女、應召女郎、無所事事的闊太太、喜歡冒險的女人，學生……在她們眼裡，他無疑是個稱職的情夫或嫖客。

韋伯斯特出生在紐約曼哈頓區，算得上地道的美國血統。但航海十五年來，這位三十六歲的船長的性格已很難說是屬於哪個國家的了，他熱愛自己的職業，駕駛航行和尋歡作樂都是一把好手。他的感情熱烈奔放，但從不專一，特別是對待愛情方面。上帝給了他一副英俊瀟洒的面孔，大海給了他健美强壯的體魄，在生活中，他盡力使這些優點得到充份發揮。

此時，這位美男子正坐在駛向紐約港的出租車裡，雙目緊閉，渾身處在一種愜意的鬆弛之中。不過他的大腦並沒有閒着。他在想他和妻子三小時前的告別。當然，一會兒他就又能見到埃莉諾婭，可是他很清楚他和她之間的愛情紉帶已經徹底斷裂了。

對此他並不感到驚奇，在他與她相遇的當初，就料到遲早會有這一天的。令他奇怪的是，埃莉諾婭爲甚麼會愛上那個窮水手鍾雄。

想到那個水手，韋伯斯特身上所感到的餘韻頓時消散乾淨，心情變得格外煩躁。他點燃一支馬可波羅牌香煙，大口吞吸着。也許，他對自己說，鍾雄不出現在「欲望」號上的話，埃莉諾婭還不至於對他這麼挑剔，乃至出現今天早些時候那種局面。憑心而論，他不在乎失去埃莉諾婭的愛情，但他不想跟她離婚，因爲那將意味着他再也得不到目前優厚的生活待遇。如果一旦離婚，埃莉諾婭肯定會讓她父親把他踢下「欲望」號，等待他的很可能將是長時間的失業，那位大亨完全有能力通知全世界所有的船主不僱用他。這樣他就無法再從事自己心愛的航海事業，同時也會失掉那一大堆能給他肉體享樂的情婦，她們從不喜歡跟個窮光蛋上床。

最好的辦法就是維持跟埃莉諾婭的婚姻。而維持婚姻的最好辦法，就是趕快解僱那個橫在他和妻子中間的水手鍾雄。

前方，燈光燦爛的港口碼頭已若隱若現。韋伯斯特拍拍司機的肩頭，要他把車子開慢些。在這有限的幾分鐘之內，他必須做出一個果斷的、對他的事業和前途至關緊要的決定。

解僱鍾雄的念頭，早在一個多月前就在他腦海中產生了。那是在巴拿馬裝貨時的一個早晨，他從一家妓院匆匆趕回船上。在卧室裡，他沒見到妻子。半小時後，埃莉諾婭走進艙室，得意洋洋地說：「親愛的，既然你在不斷地用你的實際行動證明了我過去對愛情的選擇是錯誤的，那我只好去尋找眞正的愛情了。」

「但願你能找得到，寶貝兒。」他反唇相稽。

「令你失望的是，我果眞找到了，瞧，昨晚我就是在鍾雄艙室裡過夜的，當你懷裡摟着巴拿馬那些棕色皮膚的雜種女人的時候。」

埃莉諾婭撩起睡袍，優雅地旋了個圈。韋伯斯特注意到，妻子豐滿迷人的身體上，連三角褲和乳罩都沒有。她心滿意足地關上卧室的門之前，還沒忘記朝他惡作劇地擠擠眼，用嘲諷的口吻說：「說實話，他床上功夫不如你，但顯然是個懂得感情的好情夫。啊，上帝，他可眞溫柔。」

當時，對妻子跟鍾雄睡覺這事，韋伯斯特並不太在意。他早就看出埃莉諾婭對那個台灣水手獻媚。他把這理解爲一種純粹的性饑渴，起碼有半年時間了，只要船一靠碼頭，他從來沒精力和體力去滿足她在床上的要求，他在那些記在電話簿上的女人身上耗盡了一切。既然偶然跟妻子做愛，也總是不歡而散。他不反對妻子找個小伙子去發泄一下壓抑太久的情慾，那樣他反倒少了些糾纏。但在幾天後，妻子公然提出跟他離婚時，他才感到事情的嚴重。

「他拒絕再跟我睡覺，也反對與我同居……」那天半夜，埃莉諾婭還是只穿着一件睡袍到艙室，極爲掃興的咕噥道。

韋伯斯特剛剛送走兩位應召女郎，正快快活活地躺在床上吸煙。妻子的情緒令他開心得很。

「我想原因只有一個：他患有久治不癒的陽萎。」他說。

「不，原因是你！」埃莉諾婭歇斯底裡地大叫：「是你像死神一樣橫在他面前。他不敢徹底地接受我的愛。」

「你是不是要我去告訴他，說我很願意他跟我的妻子尋歡作樂，讓他鼓起勇氣做個好情夫？」

「哼，見你的鬼去吧！他將不再是個好情夫，你也將不再是個不稱職的丈夫，我要跟你離婚，跟他結婚，聽清楚沒有？我要跟他結婚！」

直到那時，韋伯斯特才開始注意那個令埃莉諾婭神魂顚倒的小伙子。

幾個月前，埃莉諾婭父親的船公司與台灣的一家遠洋公司簽署一項合同。

出租水手到前者的船上來工作，包括鍾雄在內的「欲望」號上的二十三名台灣水手，就是其中的一部份。

在這伙人中，水手鍾雄顯然是最引人注目的。這是個典型的東方年輕人，高大健壯，極有男子漢的魅力。憑心而論，即使此時坐在出租車裡，韋伯斯特眼前浮現出一張英俊剛毅的面孔時，也不想過份地貶低他的工作和人格。

鍾雄無疑是個優秀的水手，甲板上的工作沒有一樣幹得不出色，韋伯斯特簡直從沒見過像他這樣不畏風浪、吃苦肯幹、老實忠誠又從不惹事生非的船員。每逢有甚麼危險和重要的工作，大副和水手長總是放心地讓他去，而每次他都能圓滿地完成任務。

而且在韋伯斯特的印象中，鍾雄如若有興趣的話，願意跟他調情的女人可眞是俯拾皆是，可笑的是他對女人不感興趣，也沒有哪個女人能征服他。

更可笑的是，韋伯斯特自嘲地想，唯一能征服他的女人竟是自己的妻子。

出租車已開進碼頭大門。韋伯斯特在後排座上欠欠身，抬腕看手錶，十一點一刻。十五分鐘後，指揮出港的引水員就要上船了。

零點整，「欲望」號將準時啓航。

在引水員到來之前，韋伯斯特還有時間完成一件對他來說是舉足輕重的工作，那就是通知「欲望」號上水手長，鍾雄被解僱了，他必須在船解纜前收拾好行李離開。

離開「欲望」號後鍾雄怎麼辦？韋伯斯特沒有權力去干涉；但他有權力下令他快些滾蛋，不管他同意還是反對。

爲了這事，埃莉諾婭肯定會和韋伯斯特大鬧一場，他不在乎。女人嘛，只要稍給她一點甜頭就行了。在駛向倫敦的這次漫長航行中，他會盡心竭力的伺候她。到時候，他相信她既會忘記了這個台灣水手，也不會再提離婚的事了。

寶貝兒，爲了我的前途和事業，爲了我的那些情婦，咱們可不能離婚呀！

踏在「欲望」號的舷梯上，韋伯斯特再一次想到，無論哪個船長都不會忍心解僱像鍾雄這樣的水手的，除非那個船長是個地道的混蛋。

但爲了他和妻子的「愛情」，他必須狠心做一次混蛋。

想到這裡，在舷梯上大步走着的韋伯斯特的船長笑了。

「不好了，船長先生，水手鍾雄失踪了。」

水手長在舷梯口迎着剛剛走上來的韋伯斯特，驚慌失措地說。

韋伯斯特聳聳肩。水手長英語講得很蹩脚，他一時沒弄懂那話的意

思。

水手長身後閃出埃莉諾婭，看來，她跟水手長一起，在這裡等候韋伯斯特的。微弱的燈光下，她面孔慘白，說話時的口吻比水手長還急切：「鍾雄突然失踪了，你應該想辦法找到他。」

替妻子尋找失踪的情夫，這可眞是件稀有的事，韋伯斯特冷冷一笑，心想也許鍾雄已經覺察到了些甚麼，所以提前逃走了，這反而省了他下命令解僱他這道手續。他又聳聳肩，避開妻子的目光，對水手長說：「你是個老水手了，難道就不知道，水手逃港是經常發生的事嗎，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嗯？」

「可是，船長先生，我們是一起被公司派出來的，應該……」

「那就讓你公司派人來找他吧，你現在的任務是立刻召集水手到甲板上來，做好啓航前的工作。」

韋伯斯特冷冷說畢，轉身要走，通道被埃莉諾婭擋住：「你有義務下命令，派所有不値班的船員馬上下船去尋找鍾雄。」

「但我沒有義務爲你找回你的情夫，親愛的！」韋伯斯特火了。

埃莉諾婭比他火氣更大：「住口！你這個渾身沾滿女人體臭的無賴！」

「女人的體臭難道與尋找你的心上人有甚麼關係嗎？」韋伯斯特冷笑道。

「可我敢肯定他的出走與你有關係！別忘了，這些日子你是怎樣對待那個可憐的小伙子的？」

「你說我該怎樣對待他？把船長艙室的那張床讓出來，還是花錢去爲你們買避孕工具？」

「呸！」

一時間，埃莉諾婭氣得說不出話來，高高的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喘息。她的內心充滿了痛苦。十幾分鐘前，跟鍾雄一塊兒的船員回來說鍾雄不見了，水手長立刻向船長匯報。埃莉諾婭在艙室接待了他們，一聽此事，她差點兒昏了過去。她發誓，無論如何，也要找回鍾雄，不管付出多少代價。她已打定主意，一旦找到他，就說服他離開「欲望」號，跟她去希臘，他們要結婚，要去過無憂無慮、恩恩愛愛的幸福日子。但她知道，光是她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須讓韋伯斯特出馬，事情也許更好辦些。

沉默片刻，埃莉諾婭金髮一甩，果斷地說：「韋伯斯特，我可以鄭重地指出兩條路供你選擇，一條延遲船期啓行，派人去找鍾雄，而且馬上叫代理先生上船，你要他通知警方協助查找，所有的費用，由我支付；還有一條，那就是你按時啓航，但在下個港口等待你的，將是一張解僱你的證書和我倆的離婚書。現在你選擇吧！」

韋伯斯特選擇了前一條。

幾分鐘後，引水員上船。韋伯斯特告訴他說要延遲時間開航。引水員也是個地道的美國人，弄明白原因後，他大爲不解地說：「噢，上帝，我還從沒有聽說過有哪條船爲一個水手逃港而延遲啓航的事呢。」

「我也是第一次聽說，親愛的。」韋伯斯特咕噥道。

＊　＊　＊

韋伯斯特船長最終向埃莉諾婭讓步，做出延遲開航時間的時候，「欲望」號水手鍾雄正跟一個年輕的台灣姑娘擁抱在一起。她就是「情人」單身酒吧裡那位侍者葛克先生做夢也想弄到手的黑髮女郎。

半小時前，這位名叫吳佩韻的姑娘領着鍾雄，悄悄離開舞池，避開他那兩個伙伴的視綫，從「情人」酒吧的另一個側門來到大街上。她招手攔住一輛正在兜生意的出租車。幾分鐘後，車子開到一座出租公寓大樓前。這座公寓離中央公園不遠，是那種有錢人才住得起的高級現代化住宅。

吳佩韻的套房在大樓的第二十一層。這房子寬敞、豪華，令鍾雄瞠目結舌。它由起居室、洗手間、卧室、遊戲室以及一條寬寬的過道組成，足有一百五十平方米。

一進門，吳佩韻就默默地投進鍾雄的懷抱，急切地親吻着他的面頰和雙唇。她那隻烏溜溜的大眼睛放射着歡愉、熱情的光芒。

摟着這個熱情如火的軀體，鍾雄起先還有些猶豫，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很快，他彷彿被融化了，雙臂更加用力地抱緊她，開始回吻她，她則給以更加多情的回報。他們吻着、擁抱着，在她的引導下，慢慢地在地毯上移動着脚步，朝卧室挪去。

不知過了多久，他們從迷醉中緩醒來，互相深情地望着，從對方的眸子裡尋找愛的餘波。他們不約而同地笑了，那笑意裡都隱含了深深的滿足和新婚夫婦式的羞澀。

正如韋伯斯特評價的那樣，鍾雄的確是個東方美男子。寬寬的臉龐，劍眉下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這雙眼睛裡既有溫柔，又不乏剛毅，與高高的鼻樑和寬闊的嘴巴協調地勾勒出一副眞正的男子漢的面孔。此刻他赤裸着，更能看得清一米八二的身軀上的一塊塊光滑堅硬的肌肉，這副體型像個職業運動員，但他心裡明白，自己能有這强壯的體魄應該歸於海浪的撲打。

而葛克的眼光也不錯，吳佩韻無疑是個對任何男子都有吸引力的姑娘。如果說起先在「情人」酒吧間，她唯一的不足是臉上的神情太冷漠的話，那麼，此時她那張被幸福陶醉的臉孔，就更無可挑剔。她的皮膚相當白嫩，給人一種玉瓷般的感覺，這是台灣南方姑娘的特徵，但她的個頭兒比一般南方姑娘要高得多，修長的大腿、纖細的腰部，發育成熟的胸脯，構成了一個完美的東方美人的形象。只

是她那光潔的前額上，過早地出現了一道淺淺的皺紋，使人聯想到這個姑娘肯定有過一段痛苦的生活經歷。

她將發燙的面頰長時間地貼在鍾雄健碩的胸脯上，柔情似水地注視着他的面孔，眼睛一眨不眨。

她用流利的華語，柔和悅耳。兩小時前，在「情人」酒吧櫃台前她跟鍾雄他們答話時，首先吸引鍾雄的就是這種使人感到親切的聲音。

鍾雄也從鏡子裡注視着吳佩韻的眼睛，冷靜地說：「我做事從來不後悔，自從我打定主意跟你到這裡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永遠不會後悔了。」

「我多麼幸福啊，終於找到了你，我找得好苦好苦……」吳佩韻的眼裡湧出淚花。

「知道嗎？你救了我，你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吳佩韻撲到鍾雄身上，又熱烈地親吻他，她在他耳畔輕輕說：「如果你知道了我的全部過去的經歷，還會像現在這樣愛我嗎？」

「我已經看到了你的心，它是純潔的、善良的。」

「哦，親愛的，你眞……好，你是第一個眞心擁有我的心的人，而且，我……也許應該告訴你，你是第一個使我得到眞正快樂的男人，我剛發現，男女之間的情愛竟是這樣的美好，足以抵銷了往日留在我身上的痛苦記憶了！」

鍾雄沒再說甚麼，只是像對待一隻受傷的小鳥那樣，將吳佩韻輕輕擁在懷裡。

突然，床頭櫃上的電話響起來，鈴聲急促而且刺耳。

二人都下意識地渾身一顫，更緊緊地摟在一起，一時間竟不敢接電話。

鍾雄心裡明白，這時候的電話，十有八九是跟自己逃船有關連。可是吳佩韻說過，在整個紐約城，知道她住址和電話號碼的，只有寥寥數人。船上的人或警察不會這麼快就查到的。

他安慰似地拍拍吳佩韻的後背，伸手抄起話筒，示意她來接，自己向床的另一邊走去，免得對方聽到另一個人的動靜。

吳佩韻心神不定地接過話筒，用英語報了自己的姓名並詢問對方是誰。隨即她的緊張感消失了許多，接住話筒扭頭對鍾雄小聲說：「是老闆來的電話，他要我去表演。」

「你不是請假了嗎？」

吳佩韻告訴過鍾雄，目前她在一家叫「多多」的夜總會表演歌舞，每晚十一點上班，凌晨四點結束。今晚回來後，她立刻向領班從電話中請了假，而現在卻是她的老闆來電話召她。

她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下了床開始穿衣。電話機上的夜光電子錶顯示出此刻的時間是凌晨一點三十分。她吻了下鍾雄，安慰似地說她會盡快回來的，顯然，她也是在安慰自己。出門前，她還回頭看一眼跟出卧室來的鍾雄，目光中充滿依戀。

鍾雄笑笑，示意她放心地走。

她卻跑回來，撲進他懷裡，含着淚問：「你……你不會趁我不在……又回船上去吧……我好怕……」

鍾雄依然笑着，親暱地吻吻她的前額。

門輕輕關上。

鍾雄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神情變得格外冷峻。

他此刻披了件睡袍站在起居室裡。這睡袍是男式的，質地昂貴，而且是嶄新的。似乎，吳佩韻早已爲自己心愛的男人準備好了一切。

調溫器使室內的溫度涼熱適宜。厚厚的窗簾使得室內寂靜異常。起居室裡的燈光是藍色的，與窗簾和地毯的顏色一致，鍾雄似乎感到仍被溫暖的海水擁抱着。

窗子很大，其實是一堵全用有色玻璃砌成的牆。只要鍾雄上前幾步拉開窗簾布，就能看到眼下的中央公園夜景和遠處燈火通明的紐約港灣。

他如今是沒有興緻觀賞風景的，他從毅然離船的衝動和溫柔的激情之中慢慢清醒過來後，發熱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吳佩韻被叫走他並沒感到甚麼，他需要一個人坐下來好好思量一下。

起居室裡有一套豪華高背沙發，他揀了一張坐下來，面前的茶几上有香煙，他抽出一支，但又放了回去，他從不吸煙。

他站起身，走到牆角，高大的電冰箱旁是一個又高又寬的酒櫥，裡面擺滿各種各樣的名酒。他隨手取出一瓶叫不上牌子來的蘇格蘭威士忌，拿個矮脚玻璃杯斟了大半杯，又從冰箱裡取出一塊冰放進去，輕輕晃動着杯，走回沙發前坐下。

他呷了一小口酒，他不善飮，這一點跟他那强壯的體魄和海員這種職業似乎不太協調。威士忌的味道他更不喜歡。幾口下去，他就會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這時他省起，連同這杯酒，他總共喝過三次蘇格蘭威士忌。一次是在「欲望」號上，是埃莉諾婭勸他喝的，結果導致他和她發生了令他後悔莫及的關係；第二次是今晚較早前在單身酒吧，結果導致他跟吳佩韻來到這裡。他很清楚，這次的後果比上次跟個外國女人睡覺要嚴重得多，但他更清楚，沒有那次的失誤，事情也絕對不會發展到現在的地步。

說到底，也許來「欲望」號工作這件事情的本身，對他來說就是個不明智的選擇。

此刻，鍾雄眼前浮現出「欲望」號龐大的輪廓。四個月前，他對它還是完全陌生的。但作爲一個二十三歲的

水手，他已經有四年的航海經驗，適應這條希臘船上的工作並不難，難的是適應船長夫人對他那種無法擺脫的情感。

剛上船不久，在聽說韋伯斯特船長和夫人感情不好的同時，鍾雄就發現埃莉諾婭盯着自己的目光裡有一種特殊的含義，無論在甲板上、駕駛台或餐廳裡，他時常也感到這種目光的存在。

大約上船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晚上，水手長通知鍾雄，說船長有事要他到自己艙室去一趟，在船長艙室裡，他只見到了船長夫人。

直到那時，鍾雄幾乎還沒跟埃莉諾婭接觸過，對她的了解也僅僅是知道她出生在希臘，父親是世界聞名的船王。

埃莉諾婭請鍾雄坐在沙發上。這時他才第一次發現她竟是位美麗的金髮女郎。她說是她要他來的，只是想跟他聊聊而已。看得出，她是精心打扮過，嬌嫩的粉臉楚楚動人。鍾雄有些心慌，這之前他還從未跟任何外國女人有過類似的接觸，但對方很快就使他打消了拘謹。

埃莉諾婭和藹可親，她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並對鍾雄說的英語和平日的工作大加讚揚。還認眞地詢問了他的年齡、家庭、愛好……他也一一作了回答。

當埃莉諾婭聽他說他的父母已雙亡，至今還沒有結婚時，眼睛裡放出欣喜的光澤。她挨着他坐下，將一隻手壓在他的手背上，溫柔地說：「我們交個朋友好嗎？鍾，我跟你一樣，也很孤獨。」

「你不應該感到孤獨的，船長夫人，船長他……」

「不要提他！」埃莉諾婭打斷他的話，漂亮的臉孔上浮出痛苦的神情。

「正是這個美國佬，他騙取了我的愛情，卻又不珍惜它，使我落到這般孤獨的地步，我恨他。」

「韋伯斯特先生是個優秀的船長，他航海技術高超……」

埃莉諾婭又一次擺手打斷鍾雄的話。她點上一支香煙大口吸着，接下來，她主動地向他講述了她和韋伯斯特之間所發生的一切。

兩年前，船王爲慶賀女兒的十九歲生辰，希臘船王將自己一艘價值幾千萬美元的遊艇送給了埃莉諾婭。當時她在讀大學，利用假期乘這艘遊艇去意大利旅遊。她從小喜歡冒險，對大海無限嚮往而且充滿浪漫的幻想。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港的金色沙灘上，她遇上了韋伯斯特，後者的船正在這裡卸貨。她對這位年輕英俊的美國船長一見鍾情，而他講述的那些海上奇特經歷更令她心醉神迷；韋伯斯特對這位希臘公主更是愛得發狂。他把船上的事務統統交給大副，自己整天跟她泡在一起。他們一起在深海裡游泳，一起進出酒吧、舞廳，一起在她的遊艇上尋歡作樂。她發現無論哪方面，韋伯斯特都是個稱心如意的情人。她完全被他迷住了。直到半個月後，韋伯斯特愁眉苦臉地告訴她，因爲整天陪她玩樂，他的船未能按時卸貨開航，船主因此解僱了他。她聽了哈哈一笑說：「隨我的遊艇去希臘吧，親愛的，在那裡你可以得到一切，包括我。」

十天後，在希臘首都雅典一座大教堂裡，他們結了婚，蜜月過後，船王將這艘最現代化的「欲望」號交給韋伯斯特指揮，並給他最優惠的船長待遇。埃莉諾婭無心再上大學，以船長夫人的身份隨韋伯斯特遠航。

有一天，「欲望」號停靠在法國里昂港，她乘興去巴黎玩了一天，臨近午夜，她精疲力盡地回到船上，打開艙門，發現以工作需要爲借口不陪她去遊玩的韋伯斯特，正在床上跟一位紅髮的浪女人纏綿在一起。這時她才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對婚姻的選擇是多麼錯誤，當時，他們結婚還不滿一年。

「我不否認這個美國人身上有不少優點，但他唯獨缺少我最希望得到的東西，那就是對愛情的忠誠。你知道嗎，鍾，我是那種需要愛情來充實生活的女人。」埃莉諾婭衝動地說。

鍾雄默默點頭。

「既然，他有興趣隨時去逛妓院和召那些爛女人上船，那我也有權力重新選擇我的愛情。」

「你可以離婚的，船長夫人。」鍾雄脫口說道。

「我當然要那麼做，自從你上船後，我覺得更有理由那麼做了。」

「我？」

「是你，親愛的，你讓我看到了眞正的情人應該是甚麼樣的……」

下面又說了些甚麼，鍾雄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自己好不容易才掙脫了埃莉諾婭熱烘烘的軀體，奪門而逃。

接下來，就是她無休無止的追求。他眞不理解，她這麼年輕美麗，這麼富有，任何男人都可由她挑選，爲甚麼偏偏選中自己。同時成爲這位女人愛的目標他心裡多少也有點自豪。在國內，他已經談過三次戀愛，可都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被人家拒絕了。

對埃莉諾婭，他也只能拒絕。儘管他看出她是眞心愛他，而且她不止一次地發誓，只要他肯接受她的愛，她可以隨他到天涯海角，甚至去台灣定居。

後來他怕了。不是怕她不懈的追求，而是怕這種追求引起的連鎖反應。她愛他，是從不顧忌任何場合的，有時他在甲板上幹活，她也會站在舷邊看着，等他休息，便走過來遞上一瓶飲料。這種舉動，無疑會令人們

產生聯想，這種聯想要比實際內容豐富得多。

船長已經開始注意妻子同他的關係。從韋伯斯特在工作中時時對他挑剔、指責這一事實來看，無疑是在警告他斷絕和埃莉諾婭的任何接觸，有一次船長冷冷地對他說：「如果你不打算被解僱的話，那就老老實實地只管幹活。」

更令鍾雄不安的是自己的台灣伙伴。他和埃莉諾婭已經成了他們飯後茶餘的話題。她那些毫不掩飾的舉動，使他們相信他和她早就發生了肉體關係。

因此，鍾雄曾十分委婉或嚴肅地請求埃莉諾婭，不要再對他窮追不捨。也許這樣做對她沒甚麼，但他不想爲此而失掉一切。

「只要你肯接受我的愛，就會明白失掉的一切是毫不足惜的，因爲你可以重新得到更多的一切。」埃莉諾婭總是這麼說。

鍾雄感到筋疲力竭。

一個多月前，船靠巴拿馬港。鍾雄沒心思下地玩，便替伙伴們值日班。午夜下班後，他回到臥室倒頭便睡。不久，他感到有個柔軟的東西壓在身上，令他產生了一種喘不過氣來的衝動。他睜開眼，是埃莉諾婭。

她赤裸裸的身上，只穿了件半透明的睡袍，面頰緋紅，呼吸急促，目光含滿深情，兩隻纖長的手在撫摸着他健壯的胸脯。

他驚叫一聲，完全清醒過來，推開埃莉諾婭跳下床，渾身顫抖不止。他被這種從未經歷過的場面嚇呆了。

埃莉諾婭坐在床沿。她的睡袍前襟已經散開，露出雪白的胴體，令鍾雄不敢正視，她噗嗤一笑，說：「親愛的，我是這麼可怕嗎？請你放心，我起碼沒有愛滋病毒。」

鍾雄漸漸冷靜下來，門外不時傳來水手們的說話聲和脚步聲。他心底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怒火，說：「船長夫人，如果這就是你所追求的愛情的話，對不起，你還是快些離開這裡吧。」

埃莉諾婭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罩上一片蒼白，淚水湧出眼眶。

「對不起，鍾，我太愛你了……」

鍾雄扭頭看她，心裡一動。她神情是眞誠的、痛苦的，甚至淚水都沒能衝掉那雙藍眼睛裡的憂傷。

他嘆口氣，突然坐在梳發上，雙手抱頭。他不忍心再責備她，可又實在想不出甚麼好辦法來勸說埃莉諾婭。

桌上有瓶蘇格蘭威士忌，是埃莉諾婭帶來喝的。她掩好睡袍，打開酒塞，斟滿兩杯，她遞一杯給鍾雄，自己也坐在沙發上。

水手艙只有十餘平方米，此刻充滿埃莉諾婭身上散發出的法國香水的香味。鍾雄覺得這味道十分好聞。酒辣，但使他很快放鬆了自己的緊張情緒。似乎，他朦朦朧朧地感覺到，自己從來就沒有討厭過身邊這位嬌美的希臘女郎，她平日既不放蕩，也不高傲，對任何人都挺親熱的。她和丈夫關係不和，那是後者的責任。也許，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要是眞的接受了她的愛，也並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娶個外國女人，正如台灣女人嫁外國男人一樣合情合理，但立即他又反駁自己，不行，這事絕對不行，必須想辦法擺脫她。

他側臉瞟了一眼，發現她正含情脈脈地盯着他，臉上淚痕斑斑。他心裡眞是有種說不出的滋味，衝動地揚起脖子，將大半杯威士忌一口喝乾……

黎明時分，鍾雄才從醉意中醒來。他發現自己正平躺在床上，身上蓋了張薄羊毛毯，他嗅到了香水和另一種比香水還要好聞的氣息，愕了片刻，猛地掀起毛毯，只見自己一絲不掛，胸膛上印滿口紅印。

一切都再明白不過了，他嚇出一身冷汗。

怎麼辦？毫無辦法，只好聽天由命。

所以昨天休班前，他的情緒是極壞的。他本不想進紐約城的，一是伙伴們强拉他，再者埃莉諾婭的電話勾起他的煩惱，爲解愁，他漫無目的陪伙伴們在百老匯大街上逛蕩了幾個小時。

離開船還有兩個小時，伙伴們要回碼頭。想到上船，他不寒而慄，渾身打戰。爲了鎮定一下情緒，他請伙伴們隨便找個地方喝一杯。「情人」單身酒吧就在附近，他們就一頭鑽了進去。

萬沒料到，他們會在櫃台前碰見台灣姑娘吳佩韻。

於是，命運把鍾雄抛到了這座豪華的公寓裡……

鍾雄苦笑着搖搖頭，擺脫紛繁的思緒。

他將大半杯酒擱在茶几上，站起身來，朝臥室裡走去。

先前，他見床頭上方懸有一張吳佩韻的彩照，此刻，他又站在鏡框下，仔細地打量着這張還不是太熟悉的面孔。

這肯定是在台灣的基隆照的，背影是一片沙灘和幾排高高的椰子樹。吳佩韻穿着一身潔白的連衫裙站在一塊礁石上，歪着頭笑，模樣天眞可愛，一看便知是那種台灣上常說的「純情少女」。

可命運同樣使她淪落天涯，而且，她所遭受的痛苦，是他不堪設想。

也許，正是因爲對她的同情，因爲她對自己的一見鍾情，因爲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他才毅然做出了這個最後的選擇？

這樣做到底能比老老實實回船接受命運的裁決有多大好處？

鍾雄不敢去評判。他默默地注視着對他微笑的佩韻。只有一點他很清楚，從此以後，他和她將不再分離，也無法分離了。

突然，他是那麼急切地需要把吳佩韻擁抱在懷裡，安慰她，保護她，同時，他也從中得到安慰。

因此，當鍾雄聽到輕輕的開門聲時，便迫不及待地朝門口撲去……

＊　＊　＊

埃莉諾婭是從葛克口中打聽到「多多」夜總會的。

「欲望」號上，韋伯斯特船長決定延遲開航，下達尋找鍾雄的命令後，以水手長爲首的二十多名船員立刻下船，分頭去了市裡。船上的另外十五名外籍船員則不慌不忙走下舷梯。他們根本不在乎此刻那個台灣水手是死是活。船長要大伙凌晨五點返船，這段時間他們還來得及找個地方尋歡作樂一番。

唯一爲鍾雄的事着急的外國人是埃莉諾婭。

她魂不守舍地換了件出門的衣服，叫着兩個曾跟鍾雄一塊休班的中國船員，直接乘出租車去了百老匯大街，找到「情人」單身酒吧那裡的侍者葛克。

樂隊還在起勁地吹奏着曲子，舞池中依然擠滿歡快的單身男女，葛克照例在櫃台裡忙個不停。

「情人」單身酒吧不會因哪個人失蹤就停止營業的。

甚至，葛克差點兒已經忘了那個黑髮女郎是怎麼回事。對那個跟她跳舞的小伙子，他的確已沒有了印象，儘管時間才過了兩個多小時。

「看樣子你挺機靈的，先生，恐怕不會放棄跟她聊天的機會吧。或許，你能告訴我那個姑娘的住址或電話號碼甚麼的……」埃莉諾婭倚着櫃台，盯住葛克說。

「這……」

埃莉諾婭的話一下子提醒了葛克。他將一隻手抄進褲袋，那張記着電話號碼的卡片還在。不過他不想亮出來。明天他會打電話和姑娘聯絡，走運的話他會很快把她弄到手，他現在有了充分的理由給她打電話，因爲她的小手提包就躺在櫃台下面。

接着他就改變了主意。他看見埃莉諾婭從一隻值錢的鱷魚皮手提包裡取出兩張美鈔放在櫃台上，每張面值一百元。他一隻手把鈔票抓在手，另一隻手從褲袋中掏出那張卡片。

埃莉諾婭立即抓起櫃台上的電話話筒，去撥卡片上的電話號碼。

聽講器裡，首先傳出的是嘈雜的樂曲聲。埃莉諾婭斷定這絕不是那黑髮女郎的住處，而可能是某個娛樂場所。

果然，對方說是「多多」夜總會，值班人員問她有甚麼事。

「請給我找……」埃莉諾婭扭頭詢問那女郎的名字，兩名台灣船員想了半天，只記起她姓吳。

事實上，吳佩韻當時幾乎只跟鍾雄一人談話，他倆也沒在意她說了些甚麼。

「我想找一個姓吳的台灣女孩子。」埃莉諾婭只好這樣說。

對方回答那裡有許多台灣女孩子，但不知她是幹甚麼的。如果是顧客話，他很抱歉，根本無從去打聽。

埃莉諾婭放下電話。她心裡清楚，根據葛克說黑髮女郎每晚準時來去這一事實分析，她很可能是這家夜總會的女侍或舞女，從事這些行當，她們往往化名，而且夜總會也不願有人在她們工作期間去打擾。

但不管怎樣，她必須找到這個姓吳的姑娘。憑女人的直覺，她敢擔保鍾雄一定跟那女人走了。她要知道其中的原因，而且發誓要把鍾雄奪回來。

失去鍾雄，埃莉諾婭將把「愛情」這個字從生活中永遠抹掉。

她把那兩名台灣船員打發走，她需要單獨跟那姑娘見面，當然能見到鍾雄本人就更好了。

她在街上召了一輛出租車，要司機把她載到「多多」夜總會。

沒想到，這家夜總會就在百老匯大街上，與「情人」單身酒吧不過隔了四五個街區。

在百老匯「多多」夜總會屬於那種既豪華、又文雅的高級娛樂場所。這裡沒有赤裸裸的性交表演，也沒有半裸的陪酒女郎。女侍不少，大都服裝整齊，溫文爾雅，如果客人對某一位有興趣，可以邀來喝酒、跳舞，甚至到外邊開旅館，當然，這是要出大價錢的。

自然少不了音樂歌舞，脫衣舞也必不可少。埃莉諾婭走進夜總會大廳時，舞台上中央燈光幽暗，正有一個黑姑娘表演着這個節目。

她那像緞子一樣漆黑光滑的軀體上，此刻只剩下一條很難遮住甚麼的比基尼三角褲。顧客們正在大叫大嚷着要她把那東西也扔掉。看樣子她並不急於那麼做，而是繼續水蛇似地扭着身子，挑逗顧客的情緒。

埃莉諾婭甚至沒往台上望一眼。她塞給一個女侍五十美元，請她把領班找來。

領班是個高大粗壯的黑人。她翻着白眼珠瞪了埃莉諾婭半天，才啞着嗓子說這裡所有的職員都有長期合約，受法律保護，爲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他恐怕不能回答她的任何問題。

這次塞進他手裡的是五百美元。

他猶豫片刻，朝埃莉諾婭點點頭。

埃莉諾婭將她從葛克和兩個台灣船員那裡聽來的所有有關吳姑娘的情況叙述一遍。

領班想了想說，這裡有位名叫朱

莉婭的台灣姑娘跟她描繪的相貌特徵大體一致，但今晚她恰巧有事請假了。

埃莉諾婭求他把朱莉婭叫到這兒來。

領班聳聳肩，說除非以老闆的名義給她打電話，但這樣做他要擔風險的。

他的手裡又多了一張百元面值的美鈔。

二十分鐘後，他倆在夜總會門外的霓虹燈影子截住匆匆乘出租車趕到的吳佩韻。

領班走上前，講明原委，說這位夫人有急事一定要見她。她看了埃莉諾婭一眼，客氣地說：「對不起，夫人，我不記得我們曾在甚麼地方見過面。」

埃莉諾婭充滿歉意地一笑：「我看我們最好能找個地方聊聊，放心，我不會耽擱你太多時間的。」

緊挨「多多」夜總會，有一個露天酒吧，顧客不多了，可照舊營業。她們在兩張竹椅上坐下。埃莉諾婭問吳佩韻想喝點甚麼，後者搖頭。她爲自己要來一杯意大利紅葡萄酒。

「我是『欲望』號的船長夫人，叫埃莉諾婭。小姐，大概你已經聽說過這艘船和我的名字了吧？」

她呷了一口酒，從杯子的正沿直勾勾盯住吳佩韻的臉孔。顯然，她的話令對方吃了一驚。

「我……對不起，沒聽說……」吳佩韻不安地低下頭，在暗暗地掩飾內心的驚恐。

「那麼，我敢肯定你聽說過鍾雄這個名字。」埃莉諾婭冷笑着說。她看出對方是個柔弱的女子，幾乎沒有甚麼反抗的能力。可是她並不想憐憫她，是她奪走了她的鍾雄。

吳佩韻艱難地搖搖頭，她不敢正視埃莉諾婭。

「抬起頭來吧，小姐，我不比警察更可怕，我並不想難爲你。我只是要知道鍾雄此刻在甚麼地方，我想你能告訴我的。」

吳佩韻緩緩抬起頭，她的眼裡，已是淚水漣漣。埃莉諾婭心中一動，目光變得溫柔了些。

「你能不能先告訴我，你爲甚麼要找鍾雄？」吳佩韻輕聲問。

「我愛他，我不許別人從我身邊搶走他。」埃莉諾婭乾脆地說。

吳佩韻睜大眼睛，臉上浮現出更加吃驚的神色。

接下來，埃莉諾婭用了大約十分鐘的工夫，講述了他婚姻的不幸和鍾雄的愛情史，她竭力使對方相信，鍾雄之所以不能大膽接受她的愛，是因爲那該死的韋伯斯特和他那些台灣伙伴的威脅。現在她要告訴鍾雄，她要跟他一起離開「欲望」號，去他願意去的任何地方。

「小姐，只要你答應告訴我鍾雄現在何處，你提出甚麼條件我都能滿足你。我可以給你足夠的錢去過豪華的生活，你還可以去希臘任何一個地方，我保證讓你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還有……」

「不，我不能答應。」吳佩韻的聲音不大，但很堅決。

「爲甚麼？」

「因爲我愛他。」

「啊！上帝！這麼說，你們相愛已經很久了？」

「不，幾小時前我們才相識。」

「啊，你……」

「夫人，你能允許我說說自己的經歷嗎？這樣也許你就能理解我爲甚麼會愛上他了。」

埃莉諾婭聳聳肩頭：「小姐，我可沒有興趣聽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

「如果我眞的擁有一個愛情故事，也不致落到今天這地步了。」

吳佩韻深深地嘆了口氣，從手提包裡取出一盒香煙。她知道自己原先那隻手提包在酒吧的櫃台上了，無所謂，只要有了鍾雄就足夠了。

她打開煙盒請埃莉諾婭吸，後者搖搖頭，從自己的鱷魚皮手提包裡取出一盒香煙，啣一支在唇間。

吳佩韻吸着香煙，似乎這樣才能使她增添足夠的勇氣去回憶自己的往事。

其實，幾小時前，在單身酒吧，她已經將自己的全部經歷講給了鍾雄聽。她希望面前這位滿臉怒氣的船長夫人也能像他一樣對她的痛苦寄於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於是，韋伯斯特聽到了這樣一個「愛情的故事」。

四年前，在她出生的那個城市，台灣基隆市，吳佩韻認識了亞麥隆。

當時她才十七歲，正在讀大學。

父親是一家建築公司的工程師。

亞麥隆是這家公司聘請的美國專家。他比吳佩韻大五歲，出生在紐約，父親是華爾街大亨，美國十大首富之一。

一次吳佩韻跟同學到父親的建築工地去玩，見到了亞麥隆。她深深被這金頭髮藍眼睛、熱情詼諧又英俊瀟洒的美國青年吸引。後者更是一眼就被她美貌所迷。他們談得很投契。

這樣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約會。跟亞麥隆在一起，吳佩韻覺得很開心。他講美國、講紐約，還講他在世界各國浪漫的旅遊，以及自己無憂無慮的富裕生活。他講得繪形繪聲，吳佩韻聽得入神。

他們常到海邊去，吳佩韻喜歡大海，心中充滿了五光十色的幻想，時時盼着有一天能漂洋過海，看遍世界名山大川。

她是那種在台灣很受歡迎的純情少女，純淨得如同一泓藍色的海水。

然而她又是柔弱的。所以在她跟亞麥隆相識二十幾天的那個月夜，她在海邊的椰子樹下被粗暴地佔有時，竟沒有絲毫的反抗能力。她忍着身體的劇痛，淚眼朦朧地望着一輪皎月，暗暗祈禱着，但願命運之神能給她帶來幸福。

她並不是一個純粹現代派的年輕人，一旦失去貞操，就把自己的一切與亞麥隆融爲一體。

父母卻堅決反對她與他結合。父親承認亞麥隆有才華、漂亮，工作和爲人都不錯，但他不認爲他能承擔做丈夫的義務，而且又憂慮女兒無法適應以後的生活。儘管大多台灣青年都嚮往美國，千方百計爭取到那裡去冒險，而只要吳佩韻跟亞麥隆結婚，去那裡定居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她年紀太小，對生活和愛情的理解還太膚淺，又生性怯懦，怎能適應那個充滿競爭的社會！

佩韻只要亞麥隆，其他甚麼都不顧了。

他們相識一個半月後，在基隆，按照傳統禮儀結爲夫妻。

亞麥隆似乎很滿意自己這個嬌媚的台灣妻子。

婚後一年，亞麥隆應聘合同滿期，返回美國。自然，佩韻隨他一起來了紐約。

隨後是幾個月充滿新奇刺激的生活。亞麥隆在紐約城外買了一所漂亮、精緻的小別墅。白天他進城工作時，佩韻留在家裡，她精心佈置這個心愛的小家庭，裡裡外外收拾得有條不紊。中午，就到外面的草坪去散步，或在那座私人游泳池裡戲水、日光浴。晚上，亞麥隆則驅車帶她到了市裡，去欣賞和習慣百老匯大街聞名世界的夜生活。那些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令佩韻目不暇接，驚訝不已。她隨着丈夫出入各種各樣的娛樂場所。丈夫精通此道。

丈夫不讓她去做任何工作。事實上，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幹點甚麼。大學沒有畢業，除了十二三歲的時候學過一段芭蕾舞，她無任何專長。

但她努力使自己成爲個稱職的妻子。很快學會了做西餐，熟悉了丈夫飲食的口味。丈夫對她的伺侯很是滿意。

唯獨對妻子不滿意的，也是最終導致他們徹底決裂的一點，是她在性生活上的拘謹。

船王女兒　爭奪愛情

剛住進那所別墅的第一晚，佩韻洗完澡走進臥室，亞麥隆早已急不可待地躺在床上。當她被摟抱住的時候，卻見丈夫詭秘地笑着，右手伸到床頭下按一下，右邊牆上刷地亮起了燈，護牆板緩緩退向兩邊，一面鏡子出現，佔據了整個牆面，兩個赤裸裸的身體立刻被清晰地映了出來。接着亞麥隆又按了幾下，結果左牆、後牆、前牆和天花板上，都出現了同樣的鏡子。一時間，他們被包圍在鏡子中。佩韻雙手捂住眼，彷彿被當衆剝光似的，羞愧難言。

丈夫卻興奮難耐。接着是漫長的、無休無止的做愛，還不時將她的手從眼上挪開，逼她看鏡子裡的形象。就在那一瞬間，佩韻感到自己像個活的玩物，像個妓女。無論怎樣，她都無法使自己真正興奮起來。

也許，第一次被佔有時已經留下了恐懼感，幾乎可以說，在夫妻生活上，佩韻從沒嘗到過甚麼樂趣。亞麥隆在這方面是自私的、貪婪、變態的，他從不顧及她的感覺，從不給她以柔情，只要一到床上，他就變成了個毫無人性的野獸，對佩韻百般玩弄。他的花樣無窮無盡，還逼着她去適應他，滿足他，做那種令她難以啓齒、不敢回想的事情，一旦她稍不順從，他就大叫大嚷，說她愚昧、不開化，沒有味道。

爲了刺激她，亞麥隆逼她吸大麻煙，吃迷幻藥，使她陷入瘋狂狀態，亞麥隆則從中尋找瘋狂的歡樂。每次佩韻清醒後，都有種被侮辱、被強姦的感覺。看着心滿意足酣睡的丈夫，她感到越來越陌生。

更多的時候，是丈夫對她的不滿意。有時甚至怒衝衝地說，如果她這樣表現下去，他就去找妓女玩。她只好屈就，結果得到的就是更殘酷的蹂躪。

一個禮拜日，亞麥隆關住臥室門，在裡面忙活了半天。晚飯時，他對佩韻說，她還該受點兒真正的教育，並希望她能成爲他稱心如意的性伙伴。佩韻多麼希望丈夫能談點性以外的東西啊！自從離開台灣後，他彷彿變了另一個人似的，跟她所談的話題，除了生活就是性。

晚上，她真怕上床，怕丈夫又玩甚麼花樣折磨她。可是亞麥隆硬是將她强抱到床上。

「我要讓你看點好東西，寶貝兒。」亞麥隆色迷迷地吻着她，伸手按了床頭櫃邊他新設計的一個按鈕。一陣輕微的機械轟鳴聲響，一個小平台從天花板上降下來，穩穩擱在床尾擋板上。平台上是一台熒光屏半斜着朝下的電視機，正對床頭枕頭上的視綫。

「天哪，亞麥，你可真是個了不起的建築師。」佩韻感嘆道。她想躺在床上看電視也並非是件難堪的事。

亞麥隆得意地笑着，又按一個按鈕，二十幾吋的熒光屏上出現了彩色畫面，相當清晰，但令佩韻不敢目睹。

過去，亞麥隆幾次領她進那種放映色情電影的影院，她都是沒幾分鐘就跑掉。她受不了那種赤裸裸的刺激。她認爲人到了那種地步，簡直跟野獸沒甚麼區別了。

而此刻，那些畫面，正是由男男女女幹這種勾當的場面組成的。各種各樣的姿式，各式各樣的男女，各種各樣的聲音，實在令佩韻不堪忍受。她閉上眼睛，捂住耳朵，將整個身子埋在床罩裡。

亞麥隆興奮地喊着叫着，把佩韻的睡袍撕爛，逼她像畫面上的女人那樣做令她不敢想像的事，她死也不肯，痛苦地在床上翻滾着，他卻爲此興奮得發狂……

後此以後，臥室便成了地獄，幾乎每天晚上，佩韻都要遭到殘酷的虐待，亞麥隆撕去了最後的面紗，不停地變換着一盤盤色情錄影帶，不停地變換着折磨佩韻的手法。無論她多麼痛苦，怎樣向他求饒，如何尖叫呻吟，他都不顧，恰恰相反，他正是從佩韻的這種表現上達到最滿意的性快樂的。

佩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她偷偷跑到長島，求亞麥隆的父母。

亞麥隆的父親是個上了年紀的銀行家，一生傾注於金融事業並取得巨大成就。他畢生生活嚴謹，過着清教徒式的日子。他有幾男幾女，最討厭就是這個從小就尋花問柳、狂嫖濫賭的亞麥隆，所以在兒子十八歲的時候，就把他趕出了家門，至今沒有甚麼來往。

「今後我也不打算允許他再進我的家門。」金融家說：「姑娘，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可妳要知道，妳不過是那個淫棍玩弄的幾個女孩子中的一個。也許，我唯一的忠告就是，早點離開他，回你台灣的家裡去吧，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給你出旅費。」

半夜，佩韻絕望地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別墅。她把汽車開進停車場時，發現裡面還有一輛從未見過的小車。別墅裡，音樂聲喧天刺耳，但四下不見亞麥隆的影子，後來，她聽到與臥室相鄰的洗手間有說話笑鬧的聲音，打開一看，驚呆了。

在寬敞的圓形浴盆裡，丈夫正跟着一黑一白兩個女郎幹着那種只有色情片上才會出現的勾當。

佩韻一陣惡心，捂住嘴巴扭頭就跑，卻被丈夫跳出浴盆從後面抱住了。他淫蕩地對那兩個女人說了些甚麼，女人們歡呼着跑過來，結果，佩韻遭到了一男二女無以復加的肉體摧殘。

第二天黎明她從昏迷中醒來後，簡直奇怪自己怎麼還會活着。

看着那橫躺在身邊的亞麥隆和兩個無恥的妓女，她眞想把他們統統殺死。

更令她不寒而慄的是，昨晚的一切肯定又被亞麥隆拍攝了下來。他曾告訴她，在安裝電視平台的同時，他在天花板上安置了一台遙控攝影機，他和她在床上的所有動作都被拍攝下來。他後來還放給她看過。天哪，跟色情片幾乎毫無二處，丈夫在用各種花樣折磨她，她像色情片中的女人一樣痛苦地翻滾、呻吟……亞麥隆說，如果有朝一日她反抗他，他就把這些錄影帶賣給色情影院，讓全世界都知道她的裸體是甚麼樣的。

也許，正因爲懼怕，佩韻才遲遲下不了跟他離異的決心。

當那天早晨，她忍無可忍，流着淚收拾好自己從台灣帶來的一點東西，永遠地走出了那所罪惡別墅的門。

那時，她隨亞麥隆來美國還不到半年。

「哦，上帝，天底下竟有這樣無恥的男人！」埃莉諾婭憤憤地感嘆道。

吳佩韻已是泣不成聲，身子顫抖不止。埃莉諾婭嘆口氣，從手提包裡掏出自己的手帕遞給對方。這時，她才認眞地審視面前這位台灣姑娘。她很美，是那種飽受蹂躪後殘缺的美。

她那副凄楚的神情附着在那張純潔無瑕的面孔上，令人心醉。

「妳……妳以爲這就是我的全部？不……不……」吳佩韻抽噎着說。

她從煙盒裡抽出一支香煙，點燃大口吸着，繼續講下去。

「離開那個魔鬼，我開始自己謀生。可在紐約甚至整個美國，我沒有一個親朋好友。我不想回台灣，我無臉見我的父母，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我同亞麥隆的結合。

「我只好找工作養活自己。我翻報紙找廣告，甚麼家庭保姆、華語教師、美容院、導遊公司等，我都去試過，誰知那都是騙人的招牌，幹任何一項工作我都必須出賣色相。

「後來，我見到一則律師事務所的廣告，說是要招一名會講英語的華裔姑娘。我抱着僥倖的心理去試試，結果我得到的不是工作，而是另一種沒料到的許諾。

「那是一位在紐約頗有名氣的律師，年已過六旬，溫文爾雅，待人和藹可親。他了解我的身世和經歷後，立刻答應錄用我。那天，他先請我吃飯，然後帶我去了離中央公園不遠的一座高級公寓，說是爲我安排了一套房間。房間豪華得令我不敢相信，可他說這就是我以後的住室。

「至於我的工作，他說以後再說。走時，他還給我一大筆錢，說是我的預支薪水。

「兩天後，他打電話約我出去吃晚飯。吃飯期間，他講了自己一段愛情經歷，說年輕時，愛上一位美麗善良的台灣姑娘。他和她同居了一年多，後來姑娘不幸因病去世。幾十年過去了，他仍保留着對那個姑娘的愛。他說她給他的那份溫柔的情感，是任何一個西方姑娘所不能取代的。

「他送我回公寓。在起居室裡，他擁抱了我，說我的相貌和氣質，幾乎跟那個台灣戀人一模一樣。他渴望我能給他同樣的歡樂和幸福。這就是他

登廣告的目的和我的全部工作。

「那時，我對所謂的愛情已近乎麻木，我只想找一份安全的工作，不再遭受肉體的折磨。這個可以做我父親的律師並不是個鍾意的情人，可他的舉止言談會使我感到安全，我已經再也經不起大的狂風惡浪了，也許他是個好的避風港。

「我別無選擇，便接受了他。事實證明他是個有教養的人，他對我也沒有過分的要求。他很冷靜，喜歡看着我隨心所願地做些甚麼。

「我知道，他並不愛我，只是從我身上，去回憶和尋找他早已失去的戀人。我充當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影子，一個有錢人的外室。

「他有家庭，有妻子兒女，他並不想爲我破壞自己的家庭，我也沒有那種欲望。他每周來我這裡兩個晚上，其他時間由我自由支配，他給了我足夠的錢去花費。

「他對我的唯一要求，是少拋頭露面，更不能讓人知道我是他的情婦。

「就這樣，我平平安安地過了一年多。這期間，我感到自己受傷的身心得到恢復，甚至我已經有些喜歡上了這種生活和那位大律師。並不是貪圖生活的豪華和他的富有，而是那種極爲舒適的安全感。

「因此，每次他來，我都盡心盡力侍候他，讓他高興、滿意。從他那裏，我了解到更多美國社會。大概是因爲職業習慣，在他眼裡，美國無疑是個充滿罪惡的世界，我有同感。

「漸漸，他來的次數少了，好多回我都白白爲他準備了他愛吃的食物。我打電話給他，他說事務太忙。即使來了，也顯出了一種令我不安的冷漠，我以爲這是自己的過錯，便竭盡全力去討他喜歡。

「後來，終於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秘書送來的一張字條，只有幾句簡單的告別話，感謝我給他的所有歡樂。他說這套住房永遠地送給了我，以後有甚麼困難，盡管去找他，他不會拒絕。

「第二天一早，我在報紙上，發現他的事務所又登出了一則召會講英語的華裔姑娘的廣告……」

「唉，姑娘，你眞傻，難道你從來看不出，他只是在玩弄你的感情嗎？」埃莉諾婭說。

佩韻點點頭，從胸腔裡發出一聲沉悶的嘆息。她眼裡的淚已經乾了，目光凄涼。

「這次打擊並不亞於亞麥隆對肉體上的折磨。從此，我的心死了，我不再相信任何一個美國男人。我發誓，一定要爲自己找一個懂得愛、懂得情的台灣人，那怕他不名分文，由我掙錢養活他。我再也經受不住任何感情和肉體的打擊了。」

「我相信，妳現在終於找到了。」埃莉諾婭將目光望向別處，心裡酸酸地說。

「多麼艱難啊，夫人，爲了生活，我不得不利用自己學過芭雷舞這點可憐的特長，來這家夜總會當了表演舞女。我跟老闆的合同說明，我只表演東方舞，絕不脫光衣服，也不陪客，更不出賣肉體。其實導致我幹這行的最終原因，是在這裡能接觸更多的遊客，他們中間不乏台灣人。」

「那妳爲甚麼不到唐人街去找稱心的情人？」埃莉諾婭問。

佩韻搖頭：「他們大都很美國化了，已算不得純粹的台灣人。我渴望的是那種身上流淌着純潔血液，思想中保留着美好的道德觀的青年。

「可這太不容易了。在夜總會裡，沒碰到過一個這樣的青年，他們不是借出國來尋歡作樂，就是來學習美國人的生意經。對他們，我從來都沒敞開過心扉。

「後來我覺得不能把眼光老盯在這家夜總會，爲甚麼不可以到其他場所碰碰運氣？於是每天上班前，我都跑不少酒吧、咖啡館或大飯店。結果，在『情人』酒吧，我終於找到了鍾雄。」

「你對他一定是一見鍾情吧！」埃莉諾婭幽幽地問。她想起自己，當初在「欲望」號上，她何嘗不是對那個小伙子一見鍾情呢？

「事實上，在『情人』酒吧的櫃台前，我剛一聽到鍾雄的聲音時，就已經感到非常親切了。及至看到他的形象，一下子就認定他就是我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他英俊瀟灑，舉止文雅，我主動上前答話，他很認眞地回答我，我立即被他迷住了……後來，我便主動邀他去跳舞。

「我們幾乎只是在舞池中挪動。他開始關切地問我爲甚麼來美國，我就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遭遇告訴了他。當然，有些細節，比如亞麥隆怎樣虐待我，我稍稍做了些保留，我怕他把我看成是個放蕩的壞女人，那時，我已打定主意要得到他，而且他沒有父母，未婚，不存在任何負擔。

「在我講完自己後，發現他的眼裡有淚花閃動，他的表情，令我感動，我慢慢將臉貼在他胸膛上，他沒有推開我，我聽到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動……」

「小姐，我想妳沒必要把妳……妳們那種場面這麼細緻地告訴我。我也不想聽。」埃莉諾婭將頭扭向別處，不客氣地打斷吳佩韻的話。

佩韻說了聲「對不起」，下面的講述就簡單多了。也就是說，後來，鍾雄也情不自禁地講了自己的生活，包括愛情的失意和目前在船上的處境。她已看出他低落的情緒，便趁機向他表白了她的愛。當時她的話很簡單：

「我愛你，希望你也能把你的愛給我。如果你不嫌棄，就跟我走吧。」

鍾雄猶豫了好久好久，他的胳臂一直緊挨着佩韻，她只是用那雙充滿

深情和希望的眼睛望着他。

「除了愛，我一無所有。」他終於說。

「我只要愛就夠了。」她喃喃地說。

於是鍾雄堅定地點點頭，吻了她……

「可是……以後他……妳……怎麼生活呢？妳掙不了多少錢，他身上不名分文，美國從來都不歡迎沒有錢的人。」埃莉諾婭嘆口氣說。

「有了愛，就有了一切。」

姑娘的話依然輕柔，但口吻含着深深的滿足和對未來的信心。埃莉諾婭的心抖顫了，她何嘗不是這樣認爲呢？她有錢，得不到愛，這才是最大的痛苦。她注視吳佩韻，可憐巴巴地說：「看來，妳是不打算讓他……」

「誰也不能從我身邊將他奪走！」

「我……能見他一面嗎？」

「我想，沒這個必要了吧。」

「那麼，請允許我在電話上跟他說幾句……」

吳佩韻搖頭。

「對不起，你知道，愛情總是使女人變得十分自私，你如果眞像你說的那麼愛他，就請爲他保守秘密吧，他大概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

「我……」

埃莉諾婭忽然狠狠扔掉酒杯，伏在桌上大哭起來。

這已是早晨兩點鐘左右，街上的行人依然熙熙攘攘。許多人注意地看着傷心痛苦的埃莉諾婭，再看看有些不知所措的吳佩韻，還以爲是兩個同性戀伙伴在鬧不和哩。甚至有幾個眞的同性戀女人過來邀吳佩韻，請這位漂亮的東方小姐跟他們一塊去玩玩。

吳佩韻站起身來。此時，她格外想念鍾雄，渴望他那强壯的胸膛的保護。

「等一等！」

埃莉諾婭喊了一聲。她站起身，打開鱷魚皮手提包，先掏出一塊手帕擦乾淚水，又掏出筆在一張紙上寫幾句甚麼，連同一張卡片交給吳佩韻。

「請代我轉交鍾雄，這點兒請求你總該滿足我吧。」

吳佩韻默默地點點頭。

埃莉諾婭撲上前，緊緊抱住吳佩韻，在她耳邊說：「做爲女人，我羨慕妳、嫉妒你，恨你，可做爲朋友，我祝福妳，也祝福他……我……妳的那位鍾雄……再見。」

她轉身跑進人行道，雙手捂住臉孔，那頭金色的長髮很快消失在迷亂的夜色中。

紙條上寫着：「親愛的，不要忘記我，一個像她一樣眞心愛着你的希臘婦人。」

卡片是一張埃莉諾婭使用的信用咭，戶主是她那船王父親。憑着這張咭片，鍾雄可以在世界任何國際銀行提取所需要的任何數目的鈔票。

「你……愛她嗎？」吳佩韻小心翼翼地問。

這是在她那套公寓住室裡。幾分鐘前她打開門，此刻，他們還在門口擁抱着。

鍾雄吻她的眼睛。這個溫柔的動作已經說明一切。

佩韻的面頰貼在他胸膛上，眼裡又湧出幸福的淚水……

黎明時分，一聲隱約的汽笛驚動了大睜眼睛躺在床上的鍾雄。

他的心猛地抖了一下，跳下床，衝出臥室。

在起居室，他將窗簾布全部拉開。遠處，是燈火閃爍的港灣。

又一聲汽笛傳來，那悠長的笛聲是他所熟悉的。

他久久地凝望着模糊的港灣，但甚麼也沒看見。

那雙神情複雜的眼睛慢慢合起時，兩行熱淚順着臉頰淌下來，在肌肉微微抖動的面頰上緩緩蠕動着……

＊ ＊ ＊

紐約的黎明總是姍姍來遲。

那些摩天大樓及娛樂場所的燈火像過慣夜生活的眼睛，疲倦地關閉的時候，新的一個白晝已經降臨。

好長一段時間，鍾雄老是在黎明時分醒來。他還保留着在「欲望」號上的習慣，常常矇矇矓矓地以爲該上駕駛台值航行班了。待到跳下床穿衣服時，才發現這是在被佩韻叫做「我們的家」的臥室裡。

於是他重新回到床上，久久地注視着熟睡中的佩韻。

她這時睡得正香甜，身子蜷曲着，一隻胳膊挨着鍾雄的枕頭，像抱着他的身體一樣，臉上帶着心滿意足的神情，嘴角那絲甜甜的微笑，使得她這張嬌媚的面孔愈發楚楚動人，猶似正在蜜月中的新娘。

她身上穿了件長及膝蓋的白睡袍，這件白睡袍是她專爲慶賀他們的新婚之夜買下的。

那是「欲望」號離開紐約港的第二天下午，佩韻領着依然心神未定的鍾雄去到大街上。

她爲鍾雄買了一大堆日常用品，包括一套漂亮的西裝，她則要了一身潔白的紗裙和那件同樣顏色的睡袍。她說要好好做一次眞正的新娘。

爾後，他們進了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照相館，拍了結婚紀念照。這是一對令人羨艷的情侶。連那個年邁的美國攝影師，都感嘆地說他這輩子還沒給這麼匹配的新婚夫妻拍過結婚照。

最後，在一家珠寶店，佩韻爲鍾雄買了一枚結婚戒指。一顆心形的鑽石鑲在一塊藍寶石上。爲這枚價值一千五百美元的戒指，她幾乎花光了全部的積蓄。鍾雄竭力勸阻，但她說：「愛情只有一次，我願意爲它付出一切。」

「可我……應該給妳的。」

佩韻吻了鍾雄一下，調皮地擠擠眼：「等你成了百萬富翁以後再例行這道手續吧，我親愛的丈夫。」

佩韻用熱烈的吻封住他的嘴巴。

鍾雄用那天在「情人」酒吧剩下的十幾美元買了一束鮮花送給佩韻。

「這就足夠了。」

這天晚上，在佩韻那套公寓住室裡，他們舉行了一個人們很難設想的婚禮。

沒有親朋好友任何形式的祝福，沒有台灣傳統的鑼鼓鞭炮，沒有禮儀，沒有伴娘。

只有一束盛開的鮮花，和他們的愛情。

佩韻穿着紗裙，鄭重其事地讓鍾雄挽着胳膊，緩緩走進洗手間。這個房間寬敞明亮，四壁都是鏡子。

他們注視着鏡中的對方，嘴唇蠕動着，都想說些甚麼，但終於都沒說出口。

漸漸，佩韻的眼裡泛起晶瑩的淚花。鍾雄雙手捧着她的面頰，用灼熱的雙唇將那些淚花吻乾。她將柔軟的身子貼靠在他堅實的胸部，他攔腰抱起她，回到起居室。

音響設備裡傳出柔和悅耳的音樂，幽幽的燈光陪伴着這對戀人。他們不停地接吻，用吻來表達着溢於言表的情感。

鍾雄用力打開一瓶香檳，飛濺的泡沫把他們的新衣染得斑斑點點，他們笑了，笑得很開心……

夜深人靜，他們相依相偎走進臥室，他們的新房。

儘管，他們已經在那張梳發床上擁抱歡愛過，但這次，佩韻要盡妻子的職責，爲鍾雄脫去外衣，可當他只剩下短褲背心時，她的手停下了，臉微微泛紅。鍾雄呢，更是有些不好意思。他還不習慣在異性面前赤身露體，同時也不習慣看異性的裸體。

佩韻像個害羞的新娘，她關閉了臥室的全部燈光。在黑暗中，悄悄脫去衣服，迅速鑽進被窩裡。

他們再一次擁抱在一起。

「呵，親愛的雄，我太幸福……」

「我也一樣。韻。」

「我愛你，永遠愛你……」

「我們正在證實着我們的愛……」

「哦，太好了，太美了……」

他們漸漸平靜下來，依然擁抱着，然後香甜地睡去……

只有鍾雄在黎明中醒來，久久凝視佩韻熟睡的面孔時，他才開始靜下心來考慮他們的將來。在愛人這張青春煥發的臉龐上，他時時能看出掩飾不住的倦意，她太辛苦了……

他曾不止一次地勸她，辭掉「多多」夜總會的那份工作。她搖搖頭，說出幾條反駁不了的理由。

她跟夜總會簽署的合同期爲一年，其間不準她單方面摧毀合同，除非老闆將她解雇。恰恰相反，三個月來，她成了「多多」夜總會最紅的舞星，顧客對她的欣賞遠遠勝過那些肚皮舞和脫衣舞的女郎，老闆已將她視爲搖錢樹，絕不會輕易放她走的。

在那裡工作很辛苦，但報酬高，所以這樣幹能勉强應付兩人的生活開銷。

恐怕相當一段時間內，鍾雄不能公開去找工作，而且應該盡量少抛頭露面。如果一旦被警察發覺，會被送往移民局，那麼等待他的只有一條路，遣返回台灣。

「再說，你對紐約還太陌生，既使有了工作也適應不了。我不想讓你吃苦，我有能力養活你。我已經習慣了，吃點兒苦算得甚麼。」佩韻總是這樣說。

話雖如此，一個男子漢讓心愛的女人養活着，心裡總不是滋味。

佩韻每晚十一點上班，直到凌晨四點或更晚些才回來，每每一副精疲力竭的樣子，甚至鍾雄都不忍心再去佔用時間談情說愛。可一見到他，佩韻總是精神煥發情緒飽滿，擁抱着他久久不想放開。

一般來說，上午是佩韻休息時間。中午鍾雄做好飯菜將她喚醒。鍾雄不懂烹調，對佩韻買回來的半成品食物往往不知如何下手。可不論是否可口，她總吃得津津有味。他們吃得很節省。

下午，佩韻就陪着鍾雄遊覽紐約城。帝國大厦、世界貿易中心大樓、自由女神塑像。紐約是個摩天大樓組成的城市，令人眼花撩亂。走在見不到陽光的陰影裡，鍾雄時時感到這些聳入雲際的建築似乎就要倒下來似的，繼而一種憂郁的壓抑感襲遍全身。

他不知道自己會在這座人們向往、却又被人們稱爲罪惡之都的城市裡生活多久，但他必須努力適應這裡的環境。

更多個下午和晚上，鍾雄是在公寓裡渡過的。這套豪華的住室，他已經像熟悉佩韻一樣地瞭如指掌。

佩韻曾說這是那個老律師留給她的。但這裡却沒有那個人的任何痕跡。甚至除了臥室的牆上掛着一幅佩韻的照片，其他地方再也沒有了任何裝飾物，他想這是她有意佈置的，不想讓他反感，也不至於勾起她對往事的回憶。

他和佩韻常常擁抱着坐在起居室的高背梳發裡，有時候談點兒甚麼，有時就默默地耳鬢厮磨，既不感到無聊，也不感到寂寞。有時，他們在游戲室裡玩。

游戲室包容了一個大世界。有成套的電子游戲機，健身的體育用品，以及諸多鍾雄叫不出名堂來的玩具和娛樂品。他最樂意做的是擺弄那架袖珍放映機，有時可以一口氣看兩三部好萊塢影片。佩韻說那個老律師給她

買了幾百部這樣的電影拷貝，那些與色情、兇殺、暴力和恐怖有關的片子她都燒掉了。

眞正感到孤獨的時候，是佩韻半夜上班走後。每次分手，她都吻着他，勸他快些睡覺，然而，往往等她五小時回來，見他還坐在梳發上眯着眼睛沉思。

想的最多的，還是自己的前途，這個問題像毒蛇一樣時時纏繞着他，令他痛苦不堪。

有時爲了擺脫，他埋着頭看電視。起居室和臥室裡都有大型彩電視機。紐約的電視頻道多得出奇，各種各樣的節目應有盡有：智力競賽、老得沒牙的電影片、西片風光，眞使人目不暇接，他一晚能換十幾個頻道，但很難說哪個節目能令他滿意，也許，他常想，我只能從這上面練習英語聽力。

事實上，他的英語水平足以讓他應付任何一個美國人。

他絕對不想讓佩韻察覺出自己情緒。正如她在他面前從不表示苦累。好多次，他想到「多多」夜總會看看，都被她婉言勸阻了。

「不過是跳跳舞而已，有甚麼好看的？來，咱們跳一曲。」

佩韻的舞姿眞是美極了，在她的指導下，鍾雄的舞技提高很快。他們在柔和的燈光下，伴着抒情的樂曲緩緩移步，用眼睛把深沉的愛傳遞給對方。

「但我必須要賺錢，必須要讓她得到徹底的解脫！」

這個念頭愈來愈强烈地刺激着鍾雄。他明白紐約是個有錢人的天堂的時候，再也無法使自己心安理得地過這種隱居的生活了。

他從來沒想到過動用埃莉諾婭留給他的信用咭。盡管她眞心幫助他，可他不想欠誰甚麼。他是個男子漢，自信能用自己的拳頭，征服紐約城！

那個黎明，他望着睡夢中的佩韻，下定了最後的決心，並做好了承受任何危險的準備。

這時，他們的「蜜月」剛剛結束。

可以說，紐約城包容了人類生存和創造的所有行當，高級的，中級、低級的，無所不有，甚至失業也可以算得上一種。但是，除了失業容易碰到，想在其他行當裡找碗飯吃可眞難。

對於鍾雄來說，找活幹更難。他白天很謹愼，找工作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有晚上出去碰運氣。爲了不讓佩韻擔心，他隱藏了這一行動，每晚等她上班後才出門，凌晨四點鐘前返回，擺出一副消閒的架式等她歸來。

他曾聽佩韻說起，有些通宵或晝夜營業的商店或娛樂場所，有時需要些臨時幫手，幹幾小時，報酬還不低。他就想找這樣的工作。

於是他就在大街上溜躂。他對紐約還不熟悉，夜晚更是兩眼一摸黑，所以不敢走太遠。只在附近一些不太繁華的商業區逛逛。

只要看見營業的店鋪，他就往裡鑽，起初，他還有些猶豫，怕別人懷疑自己，後來他發覺沒人去特別注意他。紐約每天有成千成萬的各種膚色的遊客，他往往被當做遊客或唐人街上的中國人。他那副健美瀟洒的樣子，還常被人誤以爲是個運動員甚麼的。

直到第三天晚上，他才好意思打聽店主或侍者，有沒有甚麼雜活能讓他幹，一般都是笑着搖搖頭，也有的聳聳肩表示不理解，他只好灰溜溜地走開。

主動跟他搭話的人也不少，但都是些拉客的妓女，或急於找個伙伴發泄性欲的男同性戀者。這些人令他害怕，有時掙脫他們可眞不容易。

一連過了好多個夜晚，雖說他依然兩手空空，却見識了紐約夜幕垂下的種種醜惡。流浪漢、乞丐、賣淫者、拉皮條的、醉鬼、打架鬥毆……

有一回，他意外地高興了一陣子。在一個小雜貨鋪，他受到一個老闆娘模樣的中年金髮女人的熱情歡迎。沒等他開口，她就主動問他是否樂意幫她幹點兒活，只要一小時，報酬是五十美元。他樂壞了，滿口答應。

她把櫃台交給一個年輕姑娘，領他上樓。姑娘浪聲浪氣地笑着說：「媽媽，要是他幹得不錯，我也肯出五十塊錢給他。」

他不懂這話的意思，幾分鐘後他就明白了。那中年女人將他帶進一間臥室，不由分說撲上來脫他的衣服，喘着粗氣說：「寶貝兒，跟我到床上去吧，這就是你幹的活。嘿嘿，我還沒嘗過東方男人的味道哩。快……」

他嚇傻了，死死抓住她的手腕，她抽出手，咯咯笑着，動手解自己的衣服。

「天呀，你還眞沒見過世面吧，看我能教會你些甚麼。這個我要給你點兒好受的，叫你一輩子忘不了。呵，上帝，快來吧，寶貝兒，我忍不住了……」

鍾雄看着脫光衣服的女人，一陣惡心。她的兩隻巨大的乳房醜陋地懸吊着，一身鬆弛，淫蕩的皮肉，嘴裡噴出一股臭臭的酒氣。

他狠狠推開又撲上來的女人，拉開門就跑。樓下櫃台裡的女兒攔住他，興奮地說：「我就知道你相不中那個老娘兒們，來，跟我試試，包你樂沒魂兒。我給一百塊錢，怎麼樣？」

他逃命似的拚盡力衝出店門。

還有一回，在中央公園附近一家酒吧門外，一個醉漢攔住他，咕咕濃濃地問：「你……你是台灣人？」

他老老實實地點點頭。



一羣金髮女郎向他們飛吻招呼。

幾個醉漢圍攏過來，個個擺出一副拳擊家的架式。

鍾雄身强力壯，但從沒學過武術，慌惶之中，他手忙脚亂地推倒在那個還在叫嚷的傢伙，飛奔而去。

每天回到公寓，鍾雄總有種精疲力竭的感覺。只有佩韻回來後，他的心境才好起來。

畢竟，他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她。

直到又一個月後的一天，他的生活才有點變化。

那天晚上，鍾雄走得離公寓遠了點，回來時迷了路，走進一個不知離家多遠的區域。這裡燈火暗淡，行人稀少，沒幾家店鋪，現代化的高層建築幾乎沒有。

他心裡有些恐慌，想掏出隨身帶的幾美元乘出租車，又捨不得。正在一個街口猶豫，猛聽前方不遠處傳來一聲槍響。接着，是汽車、摩托車瘋狂的轟鳴。街上的幾個行人抱頭四竄。

他儘管知道槍聲在這裡並不稀罕，但畢竟人生地不熟，嚇得不知該怎麼辦，後來他鎮定了一下，貓兒似的蹲在一個巨大的垃圾箱後面。

一輛摩托車急駛而來，後面一輛小汽車大亮着車燈追趕它。又一陣清脆的槍聲，摩托車上的那人慘叫一聲，摔倒在當街上，摩托車撞着鍾雄眼前的垃圾箱，嗚咽一陣死了火。

汽車立時趕到，煞住車，從裡面跳出三個罩面大漢。他們圍住那個還在呻吟受傷者，一陣拳打脚踢，直到有一個人說：「住手吧，這小子不喘氣了。」

他們又都彎腰觀察了一陣子，確信那人已死，才哼了一聲地鑽進汽車，一溜煙開走了。

好半天，等街上又有了行人，鍾雄才離開臭氣難聞的垃圾箱，站在街上。他看見那個死人還橫躺在街心，行人匆匆由他身邊走過，竟無人去理睬。

鍾雄自然也不敢多管閒事，但他總覺得這樣曝屍街頭也未免太殘忍，所以在從屍體邊走過時，他頓了頓步子。

突然間，他似乎看見屍體微微動了一下。他後退幾步，拔腿要跑，却聽見一個微弱的聲音。

「救……救救我……救救我……」

鍾雄大着膽子湊上前，這人果然還活着，渾身痙攣地抽搐着，大口喘粗氣，可他不知該怎樣救他。

「不……不要打電話叫……警察……不要去……去醫院……」

「那怎麼辦？」鍾雄着急地說。

「送……送我到……到哈萊姆區……叫輛出租車……求求你……救救我……」

鍾雄趕忙站起身。正巧遠處開來一輛兜生意的出租車，司機停車後見他要自己送一個受傷的人，很不樂意

地搖搖頭。救人要緊，鍾雄掏出身上所有的錢塞過去，司機才勉强同意。

鍾雄抱着受傷人，好不容易將他塞進車廂。這人牢牢抓住他的胳膊，他乾脆將他抱在懷中。

這時他才看清，這個身材高大、笨重的受傷者是個黑人。

受傷者向司機咕噥着了個鍾雄從沒聽說過的街名。

出租車飛快趕去。

＊　＊　＊

出租車駛進一個比先前那個街區更破爛的街區時，鍾雄才猛地想到，哈萊姆區是紐約有名的貧民區之一。這裡居住的大多是貧窮黑人、波多黎各人和一些混血種。

這條街自然是在哈萊姆區。黃昏的街燈下，只見道旁堆滿垃圾，惡臭撲鼻。雖已是午夜時分，還有些人在破舊的建築下面歪歪斜斜逛蕩着，露宿屋檐下的流浪漢和乞丐比比皆是。這裡既沒有燈紅酒綠，也聽不到喧囂的樂曲，與百老滙大街相比，這裡是另一個世界。

出租車停在四座矮低的兩層公寓樓前。司機一等鍾雄把受傷者背出汽車，馬上開走了。

受傷者有氣無力地指指二樓一個亮着燈的窗口。

鍾雄背着他，艱難地踏着漆黑的樓梯上到二樓。

一敲門，門立刻打開，一個女人探出半截身子，尖叫一聲：「呵，上帝，你這是怎麼啦，吉姆斯，吉姆斯！」

「他被人打傷了。」鍾雄代他回答。

房子不大，約有十五六平方米，一張時髦的梳發床幾乎佔了一半空間，再就是幾件過時的傢具，粉紅色的燈光使室內充斥了一種柔和氣氛。

這也是黑人，年輕漂亮，豐滿的身軀散發出青春健美的光亮，她身上只穿了透明的比基尼乳罩和短褲，這種衣服幾乎不能起到遮擋甚麼的作用，看樣子，她顯然正在等這位受傷者。

她幫着鍾雄將吉姆斯橫放在床上。他受傷不輕，胸部和大腿上都中了彈，血還在不停地朝外冒，這是個高大健壯的中年黑男子，相貌猙獰，向外翻的厚嘴唇正發出有氣無力的呻吟。

黑姑娘手忙脚亂地給他脫掉外衣，在她的指點下，鍾雄幫她簡單地爲他包紮了一下，她從床上拖出一個小箱子，裡面有些針管，針頭和藥品之類的東西，她熟練地敲破一隻玻璃瓶，爲吉姆斯注射了些甚麼，他的呻吟聲小了些，咕咕濃濃說起話來。

黑姑娘點點頭，又回頭問鍾雄：「先生，你能在這裡守他一會兒嗎？我去找醫生，一刻鐘就能回來。」

鍾雄點點頭。事到如今，只好救人救到底了。

黑姑娘走後，鍾雄坐在床邊，吉姆斯顫抖着伸出一隻手抓住他胳膊，用模糊眼光瞧着他：「朋友，我……我不會……忘記你的。」

鍾雄笑笑，他想不出被這人記住能有甚麼好處，他估計這人大不了也是個窮鬼。

「請來……請你把地……地址留……留下……」

吉姆斯欠欠身，由於傷痛，他那張黑臉顯得更加恐怖。鍾雄微笑着將他按下，搖搖頭。

鍾雄當然不能隨便留下自己的地址，再說，即使留給吉姆斯，也說不定會讓他給帶到墳墓裡去的。

十幾分鐘後，黑姑娘悄沒聲兒領進一個提醫藥箱的黑人。

鍾雄立刻起身出門，甚至沒心思去向近乎昏迷的吉姆斯和開始忙起來的黑姑娘說甚麼告別的話。

走出樓門，鍾雄站在大街上長長透出一口氣。剛才彷彿是一個長長的怪夢，他擺擺手，要求自己盡快把它忘掉。

樓旁停了輛破舊的小轎車，他想大概是那位醫生的。

幾分鐘後，他剛剛走出這條街，正絞盡腦汁判斷回家的方向，那輛破車嘎然停在他身邊。

「喂，朋友，上來吧！我送你。」

說話和開車的同是一個人，是那個黑姑娘。

心想不搭車的話也許轉到天明也找不到家。

再說這姑娘也不會對他構成太大的威脅，鍾雄便坐在了她身邊。

他只說要到中央公園附近下車，那樣既可以找到公寓又不致於讓姑娘知道他的地址。

黑姑娘也不多問，只是熟練地把握着方向盤，左拐右轉，不一會兒，汽車駛到燈火燦爛的大街上，擠入擁擠的車龍中。

鍾雄稍稍鬆口氣，這才仔細打量姑娘。先前她在那間房子裡幾乎赤身裸體，他不敢正視。此刻她穿上了一件白尼龍睡袍，臉蛋顯得越發黑亮。除了秀氣玲瓏的五官外，她還有一雙溫柔善良的大眼睛，這使他立刻想到自己的佩韻。

「我叫蒂妮，先生，認識你很高興。」

她發現自己被注視，便扭扭頭，啟齒笑着對鍾雄說。

鍾雄亦回之一笑。他沒想到介紹自己的姓名，也不願去詢問蒂妮和吉姆斯的關係。根據剛才她的舉動，他應該看出她很愛那個面部猙獰的黑大漢。

少打聽甚麼，少告訴人甚麼，這是佩韻多次告誡他的話。

在中央公園附近，已經看見自己住的那所聳入天際的公寓大樓的燈光時，鍾雄要求蒂妮停車。

蒂妮先跳下來，爲他打開車門，她在他面頰上吻了一下，眞誠地說：「謝謝你救了吉姆斯，我和他都不會忘記你的。」

半月過後的一個中午，鍾雄和佩韻剛吃過飯，親親熱熱地摟抱着在看電視，臥室裡的電話響起來。

佩韻起身去接，打到這兒來的電話極有限，全是「多多」夜總會有事找她。

「我想找你們那兒的男主人講話，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是個高個頭兒的亞洲人。」

話筒裡傳出一個嗡聲嗡氣的男音，當然是陌生的。

佩韻驚得差點兒摔掉話筒，難道鍾雄已被警察或移民局發現了？

「對不起，我是個單身女人，從沒見過甚麼亞洲……」她竭力掩飾着自己的恐慌。

「哈哈，親愛的女士，你的聲音已經告訴我他此刻就在你那兒。別害怕，我是他的朋友，叫吉姆斯。」

佩韻更加疑惑不解了，她從沒聽鍾雄講過有這麼個朋友。

鍾雄也走進了卧室。佩韻捂住話筒，小聲緊張地問他：「你怎麼會認識一個叫吉姆斯的人？」

「吉姆斯？」

鍾雄楞了好大一會兒，方才記起那個恐怖的夜晚，他猶豫着，不知該不該接這個突如其來的電話，後來，他牙一咬，乾脆坦然地對着話筒說：「你好，吉姆斯先生，傷勢怎樣？」

「呵，親愛的朋友，聽到你的聲音眞讓我高興，你知道，我不會忘記你的。」

「可我……」

「爲甚麼不到我這兒來一下呢！我覺得我們有好多話可談，今天有時間嗎？」

「我？」

鍾雄看看佩韻，她拚命搖頭。

「就這樣定啦，朋友，一刻鐘後有輛車去接你，放心，你不會後悔此行的。再見！」

鍾雄還沒反應，對方已掛了電話。

「到底是怎麼回事？」佩韻雙手攀住鍾雄脖子，滿臉疑惑、驚恐。

鍾雄也是惶惶然。他嘆口氣，把半月前那天晚上的奇遇一五一十講了出來。

佩韻聽得渾身直抖，把面頰貼靠在鍾雄胸膛上，嬌嗔地埋怨道：「唉，你這個大傻瓜，叫我怎麼說你好呀！」

「別擔心，吉姆斯看樣子是個窮人，而且我救過他的命，他只能報答我，不會……」

「你以爲搶銀行、强姦、殺人都是富人幹的！你知道嗎，哈萊姆區的歹徒流氓比比皆是，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窮，又找不到工作。說不定吉姆斯就是其中一個哩。」

鍾雄雙手一攤：「反正除了妳，我一無所有，還怕甚麼……」

佩韻用熱吻封住他的嘴。

他們聽到了門鈴在響。

「可我不明白，吉姆斯是怎樣知道你的地址的？」佩韻抱住鍾雄問。

「一定是那個叫蒂妮的黑姑娘暗中跟踪我的，敲門的一定是她。」

門外站着的並不是蒂妮，而是一張陌生的黑面孔。

「我是司機，吉姆斯先生派我來請你。」

在一座摩天大樓頂上，鍾雄目瞪口呆地站着，那形像用台灣的語言來形容，可眞是像個剛剛進城的鄉巴佬。

這座樓聳入雲際，跟一百零三層的圓頂帝國大厦遙遙相對，四面的墻壁都是由特種有色玻璃鋼鑲嵌起來的，遠望去，像一[illegible]咖啡色的擎天柱，片片白雲映在它的腰際，使得它氣派非凡。

樓頂不是一般的陽台，幾千平方米的面積，完全被綠色的草坪覆蓋着，上面點綴了一叢叢盛開的鮮花，還有幾棵可愛的檸檬樹，一所精緻絕倫的白色平頂住宅像藝術品似的座落在草坪中央，房前有一方長方形的游泳池，池水清澈碧綠，幾個金髮女郎正在裡面嬉戲。

一頂巨大的陽傘下，吉姆斯穿着一件浴袍，半仰半靠在一張日光浴榻上，陽光照射在他的黑皮膚上，泛着刺目的光澤。他的臉上遮了幅寬寬的墨鏡。如若不是他先打招呼，鍾雄絕對認不出這就是那天他救下的那個「窮鬼」，看樣子這人身體恢復得不錯。

「哈囉，過來呀，親愛的朋友，難道你認不出可憐的吉姆斯了？哈哈……」

鍾雄沿草坪間的小徑走向吉姆斯。這裡靜極了，跟下面嘈雜擁擠的街面相比，眞好比是天堂，他的確有種雲裡霧裡的感覺，說不清甚麼滋味。

吉姆斯摸起脚下的電話，咕噥幾句。鍾雄走近他時，兩個姑娘從住宅裡搬出一隻小巧的竹椅和一箱啤酒。

「請坐吧，這是台灣貨。我想你老兄大概是台灣人吧？」

吉姆斯拍拍那張竹椅，對鍾雄的到來，他並沒顯出過分的親熱，說話時臉上的肌肉紋絲不動，也沒起身以示迎接。

鍾雄並沒介意這些，他不知自己該想些甚麼說些甚麼，只是有點奇怪地盯了竹椅一眼，慢慢坐下。

「不用奇怪，朋友，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我想，甚麼都可以得到。你說呢，寶貝兒？」

吉姆斯順手捏了下身邊那個搬啤酒的紅髮女郎的臀部。她嗲聲嗲氣地哼哼着，恨不能這就倒在他懷裡的樣子。

搬竹椅來的是個黑姑娘，鍾雄認出她不是蒂妮。她像紅髮女郎一樣地年輕、美貌、妖冶，身上也只穿了無法掩羞的比基尼泳裝。這時，她正坐在竹椅扶手上，一隻手搭在鍾雄肩頭。

鍾雄觸電般的站起，滿臉漲紅。

吉姆斯哈哈大笑着，擺手示意女郎們離開。

兩個女郎同時朝鍾雄飛個媚眼，一搖一扭走回住宅。鍾雄這才重新落座，他不敢正眼瞧那兩個放蕩的女郎，更不敢去瞥近在咫尺的游泳池，他確信那幾個嬉水的金髮女郎都是一絲不掛的。

他的胸口有種喘不上氣來的感覺。

「怎麼樣，朋友，喜歡甚麼樣的美人？黑的、白的還是棕色的！」吉姆斯翻動着厚厚嘴唇說，他已經打開一瓶啤酒在喝。

鍾雄手上那瓶黑姑娘給打開的啤酒還在冒泡，他沒心思喝，他竭力壓抑着內心的不安，警覺地問：「吉姆斯先生，你把我叫到這裡來，大概不僅是問我在女人方面的興趣？」

「當然不。」

吉姆斯又喝一大口，隨手將剩了大半的啤酒筒掉進游泳池，引起一陣誇張的尖叫。

他欠欠身，將脚下的帶輪子的小食車朝鍾雄這邊推來，上面除了電話機，還有幾種名貴的香煙，他指指香煙。

鍾雄搖搖頭。

「也許你喜歡來點兒更帶刺激的？我讓人拿些正宗的哥倫比亞大麻煙嘗嘗怎樣？」

「謝謝，吉姆斯先生，我從不吸煙。」

「眞懷疑你是個外星人，從沒在這個星球上生活過。」吉姆斯用玩笑的口吻說。他爲自己點燃一支香煙。

鍾雄站起身：「吉姆斯先生，我是想看看你的傷勢如何才趕來的，現在看來你恢復得比我想像的要好，那麼我就告辭了。」

彷彿被這番話感動了似的，吉姆斯臉上的肌肉抽搐幾下，忙欠身拉住鍾雄的手。

「朋友，說感激的話從來不是我的習慣，但我很樂意做點兒甚麼回報你。坐下，告訴我你需要甚麼，除了核武器和飛機，你要甚麼我都立刻滿足你。」

「我甚麼都不需要，吉姆斯先生。」

「爲甚麼？」吉姆斯納悶地聳聳肩頭。

「很簡單，我認爲我只是盡了一點兒應盡的義務，見死不救可不是我的習慣。」

「義務？呵，上帝……」

吉姆斯摘下眼鏡，翻了翻眼白過多的眸子，似乎，現在他才開始認眞地審視面前這位救命恩人。片刻過後，嘴角浮出一絲不置可否的笑意，他說：「坐下來吧，朋友，我想我們之間是有好多話可談的，對於我，你不想問點兒甚麼嗎？」

鍾雄搖搖頭，仍站着。

「但我想問你點兒甚麼，可以嗎？」

鍾雄猶豫一會兒，點點頭。

「你跟『多多』夜總會那個舞女……哦，對不起，也許叫她吳佩韻小姐更恰當些，你跟她到底是甚麼關係？」

鍾雄大吃一驚，雙腿一軟，癱坐在竹椅上。

「哈哈，別害怕，這是件很簡單的事，那天蒂妮知道了你的公寓，然後我派人去打聽公寓管理員，由此再跟踪吳小姐，如此而已。她是台灣人，想必你也是，我很想知道你和她如今靠甚麼維持生活……」

「這是我個人的私事，吉姆斯先生。」

「當然，你有拒絕回答的權力，但我很清楚你每晚十一點至凌晨兩三點左右，總在大街上徘徊，進出些不起眼的店鋪，不是尋花問柳，大概也不是散步吧？」

鍾雄渾身涼透了，沒想到，自己和佩韻的大部份活動都已掌握在此人手中，沒準兒自己住室裡已被安裝了竊聽器吧。

「我的確是在散步。」他說。

吉姆斯大手一擺：「可那些店鋪的人說，你老打聽他們有甚麼雜活可幹，看來你並不想那麼輕鬆地散步。」

鍾雄無話可說，他拿起剛才放下的啤酒筒，呷了一口。

「只在晚上出門，是怕被人發現身份；四處找活幹，是不想老讓女人掙錢養活自己，我想，再沒別的原因了吧？」吉姆斯又說。

鍾雄低下頭去。

「朋友，你應該把我當做你的朋友，當我認眞問一件事的時候，最不高興的就是被人拒絕。」吉姆斯的口吻冷漠下來，他重新戴上墨鏡。

鍾雄心一橫，講了起來。他不想完全對這個比上次見面更陌生的人說實話，可說着說着，他激動起來，美國人對佩韻感情、肉體上的傷害、當舞女的無可奈何，以及他在「欲望」號上的情景和找工作的難處，一五一十地道出。說到後來，他語調高昂，憤忿不已。

吉姆斯卻又哈哈大笑起來，似乎在他眼裡鍾雄說的是些微不足道的事。

鍾雄後悔自己太誠實，他站起身，打定主意馬上離開這個神秘而又冷酷的傢伙。

吉姆斯欠起身，有點兒費勁兒地站了起來，他拍拍鍾雄肩頭，用輕淡的口吻說道：「好啦，朋友，忘掉過去

的一切吧，從今天開始，憂愁和苦惱將永遠離你而去，永遠……請記住，朋友，我說話算數。」

「可我……」

吉姆斯擺擺手：「別逞强了，這裡不是你的台灣，這樣下去遲早有一天會餓死的。現在，還是老老實實聽我說吧：首先，你必須有一份護照，證明你是在美國定居五年獲得合法公民權的華裔！然後你必須有一輛私人轎車，在紐約沒有汽車是幹不成任何事情的；最後，你必須有一份合適的工作，賺足够的錢供你養活情人和尋歡作樂。當然，這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只要你同意我那麼做。」

「但你知道，我才來美國幾天而不是五年，無法去申請護照……」鍾雄認眞地說。

「申請？哈哈，老弟，你可太幼稚了。難道你從來沒聽說過有些假護照比眞的還像嗎？」

「僞造護照？哦，不，吉姆斯先生，我不願意做這種違法的事。」

「呵，天哪，我眞拿你沒辦法……」吉姆斯推開雙手，聳聳肩。頓了頓，他才說：「樓下剛才接你來的那輛雷鳥牌轎車是我的心愛之物，如果它合你的口味，回去時你就開走得了，駕駛執照我會派人爲你準備的。」

「我不會開車，吉姆斯先生。」

「看來你是個只會開船的笨蛋……這倒不是大問題，乾脆給你配個司機得了。好啦，再談談你的工作，說實話，今天沒見到你之前，我就爲你安排好了一份……」

「謝謝你，吉姆斯先生，說到底，我不想接受你的任何幫助。」鍾雄堅決地說，他越來越看出吉姆斯不像個正道上的人，他怕被控制住不能脫身。

「難道，我就不能爲你盡點兒……義務嗎？」吉姆斯提高了聲音，滿臉怒氣。

片刻沉默。

「好吧，吉姆斯先生，既然你眞心幫助我，我只有一個請求：如果你跟『多多』夜總會的老闆熟悉的話，求你跟他打聲招呼，同意我的愛人提前解除合同。」

吉姆斯皺皺眉頭：「嗯……對不起，我恰恰和那家夜總會的老闆……完全不認識。」

「那就不麻煩你了。」

「可我知道，任何合同和契約都是可以用金錢摧毀的，如果你有了足够的美鈔，還是接受我提供的就業機會吧，那是一個又肥又美的差使，保你滿意。」

鍾雄猶豫好大一會還是搖搖頭。

「好啦，我不想勉强你了，但我相信過不多久你會來找我的，現在咱們來談點兒輕鬆的事，海員一定喜歡游泳吧？瞧，那些姑娘早就在盼着你下去跟她們玩玩哪……」

吉姆斯用力扳轉鍾雄的肩膀，迫使他望向游泳池。

那些赤裸裸的金髮女郎紛紛從水裡躍起，向他招手，飛吻、吹口哨。可以想像，一旦鍾雄躍進清澈的游泳池，會是怎樣一副情景。

鍾雄閉上眼睛，他現在只想快點兒回到佩韻身邊去，他感覺得太累了，疲憊不堪。

「那麼走吧，到室內去玩玩。你可以欣賞到許多新鮮玩意兒，有興趣的話還可以學幾手。我發覺，每個紐約人都能勝任你的老師，包括這些黃毛小妞兒……」

鍾雄想起剛才那一黑一白的浪女，拔腿就走：「再見，吉姆斯先生，祝你早日痊癒……」

罪惡社會 人慾橫流

對於百老滙大街上的「多多」夜總會來說，每一天晚上都像一場盛會。

通常，這家夜總會像這條街上的其他夜總會或娛樂場所一樣，晚上十點半或十一點才開始營業。

然後，人們三三兩兩陸續到來。先來的是那些想佔好座位的人，後到的是看熱鬧的人，這些人一般都被安排到靠大廳邊的地方。如果他們行爲不端的話，還有可能被掛着手槍，警棍的「警察」請到裡面的房間去。夜總會的固定成員不少，限制很嚴，但總有些初來乍到的遊客或游手好閒的地痞想方設法鑽進來。

之後，每個人都坐在自己固定的或臨時的座位上，喝酒聊天，談情說愛，送舊迎新。一直到十二點半或一點，時髦角色們才開始陸續光臨，金髮女郎們有的一身牛仔打扮，有的穿印第安人衣服。有的足蹬皮靴，還有無後背心、無上裝的全透明各式女裙，反正越露越野越好。她們的男伴各式各樣，從頭髮弄得稀奇古怪的「蓬客」到最新的電影明星，應有盡有，初次登台的漂亮女演員身着艷麗的盛裝，同形形色色的怪物們在一起。當然也有年紀較大的上流人物：有錢的希臘人，更加有錢的阿拉伯人，有時也會來幾名古怪的影星，幾個更古怪的參議員或政府高級官員，反正紐約的名人有可能來這裡，年輕的暢銷書作家，服裝設計大賽的優勝者，首屈一指的攝影師，正在走紅的模特兒。他們都來看別人和被人看，並在這裡拋掉舊情人或尋找新伴侶。

那時，大廳中央的舞台上就不再只是幾個歌星在唱了，各式各樣的舞蹈開始逐一展現。表演者大都具有相當高的專業水準，從非洲森林最原始的舞步，到東方的肚皮舞，再到最新潮的扭擺舞，應有盡有，獨具特色，令人目不暇接。這裡沒有脫衣舞，沒有性交表演，但顧客從不反對表演者穿最少最短的衣服。

往往，凌晨兩點左右，夜總會的

氣氛達到高潮。大廳裡人滿爲患，舞池裡也是水泄不通，人人激動得透不過氣來。這時要擠出來，除非是美國總統或紐約市長。

每次都是因爲吳佩韻的出現，才把氣氛推向高潮的。

她剛剛走上舞台，一切雜亂的聲音就戛然而止，只有頭上的音樂正自奏個不停。

驀地，音樂變成一首狂烈的曲子，這時，她已站在舞台中央，一束五彩的光束籠罩了她，四周一片黑暗。

她完全是一副東方舞女的打扮。黃金錘琢成的乳罩托着雙乳，下面一直裸露到一條寶石裝飾的束帶處。束帶下飄着色彩繽紛的透明翼綢，這作爲裙子。頭上，是一頂華貴的冠裝頭飾，那長長的黑髮垂落雙肩。她臉上罩着絲織面紗，只能看見那雙美麗的大眼睛閃閃發光。

她高擧雙手，婷婷玉立。

緩緩地，她隨着音樂舞了起來……

有時，她跳印度舞，或跳台灣高山族舞，或跳馬來舞、泰國舞、朝鮮舞……無論跳甚麼舞，無論舞步激烈或舒緩，她的舞姿總能將所有在場人的熱情給煽動起來。

無數雙眼睛貪婪地盯在她曲綫畢露的軀體上，每扭動一下，他們的某根神經末梢便會被撩動，銷魂失魄，衝動不已。

於是人們狂呼亂叫，發洩自己因台上這個舞女而勾起的情慾。幾乎每個在場的人，都想把她弄到手，不惜任何代價。

一曲終了，吳佩韻是絕下不了台的。口哨聲、掌聲、叫聲使她不得不跳了一曲又一曲，直到她精疲力竭，有時甚至癱軟在地板上才算告終。

她一退出舞台，立刻有許多人朝後台擁去。他們想請她陪着喝酒、跳舞或睡覺，想把她帶到中東做小妾或帶她到某個國度成婚的人每晚也總有幾個。當然，讓這樣美貌的女人作情婦，應該說是每個在場男人的心願。

然而，所有的打算都會落空的。一下舞台，吳佩韻就再也人影不見。

人們往往忿怒地責怪領班，甚至直接質問老闆，但得到的回答只能是：「對不起，她有這個權力，合同上定下的。」

於是，對那些有耐心的人來說，只有巴望明天這個時候再目睹她的芳容了。

這天晚上，鍾雄擠在看熱鬧的人羣中，從頭至尾看完了佩韻的表演。她一退台，他立刻走出了大廳……

一小時後，佩韻像往常一樣回到自己的公寓住宅。

鍾雄像往常一樣，爲她開門並擁吻她。

「佩韻，我已經打定主意，去找吉姆斯要工作幹了。」他說。

「爲甚麼？」佩韻吃了一驚：「不是早就說好不……」

「不，佩韻，別問我爲甚麼，也別阻攔我……」鍾雄將頭一扭，避開她的目光。

白天，鍾雄回來，詳細講叙了跟吉姆斯在一起的情景後，佩韻立即堅定地說：「你做得對，親愛的，千萬不能答應他。不管他是個有錢的大老闆，還是個黑社會的頭兒，咱們都不能接受他的施捨。我估計，他很可能是個黑社會的人物，一旦被他控制住，等待你的，只有監獄和死亡。」

鍾雄承認她的話有道理，而且，他先前正是那樣做的。

但是，晚上佩韻走後，他坐立不安。讓她養活自己，實在是件不能令他好意思的事情。他有的是氣力，卻沒地方去發揮，只覺得渾身到處不自在。

他又出了公寓，神使鬼差，溜進了佩韻一再拒絕他進入的「多多」夜總會。

在佩韻表演過程中，他比所有在場的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的魅力。看到這個自己早已熟悉了的軀體作出的各種優美造型，他感到自豪，心裡樂孜孜的。

但是，後來，當他看到心上人精疲力竭地在台上周旋，台下人狂呼亂叫，不知足地要她脫掉所有身上的裝飾時，他突然感到她的身體暴露得太

徵稿啟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文字須簡潔有力。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來稿請寄：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三樓

武俠世界編輯部　鄭重先生收便可。

多，她原本只能歸他一人所有，可現在卻要滿足無數雙貪婪無耻的眼睛。她穿得這麼少，拚命地跳扭，精疲力竭地堅持，無非是爲了多掙些錢，來維持這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小家庭，供他每天坐在家裡無所事事地消費。

男子漢的自尊心，使鍾雄再也不能對這一切視而不見了，爲了佩韻，他寧願跟魔鬼訂合同。

這天凌晨，鍾雄對佩韻格外溫柔、體貼，她也給以甜蜜的回報。入睡之前，誰也沒再提有關吉姆斯的事，只是更加親熱地擁抱在一起，共嘗能夠消除一切恐懼和痛苦的愛果。

後來，佩韻寧靜地睡着了，鍾雄望着這張嬌媚動人的臉孔，發誓般地喃喃道：「佩韻，爲了讓你得到幸福，刀山火海我也不會在乎……」

幾小時後，上午九點鐘的光景，鍾雄打電話找吉姆斯。

前天司機送他到公寓，下車前給了他一張名片，上面只有一個電話號碼，說是老闆吩咐，若有事找他，按這個號碼打電話就行。

接電話的是個女人，自稱是吉姆斯先生的秘書。她告知說吉姆斯一般在午後有時間。兩點鐘左右，沒有特殊情況的話，將有一輛車來接鍾雄。

「你會受歡迎的，先生。」女秘書說。

* * *

前一晚，吉姆斯是在哈萊姆區蒂妮那間簡陋的房子裡度過的。

吉姆斯的傷勢還未痊癒，幾處槍傷處還裹着綳帶，但這並沒破壞他型體的健美。他有一身黑色、堅實的肌肉。二十年前，他才十幾歲的時候，這身肌肉曾使他成爲這個區的一霸。他精通拳擊，是個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

那時他就住在這條街拐角處那幢搖搖欲墜的破房子裡。後來，有一個時期，那裡一度曾是他和他的小嘍囉們吃喝嫖賭的場所。他十三歲就開始玩女人，十五歲就搶劫銀行，還常爲爭奪地盤跟別區的地痞流氓打鬥。幸運的是，他從沒被人打死，也不曾被警方逮捕。

二十歲的時候，他手下已有一個較爲龐大的販毒、賣淫網。他向許多娛樂場所或出得起錢的大人物提供毒品和女人，從中謀取暴利並獲得極大成功。他開始擁有他想得到的一切，盡管沒人承認他是個上流人物。

如今，他跟許多國會議員是好朋友，跟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也常有來往，幾個首屈一指的跨國公司有他的股份。他已經很難說清自己到底有多少財產。有時想搞清楚自己在百老匯等幾個商業區的娛樂場所，還得由秘書和助手提供準確的數字。

他可以成爲紐約最豪華宴會的座上客，在黑社會跟黑手黨的大教父齊名，他有幾處全紐約第一流的住宅和別墅，床上床下美女如雲。

但是，他最鍾意的女人，還是此刻正依偎在身邊的這個黑姑娘蒂妮。她是他一個死去的部下的女兒，美麗絕倫，心地善良，而且保持着處女般的純眞。在嘗夠了那些蕩婦烈火般的滋味後，他感到蒂妮這種溫柔、羞澀、眞心實意的愛撫才是他最需要的。她的言語和行爲，常常使他意識到，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畢竟還有些美好的東西沒被毀滅。

蒂妮剛滿十八歲。她對吉姆斯除了愛，別無所求。她拒絕了吉姆斯給她的一切，包括一座建在紐約郊外的豪華別墅和百萬美元。她對他的唯一要求，就是他能常來看她。

不論有甚麼要緊的事，吉姆斯總要每周來蒂妮這裡兩次，共度良宵。他和她一樣地珍惜這種機會。他能從她這裡得到眞正的快樂，而且，他對這條留下他足跡的街道和那所已無人居住的破房子充滿留戀的情感。

當然，吉姆斯知道，單身來這裡，是有相當大危險的。他的敵人無時不在想方設法置他於死地。上次他化了裝，騎着不易暴露目標的摩托車來會蒂妮，卻讓人跟上了。盡管他受了傷，幸運的是蒂妮這裡並沒讓他們發現。他照舊來尋找心上人和歡樂。

受傷的當夜，手下的人就把他接到別處去了。這次是他倆那次分手後的第一回重聚。所以蒂妮的愛撫中充滿柔情蜜意。整整一夜，他們除了作愛，就是喝酒聊天。

蒂妮身體豐滿結實，精力充沛，一夜的玩樂雖說她也同樣心滿意足，精疲力竭，但同受傷的吉姆斯相比，還是滿有精神味兒的。

眼下，她頭枕在吉姆斯寬厚的胸脯上，想起甚麼似的，問道：「那個救你的中國小伙子從你那裡走後，再沒跟你聯系過嗎？」

「沒有。」吉姆斯正在吸一支大麻煙，他吐個濃濃的煙圈，小房間中彌漫着特殊的香味。

「他挺招人喜歡的，我看你應該給他安排份好的工作。」

「我告訴過你，他不願意接受我的任何幫助。」吉姆斯有些惱火地咕噥。

「可你至少該答應幫他情人從夜總會裡弄出來呀！對你來說，這可是件易如反掌的事。」

「你不知道，那個他媽的『多多』夜總會是我的死對頭手下人管的，上次就是他們那幫人對我下的毒手……當然，我可以派人花錢把她贖出來，但至少現在我不打算這麼做。」

「不管怎麼說，他和他的情人都……都是外國人……你該盡力幫助他們。答應我……千萬別傷害他們……也別讓他們被別人傷害。」

「看樣子，你挺喜歡那個小伙子吧？」吉姆斯笑着。

蒂妮吻他一下，輕柔地說：「你知道我只愛你一個，親愛的……但我不想否認他是個典型的東方美男子……」

「我給他準備的工作，正是要充分發揮這個東方美男子的作用哩。」

「你想讓他幹甚麼？」

「這不關你的事，寶貝兒。來吧，開始我們最美妙的告別儀式吧！」

臨近中午，一輛轎車悄沒聲停在這幢兩層樓下。很快，吉姆斯戴着遮住半個臉孔的墨鏡，獨自走下樓。

他將高大的身軀塞進這輛防彈車後，金髮女秘書告知他鍾雄來電話的事。

「好的，兩點鐘去接他。」吉姆斯說着，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還是在摩天大樓的頂端。這次鍾雄被請進那所漂亮的住宅。

其實裡面只有三間。中間是大大的會客室，兩邊是洗手間和卧室。無疑，這是吉姆斯最心愛的住宅之一。

「報紙上說，光我這裡的擺設就值幾千萬美元，我想也許他們說的是實話。」吉姆斯笑着說。

此時吉姆斯穿了身筆挺的白色夏時西裝顯出一副在正規場合的派頭，給鍾雄的印象比上次要好得多。

自然，鍾雄無心去評價吉姆斯的話是否可信，會客室裡琳琅滿目的掛毯、壁畫、古董古玩早就令他驚嘆不已。

「吉姆斯先生，我想……我最好還是接受你的幫助。當然，我只想得到一份適合於我的工作。」鍾雄在沙發上坐下後，開門見山地說。

「我很想知道，你認為哪些工作適合於你去幹？」

吉姆斯這一問，鍾雄反倒楞住了。

吉姆斯哈哈笑起來：「朋友，在船上，你也許是個好水手；現在，你應該重新認識你的價值了。看得出，你很聰明，也很自信，但你顯然缺乏在紐約生活的能力。不過我相信你們台灣人的適應能力和十分的聰明。所以，我想把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交給你去做。」

「請你吩咐吧，吉姆斯先生。」

吉姆斯點燃一支雪茄煙，慢慢吞吸着說：「你知道，紐約城裡有數不清的娛樂場所，但我認為沒有一家是十全十美的。最近，我在百老匯大街上物色了一塊地盤，打算開一家豪華無比的、與衆不同的夜總會，可以讓那些頗有身份的人們去尋找樂趣，既刺激又時髦。我把這家既將轟動整個紐約的夜總會交給你來管理。」

「我？」

「是你，我的朋友。到時我將付給你一筆可觀的工資，你還可以得到百份之五的利潤分成。這樣的安排你滿意嗎？」

「可你知道，吉姆斯先生，我在這方面可是一竅不通呀！」鍾雄為難地攤開兩手說。

「你只是掛個經理的名字，每天晚上到那裡去應酬一下就行了，其他的事由別人去辦。」

「可我……」

「你應該明白，朋友，你將很快成為好萊塢明星一樣的人物，並像紐約市長一樣在這裡站穩脚根。原因很簡單。在你將要接觸到的顧客中，是不乏有權有勢之輩的，而跟他們結交並使他們喜歡你的辦法更簡單：隨時把你的夜總會的漂亮女客和女侍介紹他們就行了。」

聽了這席話，鍾雄剛剛熱起來的腦袋突然冷卻下來。

「不，吉姆斯先生，我幹不了這個經理，也不想幹。」他堅決地說。

「為甚麼？」

鍾雄只是搖頭，不說話。

「……那麼那麼，你到我的一家希爾頓或大飯店去做經理吧，報酬同樣優厚，當然……」

「吉姆斯先生，我看，也許我只能勝任出力氣的活，你還是給我安排個這樣的工作吧，錢多少無所謂。」

鍾雄的態度誠懇，但很堅定。

「我總不能讓我的救命恩人，去拉皮條或做侍者吧？」吉姆斯擺擺手，站起身來，在地毯上緩緩踱步。他的神情顯得有些不耐煩，也許，他實在無法在他管轄的行當中挑出讓鍾雄滿意的工作來。

「露絲，出來一下。」他朝那個顯然是卧室的門裡喊了一聲。

一個年輕的金髮女郎穿着睡袍走出來。她是吉姆斯的秘書和情婦之一。

「這是我的一個台灣朋友，」吉姆斯指指鍾雄，「他想得到一份適合於他的工作，你來替他選擇一下吧，我相信女人的眼力。」

露絲走到鍾雄對面的沙發上坐下，端起茶几上吉姆斯喝剩的半杯酒，呷了一口，很有興緻地上下打量着鍾雄。過一會兒，她笑起來。

「眞是個典型的東方美男子！老闆，你為甚麼不讓他陪陪你那些喜歡東方美男子的顧客呢？」她朝吉姆斯擠擠眼說。

「哦……」吉姆斯有些猶豫。

「你看得出，老闆，他是很有魅力的。我敢擔保這小伙樂意盡情地發揮他的長處。」

「好吧，試試看。」吉姆斯終於點點頭。

「可是，吉姆斯先生，我不喜歡陪……」鍾雄的話被吉姆斯打斷。

「不，不，朋友，你理解錯了，其實你的工作很簡單。」吉姆斯輕鬆地擺擺手，「這麼跟你說吧，我有許多……朋友，她們不定期地從美國各地或世界其他甚麼地方來看我。你知道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難得抽出時間來陪她們游玩。你這份工作中唯一重要

的，是耐心地陪他們遊玩，讓她們玩得開心、高興，而你的報酬遠比幹一般的氣力活多得多。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麼說，你要我幹導遊？」鍾雄鬆了口氣。「我想我的英語水平你可以放心，吉姆斯先生，至於地理不熟，我會抓緊時間熟悉的。」

吉姆斯擺擺手，「那都是次要的，老兄，那些顧客比紐約人還要熟悉紐約。她們對觀風賞景毫無興趣。」

「那麼，她們對甚麼感興趣呢？」

「哈哈哈，朋友，你會明白的，這比幹你那些水手的活路簡單多了。是的，很簡單。」

「到底……」

「後天，記住是後天，一位漂亮的法國女士將來紐約呆幾天。她的財富是可以重建半個巴黎城。當然，她是我的老朋友了，只是對前幾次我為她選派的導游不甚滿意，所以這次我選中了你。希望你不要讓她失望，也不要讓我失望。」

「我會盡力而為的，吉姆斯先生。」

「露絲，給鍾先生斟酒。來，朋友，為你的選擇和今後的成功乾杯……」

離開這座摩天大樓時鍾雄口袋裡有了一張五千美元的現金支票，是他這個月的薪水。

當他坐進那輛已經屬於他的雷鳥牌藍色轎車時，司機那種畢恭畢敬的神態擧止使他油然產生了一種上等人的感覺。

他高興自己畢竟有了份職業，而且五千元月薪不是每個美國人都能掙得到的。佩韻每晚累得精疲力竭，還掙不到這個數哩。

可是佩韻顯然對這張支票不感興趣。她憂心忡忡地對鍾雄說：「親愛的，要提防着點兒，這個職業……」

「反正不是搶銀行，怕甚麼？」

「但那些顧客……有些女人……」

「甭擔心，佩韻，相信我的愛情。再說，我不過是陪陪她們罷了。」鍾雄緊緊擁抱着她說。

回家不到半小時，有位攝影師為鍾雄拍了張半身照。晚上，司機送來了護照和身份證。

這些證明僞造得無懈可擊。無疑，他們足以說明鍾雄是個加入了美國籍而且有合法職業的華人。

* * *

隔一天，上午十點，在紐約的甘尼迪機場，鍾雄接到了他要陪的第一位客人：艾麗桑德拉。

這是位漂亮的法國女士，衣着時髦，身上那些很能說明她富有的珠寶飾品，給她那雍容華貴的儀態增添了許多光彩。她的面孔上帶着可以令人理解的傲氣。這張面孔由於整容和保養顯得生機勃勃，充滿青春的活力。

她屬於這一類的西方女人，單從外表看，你是很難判斷她的實際年齡的。她也許已經三十五歲或四十歲，但你卻認為她才二十或二十五歲。

顯然，她對鍾雄頗有好感，從機場去市裡的途中，她要他坐在雷鳥車後排座上，跟她挨在一起，問這問那。與自己有關的問題，鍾雄回答得小心翼翼，有時乾脆迴避。

但鍾雄明白不能惹客人不高興。吉姆斯說過，他的職責就是要讓顧客開心、高興。而這個顧客，無疑是吉姆斯的上賓。

中午吉姆斯在艾麗桑德拉下榻的「太陽神」大飯店設宴接風。

「太陽神」是座二十幾層高的圓形建築，是紐約城的一流飯店。第二十五層，有兩套豪華的可以用來接待總統級人物的居室。艾麗桑德拉佔用了其一。

宴會相當豐盛，人卻少，只有女顧客、鍾雄、吉姆斯和蒂妮。

自從離開哈萊姆區那幢破二層樓，鍾雄和蒂妮這是初次見面，按照吉姆斯的要求，蒂妮精心打扮過，楚楚動人，猶似一塊黑色的玉雕。由於她的到來，鍾雄的心情輕鬆了不少。在吉姆斯和艾麗桑德拉談話期間，他和蒂妮也趁機談了起來。

「我很想念你，鍾，說實話，那天你的行為給我留下了相當美好的印象。」蒂妮說。

鍾雄笑笑道：「那是次奇遇，我很感謝吉姆斯先生和妳的幫助。」

「你是個很正派的人，鍾，但願……」蒂妮頓了一下，瞥吉姆斯一眼，「但願你能很快適應紐約……」

「我會盡最大的努力的，蒂妮小姐。」

「如果有一天我去拜訪你和你那位美麗的情人，你不會反對吧？」

「你會受到眞誠的歡迎。我敢擔保妳跟佩韻能談得來。」

蒂妮給了鍾雄一個甜甜的微笑。

自從來紐約，除了佩韻，這張黑色的面孔是唯一使鍾雄感到親切的面孔。

吉姆斯給予他最實際的幫助，但他一直感到吉姆斯的面孔是陌生的。

鍾雄的職責是陪艾麗桑德拉，因此他坐在她身邊，頻頻陪她擧杯。

從她和吉姆斯的談話內容裡，鍾雄了解到她剛跟丈夫離婚，正在過着無憂無慮的單身生活。

「我的丈夫一心只想搞集體淫亂，整天跟一幫狗男女鬼混，還讓我也加入。呸，我眞恨那種事，我父親說我該出去旅遊，忘掉這個傢伙，他說得對啦，噢，我眞喜歡四處旅遊，特別是現在。」

艾麗桑德拉說一口法國腔的英語，可以看出她跟吉姆斯講話毫無顧忌，彷彿他們是至交親朋。吉姆斯對她說話也很隨便：「不過，我記得，妳過去也特別喜歡四處周游的，紐約……」

「紐約城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可你的人卻沒給我甚麼美好的記憶。」

艾麗桑德拉瞟一眼鍾雄，眉目間含情脈脈，臉上換了一副饑渴的神情，似乎要把他當做一道上等菜吃下去。

「哈哈哈，老朋友，這次你不會失望的。」吉姆斯也看鍾雄。

「但願這位東方美男子別像那些兔兒爺一樣地無能……」

艾麗桑德拉也笑了，她攬過鍾雄的肩頭，親切地吻吻他的面頰。

鍾雄立時滿臉漲紅。這副樣子反倒使女客人更加興奮。

她的酒量遠遠勝過鍾雄。後來在她的相勸下，他喝了幾杯濃烈的蘇格蘭威士忌，頭昏腦脹。只爲了履行職責、他才咬牙陪下去，心裡直盼着快點結束這宴會回家。

但艾麗桑德拉並沒有放走他的意思。吉姆斯和蒂妮乘車走後，她請鍾雄去自己房間。

「我一人呆在那麼大的房間裡，實在太寂寞了，親愛的。」她挽住鍾雄的胳膊說。

房間的確太大。會客室、起居室、娛樂室、小酒吧、卧室、洗手間，還有辦公室和供僕人或秘書休息睡覺的側室，面積足有兩百平方米。而且，令鍾雄目瞪口呆的是，這裡面有一方長四五十米，寬十五六米的室內游泳池。明亮的燈光把池水照得碧綠，清澈見底。

「親愛，如果你能陪我游泳，我會很高興的。聽吉姆斯說，過去你曾做過水手。和水手一塊玩水，我想一定會很有意思。」

此刻，艾麗桑德拉也站在了游泳池畔，她已經在卧室裡脫掉了那身價值幾千美元的巴黎時裝，換了身三點式超短比基尼泳裝。

「可是，我……沒帶游泳褲。」鍾雄爲難地說，其實，眞正令他爲難的是單獨跟這麼個幾乎赤裸的金髮女人在一起游泳。哪怕再多一個人在場，他也不會如此窘迫了。

艾麗桑德拉咯咯笑起來。酒後她的聲音變得有些沙啞。剛才在卧室裡，她已服用過可卡因，現在她顯得興奮異常，目光迷亂，扭動着臀部逼近鍾雄。

「你難道沒聽說過裸泳?呵，上帝，那滋味兒可是太妙了，來吧，寶貝兒……」

一時間，鍾雄被艾麗桑德拉這副放蕩無恥的樣子嚇傻了，拚命掙脫她的糾纏、惱火地說道:「夫人，你沒有權力對我這樣做。」

「權力?」艾麗桑德拉擺了下腰肢，又咯咯淫笑起來。

「我有權力命令我花錢顧來的男人去做一切我想做的事情，懂嗎?」

鍾雄憤怒地搖搖頭。

艾麗桑德拉攤開雙手:「上帝，吉姆斯眞是個混蛋，竟派了這麼個雙料傻瓜來伺候我，你是個閹人，還是同性戀者?難道你不明白，我僱你來的目的，就是陪我尋歡作樂嗎?」

現在鍾雄明白了，他在充當一名「男妓」的角色。一股怒火油然而昇，他眞想掐死這個放蕩的女人，同時心裡狠狠咒駡着吉姆斯。

「好吧，既然如此，我馬上去打電話讓吉姆斯換人來。哼，不識抬擧的東西!」艾麗桑德拉的激情冷卻下來，換了副冰一樣的面孔。

鍾雄心裡一陣不安。他不知道一旦他失去了這份工作還能幹些甚麼。他靈機一動，咬咬牙說:「得啦，夫人，我答應妳。」

「啊哈，這才是個好乖乖嘛。」

艾麗桑德拉轉怒爲笑，又撲向鍾雄。鍾雄一閃身，她驚叫着跌進池水，沒等她從水中冒出頭，他已迅速脫掉衣服，只穿了件短褲，縱身躍入池水裡。

「啊!天哪，你的跳水姿式眞美。去，再做一次給我看……」艾麗桑德拉氣喘吁吁地說。

鍾雄盡力不去看她那在水中不停地蠕動的裸體，然後爬上池沿。燈光下，他那身健美的肌肉暴露無遺，艾麗桑德拉發出快活的驚嘆。

游泳自然是一個水手的專長，跳水更是鍾雄的拿手好戲。過去在船上，他常站在高高的主甲板上，縱身躍過船舷跳入大海，在半空中做出各種姿式或動作，舒展、優美，像個職業跳水運動員。

此刻，他可沒興趣爲這個女人作表演。他只用心思琢磨怎樣能讓她高興但又避開同她的接近。

這次他加了助跑，高高躍起，身子斜橫着，越過艾麗桑德拉頭頂跳向池中心，並用足勁力潛游幾分鐘。

誰知剛浮出水面，他就被游過來的艾麗桑德拉抓住了。她似乎很會游泳，也很會在水裡調情。她氣喘吁吁地說:「來吧，寶貝兒，我告訴你怎樣在水裡做愛……」

鍾雄十分憎恨這個飽食終日，利用金錢來達到尋歡作樂的目的的女人，他打定主意好好教訓她一下。

他暗暗運足一口氣，猛地帶着纏在身上的艾麗桑德拉向池底沉去。十幾秒後，她開始驚恐地掙扎。池水透明，他看到了她臉上那種貪婪淫蕩的神色換作對性的渴望。再過幾秒鐘，她開始張大嘴巴，池水一口一口灌入她的胃部。

當鍾雄把艾麗桑德拉拽上池沿，後者已被灌得大腹便便。

自然，他不會讓她淹死的，只是想教訓一下這個恬不知恥的女人而已。

他將她頭朝下橫擱在池邊的睡榻上，她嘩嘩地大口往外吐水，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

他一言不發地穿上衣服，瞥了艾

麗桑德拉一眼，頭也不回地走掉了。

回到自己的公寓住室，他沒敢驚動正在午睡的佩韻。在這居室裡，他打電話給吉姆斯，劈頭就說:「吉姆斯，你把我當作甚麼人看待?我要辭職不幹了。」

吉姆斯哈哈笑着放下話筒，聳聳肩，轉身說:「呵，蒂妮，我眞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男人，天哪，他眞讓我哭笑不得。」

蒂妮穿了件白睡袍，正躺在那張有高級充水床墊的床上，幸福、滿足地瞧着高大健壯同樣只穿了睡袍的吉姆斯。

午飯後，他們離開艾麗桑德拉下榻的「太陽神」大飯店，吉姆斯好不容易才勸蒂妮來到他這所摩天大樓頂端的住宅。蒂妮不喜歡跟吉姆斯一起拋頭露面。以往她也來過幾次這裡。事先，吉姆斯總是把那些整天圍着他轉的女人趕走。這次也不例外。

住宅內外靜謐異常。此刻他們是在那間價值千萬美元的卧室裡。其實，這間房子裡一切都極盡世界之豪華，恐怕不止千萬美元。

吉姆斯把鍾雄的電話內容講給蒂妮聽，包括艾麗桑德拉怎樣戲弄他，他怎樣戲弄她。

「這個楞小子，竟然把被水灌飽肚子的女客人丢在那裡不管，一走了之，還鄭重提出要辭職哩。」吉姆斯又漫不經心地聳聳肩。

蒂妮從充水床墊上起身，給吉姆斯斟了杯酒，遞到他唇邊，嬌嗔道:「親愛的，你明明知道他是個老實的鄉巴佬的小伙子，而且很愛他的情人，怎麼能讓他去幹那種勾當呢?」

「可我實在不知道他還能勝任甚麼。我以爲他在那些性饑渴的娘兒們面前不會這麼縮手縮脚呢。你瞧，現在他給我惹下痲煩了。」

「你再派個人去不就得啦，艾麗桑德拉這等女人，我看甚麼男人她都不嫌棄。」

蒂妮滿臉鄙夷的神情，吉姆斯搖搖頭:「這個娘兒們的口味可不是甚麼人都滿足得了的。她這次來就是一心想嘗嘗東方美男子的滋味，而鍾雄恰恰是她中意的人選，如果她能就此放掉他，倒該謝天謝地了。」

正說着，電話鈴又響起來。吉姆斯朝蒂妮擠擠眼，摸起話筒。

「吉姆斯，馬上把你那個寶貝兒給我找回來。我要他……」是艾麗桑德拉氣怒的聲音。

「怎麼，還想再灌一肚子池水?」吉姆斯打趣說。

「我不在乎他的惡作劇。我喜歡他，快叫他來，我願意付他五千美元。」

「他會去的，我親愛的朋友。」

蒂妮對吉姆斯說:「親愛的，鍾雄救過你的命，你萬萬不可以逼他去幹他不願意的事情。」

「要是他改變主意，或者願意幹了呢?」

「不，他不會的。」

「好吧，讓我們像猜字謎一樣做一次遊戲吧，看誰說得準。」

吉姆斯走出卧室。躲避開蒂妮的耳目，在起居室裡用另一部電話機打了兩個電話，一個給艾麗桑德拉，另一個給鍾雄。

電話上，吉姆斯告訴他說晚上有時間，請鍾雄去他那裡研究一下辭職的問題。

十點三十分，雷鳥牌轎車接走鍾雄。在車上，一個彪形黑大漢告訴他，老闆正在「太陽神」飯店陪客人，要他們直接去那裡找。

鍾雄立刻意識到這是個陰謀，去那裡不會有好事的。但他清楚自己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他不可能是這個黑大漢的對手，這種人肯定是職業打手。

車開到飯店門前時，他的心情已經很坦然了。一路上，大半時間他都在思想着佩韻。下午回家後她問起他「導遊」的情況，怕她擔心，他說這工作很輕鬆，顧客也沒有甚麼無理擧動過份要求。剛才出門前，她依偎在他胸脯上，輕吻着他說:「我愛你，永遠只愛你，雄。」

從那雙明亮的黑眼睛裡，他發現了深深的憂慮和不安。他微笑着回吻她:「放心吧，佩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把我們的愛奪走。」

他說的是眞心話，而且充滿自信。

出乎意料，再次見到艾麗桑德拉，與先前在游泳池裡的她判若兩人。她衣冠整齊，儀表端莊，完全像她在機場上初次相見時那樣，一副貴婦人的派頭。

吉姆斯並沒在這裡，鍾雄倒不感到意外。

「很對不起，鍾，也許……我中午做得過份了點兒，現在向你道歉。」

艾麗桑德拉的話更令鍾雄驚訝，同時，他的敵意消失了大半。

「我們爲甚麼不能像好朋友那樣坐下來聊聊天呢?這點兒要求我想不算過份吧。」艾麗桑德拉指着會客室裡的沙發說。

鍾雄接受了她的建議。這時他又記起自己的職責。

聊天自然該有酒伴着。艾麗桑德拉把一杯上等法國白蘭地遞來，鍾雄沒有拒絕。這種酒度數不高，一兩杯他能對應得了。

一杯下肚，他的胃部有了種熱乎乎的感覺。漸漸，這種感覺四處擴展，傳遍全身，變成一種令人坐立不安的燥熱。隨即，他的大腦神經彷彿被特殊的東西觸動了似的，身上有了生理衝動。這種衝動不可抗拒，過去只能在跟佩韻情意綿綿時才會感覺到。

他口乾得很，又端起艾麗桑德拉斟滿的第二杯香檳。這時，他那模糊

的目光才突然發現，坐在對面的女人也正蠕動着身子，雙手在急促地解着衣服。她的眼裡，閃動着他已見過的那種貪婪的饑渴的性興奮。

他朦朧地意識到，自己果然上當了……

看着鍾雄的變化，艾麗桑德拉欣喜若狂。起初吉姆斯來電話說這個台灣人初幹這行當，沒有經驗，要有耐心。最好裝出一副正派女人的樣子，或者使用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得了手。

艾麗桑德拉心領神會，重新梳妝打扮。關鍵的是，她事先在那瓶法國香檳裡，滲上了隨身帶來的春藥。她對這方面很有研究，從台灣一種用鹿茸製的藥粉，到用甲蟲磨成粉的西班牙壯陽碱，還有她新近才弄到的PCPA和L一多帕。她從來都十分相信它們的作用。

顯然，這瓶特製的香檳達到了她預想的效果。這小伙子畢竟是血肉之軀，此時是不會對她這個千萬男人垂涎欲滴的身子無動於衷的。

於是她竟無顧忌地撲向鍾雄……

突然，她的胸脯被鍾雄手指上的戒指劃了一下，疼得她哇哇直叫。

她伸手要去拽鍾雄左手無名指上的那顆戒指。「寶貝兒，扔掉這個不值錢的東西吧，我會給你一枚價值連城的……」

這時的鍾雄勉强睜開發澀的眼睛，目光停留在自己的無名指上。心形的鑽石鑲在一塊藍寶石上，這是佩韻給他的結婚戒指。

「佩韻……佩韻……」他呢呢喃喃着，兩眼看着艾麗桑德拉猛然清醒過來。他終於明白這是在「太陽神」大飯店，在艾麗桑德拉的床上，她是個法國女人而絕不是他的佩韻……

「放開我，快放開我，滾，滾開……」

鍾雄憤怒地掀掉身上的女人，跳下床來。他感到天旋地轉，先前身上的燥熱化作一股股冷氣。

興頭上的艾麗桑德拉那肯罷休，又撲上來。

鍾雄惡狠狠地揮起拳頭，吼道：「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殺了妳！」

* * *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蒂妮專程去拜訪吳佩韻。

其實，完全是因爲鍾雄那些不可思議的舉動，才誘使她非要見這個台灣姑娘不可。

蒂妮是個善良而又忠於愛情的黑姑娘。她愛吉姆斯，但她並不是看得慣他的所有品行。他兇暴、殘忍，專門從事非法勾當，這每每令她想來不寒而慄。但他愛她，把她當做唯一的親人，這又令她感動。他們彼此誰也離不開誰，吉姆斯多次提出要跟她結婚，可她猶豫再三。成爲他的妻子，她無疑會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然而她不敢設想那將是怎樣的生活。如今，她只是他的情婦，分明知道吉姆斯跟無數個女人鬼混，雖然心裡也常嫉妒，可終能忍受。結了婚他再這樣她就不能忍受了。

當然，每次見面，吉姆斯都給她心滿意足的快樂，可狂熱的勁頭兒過後，她想得更多的是愛情。似乎，他們之間的愛情少了點甚麼。

她不明白，鍾雄爲甚麼會那麼忠於自己的情人，吳佩韻是怎樣使得鍾雄這麼忠實於她的？

幾天前的那個夜晚，鍾雄怒氣衝衝地在半夜闖進吉姆斯的住宅。聽完他和艾麗桑德拉之間發生的一切，吉姆斯承認蒂妮在這場猜字謎一樣的遊戲中獲勝了。但他對鍾雄的舉動既不理解也不欣賞。

「你知道，鍾，你失去了一次賺大錢的機會。」吉姆斯冷冷地說。

「我寧願餓死，也不會出賣我的肉體和愛情的。」鍾雄堅定地說。

這話感動了蒂妮。在她的勸阻下，吉姆斯原諒了鍾雄，並打算另給他安排工作。

奇怪的是，第二天艾麗桑德拉打電話來，請吉姆斯邀鍾雄去赴她的宴會。吉姆斯說鍾雄不會再見她的了。她聲音哽咽着說：「求求你一定請他來。我今晚就飛回巴黎，不會再糾纏他了，而且我有好多話要對他說。」

艾麗桑德拉的確說了好多話。蒂妮沒想到這樣的女人也竟會動感情。

* * *

「鍾，親愛的，請原諒我的一切。從你的身上，我終於發現這個世界上還有值得愛的男人。本來，我對所謂的愛情已經完全絕望了。在我眼裡，男人都是些只知道上床的色狼和無耻的騙子，他們不是看中我的肉體就是想奪我的錢包。過去，我也是沉溺於肉體的歡樂，自信能用容貌和金錢征服所有的男人。然而，現在你，鍾，用事實證明人間是有愛情的。我眞羡慕你那位佩韻小姐，她有一個多麼值得自豪的丈夫！謝謝你，鍾，忠心感謝你。等我再次舉行婚禮的時後，一定請你來巴黎，我將會擁有你這樣的朋友感到榮幸。」

臨行前，艾麗桑德拉送轉鍾雄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他婉言謝絕了。

蒂妮去找佩韻時，知道鍾雄不在家。自從艾麗桑德拉走後，鍾雄在辭職問題上有了猶豫。因爲吉姆斯並沒因鍾雄而失去艾麗桑德拉的友誼和酬金，所以再三鼓勵他繼續幹下去。現在他正在接待第二位顧客。

吳佩韻對蒂妮的來訪很是驚訝。她從鍾雄口中聽到過這個名字，且存有戒心。

很快，蒂妮的眞摯、坦誠消除了這種戒心。

彼此都發現，她們身上有些許多相似之處，盡管皮膚迥然相異。

然後她們談了各自的身世。這時，蒂妮才從佩韻含着淚的講述中，明白了這對戀人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

「我以爲我們之間最重要的，是靈魂的結合，只因如此，我們會永遠相愛，永遠信任。」佩韻自豪地說。

蒂妮感慨地點點頭：「難怪鍾先生對你那麼忠貞不渝呢。」

沉默片刻，蒂妮試探地問道：「你介意鍾目前的工作嗎？」

佩韻臉上立時被抑郁的神色籠罩了。她輕輕嘆了口氣，反問道：「我不明白，那位吉姆斯先生爲甚麼選中自己的救命恩人去做這種下賤的男妓，他到底是爲甚麼？」

「你……知道……」

「唉，他不肯跟我明說，顯然是怕傷我的心，可我不是看不出來的。但我相信他對我的愛，相信他不會被任何女人奪走。可你想像不到，他幹這種工作，內心裡該是多麼痛苦哇！」說着，佩韻的眼淚流了下來。

蒂妮的眼睛也濕潤了。她打定主意，一定要勸吉姆斯給鍾雄一份安逸、正派、有前途的工作幹。還有，她也有責任促使吉姆斯無論如何也要把佩韻從「多多」夜總會贖出來。

「鍾先生去過『多多』夜總會嗎？」她問。

佩韻想了想：「大概是去過了，不然他不會這麼急着找工作的，他肯定是不忍心再讓我在那裡賣藝賣笑了。可是……」

隨後蒂妮問起佩韻在「多多」夜總會的情況。她談得很少，只是有一件事，她說得多了些，而且充滿憂慮。

原來，這段日子裡，有個厚顏無耻的傢伙老去糾纏她。他就是她和鍾雄相識的「情人」單身酒吧的侍者葛克。

葛克先是打電話找她，約她去跟他幽會。後來又去「多多」夜總會，求她去和他住旅館，一次次遭到拒絕後，他開始耍無賴，揚言要弄清她和那個台灣海員的關係，到移民局去告發他們。當然，他說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會那麼做的，唯一的交換條件是她同意跟他上床。

佩韻的確害怕他告發她和鍾雄，只好陪他喝喝酒、跳跳舞，但絕不讓他親近，每次都是把他灌得酩酊大醉告終。

但她不知這樣的日子何時才能結束。如今，每晚葛克都在表演場的後台等她，像個幽靈似的，無論如何也甩不掉。

「我不敢把這事說給我的丈夫聽，怕他難過。他會一怒之下去找葛克打架的，那樣我這碗飯就吃不下去了，老闆也不會輕易放過他的。」佩韻憂心忡忡地說。

蒂妮擁抱着她，安慰道：「放心吧，佩韻，我會盡快想辦法，幫你解脫那裡的一切的。你們這對眞誠的戀人有權過安逸無憂的生活，有權享受愛的全部樂趣，相信我……」

就在蒂妮和佩韻促膝談心的時候，鍾雄正在陪第二位客人。

這是個更加放蕩的希臘姑娘，年輕美貌。她的父親相當富有，有足夠的錢供她周遊世界尋歡作樂。她那滿頭金髮和漂亮的臉蛋，曾使鍾雄猛地記起另一個希臘女人，「欲望」號上的埃莉諾婭。似乎，她和埃莉諾婭的唯一區別就是她根本不相信「愛情」這個字眼。

還是在「太陽神」大飯店二十五層那套豪華無比的住室裡，這位希臘姑娘一絲不掛地在地毯上蹦蹦跳跳，做出各種極富有挑逗性的動作。鍾雄是她來紐約後的第一個男人，她說今年她二十歲，所以每到一處，都要睡夠二十個男人以示慶賀。她希望這個東方男子能給她一個滿意的開端。

鍾雄原本以爲有了同艾麗桑德拉交往的經驗，就可以應付所有的顧客了，事實不然。

這次鍾雄主動邀她到游泳池裡去，可她搖頭表示對游泳池不感興趣，她感興趣的是浴盆。

所以當她拉着他往洗手間裡走的時候，鍾雄只好推說，他有急事需要出去幾分鐘，馬上回來陪她。

「好吧，親親，給你十分鐘。」

在電梯上，鍾雄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既然這些女人成心捉弄他，他也只好用這種方法滿足她們了。

在樓下停車場，鍾雄找到爲他開雷鳥車的司機，這是個中年黑人混血兒，因爲過去常跟吉姆斯出門，黑道上的事樣樣精通，而且有一批酒肉朋友，他很聽話樂意爲鍾雄效勞。

「邁克，你能找兩個朋友，去幫我完成這件事嗎？」鍾雄問，他已經把先前的情景告訴了司機。

「哈哈，我所有的朋友都樂意辦這件事，既然那位小姐這麼饑渴，我們爲甚麼不找兩三個去呢？他們的床上功夫可都是一流的。」邁克說。

「別的我不管，不許傷害她，不許偸她的東西，辦完事後馬上走開，一句話也不許多說。」鍾雄嚴肅地命令。

「OK！」邁克答應着，開車走了。

鍾雄在附近一家露天酒吧喝着飲料。幾分鐘後，他見雷鳥車返回停車場，三個黑大漢興衝衝地跑進「太陽神」飯店。邁克走過來朝他擠擠眼：「嘿，他們樂壞了！天啊，這回有那小妞好受的啦！」

足足過了兩個小時，那三個黑大漢才心滿意足地走出飯店，他們十分感激鍾雄，並請求以後有這等好事再找他們，隨叫隨到。

鍾雄不屑跟他們說話，直奔電梯。推門走進房間，裡面靜悄悄的。他心裡一驚，以爲那姑娘被弄死了。

其實，她正安然躺在卧室的床上，床上一片凌亂，她一絲不掛，頭髮

散亂，她對先前發生的一切感到滿意。

「哦，親親，過來坐下，讓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

在大半年的時間裡，鍾雄接觸了各式各樣的女人，貴婦人、寡婦、年輕姑娘，還有不少電影明星，他們語言不同，性格不一，但對他的要求是一致的：性滿足。

她們的目的從來就沒有達到過。

鍾雄竭盡全力與她們週旋，採用各種辦法躲避她們的瘋狂進攻，最後還須想辦法讓她們心滿意足，不再糾纏他。

為此，他常常累得精疲力竭。吉姆斯對他的工作越來越滿意，鍾雄卻越來越痛苦。

他想着自己的前途，但那幾乎是絕望的代名詞。

他實際上是一個美國的黑市居民，在美國絕不能得到任何的法律保障。就算有人把他殺了，殺他的人必定能夠逍遙法外。因為就算他的太太，亦不敢向警方報案。

他實際上是一個男妓，一個憑體格去賺錢的男子。女人憑體格去賺錢是妓女，男人憑體格去賺錢亦同樣是「妓」，典型的如假包換的男妓。

鍾雄開始有點恨吉姆斯了，雖然吉姆斯在利用他的同時，亦給他提供庇護。

他不敢回憶海上的歲月，因為那只會留給他更深的痛苦。

他唯一的安慰是返回他的住所，只有吳佩韻是他生命的一切，只有抱着她，他才能忘掉一切憂愁和煩惱。他更愛她。也只因為愛，他的苦悶才無邊無際。

他預感到，終究有一天，他會受不住這種生活的壓抑。

「我該怎辦？」他仰望蒼穹，這般捫心自問道。

＊　＊　＊

據葛克的計算，這個台灣舞女他已認識七、八個月了。認識一個女人這麼久還不能弄上手，在他看來簡直是奇耻大辱。

今晚，他打定主意要把她弄到手。

幾乎四五個月的時間裏，他天天從酒吧下班後，都要光顧那夜總會，耐心等吳佩韻出來跳舞，貪婪的注視她每個舞姿，每寸裸露的肌膚。每次都會令他產生某種衝動，恨不得大吼一聲，衝上台去，抱住她發洩一番。

他打定主意，今晚一定要把這妞兒弄上手。因此，他已經作好一切準備，他暗中串通了兩名光棍，答應若他們幫他成事後，就把那女孩子交給他們快活。

因此，吳佩韻表演完後，在後台就迎面撞上葛克和兩個醉鬼。

每次見到葛克，吳佩韻總是感到心煩意亂，這次也不例外。

「走呵，親愛的，去喝一杯。」葛克殷勤的道。

吳佩韻不敢拒絕，雖然以前她幾次拒絕，但當葛克威脅她要去移民局告發她和鍾雄，她就不敢拒絕了。

這次與上次不同，儘管吳佩韻頻頻勸酒，葛克卻始終頭腦清醒，口齒清晰，一面向她肆意的調弄。

兩名醉鬼在一旁，幫着葛克說話，大讚葛克如何有魅力，待女人如何溫柔，他們甚至說，葛克是美國紐約第一號美男子，拒絕過幾位美國小姐的求愛，卻只愛一個人。

吳佩韻的反應與過去一樣，不時低頭去看手錶。

離打烊還有半小時，葛克把吳佩韻拉進舞池。這次他加快了進攻的步伐，他把她緊緊的摟着，擠壓她的胸脯，用膝頭磨她的大腿。同時，他在她耳邊嘀咕，一會苦苦哀求，一會露出威脅，他要她明白，今晚若不滿足他的要求，她和鍾雄就必定完蛋。

「寶貝，不過是睡一覺吧，有甚麼可怕？女人只要嘗過我的滋味，她就必會死心塌地。」

吳佩韻不會在葛克面前屈服，但她害怕他眞的到移民局告發，如果這樣，她和鍾雄就眞的完了。

怎麼辦？除葛克外，還有兩個醉酒鬼，看來對自己也必有所圖，她有種劫數難逃的感覺了。

一曲終了，她藉上厠所的機會，打電話找吉姆斯，但沒找到。她想找蒂妮，但蒂妮那兒沒裝電話。

鍾雄肯定在家，但她不想他來，他會暴露目標，後果不堪設想，而且，他赤手空拳，也肯定不是葛克他們的對手。

她流淚了。

只有趕快逃走，躲過今晚再說。

然而，就在夜總會門口，她被等在那裏的葛克截住了。

「嘿嘿，寶貝，玩厭了麼？那好極了，我帶你去玩新鮮的玩意……」

葛克說着，攔腰抱住佩韻，兩名光棍漢一個上前幫着葛克，另一個打開停在門口的車門。

吳佩韻拚命掙扎，放聲大喊。

百老滙大街上，這時是凌晨四時，行人稀少，就算有人聽到看見，也絕對沒人上前，因為誰也沒膽量去惹禍上身。

吳佩韻的身子已被塞進車廂，葛克抱着她的雙腿拚命往裏面扭。

就在此時，一輛黃色的小車猛刹在這輛車前。

從黃色小車裏跳出來的，是怒氣衝衝的鍾雄和司機邁克。

鍾雄大吼一聲，揮拳擊向葛克的臉上，葛克慘叫着被摔出幾米遠。

吳佩韻哭叫着，撲進鍾雄的懷裏。

鍾雄是偶然路經此地的。

今天，鍾雄奉令陪一個意大利女

人。這女人很漂亮，金髮碧眼，目光溫柔，含情脈脈。

兩人進了酒店，在一間套房中，這個意大利女人卻把自己的衣服脫光了，一絲不掛躺在地上，她扔過一根細長的精製的小皮鞭，對鍾雄道：「打！打我，狠狠的打。」

鍾雄皺着眉，他瞧着面前這個光裸的美麗的女人，他下不了手。

女人卻尖叫着，哀求着，求鍾雄狠狠的打她。

鍾雄咬了咬牙，終於緩緩的舉起了皮鞭。

意大利女人的目光這時充滿激奮，渾身竟因期待而顫抖起來。

她有一副所有女人都渴求的美麗完美的身裁，就如上帝創造的一件精緻的珍品，但她卻甘心自我去糟塌毀滅。

女人的心理當眞不可捉摸。

鍾雄的皮鞭落下了，女人快活的大叫一聲，她猶如一頭母獸的動情，嚎叫着，尖叫道：「用力！用你的全部氣力，抽打我呀！打死我！」

皮鞭的力度加重了，鍾雄咬緊牙根。

一下，一下，套房裏响着皮鞭清脆的响聲，女人激奮的尖叫。

她仰躺在地上，身上滿佈交錯的鞭痕，血已把地上的毯染紅了，她卻嚶嚶而哼道：「太舒服了，太感謝你了，寶貝……」

鍾雄大叫一聲，扔掉皮鞭，轉身就逃。因為他知道，他再多留一分鐘，他一定會殺死這個瘋狂的意大利女人。

鍾雄沒有挨打，挨打的是那個瘋狂的女人。但打人的鍾雄卻被弄得精疲力竭。他再也不能忍受這種職業的瘋狂的刺激，他明白了自己的角色，這是一個最有侮辱性的字眼——男妓，比「娼妓」更無耻的職業。

他鑽進汽車。「去找吉姆斯……」他有氣無力的向司機邁克道。

邁克看看錶，已是午夜時分了，他勸鍾雄說，老板最討厭這時打擾他，有事明天再說。

然後，邁克又勸鍾雄到他的住所玩一會。鍾雄答應了，吳佩韻此時尚未回家，這時他很害怕孤獨。

邁克三十多了，還是個王老五，他喜歡女人的一切，不過卻不想結婚。

邁克的住所距百老滙大街不遠的另一條街道，那是一幢平民公寓，邁克便在第五層，室內只有一張床和電影錄影機。

鍾雄悶悶的喝酒。邁克心裏有點不安，他喜歡這個台灣人，他這位主人從不粗聲向他說話，而且女客打賞的錢亦決計少不了他一份。

邁克開了錄影機，他希望鍾雄變得快樂一些。

「這盒帶是秘密發行的，眞人表演，很刺激……」邁克介紹說。

這是一套典型的成人片，沒有配音，也沒有配樂，開始便是眞刀明槍的大戰。一面是男人興奮的叫喊，另一面是女人似乎不堪忍受的呻吟。

片中的環境卻很獨特，這是一座非常華麗的住所，就算在美國的上流社會，也不是時常可以見到。

片中的女人也似乎並非眞正的職業小電影角色，因為她多半只是猶如一具殭屍般的躺着，任由男主角瘋狂。

片中最精彩的鏡頭出現了，男主角逼女主角抽了一枝煙，然後女主角忽然變得興奮起來，男主角就更瘋狂，把女主角拚命的擠壓，直到女主角軟癱在床上，不能動彈。女主角清醒時，卻雙手掩面，痛哭失聲……

「停！不准放了！你這個混蛋……」

鍾雄的怒吼聲打斷邁克的注意力，但沒等他明白過來，鍾雄的拳頭已砸在錄影機上面。

錄影機停了，電視上沒了畫面，邁克的衣領被鍾雄扯住，非常有力，幾乎把邁克勒昏了，邁克拚命掙扎。

「說！這部片是哪裏弄來的？快說！不然我捏死你。」鍾雄吼叫着，他此時猶如一頭發瘋的雄獅。

「你……你怎的了？」邁克被嚇傻了，不知如何應對。

「說！」鍾雄的手捏住邁克的咽喉。

「好……我說，你先鬆鬆手……」邁克求道，幾分鐘後，邁克出去了，他去打聽這部片子的來龍去脈。不久，邁克回來了，他向鍾雄道出這部片的眞相。

片中的背景是一幢私人別墅，別墅的主人叫亞麥隆，是一位對女人特別有興趣的有錢人子弟。

這天他邀請了十幾名男女到他的別墅，這是一個瘋狂的派對。一個抽了大麻煙的女人當衆要求與亞麥隆較量一下他的做愛技巧。

亞麥隆興奮的開着了錄影機，說片中所放的，就是他的獨特的本領。片中所放的就是邁克和鍾雄此刻見到的內容。亞麥隆說，片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台灣的女孩子，而且曾經是他的妻子。

一位經營成人帶的製片商，見這部片子充滿眞實感，事後便偷偷的把這部片偷錄複製，再向外秘密發行。

鍾雄明白眞相後，要邁克送他去「多多」夜總會，邁克也不知道鍾雄到底欲幹甚麼。

鍾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欲幹甚麼。他只知道他非要馬上見吳佩韻不可，雖然他不知道他見了她時還能夠說甚麼。

鍾雄知道自己，直到這時仍然愛着她。

他記得他們的初夜，她曾經在激

情後對他說：「如果你知道我的過去，你會愛我麼？」

他當時斷然的回答：「會的，因為我知道你的內心，它是純潔、善良的心。」

現在，鍾雄看過那部成人帶後，他最強烈的意識是：亞麥隆！這個人必須死！不死不足平息他心中的怒火！

快到夜總會時，鍾雄才明白自己要見吳佩韻的原因，他要得到亞麥隆的地址，然後讓這個人在世上消失。

但鍾雄沒想到，他第一個想殺的，卻是眼前這個該死的葛克！

作孽多端　自食其果

夜總會裏一片混亂。

女人的尖叫，男人的咒罵。幽暗的燈光下面，幾個模糊的身影糾纏在一起，拚命扭打。

那是鍾雄、邁克與葛克他們的大混戰。

片刻前，被鍾雄打翻倒地的葛克爬起來，吼叫着撲向鍾雄，同時，在汽車內的那個醉鬼亦衝了出來，他們的手脚也很不錯。

這時，在暴怒中的鍾雄眼內，葛克就是那個見鬼的亞麥隆，他要與他拚個你死我活。

邁克也加入了戰陣。

吳佩韻怕鍾雄不是那三個美國佬的對手，她拚命的抱住鍾雄，苦苦哀求他快點跟她回家。她死死的拽着他的胳膊，這樣下來反而令鍾雄阻手阻脚。

葛克趁機揮拳擊向吳佩韻的胸部，一面狠狠的駡着下流話，鍾雄被逼走過來保護吳佩韻，這樣葛克的拳頭就落在鍾雄的背部。

「走開！快走開！」鍾雄暴怒的推開吳佩韻，把她一手推出很遠，一面向葛克衝去。

吳佩韻跌向邁克那兒，邁克趁機把她推入車內，從外面反鎖了車門。接着，又衝過去，助鍾雄一臂之力。

五個人，一場你死我活的大斷殺。

鍾雄根本沒打鬥的經驗，更沒學過拳術，他是憑一腔怒氣，以及一身氣力。

而且，葛克這面有三人，他只得兩個，纏鬥下去，吃虧的必然是鍾雄和邁克。

夜總會裏的人聞聲都出來瞧熱鬧，為爭女人大打出手，這幾乎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而且這也是一種額外的刺激節目。

但夜總會內負責看場子的人，卻容不得有人撒野，他們擁有與警察一樣犀利的武器……電棍和槍械。

當巡場趕到來時，鍾雄正騎在葛克身上，雙手揑着葛克的脖子，另外兩個美國佬卻狠狠的揍着鍾雄，逼他放手。

鍾雄毫無反應，他似乎只是一心要與葛克同歸於盡。

葛克雙腳亂蹬，眼球凸出，眼看就要被揑死了。

夜總會的巡場一擁上前，兩名大漢拚命把鍾雄拖起，葛克趁機爬起來就逃。

鍾雄猛一掙扎，掙脫了大漢的掌握，緊隨葛克衝進夜總會裏面的舞池。

邁克知道鍾雄闖禍了，他連忙打開車門，把吳佩韻放出來，要她快跟進去看看。

吳佩韻衝進去時，巡場握着電棍，正衝向扭打着的鍾雄和葛克，立刻，鍾雄和葛克便被電棍的強大電流擊昏在地上。

吳佩韻費了一番唇舌，才與邁克一道，把鍾雄接走了。

直到黎明的時分，蒂妮帶着吉姆斯的醫生來到吳佩韻的住所時，鍾雄仍然沒有蘇醒。

在電話中，吳佩韻只告知吉姆斯，說鍾雄受了傷，傷勢很重。

吉姆斯說，他要立刻去找蒂妮，因為她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這事。

蒂妮似乎比吉姆斯熱心許多，很快，她就帶着醫生趕來了。她看到鍾雄被打成這個樣子，她的淚水立刻流了出來。

在醫生為鍾雄治療時，吳佩韻才把事情的經過告知蒂妮。蒂妮歎了口氣，道：「他竟然這樣頑强！」

「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他！」吳佩韻哭道。

蒂妮搖搖頭，道：「不，他是為了愛妳，為了愛情，這樣的人，在這世上不太多了！」

醫生經過一番治療，說鍾雄一根肋骨被踢斷，但其他沒大礙，很快就會醒過來，因為他的體魄特別强壯。

她們一塊走到鍾雄的床邊，鍾雄的呻吟聲已少了，他昏睡着，身上纏滿了綳帶。

吳佩韻伏在他身上，淚水直流不斷。

蒂妮輕輕歎了口氣，說：「密司吳，你不能在夜總會呆下去了。」

吳佩韻這時才明白她和鍾雄處境的險惡，她驚道：「葛克會去移民局告發我和鍾雄！你說怎麼好呢？」

「我知道如何處理！」蒂妮想了想，斷然的道。

一個星期後，鍾雄和吳佩韻登上吉姆斯的一艘遊艇，駛去法爾島。

法爾島在紐約城不遠的海面上，與長島相望，是個避暑的絕妙去處。

但鍾雄和吳佩韻卻絕對不是去避暑，到底去幹甚麼，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離開紐約，離開這個可怕的大都會，無論到天涯海角。

經過醫生的治療，鍾雄已痊癒了，但吳佩韻知道，他心內的陰影永遠也沒法抹去了。

吳佩韻比鍾雄更多一份擔憂，因為夜總會的老板天天打電話來，要她回去，只要她答應以後不打算離開，就不會追究她的過去。那個該死的葛克，更威脅隨時會上紐約移民局，除非吳佩韻答應與他睡一個晚上。

幸而蒂妮求吉姆斯，派人日夜守衛吳佩韻的住處，才不致發生意外。

在鍾雄被打傷的第二天，蒂妮對吉姆斯的冷淡生氣了，她對吉姆斯道：「你對鍾雄太不公平了！」

吉姆斯嘻嘻笑道：「我如何不公平？」

蒂妮道：「你知道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他愛吳佩韻勝於他自己的生命，卻偏要他去幹男妓的勾當！更不肯花點錢去救出那位可憐的台灣姑娘！」

吉姆斯打斷蒂妮的話道：「鍾雄是個人材，培養一下很有前途，但他必須拋棄東方人那種倫理道德感，才能在美國立足！」

蒂妮道：「但你辦不到這一點。」

吉姆斯點點頭，道：「因此我不能讓他的情人脫身，一旦她獲得自由，他們就會遠走高飛，我的心血就白費了！」

蒂妮咬牙道：「但你不能這樣對待這兩個可憐人吧？你就不能把一點點憐分給他們麼？」

吉姆斯盯了蒂妮一眼，「不是連妳也喜歡了這個台灣水手吧？」

蒂妮苦笑，「不錯，我喜歡他，但這不是情愛，因為我喜歡的是他的義氣、善良，他就像一張白紙，根本就不知道這世上的險惡。而且，他應該被人愛，因為他愛別人，當日他冒險救你，那是否也是情愛？」

吉姆斯沉默了，好一會，他問蒂妮道：「那麼，他希望得到甚麼報答？」

蒂妮道：「不是他要，而是我希望他能得到！」

蒂妮把鍾雄和吳佩韻的情形告訴吉姆斯。

吉姆斯想了想，終於道：「好吧！我答應了！很快那個葛克就會閉上嘴了，除非他不想活了，我也會設法讓那台灣女孩子獲得自由。」

蒂妮道：「但他們必須離開紐約！不然，他們依然兇多吉少！」

吉姆斯道：「那好辦，就送他們去法爾島吧！」

＊　＊　＊

鍾雄站在遊艇的甲板上，眼看着自由女神像從眼前閃過，他的目光停在碼頭的一角，不久前，他的貨輪就是泊在那裏。

鍾雄心中一陣酸楚，他的眼濕了。

「你在想甚麼？雄？」吳佩韻走近，依偎在他胸前。

他摟住她，猶如擁住自己的整個生命。

「我永遠，永遠愛你！」吳佩韻輕聲的喃喃道。

＊　＊　＊

法爾島。

大西洋的水流環繞着這片狹長的綠洲。

陽光下面是金色的海灘，綠色的樹林，無邊無際的藍色的海水。

島上絕對禁止汽車行走，甚至連單車、摩托車也不准靠近海灘地區，因為法爾島最吸引人之處，就是它已回復了大自然的美麗。

前來島上渡假的人，都是無憂無慮的人。

鍾雄和吳佩韻卻是唯一的例外。

遊艇開走了，消失在地平線上。鍾雄和吳佩韻站在岸上，呆呆的凝視着海面，海天連成一色。他們自由了，但自由後的日子怎麼過？這就必須靠自己了。

「雄？我們去哪？」吳佩韻緊靠着鍾雄道。

他吻了她一下，道：「先找個地方住下，我去找工作，總不會餓死的！」

法爾島上多半是豪華的酒店，但吳佩韻堅持隨便選一間便宜的就算了。

他們住進了一間名為幸運之光的小店。這裏離海不太遠，地點偏僻，專供那些偷情幽會的男女居住。有三層，幾十個房間，全都是木料結構，充滿熱帶風味。

他們的住所在二樓，那是一廳一房的小居室。雖然沒有紐約城的繁華，但窗口外面便是藍色的海洋，充滿大自然的美。

沒有甚麼可以裝飾房間，他們幾乎連行李也沒有。

離開紐約時，吳佩韻寫了封信去律師樓，把那套房間退掉了，他們只帶了隨身的物品。

蒂妮曾勸他們收下吉姆斯送的一萬美金支票。但鍾雄拿出埃莉諾婭送的那張沒填寫數目的支票，它可以令他獲得任何數目的錢。

「但我連一美仙也沒提取，今後，我也決不會用它！」鍾雄說。

吉姆斯打算打個電話去法爾島，要哪裏的朋友安排鍾雄在娛樂場工作，以保證他的安全。但鍾雄道：「不，吉姆斯先生，你為我做的，已經太多了，我恐怕我以後也沒法報答了！」

吉姆斯笑了，他拍拍鍾雄的肩膀，道：「你夠朋友！但你會知道，在法爾島，你的工作，也離不開女人的糾纏！」

很快，鍾雄就發覺，吉姆斯並沒有誇大其辭。

鍾雄出去找工作，每天起碼有十次碰上女人的挑逗。

在路上走着，會有人忽然在背後拍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一

個三點式的金髮女郎，向他挺起乳峯，笑着道：「你好！認識我麼？昨天我們已見過面啦！」

有時，甚至會有幾位打扮如學生的女孩子，一擁而上，嘻嘻的向他笑問：「有興趣和我們一道，玩一次集體遊戲麼？」

海灘上的裸體沐日光的女郎也隨處可見。鍾雄走過時，這些伏着身子曬陽光的女人，會突然翻過身來，格格的笑道：「請你說，我這對寶貝美麼？」

在法爾島，憑自己的努力去找工作並不容易，一連數日，鍾雄都是空手而回。

吳佩韻告訴鍾雄，她和旅店的老板熟悉了，老板願意請她去做中國菜式，月薪一千美金。但鍾雄堅決不答應她出去工作，因爲他發誓決不能再讓她墮入這花花世界的陷阱中了。

吳佩韻說：「就算你找到工作，我也不能閒着呀！」

鍾雄不答，他把她緊緊抱在懷裏，吳佩韻是他的一切，他猶如視爲自己的生命。

夜深了，他們相擁着，躺在床上，窗外是陣陣海濤聲。

「我……我想我們該有個孩子了，雄，你知道麼？我很想有個孩子……」吳佩韻輕聲喃喃的說。

鍾雄心中一陣痛苦，「好呵！但要等找到工作，孩子不能再像我們吃苦了！」

半個月後的一天。

鍾雄心情苦悶的向海灘走去。他見了大海，心中忽然有下水的念頭，他這個水手，大半年沒下水了，這成甚麼樣子？

鍾雄脫掉外衣、長褲，只穿一條尼龍泳褲，向海灘走去。他的標準型男子體態更具誘惑，沙灘上，不少女人支起身子，直勾勾的盯着他，盯着他的臉，他的胸，他的大腿，以至他的下腹部。

對於這些，鍾雄已習以爲常了，因此他倒並不覺得有甚麼感覺。

他做了幾下熱身動作，正要扎進水裏，突然，他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從海面的遠處飛上岸上來：「救命呵！」

聽到呼救聲，沙灘上許多人都躍了起來，紛紛跑到水邊，但卻沒有人動作，大概多半人都在衡量，自己是否有水中救人這份本領。因爲水中救人可絕非說笑，那是任何人都不敢輕易冒險的。

泳場本來有救生員，但此刻他們卻不幸已被酒灌醉了。

鍾雄向海面掃了一眼，憑他水手的目力，他清楚的見到，在距岸上千米的海面，有人正揮着手臂在掙扎，時浮時沉，顯然已到危急關頭。

鍾雄想也沒想，便跳進水裏。他的身形和姿態以及速度，立刻引起了泳場所有人的注意力。

溺水者是一位金髮女郎，身穿三點式泳衣，在藍色的水中特別顯眼，她繼續掙扎着，呼聲卻越來越弱。

鍾雄游近時，她雙目緊閉，手足亂抓亂蹬，立刻就要沉下去了。

鍾雄一躍上前，他疾伸出手，抓住女郎的金髮，左手托住她的腰肢，猛一發力，便把她平舉出水面。

金髮女郎變得安靜了，這使鍾雄減少了危險。很快，他就把她拖回岸上來了。

鍾雄把金髮女郎放在岸上的一張沙灘席上，這時許多人都圍了上來，搶着替女郎做人工呼吸。沒有危險性的英雄救美，是男人特別喜歡幹的事。

鍾雄知道，女郎只是喝了幾口水，並無甚大礙，因此他先退出來了。

「朋友！有興趣和我談談麼？」

這時，鍾雄的後面忽然有人喊住他，這是一位滿面笑容的老人，而且是泳場的主人，如果在他的泳場有人被淹死，他的生意必然大受影響，那他的笑容就絕不會如此好看了。

* * *

第二天一早，鍾雄就以職業救生員的身份，出現在泳場的沙灘上。

泳場的老板以每月三千美金，另外提供一幢住宅他使用。

這是一種不能抗拒的優厚工作，而且也很適合鍾雄的身份，他是無論如何不能拒絕的。

鍾雄自然也知道老板的心思，因爲只要他穿着泳褲出現在海灘，那些女客人就絕不會感到寂寞。

吳佩韻對鍾雄這份工作，也有點猶豫，她害怕她因此會失去他，但後來還是點頭答應了。

「但，你不怕那些女人麼？」鍾雄爲難的說。

「你怕我見到那些女人追求你，心裏難過麼？」吳佩韻微笑着說：「放心吧，我相信你，永遠愛你！」

這之後，鍾雄和吳佩韻就離開「幸運之光」旅店，搬進那幢別墅。

鍾雄工作很簡單，有人游泳，他要保證泳客的安全，有人要學游泳，他就要負責教練。但也很煩悶，每天他總是最先來到，最後離開。連午飯亦要在泳場吃，靠吳佩韻提飯盒來。

最令鍾雄頭疼的，是那些膽子大得驚人的女孩子。她們要他教游水，卻把乳房和屁股緊貼鍾雄的胸部和大腿。

有時，她們甚至會游到深處，把僅有的三點衣料扯去，再高呼救命。待鍾雄趕到時，她就會用手摟着他的脖子，雙腿叉開，挾在鍾雄的腰間，然後睜開眼睛，俏皮的問道：「這是否叫水中做愛的姿勢？」

有一次，有位女孩子甚至很認眞的對鍾雄說：「答應我做你的妻子吧？我會令你快活如神仙的！」

這個女孩子，就是當日鍾雄從水中救起的那位紅泳衣女郎。

她叫妮柯爾，她忘不了鍾雄的救命之恩，自然，也忘不了他的男性的美態。

好一會鍾雄才記起有這樣一回事。

「我終於找到你了！」妮柯爾拍手笑着，陪鍾雄上了堤岸，走到大路上。

「爲甚麼不去喝一杯？我知道前面不遠有一間很好的酒吧。」她熱情的提議說。

「不，對不起，天太晚了，我要回家了！」

「你住哪？我去你那裏吧，這一晚我會令你快樂的！」

「不，再見。」鍾雄走了。

第二天一早，妮柯爾又出現在泳灘上，她依然是昨晚的那一身裝束，體態優美，充滿活力，她絕不會超過十八歲。

她發現了躺在救生椅上的鍾雄，立刻走過來。

「喂，先生，我叫妮柯爾！」她向鍾雄伸出一隻手，一本正經的說。這把鍾雄惹笑了。

「我以爲你不會向女孩子笑的！」妮柯爾在鍾雄身邊坐下，格格的笑着道。

鍾雄覺得妮柯爾有一份純眞，因此也就把自己的身世向她說了。自然，在法爾島之前的那段經歷，他略過去了。

「呵！眞好！怪不得聽人說法爾島泳場有個東方美男子救生員，原來是你！」妮柯爾快話的叫着跳起來，頑皮的摘掉鍾雄的黑眼鏡。

「走呵！再到水裏救我一次！」她拉起鍾雄不由分說就往海邊跑去。

鍾雄跟她下了水，他驚奇的發現，妮柯爾的泳術好極了，不用力，他亦趕不上她。

妮柯爾不住扭頭笑鍾雄趕不上她，但當鍾雄趕上來時，她就鑽進水裏，潛游一段才浮出頭來。

鍾雄被她的調皮逗樂了，便有意讓着她，但當她鑽進水裏，許久不見時，鍾雄嚇壞了，兜着圈子找她。

她突然在後面把他抱住，忘情的輕聲道：「答應我，讓我做你的太太吧！我一定會使你快樂的！」

鍾雄輕輕把她推開了點，說：「我已經有太太了，妮柯爾小姐。」他哄小孩似的說着，他不想欺騙這位單純的女孩子。

但妮柯爾立刻流淚了，「不！你騙我！你沒有太太！告訴我，你是騙我，你沒有太太！」

「中午午飯時，你就會見到她了！」鍾雄微笑着說。

這話說出口，鍾雄就感到後悔了。因爲從這一刻開始，妮柯爾就寸步不離的跟着他，非要等到見她不可。

終於，妮柯爾見到送飯來的吳佩韻了。她馬上上去抱住她又叫又笑：「天哪！我從來沒見過你這麼漂亮的美人呵！你眞可愛，怪不得他對你這樣忠實！」

笑着，她突然雙手捂住臉孔，在沙灘上一蹲就哭起來。「你眞幸福，有這麼好的丈夫！他……眞好，我多麼想和他……」

她猶如一個頑皮的孩子，鍾雄和吳佩韻反倒過來要安慰她。

逐漸地，妮柯爾的情緒平靜下來了，吳佩韻便熱情的邀她到家中去玩。

妮柯爾高興的跟吳佩韻走了。

鍾雄這才鬆了口氣。這時已是下午三點了，他感到有點倦，便倚在睡椅上閉眼休息。他的眼前浮現妮柯爾嬌憨的面孔，還有在紐約的蒂妮。

鍾雄覺得，這世上也並非沒有善良的人性的東西。

不知不覺，鍾雄睡着了。直到有人大笑着在他身邊走過，他才猛醒過來。

這時走過的男子向這邊扭回頭，鍾雄的心突突一跳，他發覺他似乎見過這人，但他到底是誰，他卻不知道。

他呆呆的看着那男子把身邊的女人扔進水裏，然後二人摟着調弄着，一起朝海裏游去。

鍾雄一直注視着這對男女，他打算等他們回來時再辨認清楚。但一會後，一艘華麗的遊艇便駛近他們，二人爬上去，男的把女人抱進艙裏去了。

* * *

吳佩韻獨自留在家中，這時還只是上午九時，中午，她才送飯去沙灘，這是一段很空閑的時間。

泳場主人供給的這幢別墅，算得上是法爾島的高級住宅了，因爲能夠上這兒租住的男女，多半非富即貴。

這天早晨，送別鍾雄後，吳佩韻又回到樓上臥室躺下。突然，她感到周身困倦，接而頭發暈，惡心，後來禁不住嘔吐起來。

她想了想，一陣欣喜浮上心頭，她明白自己終於有了孩子了！

想到孩子，她就改穿上三點式泳衣，出到陽台，她要讓孩子自小便感到陽光的溫暖。

陽台很大，四周擺滿了她精心培養的熱帶植物。

「HELLO！」一個女聲把她喚醒，她睜開眼，發現對面的陽台上，有一位女郎正在向她招手。

這女郎渾身上下只有一條短短的泳褲，上身卻連乳罩也沒戴上。她是昨天才租住那幢別墅的，她身邊自然有一位男子。

自她們搬進去後，吳佩韻就聽到從她們日夜的浪笑，呻吟聲。有時在

深夜也會响起女人的瘋狂般的尖叫聲。吳佩韻被逼把窗子關得密不透風，減少那些聲浪的鑽入。

吳佩韻不想與這種女人打交道，因此只向這女人招招手，禮貌的回答一句，就不再理睬她，閉上眼養神。

兩面的陽台相隔不到三十米，那邊的聲音她是逃不脫的。幾分鐘後，她就聽到那女人放浪的笑聲，以及一個男子充滿慾念的怪笑聲。

吳佩韻渾身一顫，因爲這種笑聲她太熟悉了！她睜開眼，朝那面望去。

這時那男子正握着女郎的雙乳，肆無忌憚的調弄。突然男子扭頭朝這面瞧一眼，眼珠一動不動了，直勾勾的盯在吳佩韻的身上面。

吳佩韻猛地把頭扭向別處，她用手捂住嘴巴，才沒驚叫出聲。

因爲那男子正是她的前夫亞麥隆！

吳佩韻逃跑似的奔進屋內，手按胸口半天說不出話來，老天，這混蛋爲甚麼會在這裏出現？

她懷着僥倖心理，扭頭再在窗口向那西邊望了一眼，她再沒半點懷疑了，果然是那個曾經瘋狂折磨玩弄她的混蛋！

整整一個上午，吳佩韻的情緒都陷在無法擺脫的痛苦回憶中，以至她第一次延遲了給鍾雄送午飯。

提着飯盒走在路上，吳佩韻一直在考慮是否把亞麥隆在這裏的事告訴鍾雄。她深知鍾雄極之憎恨亞麥隆，因爲他曾經殘酷的折磨她，就算是折磨他自己，他也決不會如此憤怒。

鍾雄若知道亞麥隆在這島上，天知道他會幹出甚麼傻事！一個葛克已夠麻煩了，但葛克不比亞麥隆，若惹怒了他，她和鍾雄均再難在美國任何地方立足！

到法爾島後，當鍾雄偶爾提起亞麥隆，她就連忙又岔開話題，她希望他不要再闖禍，逐漸把那混蛋忘了。

因此，想來想去，吳佩韻覺得還是不告訴鍾雄，反正亞麥隆不會在法爾島長住，說不定很快就會滾回紐約城去了。

見了鍾雄，吳佩韻如平時一樣，與他一道吃午飯，還問妮柯爾來了沒有。自前次她把她帶去家中玩後，她倆已成了好朋友，三人常在一起吃午飯。

鍾雄說妮柯爾今天上午沒見他，他打量了她一番，很認眞的說：「佩韻，告訴我，你今天的神色不好，臉又蒼白，爲甚麼？」

吳佩韻心中一震，不自禁的摸摸面頰。突然，她想起甚麼，伏在鍾雄的耳邊耳語幾句。

「眞的？」鍾雄瞪大眼睛。

「眞的，騙你幹嘛？」吳佩韻用拳頭擂了鍾雄一下，羞紅了臉。

「好呵！」鍾雄大叫一聲，扔掉手中的火腿三文治，雙手抱起吳佩韻，在沙灘上急促的轉圈，邊轉便叫道：「我有兒子啦！我有個小水手啦……」

吃了午飯，吳佩韻依然不肯離開，因爲她怕回去撞見那人。

直到有人來請鍾雄去教游泳，吳佩韻才不得不回去。

剛回到別墅，她就發覺陽台的藤椅上躺了個男子，她扔下飯盒跑過去，卻嚇得差點昏過去。

在藤椅上吐着煙圈的，正是那個混蛋亞麥隆。

「眞沒想到，你比過去更富魅力了！」亞麥隆吐出一口煙霧，笑嘻嘻的睨着吳佩韻。

吳佩韻渾身發顫，雖然亞麥隆依然如往日的英俊高大，但他的眼神充滿邪惡。

「怎麼？不認識我了？你和我身上還有甚麼秘密可言？」亞麥隆站起來，向吳佩韻逼過去，一面邪氣的淫笑。

「別過來！」吳佩韻尖叫一聲，連連後退。

「別發火，我們不是夫妻麼？」亞麥隆道。

「哼！我們之間還有甚麼可說的！難道你折磨我還不夠麼！」吳佩韻憤怒的尖叫道。

「你還是這樣，寶貝，一生氣就更美！我恨不得馬上就和你再上床……」亞麥隆邪笑道，又向吳佩韻逼過去。

「你……你要幹甚麼？」吳佩韻叫道。

「很簡單，我們再快活一次！就一次，難道過去給你的樂趣你都忘了嗎？」亞麥隆這時被吳佩韻更成熟的體態挑起了强烈的慾火，他有點按捺不住了。

「不要再逼我，小心我丈夫殺了你！」吳佩韻握緊雙拳，咬牙切齒的喊道。

「你丈夫？嘿嘿，就是那個窮鬼台灣水手麼！一個持假護照的黑市人！」亞麥隆不屑的撇撇嘴道。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的更多，包括你們在紐約的一切，一切！」

「誰告訴你的？」

「你還記得葛克吧？他現在不幸斷了一條腿了！」亞麥隆邪笑道：「他還托我向你問候呢，寶貝！」

老天，原來葛克與亞麥隆這兩個大混蛋，竟湊到一起了！吳佩韻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你……你們到底想怎樣？」吳佩韻虛弱的道，想到她和鍾雄的命運都被人捏着，她反抗的勇氣就幾乎失去了。

「沒甚麼，寶貝，只要我在，葛克是不敢亂來的。至於我嘛，只要你答應繼續玩那種遊戲，那就成了！條件不算苛刻吧？」

亞麥隆說着，跨前一步，伸手捏住吳佩韻的乳峯，放肆的揉搓着，他

發覺，這兩個寶貝兒更豐滿更有彈性了。

「不！」吳佩韻起初軟軟的不知如何是好，但亞麥隆的無恥令她憤怒了，她不顧一切的尖叫，撥開亞麥隆在胸上的毛手。

亞麥隆邪笑着，正要把吳佩韻推進屋內，忽然對面那光裸的女人話聲傳了過來。

「打令！你在哪裏？」

「我在跟一位夫人說話，我馬上就回來……」亞麥隆只好把慾火按捺住，「那條件你考慮，最好不要告訴你那個窮水手，不然，哼，有你們的好看！」亞麥隆對吳佩韻威脅說。

亞麥隆吹着口哨走了。吳佩韻軟癱在藤椅上面。

到傍晚，在鍾雄返回前，吳佩韻偷偷的寄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寄給紐約那位黑姑娘蒂妮的。

在絕望與痛苦中，吳佩韻只好向蒂妮求助，因爲蒂妮的背後是勢力强大的吉姆斯。

* * *

鍾雄卻另有自己的打算。在吳佩韻寄信給蒂妮的當天下午，他就特地買了一把匕首，他發誓，等到亞麥隆，一定要給他厲害瞧瞧。他本來欲置亞麥隆於死地，但殺了人，他和吳佩韻必定劫數難逃，吳佩韻已有孩子，爲了她和孩子，鍾雄只好打消殺人的念頭。

要尋着那個似曾相識的人，鍾雄並沒有多大把握。

但他與妮柯爾在利奧酒吧飲酒時，又一次見到那男子的身影。

鍾雄連跳舞的興趣也沒有了。他把妮柯爾扯到一邊，悄聲道：「有辦法替我打聽這人的底細麼？」

妮柯爾向那男子瞥了一眼，道：「他是個色狼！在海灘，他就想勾引我上床！」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我根本不感興趣。」

「我想知道這人的來歷和姓名，你能幫個忙嗎？」

「這很容易！但……咦？你這是甚麼意思？想趁機把我撇開麼？」

「不，絕對不是！妮柯爾，這對我是很重要的事！」

「那好吧，明天我給你消息。」

第二天一早，鍾雄就見妮柯爾和那個男人在一起了。

二人先在沙灘坐了一會。妮柯爾穿了一件極短的泳衣，這把她身裁更顯得玲瓏浮凸。

她倚在那男子的身邊，說笑着。但當那男子的手向她的要害部位伸過來時，她卻哈哈的笑着避開了，這更把那男子挑逗得要死。

然後就下水游泳。

妮柯爾的泳術顯然遠勝那男子，她哈哈的笑着，一會潛下水裏，拉他的腿，一會又竄起來，把他的頭按下去，那男子不久就顯得精疲力竭了。

他們上了一條豪華的游艇，這是鍾雄目前曾見過的那艘游艇。

一會後，妮柯爾大笑着從艙裏跑了出來，那男子赤裸的追出來。兩人追逐到船邊，妮柯爾縱身一躍，就跳進水中。那男子在艇上急得大叫大跳，卻又不敢貿然跳進水裏，因爲他知道在水中他絕對不是妮柯爾的對手。

很快，妮柯爾就悄悄的游了回來，小貓般一步跳到鍾雄面前，笑得喘不過氣來。那男子被她貓捉老鼠般戲弄，這情景她想起來就忍不住大笑。

鍾雄卻沒妮柯爾這樣心境，他忙問道：「怎麼樣？打探清楚了麼？」

妮柯爾直起笑彎了的腰肢，喘了口氣，才道：「早弄清楚了！他叫亞麥隆，是紐約人，老天，他可眞是一頭典型的大色狼，在甲板上就想和我做愛……」

妮柯爾話音未落，鍾雄已騰地從躺椅上跳起，他的臉孔漲得通紅！

「你怎麼啦！」妮柯爾吃驚的瞪着鍾雄道。

「沒甚麼，妮柯爾，我只是想提醒你，千萬別再和這人打交道！」

「爲甚麼？這很刺激嘛！」妮柯爾道。

「他是一頭魔鬼，折磨女人成癖的魔鬼！」鍾雄道。然後，他就沉默了，整整一個上午，他沒有再說話，更藉故把妮柯爾支走了。

中午十一點，鍾雄向泳場管理員告假，趕在吳佩韻送飯前回到住處。

鍾雄走近自己的別墅，猛聽得陽台上傳來吳佩韻憤怒的尖叫聲，和男人的邪笑聲。抬頭一看，吳佩韻正與那見鬼的亞麥隆扭打在一起！亞麥隆攬住掙扎的佩韻，拚命想扯開她的乳罩！

就在此時，一隻鐵拳已從天而降，狠狠的擊在亞麥隆的鼻樑上，亞麥隆慘叫一聲，飛到陽台的一角。

鍾雄撲過去，把亞麥隆壓在身上，掄起拳頭，狠狠的痛擊，不一會，亞麥隆就鼻青眼腫，血肉模糊。

終於，亞麥隆呻吟着求饒了。

恰好這時鍾雄聽到吳佩韻的哭叫，這一下子把鍾雄的理智喚醒了，爲了她和孩子，他絕不能成爲殺人犯。

「今天饒你不死，但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亞麥隆艱難的點點頭。

「不准再惹我的太太！聽到沒有？」

亞麥隆咬牙點頭，他自然知道，在這個時候他不答應，那是拿自己的小命開玩笑了。

鍾雄扯起亞麥隆，飛起一腳，踢在亞麥隆的屁股上，大喝一聲道：「滾！滾出去！」

亞麥隆滾了，他果然是跌跌撞撞的滾了出去。

但鍾雄很快發覺，他今回是撞在

馬蜂窩上了。

如今的亞麥隆已非昔日的花花公子，他經一段時間的打滾，已成了紐約黑手黨的小頭目，他有財有勢，連紐約的大哥大亦給他幾分顏面，他栽在一個窮台灣水手手上，這口氣他如何咽得下去？

亞麥隆的身邊雖然從來不缺女人，女人的一切放浪他都嘗試過了，但他絕忘不了一個女人的餘味，這個女人的羞怯，更能挑起他瘋狂的性慾，這個女人，就是他的前妻吳佩韻。

當天晚上，亞麥隆的一臉怒火，無處發洩，便把一名應召的黑種女人帶上遊艇，瘋狂的折磨她，直到這名黑女孩子昏死過去。

然後，經過瘋狂發洩的亞麥隆才安靜下來，與他的手下商量狠狠報復的辦法。

一連三天，大雨傾盆而下，狂風橫掃法爾島。

海灘上絕了人跡，人們都躲進室內去了，到狂風漸散時，人們又不甘寂寞，紛紛從室內擁了出來。

在離岸很遠的櫻桃林裏，一班男士猶如印第安人般裝束起來，披着獸皮，插着羽毛，在灘上跳舞。女士們也來了，加入狂歡中，最後就猶如原始人般，在林中露天做愛，瘋狂作樂。

這羣男女的其中一個，便有那位船長的太太埃莉諾婭。

最初，在妮柯爾看來，埃莉諾婭必然是一位發瘋的女人。

妮柯爾到海邊去，因爲她喜歡看雨中的海景，自然，更主要的是想見鍾雄。

但鍾雄自那天與她分手後，就不見他出現在海灘。問那些管理員，說他是告假了。妮柯爾又不想到鍾雄的別墅，因爲她發覺自己越來越喜歡鍾雄了，她害怕見到他與吳佩韻的親熱，她怕自己控制不住，會撲過去與吳佩韻爭她的丈夫。

離岸上不遠，停着亞麥隆的游艇。她不會認錯，因爲就在這艘游艇，她的動作稍慢的話，她就會被赤裸的亞麥隆壓在床上了。

鍾雄聽到亞麥隆這個名字時的暴怒，也令妮柯爾驚奇，鍾雄的告假，是不是與這個亞麥隆有關？

在利奧酒吧，她再次見到亞麥隆，他的後面有兩條大漢跟隨，他的臉上青一塊腫一塊，顯然是被人一頓狠擊，是誰把他打成這副模樣呢？

這一切，妮柯爾都極想知道。

這時，亞麥隆又醉薰薰的，正向一位金髮女郎大獻殷勤。

這位金髮女郎別具風韻，雖然年齡稍長，但風姿依然，顯然把酒吧的其他女人都比下去了。

忽然，妮柯爾又聽到金髮女郎與亞麥隆的對話。「你喜歡游水嗎？我這個男子漢，可以做你的義務教練！」

「不到十歲，我已經可以空手橫渡太平洋了！」金髮女郎微笑道。

「那你可以到我遊艇上玩呵！我敢擔保你一定感到快樂！」

「怎麼？但對不起，我父親是希臘的大船王，我就是在他的遊艇上長大的，那還是世上最豪華的遊艇！」金髮女郎微笑道。她的不凡的氣度把亞麥隆懾住了，不敢過份放肆，只好藉故走開，去勾引另一位女郎去了。

妮柯爾暗笑，很欣賞金髮女郎的風度。

因此在第二天，妮柯爾在海邊再碰上她時，就主動上前與她招呼。

金髮女郎這時正凝視大海，望着翻滾的波浪出神。

「Hello！我叫妮柯爾。」妮柯爾在那女郎身後站住，招呼道。

金髮女郎回過頭來，看了妮柯爾一眼，莞爾一笑道：「很高興認識你，妮柯爾小姐，這海景美極了。」

「是呵，我也喜歡雨中的海景。但你好像不是美國人？」

「不錯，我出生於希臘，我叫埃莉諾婭。」

她們聊起天來。令妮柯爾驚奇的是，埃莉諾婭對海的知識如此豐富，到過的地方，是妮柯爾不敢想像的。

「我先生是一位遠洋船長，我跟着他在船上過了幾年，但這是以前的事了。」

「你先生現在不當船長麼？」

埃莉諾婭笑笑，「也許他還是船長，但我管不着，因爲他已經不是我的先生。」

「他拋棄了你嗎？」

「不，剛好相反，是我拋棄了他。」

「那你一定是有了比他更好的情人，是嗎？一定是的！」

提起「情人」這個字眼，最令妮柯爾感興趣，她怕埃莉諾婭不告訴她。

出乎意料，埃莉諾婭很坦率的告訴她，她曾經碰上一位台灣水手，並用酒灌醉他，與他共渡了一個銷魂的晚上，這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她一生一世也不會再忘記他，但後來他失踪了。

「老天！你說的這位台灣水手，他的名字是否叫鍾雄？」

「啊……你怎麼也認識他？快告訴我，他在哪兒？這一年找得我好苦呵！」

埃莉諾婭失態的叫道，她猛的抓住妮柯爾的手，藍眼睛閃着驚喜和渴望。

「跟我走吧！老天，你與我算得上同病相憐呢！」

妮柯爾急促的嚷了一句，然後也不管埃莉諾婭的驚疑，扯住她就走。

她們頂着風雨來到鍾雄的別墅，裏面靜悄悄的。妮柯爾讓埃莉諾婭按門鐘。

門立刻開了，露出吳佩韻欣喜的

面孔，但又有點失望，到她認出是埃莉諾婭時，就驚喜的與她擁抱在一起。

「鍾先生呢？」埃莉諾婭焦切的問，這時她就算能見一見鍾雄，也是最大的滿足了。

吳佩韻的臉上掠過一絲憂慮，她不安的道：「我正擔心他，他出去買食物，出去一個多小時了，但還沒回來，不會有甚麼事吧？」

三個女人，各懷心事，都在掛念着鍾雄。

＊　＊　＊

在佩韻的勸阻下，鍾雄最終打消了繼續去泳場值班的念頭。在這兩天裡，特克、克里斯蒂也的確派人來詢問過情況，並說外面也沒見亞麥隆有甚麼意外行動。

只是，鍾雄和佩韻都忘了備下充足的食物，所以兩天後，他們就沒食物可吃了。

一早起來鍾雄就要出門，佩韻想跟去，他死活不肯。這幾天她妊娠反應厲害，應該注意休息。佩韻用雨衣披在丈夫身上，只露出兩眼。鍾雄趁她不注意，將那彈簧折疊刀裝進了褲袋，他答應跑步去食品店，半小時內回來。

他果眞跑步出門，頂着風雨直奔食品店。附近有家中級食品店，跑步大約有十分鐘的路程，只要繞過海灣就到了，佩韻常去那兒買東西。

雨中路上幾乎見不着行人，食品店裡也只有兩三個年輕女人在閒聊。鍾雄買了一大袋必需品，還有可以吃一個禮拜的食品，接着往回返。與其說是怕自己出事，還不如說他太擔心佩韻。

在海灣拐角處，他猛聽得有人大呼救命，還沒等他反應過來，一個年輕姑娘金髮凌亂地撲到他面前。

「先生，我的女伴快……快要淹死了，求求你快去救救她吧，啊，天哪，多麗絲……」姑娘大口喘息，驚恐萬狀地用手指着海灣水面。

鍾雄抬眼望去，雨霧濛濛的水面上，的確有一個正式拚命掙扎的人影，還能隱約聽到她的呼救聲。

鍾雄狠狠瞪了一眼把同伴扔在水面不管的這位姑娘，把食品袋扔到她懷裡，邊往水邊跑邊脫雨衣、衣服。

當他只剩一條短褲時，想了想，又將彈簧刀從褲袋兒裡取出，塞進短褲後口袋裡。短褲是厚尼龍的，口袋是一種特製的隱形小袋，刀子不大，裝進去不仔細摸，是發現不了的。在做這件事時，他心裡暗笑自己心理的確受了佩韻的影響。

很快，他游到了還在掙扎的女孩子身邊。他發現這位溺水者竟是一絲不掛。這些美國女孩子太開化了，以至於他如今也不得適應這種在她們來說已不算時髦了的裸游。

他迅速游到她身邊，雙手將她光溜溜的身子托起。奇怪的是，她立刻安寧下來，睜開一雙漂亮的大眼睛，笑咪咪地說：「果然你是個不可多得的美男子，說實話，我眞不想爲他們賣命，請原諒，親愛的。」

這時，驚愕之中的鍾雄才發現，女郎手中一支烏黑的小手槍正對着他的胸口，不遠處，一艘游艇正無聲無息地朝這邊駛來。

艇頭站着亞麥隆……

＊　＊　＊

「不好，親愛的鍾恐怕碰上麻煩了」。聽完佩韻講述的近幾天發生的事情，埃莉諾婭沉吟着說。在這種情況下，她顯得比佩韻和妮柯爾要多幾分老練。

「老天爺，這可怎麼辦呀！」佩韻的淚水奪眶而出。

「你必須馬上離開這裡，要知道，那個惡徒是在打妳的主意，他馬上就會來這裡的，肯定。」埃莉諾婭說。

「那快走吧，我們陪你去找個安全的地方。」妮柯爾比誰都急。

「你們知道那些地方人少嗎？」埃莉諾婭問。

「來這之前，我們住在一家叫『幸運之光』的小旅館，那兒……」

「快走，甚麼東西也別帶！」埃莉諾婭打斷佩韻的話，果斷地拽着她朝外走。

三人很快消失在雨霧中。

大約過了十分鐘，亞麥隆的得力助手斯坦巴克出現在別墅門口。他像是避雨的過路人，在房檐下站了一會兒，見四周沒其他人，伸手按響門鈴。片刻過後，又按一次，還是沒人開門，他掏出一根自製的萬能鑰匙，伸進鎖眼撥了幾下，門開了，他閃身進去。

自然，裡面沒人。

中午十二點，妮柯爾和埃莉諾婭在利奧酒吧碰了頭。

在「幸運之光」安頓好佩韻後，二人要她千萬別亂動，聽她們的消息。然後兩人分頭出發，一個沿海邊找，一個在各個公共場所轉。說好正午在利奧酒吧碰頭。

妮柯爾聳聳肩。

埃莉諾婭直搖頭。

二人坐在一張方桌前，瞪着面前的啤酒杯，一副疲累不堪的樣子。酒吧裡十分擁擠，不少男人來邀她們跳舞喝酒，她們只顧擺手，以至人們把她倆看作一對同性戀者。

人羣中當然見不到鍾雄，也沒有亞麥隆。

「對了！」妮柯爾突然大叫一聲：「他很可能被弄到那裡去了？」

「那裡？」

「游艇上，我敢擔保！」

埃莉諾婭馬上想起亞麥隆曾向她炫耀自己的游艇。她點點頭。

「剛才在海邊，我見到過那艘游艇，它在離岸很遠的地方拋着錨。」妮柯

爾說。

「走，我們游過去看看。」埃莉諾婭站起身。

「不，兩人目標太大，我自己去就夠了，我跟那傢伙可是老關係了，他會好好接待我的。」妮柯爾把埃莉諾婭按在椅子上說：「再說，萬一我回不來，你也可以去通知佩韻和警方呀。」

「妮柯爾小姐，你很可愛。你可知道，幹這事是要冒風險的。」

「嘿嘿，我老嫌這輩子過得平淡了。你等着，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妮柯爾作個鬼臉，衝出酒吧……

埃莉諾婭點燃一支煙吸着，讓自己冷靜下來。她絕然沒想到鍾雄會在這個島上，儘管她就是抱着僥倖能見到他的心理才飛來美國，去到紐約的。絕望之中又出現了奇跡，但這奇跡却又被一層陰雲籠罩了。

她知道，黑社會的人殺一個人太容易了，甚至沒必要找個甚麼理由，而且往往幹得很漂亮。剛才她一度想撥電話報警，可一想那只能加速鍾雄的毀滅。

她估計，在得到佩韻之前，亞麥隆是不會把鍾雄怎樣的。

此刻，她是多麼想見到那個日夜思念的台灣水手呀！

她祈禱上帝，但願妮柯爾能帶來好消息。

妮柯爾說一會兒就會回來的。埃莉諾婭直等到天黑，也沒見到她的人影。

埃莉諾婭衝出利奧酒吧，跑到海邊。

灰濛濛的海面上，連隻海鷗也見不着。

＊　＊　＊

游到游艇邊，妮柯爾用了一個多小時。她裝出一副偶爾來到這裡的樣子，繞着游艇轉了一圈。

艇上熱鬧異常，音樂聲、男女笑鬧聲響成一片。甲板上空蕩蕩的，只有一個人吹着口哨。

「哎，你好，寶貝兒。」妮柯爾大聲招呼。

那人俯在舷檣上，瞧見一個漂亮的金髮姑娘，正朝他飛吻作媚眼。

「不認識我啦？那天亞麥隆先生請我上去玩過。」妮柯爾游過來，用手抓住舷梯。

「可今天他沒功夫陪你玩，小甜妞兒。」那人色迷迷地望着她說。

妮柯爾從水中露出她那誘人的身軀，挑逗道：「你為甚麼不陪我玩玩呢，寶貝兒？」

幾分鐘後，她已被邀到艇上的酒吧裡，同那羣尋歡作樂的人混在了一起。還有幾個姑娘在這裡，她們幾乎都是妮柯爾這種方式上來的，只是她們在用肉體做交易，單純玩樂而已。

妮柯爾也裝成這麼個儍乎乎的角色，放肆地陪艇上的那幾個男人喝酒、唱歌、跳舞。她有一副甜美的嗓子，舞跳得也很放蕩。

男人們大飽眼福，搶着去摟抱她。她則一個勁地勸他們喝酒，就是不讓他們沾身。

這時，一個男人終於抓住了妮柯爾。

「來吧，寶貝兒，咱也快活快活……」他氣喘吁吁地說。

「可是……」妮柯爾做出一副為難的樣子：「是亞麥隆先生約我來的，我必須去陪他……」

「哈哈，放心吧，他那兒有兩個女人呢，夠快活了。」

「我眞羨慕她們……」

「你若是幫他幹成那件事，當然也會受到這種獎賞的。」

「甚麼事？我去幹。」妮柯爾急切地說。

「晚了，寶貝兒，人家早幹完了。」

那人醉眼矇矓，一心想說服妮柯爾跟他上床，便匆匆把那兩個姑娘如何按亞麥隆的指令去迷惑那個泳場救生員的事講了一遍。

「那麼，救生員上艇後怎麼樣子了？」妮柯爾問。

「哼，那小子還不服氣，讓我們頭兒好好收拾了一頓，扔在儲藏間裡了。走吧，小妞兒，儲藏間裡有不少好酒，我們為甚麼不去弄一瓶呢，我最喜歡在床上喝法國香檳了，我看這裡沒有了，去找一瓶來吧。」

妮柯爾甜甜地吻了這人一下，他差點兒沒癱了，忙不迭地領她出了門。

儲藏間就在酒吧隔壁，空間不大，又悶又熱，光線也不好，男人要她留在門外，自己進去找酒。妮柯爾答應着，但半個身子探了進去。

許多木箱、鐵桶之間，她一眼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鍾雄，他手脚被捆着，雙目緊閉，像一具屍體，臉上身上血肉模糊。

妮柯爾將一隻拳頭塞進嘴裡，才沒有叫出聲來。

她跟男人去了他的艙室，半小時後就又出來了，還沒等她上床，那男人已被她灌得不省人事，自己抱着枕頭到夢鄉發洩去了。

她直接進了儲藏間。

「鍾，醒醒，快醒醒……」

昏迷中鍾雄聽到了這急切的低喚，費了好大勁兒才掙開浮腫的眼皮。眼前一片模糊，腦袋彷彿要炸開似的，渾身疼痛難忍。

一時間，他記不起這是甚麼地方，他只記得自己被槍逼上游艇後，亞麥隆在甲板上笑着說只要請他來玩玩，交個朋友。可當他跟着亞麥隆往起居艙室走時，後腦勺挨了重重一下……恢復知覺後，他發現自己被綁着躺在酒吧的地板上，身邊圍了七八個壯漢，亞麥隆倚着櫃台喝酒。

「我並不想傷害你，朋友，也不計

較你對我的傷害，我只要你答應把吳佩韻償還我一個晚上，咱們之間的一切就了結了。」亞麥隆笑着說。

鍾雄破口大罵，幾乎把所知道的英語中罵人的話都用上了。

「哼，過一會兒我的人把小娘兒們弄來後，我要她當着你的面和我作愛，看你的嘴巴還是不是這麼硬。」亞麥隆氣衝衝把半杯酒潑在鍾雄身上，轉身摟着那兩個欺騙鍾雄的女郎走出酒吧。在門外，他朝打手們遞個眼色，於是，幾個壯漢七手八脚把鍾雄打了一頓，直到他昏死過去。

此刻，他終於認出眼前晃動着的這個影子是妮柯爾。

「你……你怎麼到這兒了？」

妮柯爾一根手指豎在嘴邊，示意他別講話，她正在手忙脚亂地為他解身上的尼龍繩子，那繩子捆得結實，她急得爬在鍾雄身上用牙齒咬。

「我的褲袋裡有……有把刀子，用它……」鍾雄想起那把彈簧折叠刀。

妮柯爾掏出刀子，用力將尼龍繩割斷，把鍾雄拽起。鍾雄却一個趔趄，差點兒又摔倒。妮柯爾扶住他。

「快走！」她說。

「走，上哪兒去呀女士們先生們？」門口一個聲音傳來。

兩人大吃一驚，抬頭看，是亞麥隆。他頭發蓬亂，臉上印滿女人的口紅，身上穿了條大褲叉。

幾分鐘前，斯坦巴克回到游艇報告說，在別墅裡沒見到吳佩韻，他找遍所有公共場所，一無所獲。亞麥隆惱火得很，鍾雄一定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如果說，起先亞麥隆對佩韻只是想玩玩而已，此刻，這種心理已轉化為極度的仇恨。他從來沒這麼費勁對付一個女人，事實上佩韻過去並非這麼頑固，皆因有了那個該死的台灣水手。

亞麥隆打定主意要讓鍾雄講出吳佩韻在何處，如果他還想活命的話。

沒想到，在儲藏室裡竟然出現了妮柯爾，亞麥隆立刻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嗯哼，怪不得你肯跟我睡覺，原來和他攪到一塊了，小蕩婦！」他惡狠狠地吼道。

妮柯爾冷冷一笑：「跟誰睡覺是我的自由，親愛的，你管不着！」

「哈哈……我當然管得着！」亞麥隆的笑聲淫邪、刺耳。他轉身向門外三四個打手擠擠眼。

「你們大概不反對跟這個漂亮的小妞兒玩玩吧，我敢擔保她的床上功夫極佳。」

「來吧，小妞兒……」

「快把她交給我們，頭兒……」

「哈哈哈……」打手們湧進來，撲向妮柯爾。

「住口，你們這羣流氓！」鍾雄喝道。他跨前一步用身子擋住妮柯爾，對亞麥隆說：「這位小姐是無辜的，你沒有權力如此對待她，請你立刻放她走！」

「我也可以放你走，只要你告訴我你那位可愛的妻子藏到甚麼地方去了。」亞麥隆道。

鍾雄迅速瞥了妮柯爾一眼，從她的眼神中，他看出目前佩韻已沒有危險，心裡一陣莫大的安慰。於是，他冷冷瞪着亞麥隆，以沉默作答。

「別以為我沒有辦法對付你，」亞麥隆不再裝腔作勢了，露出猙獰的神色，滿臉殺氣騰騰。「再給你一分鐘時間，要是你不知趣的話，我要親手割掉你的命根兒，讓你試試太監的滋味。」

「去你的吧！」鍾雄再也按捺不住，從妮柯爾藏在背後的手裡奪過彈簧刀，冷不防地刺向亞麥隆。

亞麥隆一閃身，刀子從他肩頭劃過，鮮血飛濺。他大叫一聲，身後的打手撲上前來，鍾雄寡不敵衆，刀子被奪走，胳膊被扭住，一個傢伙舉起刀子刺向他心口。

「慢點！」亞麥隆呻吟着擺擺手。「這麼死太便宜他。」

幾分鐘後，鍾雄和妮柯爾被亞麥隆指揮下的打手們捆在一起，拖到外面甲板上。游艇正飛速駛向深海，風雨無情地吹打着鍾雄和妮柯爾。

「妮柯爾，實在對不起，讓你受委屈了。」鍾雄痛苦地說。

「我很快活，鍾，雖然我不能和你眞正地成為情人，可我很滿足。」妮柯爾似乎很幸福地朝鍾雄笑笑。

亞麥隆走上前來，用脚尖踢踢鍾雄：「你是個水手，眞正的水手應該死在海裡，我成全你，至於這位小妞嘛！你大概很樂意和他到水裡去作愛吧，所以我也成全了你。」

「呸！」鍾雄和妮柯爾一起啐他。

「哼，過一會兒你們就不會這麼神氣了，明天一早，當那位吳佩韻女士看見自己的丈夫跟別的女人赤身擁抱着死去！心裡的滋味大概不好受吧。哈哈，我會及時派記者去採訪她的……安息吧，朋友們……」

天在風雨中迅速黑了下來。在離岸大約二十里的海面上，鍾雄和妮柯爾被扔出了游艇。落水前，鍾雄只來得及說了一句：「到水裡後別緊張，用力抱緊我……」

游艇在水面轉了足足一刻鐘，然後放心地駛回岸邊。

＊　＊　＊

天黑後，埃莉諾婭無可奈何地回到「幸運之光」旅店，陪絕望中的佩韻渡過一個不眠之夜。

佩韻的淚流乾了，眼睛紅腫，目光呆滯。看樣子鍾雄再有一天不回來，她也活不下去了。

拂曉時分，外面依舊風雨交加。佩韻不顧埃莉諾婭再三勸阻，非要親自去找鍾雄不可。

「也許，他沒見了妮柯爾，直接回到別墅去了，他不知道我在這兒。」她懷着僥倖的心理說。

埃莉諾婭苦笑着搖頭，可還是隨她去了別墅。

沒料到，別墅裡果然有人，不是鍾雄，也不是亞麥隆，竟是吉姆斯和蒂妮，和他們的五個隨從。

「天呀！鍾太太，你怎麼成了這副模樣？」一見面，蒂妮便拉住佩韻的手驚呼。

佩韻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倒是埃莉諾婭冷靜些，把幾天來發生的事，盡她所知詳詳細細地講述了一遍。

吉姆斯搖着他那顆碩大的黑腦袋，眼珠都氣紅了，破口大罵：「這個婊子養的亞麥隆，也太放肆了，看我非宰了他不可！」

蒂妮則一個勁兒地道歉，說他們來晚了。

實際上，接到佩韻的信時，吉姆斯正在歐洲辦事，昨天才由英國回紐約。聽蒂妮談了佩韻信的內容，他還不以為然，覺得這位夫人有點大驚小怪，不過他倒挺想帶蒂妮到法爾島來散散心，就答應了來見見鍾雄夫婦。昨晚下船後，他們根據信上的地址直接找到這座別墅，却不見人影，便估計主人大概在外面消夜。終於來了佩韻，帶來的却是鍾雄失踪的消息。

聽埃莉諾婭說他和一個美國姑娘可能被困在亞麥隆的游艇上，吉姆斯馬上派兩個隨從去打探這艘游艇的下落。

蒂妮自然要問起鍾雄兩人來到此島後的情況，佩韻簡單地講述了他們的生活。

「日子剛安定下來，沒想到……」佩韻泣不成聲。

「依我看，還是跟我們回紐約吧，在那裡吉姆斯總可以及時照應你們。」好心的蒂妮勸道。

佩韻搖頭。

「我想勸他們去希臘，鍾先生可以在我父親船公司繼續幹海員，鍾太太就能隨船生活了。」埃莉諾婭說。

佩韻還是搖頭：「我聽我丈夫的。」

可她的丈夫在哪兒呢？

出去探聽消息的人回來說，亞麥隆的船此刻正泊在碼頭。

「走，上去看看！」吉姆斯果斷地一擺手，衆人緊隨其後。

剛出別墅，就聽有人高喊鍾太太，一個侍者打扮的男子頂着風雨飛快跑來。佩韻認出他是「幸運之光」的店員。

「快回店去吧，鍾太太，鍾先生和那位小姐回去了，正急着找你！」

鍾雄和妮柯爾還能活下來，眞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被扔進水後，妮柯爾記住鍾雄的話，盡量屏息靜氣不使自己太緊張。她相信自己的游泳技術，更相信鍾雄的技術和智慧。她抱緊他，他那寬厚的胸脯向她傳送着信心和力量。

其實，鍾雄對兩人的生存毫無把握和自信。只是黑暗之中，他覺得自己不能就這樣輕易地死去，無數次同狂風惡浪的搏鬥，練成了他的膽識和無畏，而對佩韻的掛念和向亞麥隆的復仇心理，使他強求自己活下去，活下去。

關鍵是掙脫繩索。綁紮、繫繩結是水手的日常業務的一部份，他熟知各種物體的綁紮手續和繩扣的結和解。自然，他清楚，此時此刻，兩個活的肉體綁在一起，唯一的辦法是兩人協調合作，把體積縮小，繩子的節扣也就失去了作用，所以他讓妮柯爾用力抱緊他。

他感到了妮柯爾豐滿的胸脯和大腿的擠壓，這種過份的接觸已不讓他感到難堪。隨着身體不斷往下沉，開始活動雙脚。脚腕的繩子綁得最緊，他不得不忍着痛疼用力上下活動，爬在他肩頭的妮柯爾牙齒咬得格格響，可想而知她的脚腕更是疼得要命，他們誰都無法呼吸，無法喊叫，只有令人窒息的忍耐……

終於，他的一隻脚從圈套中抽出來，這樣繩子也就再也束不住另外三隻了。四隻脚拚命踩水，兩人的身子也便一點點浮向水面。同時他們用手扯，用牙咬，又一點點鬆脫了腰部，胸部和頸部的繩索。等他們頭浮出水面時，繩子已經向水底沉去，這時他們的肺也快炸了。

剛大口喘息幾下，鍾雄就又按着妮柯爾潛入水下，亞麥隆的游艇就在離他們二十幾米遠的地方，幸虧雨大天黑。

游艇開走了，他倆放心地伸出頭，盡情地呼吸着，誰也說不出一句話，誰也沒有氣力再揮動一下胳臂，只是翻身仰躺在水面，隨波漂蕩。不知過了多久，他們才咬緊牙關，朝燈火朦朧的岸邊游去。

終於游到岸邊沙灘時，他們一頭栽倒在地，死過去一般。鍾雄已經從妮柯爾口中知道了埃莉諾婭的巧遇和她們同躲到「幸運之光」旅店，所以一直領着她朝旅店的方向游。他們上岸的地方，離旅店不足一千米。

他倆幾乎是爬到旅店門口的，那已是黎明時刻。

「雄！」

「佩韻！」

佩韻哭着撲向躺在床上的鍾雄，親吻着他那被海水泡得浮腫的面孔，撫摸着他那傷痕累累的軀體，鍾雄緊緊摟抱着她，眼睛濕潤了。

妮柯爾精神很好，像個剛探險歸來的中學生，身上穿了件佩韻的浴袍坐在梳發上，滔滔不絕地講述着游艇上發生的一切。

「吉姆斯先生，你可不能輕饒了那

個混蛋呀！」她說。

吉姆斯捏捏她的臉蛋，咧開大嘴笑笑：「放心吧，小寶貝，他活不過明天的，我以上帝的名譽起誓。」

「不！」鍾雄輕輕推開佩韻，忽地在床上坐起，咬牙切齒地說：「我要親手殺了那個惡棍！」

「哈哈，老弟，我佩服你是道德高尚的人，可一個高尚的人永遠成不了個好殺手，懂嗎？」吉姆斯親切地拍拍鍾雄肩頭。

「我……」

「你還是好好養傷吧，親愛的，瞧你現在成了甚麼樣子……」善良的蒂妮在勸他。

吉姆斯走到門外，對那幾個隨從低語了幾句，他們立刻下樓走出「幸運之光」。

這時，埃莉諾婭才走到床前，第一次正視鍾雄。她仔細地打量他。

「鍾，你……這一年多，老了許多……」說着，淚水刷地衝出眼眶。

在鍾雄眼裡，埃莉諾婭還是那麼年輕、美麗，藍眼睛裡依舊閃爍着昔日的熱情，只是她看上去比過去成熟多了。

「韋伯斯特船長……他還好吧？」鍾雄問。

埃莉諾婭聳聳肩：「也許他還不錯，但與我毫無關係了。你走後，那個航次『欲望』號抵達倫敦港，我就跟他離了婚，分手的禮物是我父親解雇他的證書。從那時他便滾下了『欲望』號，自然我再也沒見到他。也許他已經回美國了吧，他跟亞麥隆一樣，也是紐約人。」

「你……」

「我也離開了那條令我傷心和懷念的船，回希臘呆了兩個月，然後就出來周游世界。我過得很自由，也很快活。」

「那……」頓了頓，鍾雄慢吞吞地問：「我走後，我那些台灣伙伴……」

「唉，他們很想念你，那個水手船長知道自己做錯了，還向我道過歉呢，他們盼着你能再回『欲望』哩。當然，現在他們都回台灣了。」

鍾雄的頭垂了下去，久久不作聲。突然，他抬起頭來，環視衆人，大聲說道：「我也要回台灣去！」

兩行熱淚在他的面頰上奔流。

這天午夜，法爾島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艘離岸不遠抛錨的游艇突然起火。岸上的消防快艇趕到之前，它發生了爆炸。

游艇上的人無一倖存。

據官方調查結果證實，起火的原因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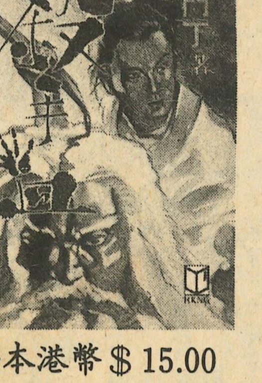
游艇主人衆所週知，是亞麥隆先生。

幾天後，鍾雄和佩韻出現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他們目的地是台灣。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殺手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5.00

雙龍闖關——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5.00

天繭——馮嘉著



每本港幣$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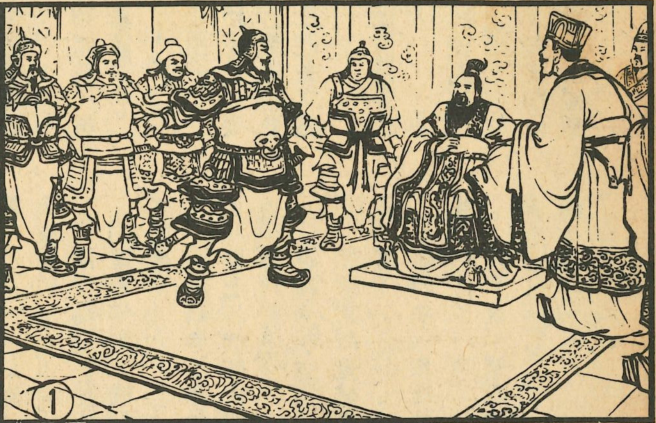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
屈臣氏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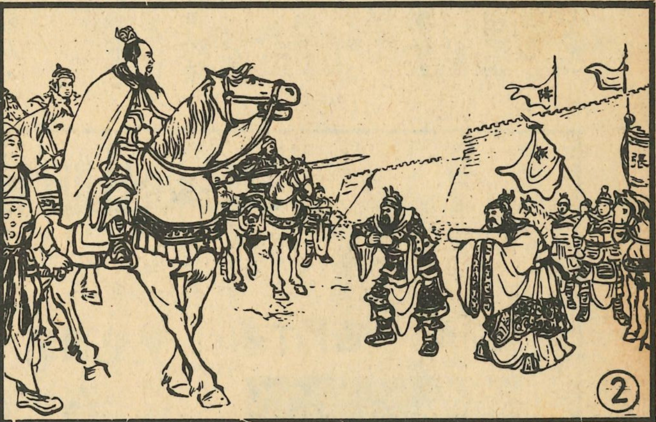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九

濡須之戰（一）

徐正・編繪



1　曹操掌握朝政以後，拓地越來越廣。但是孫權佔領江東、劉備併吞西蜀，使他很不安心。一天，他與大臣們商議收吳滅蜀的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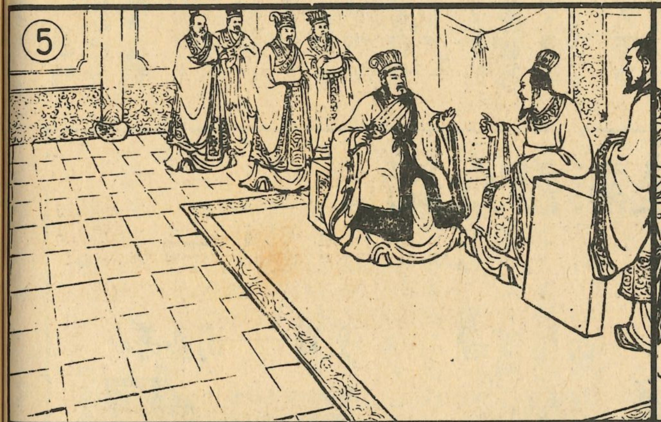
2　後來他聽了夏侯惇的計策，自領大軍，先取東川。東川張魯勢窮力竭，只好投降，東川各地很快的都平定了，還收得一員大將龐德。



3　司馬懿主張乘勝進攻西川。他說：「劉備以詐術取劉璋，人心還未歸附。如果從速進攻，勢必瓦解，不能失掉這個好機會。」曹操嘆了口氣說：「人就怕不知足啊！既然得了隴（東川），還望得到蜀（西川）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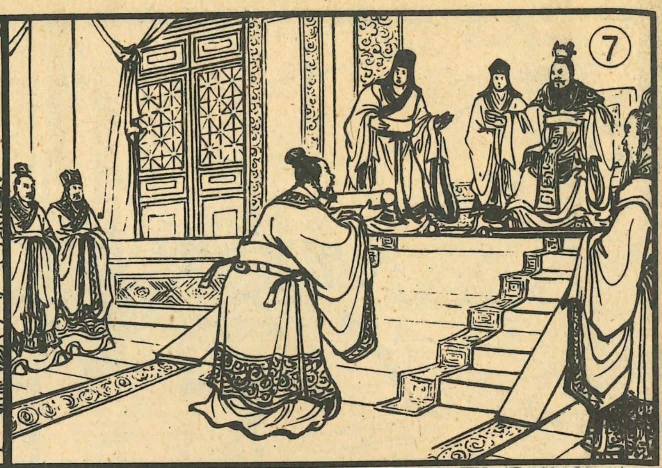
4　劉曄也贊成司馬懿的主張，說諸葛亮明於治國，而關羽、張飛等將勇冠三軍，現在失掉機會，將來蜀地安定了的話，那就無法進攻了。曹操認爲將士遠征在外，非常勞苦，決定按兵不動。



5　再說劉備聽得曹操已取得東川，怕他來取西川，便與軍師孔明商議。孔明想得一計：將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給東吳，並請孫權出兵取合肥，這樣曹操就會勒兵回救，不戰自退。



6　劉備認爲是個好辦法，問諸葛亮派誰去合適。伊籍在旁道：「我願去。」劉備大喜，寫了書信，備下禮物，要他先到荊州，通知關羽，然後再到吳國去。



7　伊籍去過荊州，再到秣陵，向孫權說明來意，請他起兵攻取合肥，迫使曹操撤兵南回。將來蜀國取了東川，即把荊州全土還給東吳。孫權要他先去館舍休息，等商議後再說。



8　伊籍退出，孫權向衆謀士問計。張昭說：「劉備怕曹操去取西川，所以出此計謀。雖然如此，乘曹操在漢中，我們乘虛取合肥，也是上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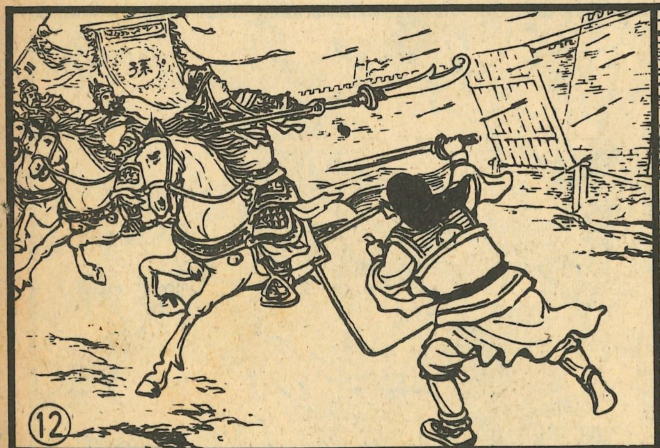
9　孫權聽從了張昭的話，打發伊籍回去，叫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同時派人把防守外地的大將呂蒙、甘寧、凌統調回。



10　過了幾天，呂蒙和甘寧先到。呂蒙向孫權獻計，主張先取皖城，然後再攻合肥，因皖城盛產稻米，而合肥的軍糧多是皖城供應的。這個主張，正和孫權的打算不謀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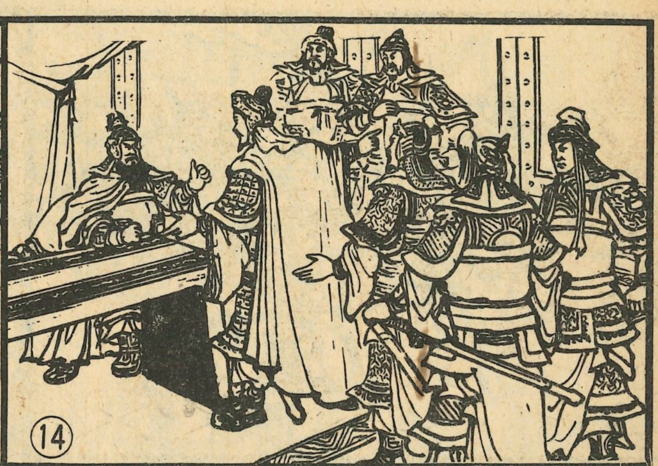
11　孫權命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後隊，自己和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爲中軍。大軍隨即出發，渡江攻下和州，直向皖城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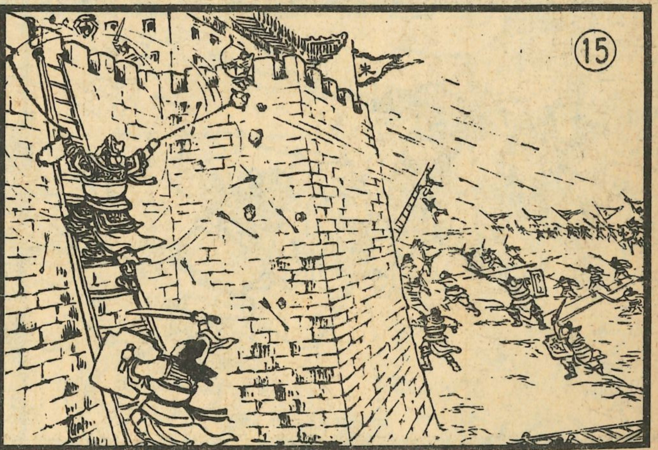
12　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向合肥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孫權到城下察看時，却被城上亂箭射了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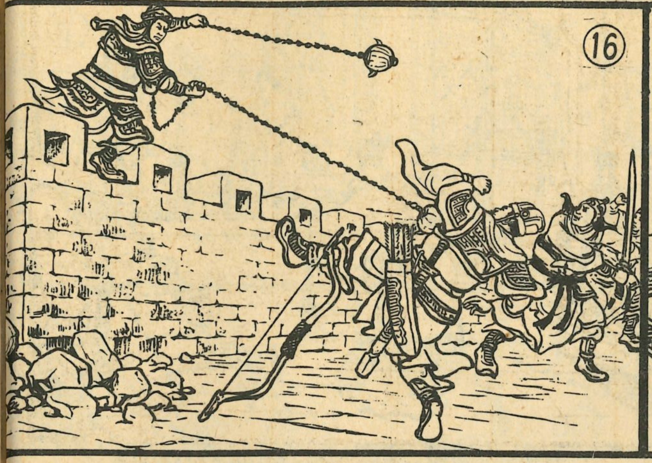
13　孫權回寨，向衆將詢問進攻的辦法。董襲主張堆築土山攻城；徐盛主張豎雲梯造虹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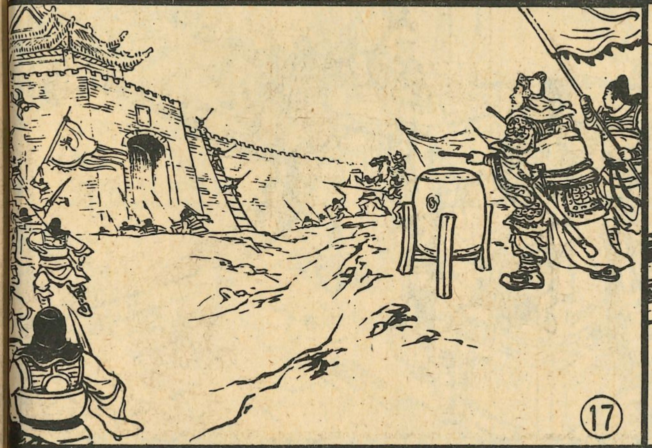
14　呂蒙說：「這些辦法費時間，合肥救軍一來，怎麼對付呢？現在我軍初到，士氣正盛，正可奮力攻擊，明日一早進兵，當天定可破城！」孫權非常稱許，決定照他的辦法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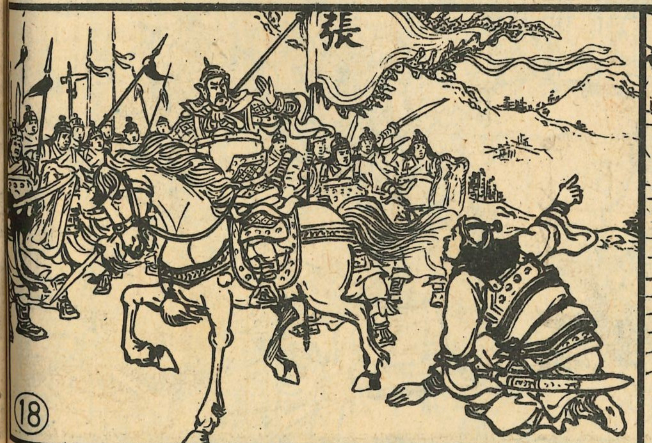
15　第二天黎明，東吳三軍齊出，向皖城進攻。甘寧手舞鐵鏈，冒着矢石，爬上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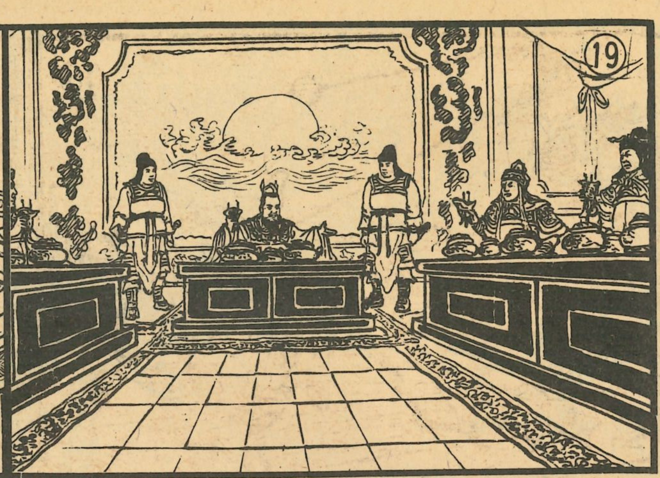
16　城上箭如雨下，都被甘寧鐵鏈撥開。他搶上城頭，將朱光一鏈打倒。



17　這時，鼓聲咚咚，呂蒙親自擂鼓助戰。士卒勇氣百倍，一湧登城，亂刀砍死朱光，曹兵紛紛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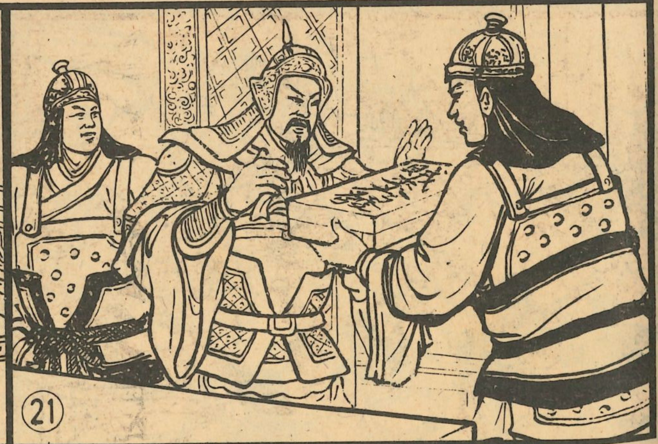
18　張遼的援兵走到半路上，哨馬報說皖城已失，只得回歸合肥。



19　孫權得了皖城，便入城犒賞三軍。重賞呂蒙、甘寧等將，設宴慶功。



20　第二天，孫權令呂蒙、甘寧為前隊，自己與淩統居中。大軍乘勝望合肥殺去。



21　張遼因失了皖城，心中愁悶。忽曹操派人送來木匣一個，上面親筆寫了四個大字：「賊來乃發。」



22　這天，孫權的大軍已離合肥不遠。張遼便打開木匣觀看，只見裡面一張帖子，上寫：「如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



23　張遼把字帖給李典和樂進看了。樂進問張遼如何打算，張遼主張發兵出戰，先給吳兵一個下馬威，然後再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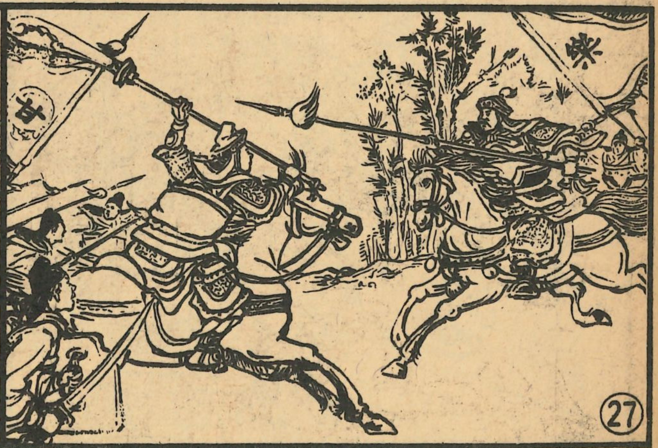
24　李典與張遼不和，鼓着嘴不出聲。樂進料到李典不同意，便說：「賊衆我寡，不如堅守。」張遼一聽，氣得跳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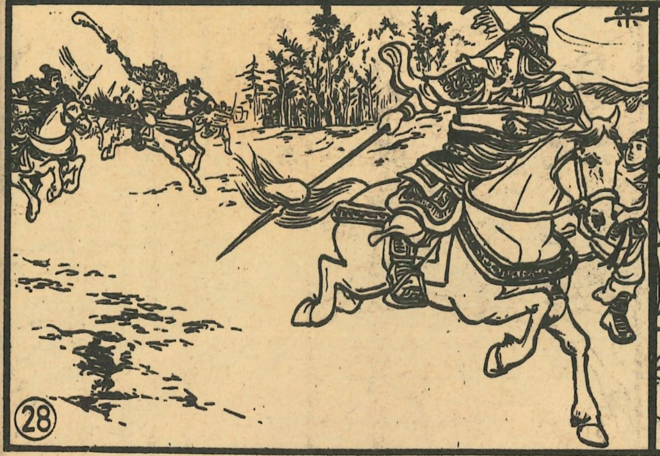
25　他立即敎左右備馬出戰。李典覺得慚愧，便站起來說：「將軍這樣忠勇，我如何還敢鬧私人意氣，願聽將軍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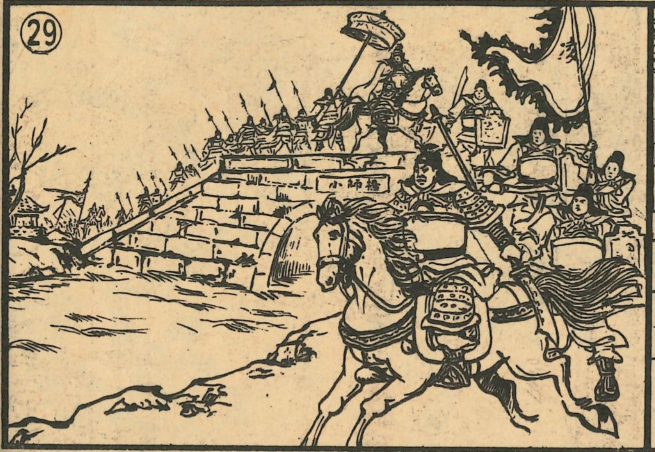
26　張遼大喜，便叫李典帶一支人馬，在逍遙津北面埋伏。等東吳兵過去，拆毀小師橋，截斷他們歸路。張遼和樂進兩人去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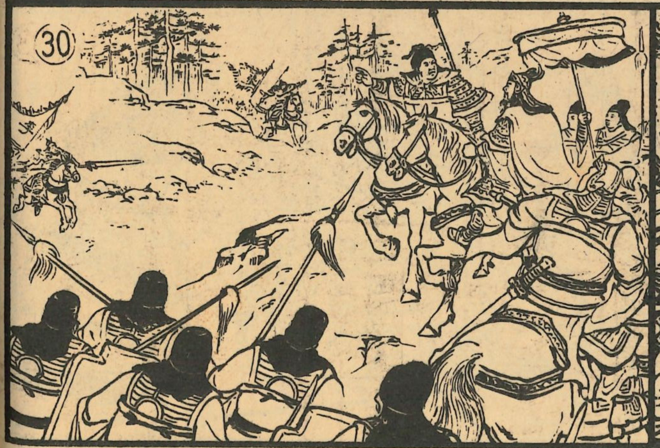
27　再說呂蒙、甘寧前隊軍馬向合肥殺來，正遇樂進。甘寧便與樂進交鋒。



28　打了一會，樂進詐敗退走。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追趕。



29　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便催兵急行。大軍過小師橋，到了逍遙津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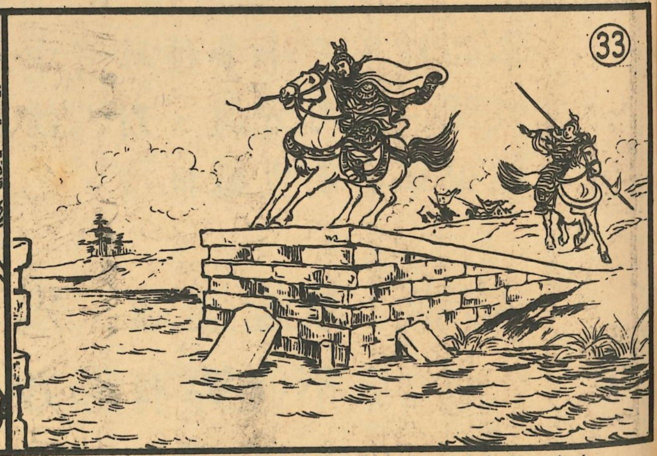
30　忽聞連珠炮响，左邊張遼，右邊李典各帶一軍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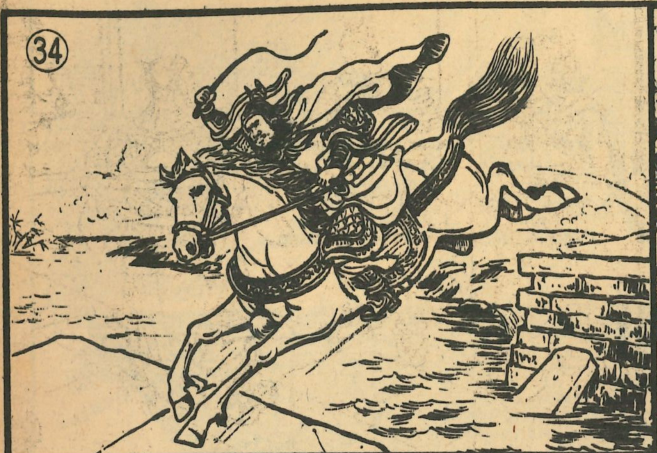
31　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東吳兵馬全部在前隊，凌統手下只有三百多人，無法抵擋，眼看曹軍已到，凌統急叫道：「主公趕快過橋！」



32　凌統保護孫權正要過橋，不料張遼帶着二千多人已經殺到。凌統返身接戰，死命抵住。



33　孫權縱馬上橋，橋面已被拆毀，靠南面一丈多地方沒有一塊板。孫權驚慌失措，進退兩難。牙將谷利看見，連忙叫他勒回馬，然後放馬跳躍過去。



34　孫權收回馬，使勁打上一鞭，那馬一躍竄到橋南。



35　正好徐盛、董襲兩人駛着船過來，把孫權接下船去。



36　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却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厮殺，東吳兵馬折了大半。

（待續）



湖海恩仇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血魔

維持江湖正義　入寨斬惡除奸

黃河北岸，晉邊垣曲縣西沿岸一帶，地點極爲荒涼，時常數十里杳無人烟，因當地時受河水氾濫、廬舍爲虛、田地湮沒，乃不得不任其荒涼了！

這一日清晨，朝日未昇，在一堆高大的土丘後，傳來了一聲叱喝，正把經過當地的一個年輕人喝住，他聞聲突然轉身，却未見人，接連又聽一聲叱喝，才聽出是在黃土堆後面傳來，他不禁雙眉一皺。

這人的打扮，似是一位文士，穿着極爲華麗，湖青色綢袍，寬腰大袖，頭上紮的是淡藍秀才巾，貌相清秀之中又透着英俊，雙眉斜斜飛入鬢角，眉下一雙秀目却隱含威稜，顧盼之間，精芒四射，他神情本就不怒而威，這一皺眉，更顯現出一股煞氣。

土堆後叱喝之聲又接連的傳來，他略一沉思，便往土堆後走去，他剛剛走上土堆三四丈，身形微微一蹲，原來這土堆正面傾斜，背面却是平坦，他看到轉角處正有四五間泥築土屋，離土屋不遠有個大水塘，水塘旁用泥堆成一個方墩，一位老者趺坐在上，正督促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練功，這童子身前有用泥堆成一尺粗細的泥柱，有六尺高低，四根已倒折，尚有三根完整。

這童子正在這三根未倒的泥柱前往來走動，離泥柱一丈遠近，童子身形突然倒縱而起，凌空竄向泥柱，一聲叱喝，掌隨叱喝聲中，劈向泥柱。

這泥柱着掌後隨之折倒，童子接着身一點，又復縱起，落向另外二根泥柱處，雙掌隨喝聲左右倏分，左掌一棵泥柱折斷倒下，右掌拍向泥柱，泥屑紛飛，却祇劈去一角，童子對未倒下的泥柱看了一眼，突然間一聲高叫，這叫聲極爲凄厲而又忿激，動人心弦，接着頹然的坐倒地上，墩上老者起身走了過去，用手撫摸那孩子的頭頂，神情極爲慈愛。

蹲在土堆後的這位年輕文士，看完了童子練功後，微微搖頭，便回身走下土堆，剛走了幾步，又停了下來，他低頭一想，重又回身向土堆後走去。

在水塘畔的一老一少突然見這年輕文士由土堆前走了過來，俱都吃了一驚，以驚詫的神情看着這年輕文士走過來，老者便以身軀遮掩那個童子，對文士微現戒備之心。

文士對那老者打量了一眼，見他身材瘦削，貌相清癯，左頰有條二寸左右長的疤痕。文士一看清那老者的貌相，原本略含笑容的臉上，笑容漸漸收斂，指着看童子問那老者道：「這孩子的叱喝聲中含有無比悲憤，號叫聲中又凄厲動人，小小年紀，有這等怨恨之心，莫非身負甚麼深仇大恨？」

老者聽文士說時，已在打量他，聽他動問，却不置答，反拱手問道：「此地荒涼，頗少人跡，相公怎會到

速效 戒煙靈

戒煙者福音：
只需一星期
百年煙癮即戒掉

經中國遼寧省戒煙協會鑒定，
有效率達98%以上。



DRAGON BRAND

提防假冒，購買時請認明
龍牌商標，方爲正貨。

本品採用三十多種珍貴中藥提煉，性味溫和，只需吸聞，使用方便，對人體無毒、無害，安全可靠。經遼寧省衞生廳批准，已正式生產出口發售。

功能：戒煙速效，預防感冒，對舒緩喉部
不適等有顯效。

經銷商：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真：5—597762

此？」

文士冷冷道：「我往龍潭溝渡河，路經此處，聽見這孩子的喝聲，才停足而觀，我問你話，你爲何不答？」

老者聽這文士的語氣生硬托大，又倨傲極不客氣，也冷冷道：「老夫與相公素不相識，這樣詢問，不嫌太過冒昧嗎？相公聽見孩子的喝聲，便認定孩子身負甚麼深仇大恨，也未免太武斷了！」

年輕文士冷哼一聲道：「你是孩子的甚麼人？倒奇怪你有這份耐心，匿居荒涼之區，教這孩子練武，可惜這個孩子爲你這塊老廢料躭誤了，他內力未足，輕功還未有甚麼造詣，你就教他『飛鷹掌』中歹毒的煞手，你指教他的『撲擊三式』祇有攻勢，直身平竄，沒教他縮腰屈腿，若一擊不中，對手回攻，教他如何變式護守？你自己成就有限，還未知掌中要訣就胡亂教導，豈不是躭誤了這孩子？」

老者一聽文士說出了他所教的掌法中的差誤，大吃一驚，這「飛鷹掌」法爲五禽門絕藝之一，自己偸學了六七年才始學全，憑這掌法，曾挫敗了不少高手，當年還一度與五禽門下過手，就以對方獨門絕藝勝出，自己在應用掌法時，已自覺這套掌法有不少破綻，感到攻勢多，護守少，還以爲掌法因飛縱之勢配合、快速異常，絕難使對方回擊，故着重攻勢，不想這位年輕相公祇看了這孩子三式煞手，便看出了破綻，如何不驚？何況這孩子的叱喝聲中，眞如他所問，有一股悲憤之情，這年輕相公的打扮雖似文士，看來却有一份極高的武功火候，憑他這個年紀，斥責自己爲老廢物，不是他說出掌法中的奧秘，幾乎莽撞得要出手教訓他，想到這裡，便不期然的拱手道：「尊駕是誰？既知道『五禽門』之『飛鷹掌』中的奧秘，諒必是道上朋友，這孩子是故交之子，身負血仇，老夫因念故交無辜慘死，憐這孩子孤苦，我雖不才，也想把這孩子磨練成材，以便他日後爲父報仇，不想爲尊駕所見，貽笑大方，不知尊駕能否賜告名號？」

年輕文士笑道：「你這『沒心』老『豺』，居然有心起來，你這『畫虎不成反類犬』般偸學的『飛鷹掌』法，如何能將他磨練成材？何不傳你獨門的『穿心錐』法，看來你沒安着好心，教他這套掌法，大半是想嫁禍於五禽門！」

老者聞言，臉色發青，對文士瞪視，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老者正是西北黑道上著名的「沒心豺」費山神，他爲人陰險奸刁，憑着手中一管「穿心錐」和一十八枚「穿心釘」，早年曾橫行西北一帶，直至爲晋中五禽門高手岳安的「飛鷹掌」所挫，始稍斂跡，但他陰險成性，暗中唆使一小輩投身五禽門下，學這獨門掌法，再偸傳於他，六七年後，盡得「飛鷹掌」中所有招式，二次出山，在西北一帶大鬧特鬧，爲五禽門下招惹不少寃家，上門尋仇。

蓋「沒心豺」費山神本身功力不弱，再加上這份以迅速無比、凌厲毒辣著名的掌法，眞是如虎添翼。這「飛鷹掌」原爲「陰山派」三大功候之一「五禽功」中一套掌法。

在塞外大漠以南，陰山派的威名不下於中原的武當、青城等派，自晋中晋陽龍洛在塞外得傳陰山絕技「五禽功」之後，入關後便在西山創立「五禽門」，可惜初時門規不嚴，門下小輩以黑道中人爲多，致不爲武林所重，視爲左道旁門，但獨門的「飛鷹掌」法却頗在各派中矚目。

自「飛鷹掌」法爲「沒心豺」費山神偸學後，到處招惹是非，把陝、晋、豫三地著名高手都留下一個過節，致使各地高手以後上西山尋仇，幾乎把創立未久的五禽門挑毀。還是龍洛見情形不對，着人向塞外師門求援，由幾位武功高强的同門師兄弟趕了來，才始鎭住。

各地前來尋仇的都異口同聲的說是他五禽門先去招惹，故才來了這個過節，經龍洛詳查，才知道都是「沒心豺」費山神的傑作，一究原因，才知道他爲了當年挫敗在「雲中鵠」岳安手中，心中記恨，暗中報復，才來此一條嫁禍之計，乃出動五禽門門下到處搜索費山神的踪跡，費山神自知此事非同小可，便匿跡不出，幾年來沒有聽聞過他的行踪。

現在這位年輕文士不但指出這「飛鷹掌」法中的奧秘，還知費山神的來歷和道破他的陰謀，如何不教他臉色發青，驚駭得說不出話來了？

這年輕文士見「沒心豺」費山神這等情形，仍微笑道：「憑你的身份，還不配問你相公名號，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五禽門也沒和相公有甚麼淵源，你不值得相公告你踪跡，你不用驚慌，這孩子既係你故交之子，以閣下的功候，仍不能爲故交復仇，難道調教他出來，便能報仇不成？你究竟安的是甚麼心？這孩子是誰的小輩？」

費山神沒想到這個年輕文士的心計是這等精深，他所佈下的惡毒心計俱爲他一一悉穿，祇不過看孩子練功和自己對答幾句上已能洞察，這份機智和聰明，確是超人一等，但他對自己的口吻和自大之處，眞不是他這等年齡所能出口的，在西北一帶，自己的名頭和輩份也不算低，他既知自己來歷，還如此狂傲，倒要弄清楚他究竟是甚麼來歷，他口中既知「飛鷹掌」的奧妙，就試試他這一套掌法上的成就，是否如他口中所說那樣較自己知道的多。

再說，以他這等年齡，內力也未必見得如何高深，自己不能把他制服，傳了出去，五禽門知道自己匿居於此，必定是一場禍事，主意打定，身形往後微退一步，道：「尊駕年紀這麼

輕，說話的語氣却極爲托大狂妄，老夫已算是謙虛，你却還喋喋不休，追根問底作甚麼？老夫既存心和五禽門交上了手，也不怕他們會如何對付我，你去不去告訴他們我的踪跡，都不放在老夫心上，老夫爲甚麼要驚慌？這孩子是誰的小輩，與尊駕毫無關連，說了出來，未必見得你會替他前去復仇，爲甚麼一定要告訴你！你說老夫的『飛鷹掌』法是偸學來的，譏笑老夫宛如『畫虎不成反類犬』，想來你是一位大行家了，老夫就在『飛鷹掌』法上領教幾下，看看你是否有眞材實學，還是黃口豎字，言談無忌！」

年輕文士哈哈笑道：「老廢料，相公看你賊眼亂轉，還當你有甚麼圖謀，原來你藐視你相公，當你相公口出大言，以相公名號，別說你是個老廢料，即使五禽門聽到相公要和他們作對，也使他們心驚膽跳，要是你知道了，定會嚇破膽，相公因聽這孩子的叫聲，淒厲動人，才破費功夫問個究竟，若眞是聽來使人不平，相公也許會抱個不平。你既要領教相公的『飛鷹掌』法，相公便讓你開開眼界，讓你知道這掌法的威力，你偸學來的，怕連犬也未畫成，也使這個孩子學上了歪路！」

他說完，又對那孩子道：「你剛才學的『撲擊三式』不是制敵死命，而是自去送死，現在你看好了，相公對敵從未一撩袍角，現在爲使你這孩子看得清楚起見，便破例一次，但這老廢料不值得受你相公一掌，沒資格說是相公敵手，相公就當他是練功的對手，不取他老命便算了！」

說時，已把袍角捲起，塞在腰際，然後對「沒心豺」費山神瞪了一眼，就這麼一瞪，已把費山神嚇得退了二步。

這年輕文士原本收斂了的眼神，這一瞪，猶如二道寒芒射向了費山神，從眼神中，費山神已知剛才的主意已全盤打錯了。

這年輕文士雙脚輕輕一點，身形自拔高了三丈上下，身形昇起時，雙脚已捲曲在小腹下，他雙臂一張，大袖伸展，宛如巨鷹展翅，接着凌空一側身形，疾射而下，直向費山神撲去，費山神脚下一錯，向左疾滑開去，他在下撲到一半時，見費山神向左滑，倦曲的雙脚微微一蹬，身形立即改向左斜，費山神在滑向左之後，已一掌拍出，這一掌時間配合得極準，正在他前撲之際，他一左斜，正好迎面撞上，祇見他左掌略揮了一揮，身形宛如鷹隼下擊，由正轉側，避過正面一掌，由側下瀉，剛在費山神身側瀉過，他雙掌正向下交錯一揮，雙脚一挺，身形又復拔起了一丈多，直衝而上。

費山神在他雙掌交錯一揮時，身形已翻滾旋轉出去，在費山神還未穩定身形之間，他已凌空倒翻而下，剛好落在費山神身側，右掌一翻，身形借這一翻之力，輕輕落地，費山神剛將要穩定的身形被這一翻的掌勁力，又猛旋而去，接連旋了十幾回，旋出了三四丈外，始一個跟蹌穩住身形。

這年輕文士在腰際一拍，把緊塞袍角放下，對旁立的孩子道：「這是『飛鷹掌』中的『撲擊三式』，眞個對敵時，你用不着縱到這麼高，我因爲要你看得清楚雙脚的動作，特地昇高給你看得清楚。平時祇要一丈五六尺，能向對方下撲高度便可以了，你這一下撲，對方必要閃避，那你用脚蹬出，加快身形欺近，你用右掌輕揮，身形便會跟隨右斜，用左掌則左斜，不必有甚麼考慮，你看對方身形向何方，你是凌空下撲，這樣改變方向，必較他爲快，這時你雙掌連環劈出，對方身形未定，這連環二掌勢必中上。對方功力高强，能再閃身橫避的，你一錯雙掌，可穩定下撲之勢，再一蹬脚，在凌空仍可變勢，不過你下撲時，緊要記得腰要內縮，容易駕馭身形在凌空不致突然急瀉而下，而在變勢時，也能着力，你輕功未到火候，這份凌空折翻還需好好的勤練，末了一式和你倒翻攻敵如出一轍，不過你平竄，不但能使對方覷正來勢，出手先攻，而且攻時也無法閃避，這一式應凌空由敵頭而下，使敵無法捉摸你向何方出手而攻，因爲凌空而下，可前後左右隨意而落，『撲擊三式』前二式都是惑亂對方，這最後招式才是眞正制敵一式。」

那孩子也極爲乖巧，聽年輕文士說完，連忙上前躬身一揖道：「多謝前輩指教！」

青年文士又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孩子道：「小輩姓王名昌齡，先父乃是豫北湯陰縣『盛世鏢局』的總鏢頭王友明。」

年輕文士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開山掌王友明的小輩。」他說到這裡，回頭看看「沒心豺」費山神。

費山神自穩定身形之後，一直怔立在那邊，心中驚駭莫名，這年輕文士對「飛鷹掌」盡知掌法中的奧秘還在其次，主要的却是他的內力之强和輕功之神妙，他第一次雙掌一錯，便覺得有股絕大的潛力迴旋過來，使自己無法立足，爲這迴旋之勢捲了出去，他第二次右掌一翻，看來毫不費力，自己感覺這股勁力幾乎使自己不能回過氣來，若是年輕文士下手稍重一點，豈不使他窒息而死？這年輕文士不知究竟是何等人物，在西北一帶，從未聽見過有這等年輕高手，他還全部知道自己的來歷，這使他如何不驚駭？怔立一旁，兀自不知如何是好。

年輕文士對他冷笑道：「你是黑道中人，這『開山掌』王友明吃的是鏢行飯，和你怎會成了知交？」

費山神至此，始對年輕文士敬畏

，答道：「老朽當年也吃這一口飯，後因覺沒甚出息，才始拋棄，故老朽一生從未與鏢行中人為難過。」

年輕文士追問道：「那王友明是怎樣無辜慘死？」

費山神對他瞥了一眼，才沉聲道：「他是在『滎陽之戰』中，命喪『嵩山七煞』之手。」

年輕文士一聽「嵩山七煞」，眼中突現奇光，鼻中也冷哼一聲，側望了那孩子王昌齡一眼，然後道：「我知『滎陽之戰』，是晉、冀、魯三省幾十家鏢行，聯合向這七煞挑戰，鏢行中人的功力不及七煞，死傷了二十多人，這是約期會戰，技不如人，怎可說是無辜慘死？」

費山神冷哼道：「這都為不守信義的小人所害，老朽在黑道中，雖以險陰狡詐著名，有時還用嫁禍之計借刀殺人，但都是為了自身安危，權宜行詐，藉以自衛，但事情真攬在身上時，骨頭卻硬，從不罔顧信義。七煞雄霸黃河兩岸，不但各地鏢行受他們為難，弄得寸步難行，早先在黃河各地立櫃的朋友也為他們趕絕，故西自風陵渡起，東至魯中濟陽止，俱是他們霸佔地界，晉、冀、魯三省鏢行，由西北或關外接鏢南下，除非由秦中繞道，對七煞之留難，都已至不可忍的地步，但格於威勢，還不敢露面作對，偏是當初為七煞趕走在黃河兩岸立櫃的朋友，自己不敢爭霸，卻慫恿鏢行中人聯合起而對付，他們願拔刀助陣，鏢行中人本在忍無可忍地步，經他們慫恿，便向七煞挑戰，約期在滎陽分個生死存亡，鏢行方面，由晉中大原『鏢西鏢局』總鏢頭『金刀』李堯、寧武『平安鏢局』東主殷天保率領晉地九家鏢行、冀境由大名府『南安鏢局』老鏢頭『九頭獅』穆飛、涿縣『長勝鏢局』古省三，以及老朽這位至交豫北湯陰『盛世鏢局』，率領冀豫十七家鏢行，粵北則由武定『天風鏢局』、『黑霸王』李黑參加，共計二十七家，鏢中集合的武師有四十一位，加上各地朋友，足有七八十人，聲勢極為浩大，雙方在滎陽見面，七煞也邀了十幾個人助陣，這十幾個人中，有二個正是當今霧靈山龍虎門的高手，七煞之中的『攝魂手』包祁當眾發話，允許當初為他們趕走的兩岸立櫃朋友，祇要聽命於他們七星寨，仍可在當地立櫃，這一羣不顧信義、罔知羞恥的小人，一半怯於龍虎門這二位高手的威勢，一半是見利忘義，居然倒戈相向，鏢行中人以致進退為谷，祇得咬牙死拚，王老弟和七煞中的老大『活鍾馗』顧品過手，惡戰了五十多招，正難解難分之際，卻為『攝魂手』包祁，用毒銀梭暗算，致為顧品一刀砍中前胸，當場身亡，『金刀』李堯、老鏢頭『九頭獅』穆前輩都勝了七煞中的『金睛猿』王亮，『黑煞神』唐陀螺卻為眾賊一擁而上，喪生在亂刀亂劍之下，其餘的見勢不佳，都慌忙撤走，但為他們兜截，一半以上都死於非命，老朽雖乏善足陳，對這一羣下三門實在看不起，有心要替故友復仇，身後卻又有五禽門這伙强敵，同時也人單勢孤，不得已在此等候時機，也順便教導這個故交之子，滿以為此地荒涼，人跡罕至，卻不料尊駕會路經此地，老朽初聽尊駕出言倨傲自大，又點穿老朽以往陰謀，明說領教尊駕掌法，實欲滅口，剛才試招，乃使老朽有以卵擊石之感，老朽已直言相告。『嵩山七煞』，目前聲威正如日中天，若無尊駕這等蓋世功力，拔刀相助，這孩子的血仇，怕是無法得報了。」

年輕文士對那孩子又望了一眼，問費山神道：「你可知七煞的七星寨，立於嵩山何處？」

費山神道：「在太室平天崖畔。」

這年輕文士突把臉色一沉，眼露煞氣道：「相公此去龍潭溝渡河，乃係向當地澠池『大陽刀』呂豪門下一個小輩，詢問這七煞七星寨的地點，既知在太室平天崖畔，就不必去了，相公與七煞中『攝魂手』包祁有點小過節，此行正去找他，本來祇找他晦氣，聽了你所說，原來七煞乃是下三門一流的東西，『盜亦有盜』，他們既然太過霸道，毫無信義，比武較量，居然用暗器暗算和以多勝少，羣起圍攻，這等不要臉的東西，丟盡江湖中人顏面，相公說不得要下手除去，尤以包祁和顧品二個，使他們死得難過一點，為這孩子出一口烏氣，不過你這個老廢料一直借刀殺人，我過河後，還得探訪一下，確實之後，後天就上平天崖去，不過還有人要去龍潭溝找相公……」說到這裡，便把頭上淡藍色秀才巾取下，丟給王昌齡道：「你戴此巾去龍潭溝，到河邊渡口等待，中午時如有人見此巾問起，你就說相公過河去了，要他們在對河澠池等相公或回去好了，相公必替你報父仇。」

王昌齡接巾，聽他這麼一說，忙雙膝跪在地上，叩謝道：「亡父死得慘凄，能得前輩仗義，小輩永世不忘前輩這份恩德。」

這年輕文士把手一攔道：「不必多禮，記緊要中午前去龍潭溝！」

然後向費山神看了一眼道：「你在黑道中雖聲名狼藉，但還有一份義氣和骨頭，若相公此事探聽確實，五禽門向你為難之事，由相公出頭，為你了此過節，若是稍詭言誣騙你家相公，哼！」他對費山神瞪了一眼，便向北往垣曲而去。

「沒心豺」費山神深陷的雙眼，看着這年輕文士身形，一瞬也不瞬，心中也大大的詫異，這文士真是「真人不露相」，他這「飛鷹掌」法，已盡得內中神髓，施展出這「撲擊三式」，威力無比，卻偏說與五禽門毫無淵源，還說出頭為自己與五禽門了此過節，自己

為化此强敵，在黑道中向友好不知拜托了多少位，都不得要領，這文士卻輕率的答應了自己。

近年來在西北一帶，功力高的第一流人物中，似沒有這樣一號人物，聽他口氣，又不似是武林正宗門下，莫非是南方來的？

費山神一逕在沉思，直到王昌齡叫他：「費伯伯，姪兒要到龍潭溝去，替這位前輩去等待他的朋友去了。」

費山神聽了，才打斷了思潮，一想到也許能從他的朋友身上打探他的來歷，便對王昌齡道：「老夫陪你去，昌齡！」

＊　＊　＊

龍潭溝位於黃河北岸，是個四五十戶的小村鎮，渡河向東南走上三四十里，便是豫北的澠池縣境，此處非交通要道，故也極為荒涼，一老一少來到了鎮梢河邊，坐在土丘旁等待。

王昌齡戴上那淡藍色秀才巾，和他身上粗灰布的衣衫極不相配，故看來極為矚目，好在河岸離鎮梢有一箭之遙，岸旁又是亂石土堆，雜亂無章，沒有甚麼人經過，二人坐到未初，才見鎮梢有二人向岸邊走來。

費山神對王昌齡道：「也許這二個就是了。」二人注視這走來的二人，目不稍瞬，待等能看清這二人的眉目。

待看清楚後費山神大吃一驚，叫道：「苦也！」迴顧後面，卻是滔滔河水，左右俱是河床浮泥，蓋他們正坐在一塊凸出的河岸旁。

費山神忙教王昌齡收起秀才巾，一拉他便想往河床下竄去，他們剛一起身，那邊已有人喝道：「站住，你這個老賊骨。」

隨着喝聲，這二人已一掠三四丈，接連二三個前縱，已搶先攔住他們左右的去路，這二人都是五十多歲年紀、鬢已花白的老者，右首一個笑道：「我看出是這個老賊骨，這五六年來沒見他蹤影，不知他匿居何處，想不到會在此不期而遇，這老賊骨狡詐機智，這次看他如何漏網？」

左首一個也笑道：「這真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也是這老賊骨命途多舛。」

費山神一見這二人，不但臉色大變，而且身形也直打哆嗦，聽二人說完，便對右首一個老者恭身作揖道：「老朽從未對二位前輩不敬，幾次遇見二位，都早已迴避，二位定欲搜尋老朽，不知何故？還望二位指示，即使有甚麼懲罰，也可教老朽心服。」

那老者叫道：「你這老賊骨，幾次用詭計脫身，避開我們耳目，還說從未不敬，雖知我們不是輕易受人愚弄的，當初找你，我們也不過是受一個好友所托，代五禽門探問你的行踪罷了，你要對我們不敬，諒你也沒有這個包天大膽，第一次你若不是弄狡猾，挺身和我們見面，我們和五禽門沒有甚麼交誼，不過受友之托，可一定會難為你，不是幾次為你漏網，致使我們這二個老兄弟沒得交代，今日見面，你有本事，儘可用詭計脫逃，若能逃得出我們掌握，我兄弟倆從此不和你為難，否則說不得要你試試這錯骨滋味，教你自去五禽門，聽由他們發落了。」

「沒心豺」費山神一聽「錯骨滋味」，身子更抖戰得厲害，對那老者不住的作揖道：「陸前輩，老朽當初一聽二位的威名，乘早逃避，便是尊敬二位，不敢與二位相見，並沒心存愚弄之意，沒想到反會惹惱二位，若早知二位當初能網開一面，老朽也不敢匿逃，反求二位作主了，今日見了面，二位如何處罰，老朽必俯首聽命，斗膽也不敢施甚麼詭詐。」

費山神對這二老如此畏懾，說話時的語音也帶抖戰，倒教在旁的王昌齡看不過去，他把費山神一拉，退後了三四步，低低道：「費伯伯，我識水性，我們由水中走，我助你游到對岸。」

費山神搖頭低聲道：「昌齡，這二位是西北道上赫赫有名的『雙魔』，為當今第一高手，提起『水火雙魔』，無人不忌憚三分，他們的輕功已到登峯造極地步，所以一位稱做『一縷烟』，一位叫做『龍捲風』，登岸渡水的絕技，在他們來說並不當是一回事，如何能由水路逃得過他們掌下？」

王昌齡激憤道：「那麼任從他們宰割不成？」

費山神道：「這二位雖是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但若能說話得體，也許能得他們體諒一點。」

王昌齡道：「若是他們對費伯伯不起，姪兒拚了這條命，也必和他們拚上一拚。」

費山神用手摸了一摸他的頭，道：「但願那位相公能替你報了父仇，你應允他在此等候朋友，不能疏忽了，以那位相公的武功，想來決無問題，我祇要不使他們下手錯了骨，隨他們去五禽門，我尚有機會設法逃遁，不過此後也再別想在西北露面了，我若能逃走，便走南方，一時恐不能與你見面了。」

王昌齡聽了，不禁淚滿於眶，看着費山神，臉上立有一股悲憤神色，二人似有不勝難捨之情，他們的話，兩個老者雖然聽不清楚，但從神色卻看得出來，這二位老者，正是多年來威鎮西北的雙魔，一個叫「一縷烟」陸忠，一個是「龍捲風」陸羽，是當世的一個大魔頭名下的得力助手，二人各使一桿明杖，一個杖色殷紅，一個杖色青紫，稱為「水火雙杖」，二人在西北一帶，杖下無五十招對手，若是雙杖合璧，能接十招的也無幾人，二人脾氣怪癖，軟硬都不吃，有人犯在他們手裡，除非他們自己歇手，否則祇有認命而已。

他們二人一看對方二人這等神色

，不禁有點奇怪，陸羽沉聲問道：「老賊骨，這孩子是甚麼人？」

費山神道：「這是老朽一個故交之子，憐其孤苦，收在身邊，並以螢火末技相傳，以冀他將來能報父仇，老朽今日如前輩所說，命途多舛，此去五禽門，怕再難與這孩子見面，故特囑咐他幾句，以教他爲人之道。」

陸羽聽了，倒是一怔，對陸忠望了一眼，陸忠却道：「憑你所交，未見得有甚麼好貨，充其量不過都是些豬朋狗友，值得你對他後代這樣關心嗎？你想用這一套假仁假義，來博我們同情不成？」

他這樣一說，不禁引起王昌齡的憤怒，立即高叫道：「費伯伯與小輩先父是三十年至交，先父是湯陰縣盛世鏢局的總鏢頭『開山掌』王友明，一生安份守己，二位既屬江湖前輩，諒當有個耳聞，豈是二位前輩口中所說的豬朋狗友，以二位之身份，不應如此胡亂出口，侮辱先父，自滎陽之戰，先父身故後，費伯伯憐我孤苦，撫養多年，我親身感受，怎能誣說費伯伯假情假義？二位前輩再口不擇言，莫怪我這個小輩不敬，破口得罪二位。」

他說得極爲激昂，一臉怒容，面對這二位魔頭，毫無畏怕之色，這一來，倒把這二個魔頭罵得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應付。沒想到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却有這等剛烈氣節和不肯辱沒家聲、據理力爭的勇氣，說得又詞正理順，使這二個成名多年的老魔頭心中大爲折服。

陸忠笑道：「老夫一生言出如山，從不改口，即使錯也錯到底，今日却破例，老夫剛才所說，俱都收回，這是老夫敬你小小年紀，居然有這樣剛烈的氣節。」

王昌齡聽了，對陸忠一躬道：「陸前輩，剛才費伯伯說，你二位是目前江湖上第一高手，聲名顯赫，費伯伯從未對二位不敬過，二位爲甚麼一定要逼費伯伯去討好五禽門呢？」

陸忠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但一想，這孩子的想法也有理由，這費山神狡詐奸刁，江湖上眞有不少人對他恨之切骨，不獨五禽門爲然，但他對這孩子却有仁義，無怪這孩子會這樣替他辯護，他第一次聽到有人對「沒心豺」有好感，於是便笑斥道：「放屁！老夫倆怎會去討好五禽門，誰教這個老賊骨橫行不法，到處嫁禍於人，也許他對你一人好，却對別人不起，你不懂，不必爲他辯護！」

王昌齡回望費山神道：「費伯伯，姪兒也不等那相公的朋友了，和你一起走好了，姪兒孤苦，得你老人家垂憐，如今你老人家有難，姪兒怎能眼看你受難，五禽門若敢對你老人家下毒手，姪兒定會找到那位相公，苦學武功，殺盡五禽門，爲你老人家報仇。」

說完，豆大的淚珠，滾滾的流了下來。陸忠看了，不禁皺起了眉，對陸羽看了一眼，陸羽也緊皺着眉頭，這二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都爲這孩子的至性感動，陸忠想了起來，問道：「孩子，你說等一位相公朋友，這相公是誰？」

王昌齡搖頭道：「他沒留下姓名。」接着從懷中摸出那件淡藍秀才巾，戴在頭上道：「他教我戴上這件頭巾，他的朋友見了，自會問起，就說那位相公過河去了，教他們可在對河澠池等他或回去好了。」

陸羽一見王昌齡的秀才巾，走前一把拉住他，問道：「這相公有沒有說出過了河後去那裡？」

陸羽問時和陸忠在旁的神情，俱都十分愼重，費山神便接口道：「這位相公說過，後天他會上嵩山太室平天崖七星寨，去找七煞中的『攝魂手』包祁的晦氣，順帶對付『活鍾馗』顧品，爲這孩子報父仇。」

陸忠問道：「你們怎會認識那相公？」

費山神聽這二人的口氣，似與那年輕文士相識，心想莫非就是他們要等的那位文士的朋友？於是，便將如何教王昌齡練功，那位年輕文士如何現身詢問的一切詳細情形，都說了出來。

陸忠聽完，對費山神笑道：「算你這老賊骨的造化，若那位相公眞的說過你所說之事不虛，就爲你出頭了這五禽門的過節，今後你可放膽走路好了……」說到這裡，陸忠突然又微笑起來，道：「但你這老賊骨詭計多端，所說不知是否眞的，看在那位相公的頭巾份上，老夫兄弟要你一起過河，趕去嵩山，後日在嵩山山麓下等待，見了那位相公，問清楚再說。」

費山神恭身道：「二位前輩可賜知那位相公的名號嗎？」

陸忠道：「他既不肯告知，老夫們也不便爲他道穿，不過相信他必能爲這孩子報了殺父之仇，那位相公最憎恨『嵩山七煞』那等不顧信義、卑鄙和暗算及以多勝少的行徑之輩，看來七星寨這次大禍臨頭了，你與老夫過河，趕去嵩山吧！」

費山神聽罷大喜，立即關照王昌齡，命他立刻通知附近鏢局中人，告知他們後日清晨在嵩山下相見，有人仗義爲「開山掌」王友明復仇，上嵩山平天崖七星寨去尋「嵩山七煞」晦氣去了。

原來鏢局中人在「滎陽之戰」雖創傷鉅深，但一直在敵愾同仇，暗中聯繫，有機會時便找七煞算賬，爲死難者復仇。

費山神則與「一縷烟」陸忠「龍捲風」陸羽二個魔頭先渡河至澠池，然後向嵩山進發。

* * *

且說那年輕文士離開費山神與王昌齡後，向北而行，就在離垣曲不遠

的三灣口，僱了一艘快船，沿河東下，中午時，到了南岸的南村，飽餐後再順流而下，至黃昏過後，到了孟津渡口始棄舟登陸，當晚在孟津縣中找到了一家小鏢局，自稱是涿縣長勝鏢局「神彈子」古省三的至交，詢問「滎陽之戰」的詳細經過，鏢局中人據實詳告，果與「沒心豺」費山神所說相同，他便決定了心意。

第二天，他便離開了孟津，南去嵩山，這家小鏢局中却有一個年老鏢師，識得這年輕文士的來歷，從旁看他聽到七煞行徑和近年來的作爲時，這年輕文士不住的冷哼，便留了意，待他一離開鏢局時，早命人去四處送訊，因爲這老鏢頭見這年輕文士的神色，就料到嵩山七煞是惡貫滿盈了。

這年輕文士中午過偃師，傍晚時份到了嵩山，更不停留，直上太室平天崖，七星寨在平天崖偏右一片山地上，屋宇連綿，足有三四十間之多，地勢選得極好，背倚平天崖，左右都是削壁，壑谷深有百丈，祇是在進寨山道上設有一木砦，便扼住進出，他走近砦門，便有二個三十上下的壯漢上前攔阻，正想開口喝問，這年輕文士冷笑一聲，一揮寬大袍袖，二個魁梧身軀的壯漢立即平飛二丈開外，滾落在亂石堆中，險些跌下深谷。這年輕文士的衣袂爲山風括起，飄揚着往山寨內走去。

二支响箭由寨前飛起，先後掠向寨中，這年輕文士剛走到寨中大廳前，寨中人已紛紛由廳中和兩旁屋內走了出來，大廳中湧現的十幾個人中，其中有二個中年人一見這年輕文士，一個個立即歡呼道：「啊！貴客臨門。」

一個則笑對那年輕文士道：「陸妹夫，想不到你會光臨這七星寨，那包家賢弟臉上貼上金了。」

年輕文士一見這二個中年人，也哦了一聲，似意料不到。他站定後，對所有的人掃視了一眼，然後冷峻的眼光射到另一個四十左右、倒掛雙眉的中年人身上，冷冷的道：「你是包祁？」

那個中年人，正是「嵩山七煞」中的「攝魂手」包祁，他立即陪笑道：「咱們少見！陸妹夫，請進廳內獻茶。」

年輕文士一沉臉，對他「呸！」了一聲道：「你是甚麼東西？也敢如此稱呼？」

包祁一見他這等神情，不禁一愣，立在包祁身邊的幾個人立起騷動，個個臉現怒色，二個中年人見狀，忙上前對年輕文士道：「陸妹夫，有甚麼事進廳再說，有我兄弟在此，天大的事也必對你交代。」便挽挽他的袍袖，半拖半拉的就往廳內走。

廳內正在設席，二人便拉他在正中一桌上坐定，隨後跟進廳來的各人，臉色都十分難看，俱怒視着這年輕文士，分散坐在大廳各處，一個中年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五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五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人似欲起而替衆人介紹，這年輕文士道：「祝封，不必多此一舉，相公不認識這等東西。」

衆人聞言，不禁驚怒交集，驚的是這個文士居然敢直呼威鎭冀北龍虎門的大師兄祝封的名字，怒的是他狂悖無禮，語侵衆人，另一中年人見狀，忙對包祁施一個眼色，道：「包賢弟，你招呼各位暫時迴避一下，我兄弟要和這位妹夫談談。」

衆人格於中年人面子，正想起身，年輕文士冷哼一聲道：「金森，用不到教這姓包的迴避，相公正想問他。」

七煞中的老大「活鍾馗」顧品剛沉臉想開口，金森連連揮手，包祁也示意各人退出大廳，才悻悻而走，出了大廳，俱在廳前站立圍談，這六七個爲七星寨接待江湖中人的人都大感詫異，「嵩山七煞」老二包祁一直倨傲自尊，怎麼今日被這來人當面侮辱，却不發作？那一旁，老大「活鍾馗」顧品已沉着臉對包祁道：「這腐酸是甚麼東西？這等跋扈，若不把他留下，七星寨的威名何在？二弟，他來找你，究竟有甚麼事？」

旁立的「金睛猿」王高也接口詢問，包祁把他們直往外拉，然後低聲對顧品道：「大哥，你可知道這人是誰？說來可使人膽寒，咱們七星寨今日可請來一位災星來了，他是龍虎門掌門東方老前輩的愛婿，就是燕姑娘的丈夫，我想這事壞了，一定爲他得知內情，看來找這個過節來了。」

另外六個人一聽，果然個個臉色立變，包祁又道：「以他個性，這事不會罷休，看來非有一場大糾紛不可，金、祝二位決不能阻止他，好在他手下的二個老東西不會同來，事情眞到不可轉寰餘地，說不得憑我們兄弟七個和寨中所有朋友起而服侍他了，幾信老弟快準備準備，千萬不可提起他的名頭，祇說來了一個强敵，上門尋仇便了，一提他的名頭，怕會溜個精光。」

七煞中除顧品之外，另外五個都分頭準備去了。

原來這年輕文士，正是霧靈山龍虎門「降龍伏虎使者」東方浩的愛婿，近年來威震西北，東北黑道中人大魔頭「量天尺」陸巽乃是冀北妙峯山隱居的黑道前輩「乾坤三絕」陸莊子的獨子，因陸莊子與東方浩乃係世交，故陸巽在小時就由陸莊子爲之聘定東方浩之女東方燕爲妻，二家門當戶對，一個是黑道前輩，一個是外道掌門，陸巽的武功，除家學淵源之外，還機緣巧合，遇關外天寶山『玄寒門』中耆宿石明月，見他資質稟賦都高人一等，貌相也長得溫文，正應了一般武林尋覓傳人的目標，更是靈秀內蘊，擧止純厚，就爲他作個記名弟子。

「玄寒門」在關外雖不似長白、天山、陰山三派著名，但武功却另有成就，獨門的「玄寒三藏」奇功就是採納關外三派之長，陸巽苦學五年，還未盡得眞傳，却在關內東北、西北一帶已無敵手，這尙是那位「玄寒門」耆宿突然發現這個記名弟子，在先天上留有遺傳，有一份暴戾之氣，後天無論如何不能爲之化盡，凡爲事一橫心，便十分手狠，就不敢以畢生絕藝相授予，以免將來這份暴戾之氣有了氣候，難以收拾。

果然不出所料，陸巽自離開師門後，便以手中這柄師門所賜的「量天尺」，橫行了關內外東北一帶，他這柄量天尺，其實就是一把寶劍，祇二尺四寸長短，柄長四寸，二尺殷紅劍身暗藏在方形劍匣中，故外表看來似尺形，非遇高手在必要時，從不出鞘，出鞘之後，則非見紅不許還鞘，因陸巽在外鋒芒太露，幾年之後，到處都是仇家，深怕强敵引上家門，故在外隱去眞名，就以手中劍爲名，更名爲陸紅劍，就在這幾年當中，「量天尺」陸紅劍之名在東北、西北一帶使人聞名喪膽，何況他剛出道闖盪之時，這位黑道前輩「乾坤三絕」不知愛子已得關外絕技，還不放心，教手下二個忠僕跟隨左右，這二個忠僕當年在黑道上也享有盛名，即是「一縷烟」陸忠和「龍捲風」陸羽，陸巽得這二個老於江湖的忠僕在身邊差遣，乃更肆無顧忌。

陸巽自和東方燕結合後，婚後夫婦間的感情並不融合，大部份是由這位「玉面觀音」東方燕自高自大所引起，她自以爲龍虎門威鎭冀北關外一帶，她是未來掌門人，此外，「乾坤三絕」陸莊子收山隱居之後，有不少强敵與之糾纏不休，全仗龍虎門東方浩爲之化解，得能轉危爲安，有恩於陸家，故對這位夫婿不大尊敬，任何事頭指氣使，這位心高氣傲的陸巽如何容忍得下，故也常因小故破口爭吵，東方燕每次在吵架之時，總是先出手動武，想以武功壓制陸巽，陸巽總想到初上霧靈山龍虎門未成婚時老父所囑，東方浩爲他家化解强敵之情，同時也不與女流一般見識，總是避開算了，東方燕却還不知她這夫婿便是近年來崛起、使人聞名喪膽的大魔頭「量天尺」陸紅劍，還當他陸家當時的功候不及龍虎門。

有年，東方浩五十歲壽辰，在家祝賀，因係小壽，祇約了近親和門下子弟，來客中有一姨甥姚川，爲燕山門下高手，早年曾一度托人說親，想娶東方燕爲妻，得知東方燕已有夫家，便作罷論，他來祝壽，酒後勾起前事，又見陸巽打扮一派斯文，便出言譏諷這位表妹東方燕，說她混身酸氣，嫁個酸秀才，將來如何能負龍虎門掌門大任，並語侵陸巽，陸巽本擬發作，但礙於是岳丈的壽期，强忍了下來，不過東方燕却不但不責姚川言語侵犯自己丈夫，語氣中反倒嫌陸巽無能，陸巽至此，忍無可忍，便發作起

來，反唇相譏，東方燕乃大發雌威，當着衆人，在壽堂內出手相逼，陸巽平時所受鳥氣都發洩了出來，立時還手，出手二招，便把東方燕甩出尋丈，一衆龍虎同門上前相勸，想攔住陸巽，被陸巽呼呼二掌全數揮退，同時指明要姚川當場道歉剛才出言不善，姚川不服，就彼此動手。

姚川爲燕山門高手，「燕雲十八掌」在冀北也是掌法中一絕，姚川一出手便是一招「掃蕩乾坤」，這是燕雲十八掌中「大連環」九掌起始，橫掃而下，對方若一閃避，接着便是八掌連環而出。

陸巽冷哼一聲，身形微退一步，左袖輕輕一揮，已卸去姚川的掌風，姚川一側身，第二掌一招「漫天風雲」已然拍出，陸巽一臉輕視之色，不但不閃，反跨前一步，右手駢指，斜斜點起，姚川翻起右掌，乃有難以拍下之苦，他這雙指正斜指在他右掌腕脈，若一掌拍出，腕間「大陵穴」正湊上他雙指，就在姚川一呆之間，陸巽大喝一聲，左掌翻起，已一招「潛龍昇天」，拍向姚川，就在這時，壽堂正中人影一閃，直撲過來，祇聽得「啪」的一聲，陸巽和這撲來的人影都已震退了二步，就在雙掌相對震退之際，陸巽右掌已遙向姚川揮去，姚川也爲他掌風，揮得接連翻了二個觔斗，陸巽一看這撲來的人影正對他怔視，原來不是別人，乃是岳丈東方浩，忙恭身道：「岳丈請恕小婿魯莽。」

這位龍虎門掌門人「降龍伏虎使者」東方浩微笑道：「賢婿好功力。」接着迴望姚川道：「是你語犯陸巽，應過來致歉。」

陸巽一拱手道：「不必了，一切都看在岳丈臉上，小婿失禮了，要先行告退！」一躬之後，臉含悻色便走。

壽堂內衆人俱都怔視他的身形，不敢開口挽留，蓋他轉身之間悻然之色，自有一種煞氣威勢，使人不敢開口，衆人之中，尤以東方浩心中大大驚駭，他以往雖然知道這對小夫婦時常爭吵，女兒還幾次動武逼退陸巽，也當陸巽的功力不及女兒，便暗中斥責女兒，不能仗藝欺壓丈夫，可是東方燕自小爲父寵愛慣了，對父親的斥責，仍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點都未改自傲脾氣，剛才小夫妻又拌嘴，他聽到姚川言語之中有侵犯陸巽，也正嘆惜陸巽太沒出息太沒有骨氣，無怪女兒要欺壓他，可是一見陸巽出手，第一招施的破中疊手法，卸去東方燕的「拱雲托月」，手法極爲玄奧，東方燕第二招「舒捲雲烟」，招式還未施足，已不知被他用甚麼手法破解後，反爲他甩出尋丈而去，心中正在驚疑，已見他雙掌交錯劈出，把龍虎門的弟子都逼退，他施的是劈空掌中「旱地驚雷」，而且掌風控制自如，看出他功力深厚之外，還機智絕倫，他要姚川道歉，姚川不服動手，便知姚川決接不上他十招，沒想到姚川第二招未發出已受制，在一呆之間，便知不好，忙縱身趕來阻止，不想他已一掌拍出，這一掌也奇奧無比，姚川決接不上，中上了，不死也得重傷，故急出掌相抵，這一掌，用上了七成功力，正悔下手太重，不要將他震傷才好，誰料雙掌硬接，反將自己震退，還看他揮掌把姚川打翻，從他被震退時尚能揮掌出手，則他這一掌最多施出四五成功力，否則決不能還能運用眞氣出手，這種功力强、機智高、出手快的功力，都聚集在他一身，如何不使這個素常不把這嬌婿放在眼內的東方浩不大大的驚駭？同時他走前這一句：「一切都看在岳父臉上。」這句話更包涵無窮，這包括過去受東方燕的氣和饒恕姚川在內，東方浩怔視了一會，轉身對東方燕瞪視了一眼。

東方燕這時也又氣又急，氣的是在親友同門之前爲他一招挫敗，急的是他有這身功力，此後難以克制，臉上又紅又羞。

龍虎門的大弟子祝封這時走了過來，對東方燕道：「恭喜師妹嫁了這樣一位功力高强的妹夫，將來龍虎門定必揚名天下。」一衆同門俱都上前恭維，東方燕才又竊竊自喜。

當晚却不見了陸巽，東方燕一問，始知他含怒下山走了。

第二天，東方浩斥責了東方燕一頓，怪她平時不知尊敬丈夫，致使他含怒而走，料定陸巽必回妙峯老家去，因爲這時他老父已去世，乃命她自去陪罪，東方燕趕去，雖然把他請回山來，但過了不久，東方燕又故態復萌，陸巽不堪她糾纏煩擾，就出門遠遊，順帶着老僕陸忠、陸羽，先去晉探望姨母，不想前世冤孽，却與表妹康隱娘愛上了，二人本自小一起長大小住二月，彼此有情，陸巽出關旅遊，在十二三歲時才分開，這次重逢，，不想這表妹康隱娘離家追踪而去，她明知陸巽已娶妻東方燕，可是竟見不合，故自願與陸巽結合，事情鬧穿了，也願屈居小星，陸巽也對東方燕怨怒，就不顧後果，和表妹相好，居留關外一時，便進關在晉西稷山萬泉坳安頓康隱娘，不道日子一久，爲東方燕所知，夫妻反目，大吵大鬧，同時東方燕還邀請同門，到處尋康隱娘踪跡，陸巽深恐康隱娘受害，乃命陸忠、陸羽護送康隱娘到關外匿避。陸巽與康隱娘之事，根本極爲隱秘，不知如何會爲東方燕所知。

經陸巽仔細一查，才知道是這「攝魂手」包祁送的訊，因包祁與他岳家也沾有一點親故，當年在霧靈山走動，曾見過陸巽一面。

有次，包祁在晉邊偶然見陸巽和康隱娘在一起，大爲詫異，便立命手下暗中追查二人，經過多月查探，始知這康隱娘是陸巽的情侶，並同居在一起，乃親自送訊給東方燕討好，東

方燕也曾聽人說起陸巽和康隱娘在一起露面，但知康隱娘是他表妹，故並不起疑，如今一聽二人同居在一起，如何不大吵大鬧？

陸巽恨包祁多事，無異拆散他和康隱娘，已對包祁存下憎惡之心，此次又得陸忠來告，康隱娘所居關外之地，又爲東方燕所悉，派人上門尋事，爲他二人趕走。

這次康隱娘因剛將臨盆生產，險爲所害，現已匿居別處，準備臨盆，經陸巽探聽，這次又是包祁派人追踪，因此非要上嵩山找這包祁不可，故他上嵩山的目的，包祁已暗中知悉來意了。

包祁正和顧品商量應付之法，那邊一個立在大廳前的江湖朋友走過來道：「包老兄，這斯正在廳中發橫，教祝、金二位別管閒事，趁早離開，還提起當年『滎陽之戰』之事，這斯究竟是誰？對祝、金二位也這般大剌剌的，難道七星寨中就這樣任其發橫不成？」

他在說時，站立在大廳前的另外幾個也都走了過來，這幾個都是黃河水面提得起的高手，其中尤以晉陝豫交界風陵渡黃衣雙傑「浪裡蛟」黃奇、「水底神鑽」黃回，柳園口攔河寨「七寶叉」東長林，也不值來人這等狂傲。

包祁便答道：「這斯仗着龍虎門掌門東方前輩是他的岳父，一直是這等狂傲，其實東方前輩對他也不是怎麼看重，暗中悔怨把愛女『玉面觀音』東方燕下嫁於他，今晚他既來七星寨發橫，說不得和他破臉動手了，有甚麼事，由我兄弟一力擔當，各位準備撤兵刃吧！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不是銅打鐵澆的！」說完，便對四週看了一眼，見四週都有人趕了來，就大踏步的向廳中走去，衆人便隨在他身後。

大廳中，龍虎門的祝封和金森都臉色沉重，這年輕文士陸巽也是一臉怒色，包祁衝進廳來，對金森一拱手道：「金世兄，姓陸的既想發橫，咱們七星寨也不是好惹的，兄弟這般忍耐，完全看在東方前輩臉上，他既請二位別管這閒事，二位就袖手旁觀吧！看看這姓陸的有多大功候！」說完，對陸巽一瞥眼，道：「你問包大爺甚麼事，儘管問吧！」

陸巽冷笑一聲，道：「相公趕來，本想教訓你這個小子，別再管相公的閒事，可是中途遇到了一個孤兒，哭道了『滎陽之戰』，你們這批下三門也不如的東西，卑鄙無恥，反覆無常，壞了江湖道上的規矩，倚仗人多之外，還下手暗算，像你們這等江湖敗類，如不趁早消除，不知以後有多少江湖朋友要受你們卑鄙行徑而爲人所不齒，因此相公獨自來此，要爲江湖上除害，相公不使你們一個個屍橫就地，就不下這平天崖。」

包祁還未開口，顧品已暴喝道：「放你的狗屁，你這小子趁早出來，讓老子送你到閻老五處去吹大氣。」

說完便一指陸巽，倒縱出大廳，陸巽冷哼了一聲，雙肩輕輕一搖，人已從椅上縱起，向大廳外飛去，顧品人剛落地，他也輕輕飛落在顧品身邊，顧品一回頭，猛見這年輕文士已立在他身邊，不禁大吃一驚，急忙側閃出去，同時一擺肩背，撤下厚背刀一橫，就是一招「蒼龍反脊」，向陸巽斜斜劈去，這時，也有一股勁風已自陸巽身後襲到。

陸巽喝聲：「眞不要臉！」脚下微一錯步，身形猛旋回來，這身後勁風，正是包祁的一柄流星鎚，銅鍊抖得畢直，拳大的鎚頭已到眼前，他身形一挫，脚下一用勁，向橫斜移四五尺，顧品一刀也已落空，不等包祁收回鎚頭，陸巽已一挺腰，向包祁欺進，左手駢指，疾點包祁胸前大穴，右手已一招「金龍探爪」，搶奪包祁飛回的流星鎚頭，他時間拿捏得極準，包祁閃避他疾點而來的雙指，顧不得手中兵刃，鎚頭便飛進他的手中，他祇輕輕一抖，包祁不得不把鎚頭撤手，顧品在旁，已一招「渴驥奔泉」，刀尖抖起斗大刀花，當胸劈向陸巽，陸巽一聲長笑，斜跨一步，一抖手，流星另一鎚頭倒飛而起，顧品若不反招，這倒飛而起的鎚尾銅鍊正好纏在他的右臂，他剛一撤招，陸巽又一抖手，想把流星鎚轉向追擊，猛見三點寒星分上中下飛射而來，也祇得一閃身側避，寒星擦過身邊，看清正是三支稜鏢，不禁大怒，長嘯一聲，身形突地飛起，撇下顧品，凌空直向包祁撲過去，包祁這時兵刃撤手，探手取出六七支鏢梭，已發出了三支，手中握的尚有四支，見陸巽凌空撲到，雙手齊揚，向陸巽胸腹發射而去，陸巽身形猛然拔高數尺後，向前一個空心觔斗，三支銀梭在左脚下竄過，包祁還想探手取梭，拳大的銀光已襲到面前，慌忙側避已慢了一步，肩頭已中了一鎚，身形一個踉蹌，第二鎚也已飛到，正擊中後心，悶哼一聲，一口鮮血噴出有一丈多遠，撲伏地上不起，這陰險暴戾的攝魂手，就這樣死在自己的流星鎚之下了。

陸巽一落地，正眼也不向包祁望一望，一閃身縱向顧品，他以空手入白刃，搶奪顧品手中的厚背刀。

在場觀戰的江湖中人一聲喝呼，紛紛撤下兵刃，向陸巽包圍上去，陸巽一欺近顧品，祇一招空手入白刃中的「千中揀一」，便把顧品手中的厚背刀奪了下來，左手也點中了顧品的章門穴，他持刀在手，口中喃喃道：「孩子！相公替你報仇了。」

他突然大喝一聲，厚背刀向顧品齊胸猛劈而出，祇聽轟的一聲，一股鮮血四散紛濺，顧品魁梧的身形立即被劈爲二截，一衆包圍上來的江湖中人見到這等驚心情形，俱都呆上一呆。

正在這時，四週梆子亂响，接着嗤嗤連聲，各處屋面弩箭已如飛蝗般向大廳射來。

陸巽便揮舞起手中的厚背大刀，格擋亂箭，本想包圍陸巽的江湖中人，有二個聽了梆子响後撤得慢一點，都中了亂箭，陸巽心想，這般下流東西，祇達目的，不擇手段，不管自己人的死活，他們這等心腸，非殺他一個不留不可！他心意決定，一邊把厚背刀舞個風雨不透，一邊身形向前縱去，可是射來的亂箭之中，有幾支强勁無比，他知道埋伏箭手之中還有好手滲雜其中，居高臨下，任自己移向何處，都能從中偷射，倒不敢硬衝，萬一箭尖淬毒，中上一箭，那才陰溝裡翻船。他身形漸漸後退，守住了寨砦的要道，不讓一個漏網，這樣，他和四週埋伏箭手足足僵持了一個多時辰，大廳前廣場上已是滿地都是箭矢，看來射來的亂箭漸疏，他一聲長嘯，往東南一帶疾衝，當所有箭都射向他身形時，却是一個轉折，身形猛向左側疾竄出去，他一縱三四丈，連接數縱，立即竄出箭網，左側屋面紛紛大亂，他到得就近，手中厚背刀便往屋上丟去，轉移屋上人目標，跟着向另一處屋面縱上，手中已多了一柄三尺長的殷紅短劍，他這一竄上屋面，宛如猛虎出柙，一條人影在屋上東奔西逐，一片慘號聲中，砰砰訇訇，不斷有人從屋面滾落下來，偶然有人在屋面和他接戰，祇鬥了一二招便敗了下來，也了賬了。

他在屋面追逐了一陣，瞥見有人從寨砦逃了出來，他立即離開屋面，飛縱追趕，他身形迅疾，幾個起落已爲他追到，手起劍落，一個都未逃出。

這七星寨的兩側都是深谷，背倚削壁，祇有一條進寨山道，他祇要留心這一面，不必顧忌有人從其他地方脫逃。

在七星寨外來的幾個好手中，見陸巽這等心狠手辣，有趕盡殺絕之意，雖則驚心，但爲了逃生，於是聯合了十幾人，和他作困獸之鬥，可是功力實在相差太遠，一對面，二三招中，都爲他斬瓜切菜般紛紛爲掌擊劍斃，屍橫就地，何況他手中短劍又是柄寶刃，兵刃挨上便斷，一直殺到天光微曙。

這七星寨中，除大廳內坐着二人，臉色發青，呆若木鷄的金森和祝封外，差不多都是屍骸，所有人一個都未逃出他的手下。

「量天尺」陸巽混身上下都變成了一個血人。

天色大亮之時，看了遍地發紫血跡和屍骸才始驚醒，當時他是氣怒攻心，犯了暴戾之氣，這時，看看也覺得有點過份，不忍卒睹，便一聲長嘯，往山下奔去。

他一口氣如弩箭離弦的飛竄下山，一到山下，幾乎伸手拔劍，祇見山麓下已聚集了七八十人，再定睛細看，當先二個挺身而立的，正是陸忠、陸羽。

他們身旁則是那個孩子王昌齡和「沒心豺」費山神，都鼓大眼對他怔視。

他對王昌齡笑道：「孩子，相公爲你報了父仇，還爲二十七家鏢局的人伸了寃，他們都躺屍在七星寨中了。」

王昌齡聽了，跪了下去，陸巽一把扶他起來。「一縷烟」陸忠道：「少爺，那邊有一個池塘，你快洗清血跡，穿老奴的長袍吧！」

在一旁的陸羽却已在解身上的長衫，站在一邊的「沒心豺」費山神至此才知道這位相公原來是名震一時的大魔頭「量天尺」陸紅劍，忙一恭道：「老朽現在才知道相公的來歷，早先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陸巽笑道：「你的事，相公會命陸忠上五禽門去通知他們，你的『沒心豺』以後改有心的才好。」說完，隨陸忠往池塘洗他身上血跡去了。

各人得到王昌齡和孟津縣中小鏢局年老鏢師通知的鏢局中人，聞訊趕來，聽到他們的對答，都向陸巽致謝後趕上七星寨，看到滿地屍骸，眞較他們「滎陽之戰」慘烈萬倍，對這年輕大魔頭又驚駭又敬佩，暗下就替他起了個「血魔」的外號，因他下山時混身染血，如同血人。

（全文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訂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304.00
一年港幣$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333.00
一年港幣$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390.00
一年港幣$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文提要：黃書郎把秀秀安置在水火洞侍候兩老後來到普濟藥舖，看見小流球在舖前裝瘋，引來大羣圍觀者，古班一見黃書郎出現，連忙叫他付藥費及帶走小流球，黃書郎一本正經地問明小流球發瘋的經過後，力指古班把小流球醫瘋，要求古班賠償，古班在百般無奈下，只得照辦；解決了此事後，黃書郎來至劉家，驚聞文彩被黑紅門中人擄走，連忙策馬追趕，終於在河岸前追及他們……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老父服毒自盡 女兒音訊杳然

「所以……」黃書郎道。

丁卯仁叱吼如豹，道：「所以你殺了他二人！」

黃書郎忙搖手，道：「不是，不是的，我黃書郎對閣下一幫人雖無好感，可也不想要人的命。」

丁卯仁怒道：「他二人却是死在你手中！」

黃書郎道：「這個我不否認，他二人確是我殺的，只不過我不得已出招。」

丁卯仁罵道：「操，殺人也有不得已的呀？」

黃書郎道：「你知道吧，成豹乃是惡霸的表兄呀！」

丁卯仁道：「關你屁事？」

黃書郎道：「當然不關我事，只不過他三人串通一條毒計，生生把我與劉家小寡婦囚在一個鐵櫃中，幾乎要了我的命。」

丁卯仁道：「有這種事？」

黃書郎道：「不信可去問石惡霸！」

丁卯仁跺脚道：「眞可惜呀，大好機會錯失了。」他咬咬牙，又道：「黃鼠狼，你的命眞大呀！」

黃書郎道：「所以他二人就死了。」

丁卯仁怪叱道：「你小子今天也活不成！」

他乃黑紅門內堂大執法，與白布衣的武功均屬上乘，更與大護法「拚命三郎」洪上天不相上下。

姓丁的不但武功高，加上狠字訣的配合，動起來總是厲害得叫人吃驚。

黃書郎當然明白這些，他却不把姓丁的放在心上。

上一次他是受了暗算，才在背上挨了一刀，他相信今次不會再有疏忽了。

他的全神早已貫注——耳聽四方眼觀八面，哈哈笑道：「大執法，我爲甚麼窮追而來，你難道不想知道？」

丁卯仁冷冷道：「你小子窮橫無聊管閒事，老子問你，姓文的父女是你甚麼人？你爲甚麼一定要千方百計的與黑紅門作對？操你娘，聽說你還去折騰過我們淸河二十四分堂的弟兄，把文彩救走，嘿……你大概八成就是爲了文彩，方才窮追而來吧？」

黃書郎哈哈笑道：「丁大執法，我是個辦事認眞、做事要完成的人，否則，我寧可找個女人睡軟床，不錯，你說對了，我就是爲了文彩姑娘而來，而且我也及時追上了，丁執法，你們把文彩姑娘弄過河了？」

丁卯仁戟指河對岸，吼道：「弄過河的不只文彩姑娘，還有兩具屍體在內。」

黃書郎道：「那一定是該死的成豹與卜通二人的屍體了。」他乾乾一笑，又道：「你們把死人運回涼河幹甚麼？公祭呀？」

丁卯仁沉聲道：「黑紅門堂主之尊，豈能隨便就地掩埋，你他奶奶的給我死吧！」

他「吧」字出口，「咻」的一聲長刀斜劈，但聞得好一聲「噹」，正砍在黃書郎的鋼棒上，激起碎芒點點。

「厲害！」

黃書郎的身子猛一偏，半途一個大半旋，尖刀幾乎劃過丁卯仁的肚子上。

丁卯仁是用刀把阻住了黃書郎的尖刀殺。

他沉聲大叫：「你們給我圍緊了，今夜就在這涼河岸的渡口，丁大爺要開腸破肚祭亡魂了。」

亡魂，當然是指成豹與卜通二人。

六個大漢分成犄角之勢，一個個高舉着刀，擺出一副拚命的模樣，雙目死死的盯着中間二人的搏殺，等候着大執法的一聲令下便一擁而上。

＊　＊　＊

黃書郎心中下了個決定，他的決定，是設法把對岸的人也引過來。

如果對岸的人押着文彩姑娘走向涼河城，他再救文彩，便得大費周章了。

丁卯仁的刀法是犀利的，那種粗野得宛如猛虎的架勢，那種掀起草石紛飛的氣勢，着實不同於成豹與卜通二人。

黃書郎疾擋敵人的五十一刀殺着，便一聲尖吼的如鷹般騰身三丈餘，他賣個高空破綻，自敵人的頭上掠過。

果然，丁卯仁暗自高興的把長刀在對方頭上盤旋出十七條刀芒成層，不論黃書郎如何閃掠，都將逃不出他的刀鋒波及，黃書郎非傷不可。

然而，黃書郎的身子突然定在丁卯仁的頭上，他的鋼棒就沾上下方的長刀刀身的時候，猛力反旋，左手的尖刀便也似殞星般的往敵人的頭上點去。

「啊！」

丁卯仁的頭未被點中，但他的左肩頭上在冒血，就在他旋轉身子的時候，黃書郎已掠在他的左後方。

「殺！」

這是丁卯仁的狂叫。

六個大漢本來就等着宰人了，如今聞得大執法的喝叫，一個個變成了野狠似的往上衝。

於是，一聲聲的尖嚎，聲音是「砰」，尖嚎是被打得頭破血流的人的大聲叫。

這些人豈是黃書郎的對手，不旋踵間，六個大漢一齊狂嗥不已。

只不過六個大漢不示弱，頭破血流也一樣的拚。

黃書郎就是不要他們的命。

他要他們叫，叫聲一定會引來對岸的那些人。

六個大漢挨了敲，他們不往上衝了。

六個人團團的圍住黃書郎，使得黃書郎哈哈笑。

丁卯仁左肩挨的一刀眞不輕，他的左臂已無力勁，鮮血就在肩頭上冒，痛得他直吸大氣。

他很想揮刀再殺，因爲他的右手仍然握着刀，但他的心中很明白，再殺也無法殺了黃鼠狼。

於是，他高聲隔岸狂叫：「白布衣，你快過來呀，黃鼠狼出現了！」

他不需要叫，因爲那條船好像未靠岸，原船又匆匆的撐回來了。

黃書郎就是要原船回來的，否則，他早就叫那六個大漢躺下了。

渡船本來是靠岸的，只因爲河水汜濫，渡船靠岸要比平時困難。

押船的正是黑紅門內堂大執法白布衣。

原來，黑紅門得知死了卜通與成豹兩位堂主，便派出兩大執法趕去八里莊收屍，却在石不悔口中找上劉家，他們便把文彩也擄走了。

＊　＊　＊

渡船尚未靠岸，渡船上已飛掠出一個人來。

他人在半空中，蟠龍也似的馬鞭抽得「叭叭」響，道：「閃開！」

圍着黃書郎的六個頭上冒血的漢子聞得這聲叫，立刻便往後退。

於是，白布衣來了。

白布衣剛站定，河上的渡船也「咚」的一聲靠了岸，從船上傳來一聲哭叫，道：「黃爺，救我！」

這聲音雖然凄苦，但仍然是細膩的。

黃書郎立刻張目望去，敢情正是文彩姑娘。

灰濛濛中，文彩被繩子綑綁得不能動，她的頭髮垂下來了，那模樣夠可憐的了。

黃書郎只是瞄了一眼，便暗自在咬牙。

白布衣的動作似狸貓，他托着馬鞭先看看丁卯仁，不由眉頭緊皺，道：「丁執法着了這斷的道兒了？」

丁卯仁痛得流冷汗，吼道：「快，宰了他！」

白布衣怒視黃書郎，道：「操你娘，這一陣子，你弄死弄傷了我們不少人，這是一筆你還不起的賬。」

黃書郎呵呵笑道：「大執法，我也不打算還這筆賬，我的算盤子兒是往上推，從不往下撥的，嘿……只進不出，乃是我的作風。」

白布衣也冷笑，道：「可巧了，黑紅門也講求只進不出，黃書郎，我黑紅門下了緝捕圍殺令，你的身價眞不少，白銀是……」

「一萬兩，不是？」黃書郎接口。

「小子，你已知道了？」

黃書郎道：「卜通與成豹就是爲了那重賞的一萬兩銀子，才斷了命的。」

「怎麼說？」

「他二人貪銀子，不把我的消息送進涼河你們的總堂，為的就是二人可以二一添作五，每人五千兩，如果把消息送去涼河，銀子就分不了多少了。」

白布衣怒叱道：「放屁，黑紅門只有斷頭的鬼，沒有貪財的人，你休得胡言！」

黃書郎道：「八里莊有個石不悔，那惡霸可以證明我的話不假。」

丁卯仁在岸邊厲聲吼：「白執法，少同這狗操的多閒話，圍緊了殺！」

於是，六尺二寸長的馬鞭在半空中一個倒盤急旋中，那比刀子還要利的鞭梢，便往黃書郎的脖子上絞去。

黃書郎一聲大笑，七個觔斗倒着翻，敵人的鞭梢總是在他身後半寸遠——差那麼一點就要抽上他的臉。

這時候，從船上又下來了五個大漢——這五個大漢與另外六個受傷的站在一起，放大了包圍圈，光景今天大夥都豁出去了。

黃書郎第八個觔斗翻了一半，忽然平飛倒竄了三丈半，幽靈般的從正自揚鞭的白布衣左側滑過去。

他這一招來得怪，來得快，來得出乎意料之外。

白布衣一連六鞭未抽中倒翻的黃書郎，他以為敵人還會不停的翻，因為他以為敵人已失去還手的機會了。

然而，這正是黃書郎的欺騙殺法——他的目的就是在欺騙敵人，却在機會來臨的時候，突然往敵人回殺過去。

他還眞的得手了。

當他自地上站定的時候，白布衣方才打着旋，往後暴退不迭。

白布衣的口中尖厲的狂吼：「給我痛宰啊！」

他的左手反按在左脅下，那鮮血已自他的指縫中外溢，好像傷得還眞不輕。

現在，外圍的大漢十一人，其中五個人最厲害，五把砍刀一齊殺，兇猛的襲向黃書郎。

到了這時候，他們方才看出黃書郎的眞才實學。

只見他雙肩左右搖晃着，旱地拔葱三丈高，五束刀芒自他的足下剛閃過，他已經足下足上的打出三十一棒在那些大漢的刀上身上頭上了。

「唔！」

「啊！」

「哎唷！」

黃書郎雙脚落在地上了，他不必再去看那十一個大漢了。

十一個大漢的傷是甚麼樣，恁誰也不會比他清楚，死是死不了的，但如果想馬上再站起來揮刀，可也不太可能了。

十一個大漢滾在岸邊起不來，黃書郎突然暴彈而起，他像個眞的黃鼠狼似的閃過白布衣，便也回得白布衣一聲厲叫：「你媽的！」

白布衣的右手馬鞭揮出一半，一條右腕挨下一記狠狠的，黃書郎打得白布衣的右腕幾乎斷裂。

白布衣的馬鞭落地了。

黃書郎像個惡狠般的撲向丁卯仁，他不等丁卯仁有任何機會再出刀，一棒敲在丁卯仁的頭頂上。

「哎唷！」

丁卯仁發出無助的吭聲，便也歪倒在岸邊。

他昏死過去了。

黃書郎對三個撐船的漢子道：「船老大，麻煩你把那位姑娘解開繩子。」

三個人站在船邊直瞪眼，沒有一個去動手。

黑紅門的事情，誰敢管？

黃書郎冷冷道：「船老大，且莫怕，我不會把亂子往你們身上牽扯，趕快把姑娘鬆鬆綁。」

文彩也叫道：「求求你們！」

三個船老大仍然不說話。

黃書郎不上船，因為他擔心一件事，那就是如今涼河在發洪水，萬一他上了船，白布衣他們逼船老大放船，然後在河中間對他下手，那就不利了。

白布衣他們可以不上船，但他可以命令船老大放船，那渡船只是用篙頂靠在岸邊，只一鬆篙，渡船就會立刻被沖離岸——萬一這三個撐船的也是黑紅門的人，後果就更不堪設想。

黃書郎的腦筋動得快。

他的頭腦是一流的。

只見他仍然不上船，他閃身逼近白布衣，那把尖得不能再尖的尖刀已經抵在白布衣的鼻孔了。

黃書郎眞會作賤人，他的尖刀在白布衣的右鼻孔裡旋着，便也旋出一撮鼻毛。

「你想幹甚麼？」

黃書郎道：「你說我要幹甚麼？」

「難道你想殺了我們？」

「一旦我的心情變得急躁不安，你們就死定了。」

白布衣道：「老子們全都掛彩了，你他娘的還急躁個屁？你……把你的刀子拿開。」

黃書郎道：「那三個船老大就令我急躁。」

白布衣道：「關老子屁事！」

黃書郎道：「我問你，是誰把文彩姑娘搶來的？」

「當然是老子們！」

黃書郎嘿嘿的笑了。

笑着，他的刀尖在白布衣的鼻孔裡中旋着，便也旋得白布衣的鼻孔見血。

黃書郎一面旋，一面嘿嘿笑道：「白大執法，你若不想死，就快叫船老大把文彩姑娘揹上岸。」他露齒咬牙又冷笑，道：「我這裡數到三，你若仍然不開口，你就去另一個世界當執法吧！」

他立刻數起來：「一、二、……」

「把那女子揹上岸。」

白布衣不想死，如果就這樣死了，豈不太便宜了惡客黃鼠狼？

他的叫聲是大的，好像在打雷。

黃鼠狼哈哈笑道：「你又活了！」

白布衣罵道：「去你媽的！」

黃書郎却笑笑道：「發洩一下是應該的，我十分瞭解。」

便在這時候，只見一個船老大把文彩姑娘抱上岸來。

河水嘩啦啦的，是怒吼，也是咆哮，文彩姑娘在抽噎，淚水濕衣襟。

是的，黃書郎又及時的把她從魔鬼的手中救出來了，而且差一點，她便再也見不到黃書郎。

黃書郎提刀走向文彩，船老大轉身躍上船。

黃書郎尖刀疾揮，文彩身上的蔴繩寸寸斷。

他對文彩笑了——他沒說一句安慰話。

文彩眨着淚眼，道：「黃爺，謝謝！」

黃書郎指着山道，對文彩道：「妳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文彩沒有遲疑，她轉身，只不過當她走近白布衣的時候，她痛苦的道：「爺們，放了我吧，我只是個弱女子呀，為何一再逼我絕路？」

白布衣冷冷道：「妳有前途的，文姑娘，妳的前途就是跟我們的少主，那是過榮華富貴的生活，吃香喝辣的日子，多少人想還想不到！」

文彩道：「我的命薄，但求你們饒了我。」

白布衣冷冷笑了。

文彩痛苦的往山坡上走去，她的雙肩聳動，那是無助與無奈的可憐表情，也是被欺壓的反應。

黃書郎的心一沉，他再一次發覺被惡人盯上了的日子是多麼不好過。

文彩就是被黑紅門的左少强盯上了。

* * *

望着文彩過了山坡，黃書郎冷冷的向白布衣道：「姓白的，我也奇怪，你們黑紅門為何不放過文彩這麼可憐兮兮的女子？」

白布衣道：「你這個惡蛋眞的想知道？」

「我在請教。」

「那是因為你，你這個狗東西盗走了我家少主的那包寶物，你想一想，我們少主的心中如何想？」

黃書郎咬牙道：「寶是我盗的，黑紅門儘管找我，娘的皮，如是扳倒我，算我倒楣，着實不該欺侮一個弱女子！」

白布衣吼道：「禍是由她起，她當然脫不了干係！」

黃書郎冒火了。

他冷沉的道：「怎不說禍是『鐵頭』向沖引起的？他奶奶的，姓向的發現文彩長得美，一心想邀功，左少强那個小狗，他在老通城經營了一家白紅院，裡面的十幾個姑娘都先後同他上過床，你以為老子不知道！」

白布衣大吼又罵：「放屁！放你娘的狗臭屁，這一回，我家少主眞的要娶文彩作五房，你他娘的少造謠！」

黃書郎咬咬牙，道：「討第五個呀？」

白布衣叱道：「高興，你管得着嗎？」

黃書郎冷冷道：「我是管不着，只不過眼下的場面我可管得着。」

他忽然旋動鋼棒，閃閃如極電般暴喝一聲：「統統滾到岸邊上！」

黃書郎道：「剛才文彩姑娘在，我不想把人家大姑娘嚇壞了，眼下她不在，我還裝的甚麼文明！」

白布衣氣得直瞪眼，那一面，肩頭上冒血的丁卯仁怪叱道：「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先，你把爺們放了血，還想怎麼樣？」

黃書郎冷哼，道：「娘的老皮，你們不是一心要殺我黃某人嗎？你們一心想要我的命，我為甚麼不取你們的狗命？奶奶的，這是一報還一報，眼下老子就開刀。」

他直逼白布衣，尖刀已在他的左手要下刀了。

白布衣怪叫連聲，道：「黃鼠狼，你在趕盡殺絕呀！」

黃書郎道：「老子不想成佛，老子屠刀不放下。」

丁卯仁大聲喊：「老子們已無還手之力，難道你要對一個無還手之力的人下刀？你是惡魔嗎？」

黃書郎道：「勝利的果實不可拋，殺一個我便少一個敵人，你們就認了吧！」

有個大漢還能站，他一挺身拿着刀，吼道：「喪心病狂，失去人性的惡客黃鼠狼，老子跟你拚了！」

他雙手舉刀錯步走，只不過走了三四步，黃書郎已像幽靈般的站在原地。

那漢子的刀不見了，他的雙手抱着脖子，因為黃書郎的棒子打在他的脖子上，打得他又慢慢的坐下來了。

他不想打這人的頭，因為這人的頭上還在流血，如果再補一棒，這人非死不可。

他也不想叫這人死，因為他覺得這人夠種，是一條漢子——不怕死的人多半是男子漢。

黃書郎哈哈笑道：「眞是命大，我打人從來不會失手，這還是頭一次，算你走運。」

他更逼向白布衣道：「大執法，你可以吼，也可以罵，因為你就快死了。」

白布衣吃驚的抬頭看，如果他有兵刃在手，他一定會起而拚命。

就在這時候，丁卯仁大聲叫，道：「黃鼠狼，你且等一等！」

黃鼠狼側頭問：「等甚麼？」

丁卯仁道：「八里莊曾聽石不悔說，他的命是花銀子救回來的，可有這一回事？」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就知道石不悔會告訴他們這件事。

笑着，黃書郎道：「是有這麼一回事，操刀江湖行，娘的皮，不就是爲了銀子！」

丁卯仁道：「我們花銀子，黃鼠狠，怎麼樣？」

黃書郎嘿嘿笑道：「當然，我也是人，而且是大大的善人，那個王八蛋甘願動刀殺人？」

白布衣罵道：「你是善人堆裡面撿出來的！」

黃書郎道：「別閒扯淡，你們能出多少銀子？」

丁卯仁冷笑一聲，道：「此處渡口相距涼河城不足八里，如果我們派人前去取銀子，怕是你也不敢在此等，黃鼠狠，黑紅門總堂就在涼河城。」

黃書郎冷冷道：「別拿你們黑紅門總堂嚇人，且等老子辦完正事，一定會找上門，鬥一鬥左家父子兩條蟲。」

「兩條龍！」白布衣大叫。

「兩條毒蟲！」黃書郎回敬。

白布衣叱道：「老子眼裡，老門主就是龍。」

笑笑，黃書郎道：「別管是龍是蟲，且說，你們要付多少贖命銀子？」

白布衣道：「娘的，算你狠，我口袋中的銀子全掏給你。」

他掏着口袋，一把銀子加一加，只有二十多兩。

黃書郎噗嗤一聲笑了。

「才這麼一點點呀！」

「你想要多少？」

「難道石不悔那惡霸，沒告訴你們嗎？」

丁卯仁道：「告訴了，前前後後，共敲了他白銀三萬兩。」

黃書郎道：「眞誠實！」

丁卯仁道：「你他娘的也夠狠，獅子大開口！」

黃書郎道：「對於各位，我可是仁慈的，只不過這麼一點銀子可不成。」

丁卯仁怒道：「好吧！老子身上也有幾十兩銀子，拿去買藥吃！」

他果然摸出幾錠銀子，重重的擱在地上。

月光下，照得銀子閃閃發着光，可是黃書郎就是不去取，他冷冷的道：「就這麼一點銀子呀，套句丁執法的話，就算去買藥吃也不夠，要知道三仙鎮上有個惡郎中，那傢伙要銀子也像要人命！」

丁卯仁道：「我們沒有了，黃鼠狠，你他娘的看着辦，老子們也不是省錢人。」

黃書郎一笑，道：「爲左家父子牽馬墜鐙，拚命受累，每日裡跑東到西，受那風刮日晒之苦，怎麼會是沒錢的人，照你們這麼說，左家父子也過於苛薄了吧！」

丁卯仁吼道：「門主寬大爲懷照顧下面的人，老實說，爺們今夜是爲了文姑娘，更爲了兩位堂主的死，你小子也不想一想，誰會把大把銀子帶在身上的？」

笑笑，黃書郎實在有些不情願的道：「也罷，容我一個個搜你們的身，搜過的人爬上船去，且忘了今夜的不愉快。」

他眞的彎腰伸手，在丁卯仁的身上摸。

他的尖刀却抵在丁卯仁的後心窩，如果丁卯仁想動歪點子，他的尖刀只一推送，丁卯仁便休想活。

丁卯仁還眞想出手，只不過黃書郎的尖刀抵得他有點痛，如果他動，尖刀就入肉了。

丁卯仁身上眞的沒有銀子了。

黃書郎笑笑，道：「丁大執法，看起來你比我窮多了！」他指指渡船，又道：「是否叫他們扶你上船去？」

不料船上的三個人已跳下二個來，匆忙的把丁卯仁扶上渡船。

黃書郎走近白布衣，道：「白大執法，輪到你了。」

白布衣氣得全身哆嗦，吼道：「搜吧！」

黃書郎依然尖刀抵在白布衣的背，他的另一隻手盡在白布衣的袋子裡摸，只不過他失望了。

嘆口氣，黃書郎道：「眞窮，大執法，眞爲你二位叫屈，你請吧！」

一個船老大忙着把白布衣也扶上船。

黃書郎指着十一個跌坐在地上的漢子們吼道：「口袋裡有銀子的全掏出來！」

只可惜他叫了半天，沒有一個掏銀子的。

他沉聲道：「這麼多人，竟然沒有銀子呀！」

十一個人除了露出忿怒的眸芒，便是咬牙咯咯響。

渡船上的丁卯仁怒道：「黃鼠狠，我操你娘，你是強盜不是，洗劫爺們呀！」

黃書郎嘿嘿笑道：「也叫你們知道被洗劫的味道，娘的皮，對付你們黑紅門，只有比你們更狠十分。」

他戟指十一個怒漢，又道：「也好，我就一個個的搜，如果被老子搜到，奶奶的，別怪老子賜狠。」

於是，他招手叫起一個大漢：「你先來！」

大漢雙手握拳，氣唬唬的走過去，黃書郎的尖刀抵在那漢子的肚皮上，他開始搜。

他果然搜出半兩銀子來。

於是，他忿怒的叱道：「這是甚麼？」

大漢怪聲道：「這點銀子也算數？」

「這點銀子也是銀子，娘的皮，你不誠實。」

他的話聲未落，橫着一腿踢過去，但聞得「叭」的一聲響，那大漢發出一聲叫，人已落在河裡了。

大夥看着他往下游漂，死活當然不知道，只不過那大漢好像往岸邊游着，光景這人的水性還眞不賴——涼河還在發洪水吶！

不過，黃書郎的這一招眞管用，另外十個大漢全部把口袋裡的銀子摸出來了。

黃書郎笑了。

他把銀子湊一湊，笑道：「也有個十兩八兩的。」

他把銀子一古腦袋進袋子裡，又道：「各位，一個一個往船上走，切莫推擠，小心掉進河裡呀！」

他走了。

他也聽見身後不斷傳來咒罵聲，但他却仍然在笑，因爲換了是他，他也會罵。

當他走到坡上回頭看，那渡船眞不慢，就快要到對岸了，罵聲當然也聽不見了。

* * *

黃書郎拔步疾走，匆匆的來到林子邊，只見他的馬前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是文彩姑娘。

文彩見黃書郎走來，立刻小鳥依人的投入黃書郎的懷中哭起來了。

黃書郎輕拍着文彩，低聲道：「沒事了，文姑娘，再也不會有人欺侮妳的了。」

文彩哭道：「黃爺，我眞的那麼命苦？」

黃書郎道：「妳的命不苦，只不過江湖上惡人太多了，這原本就是個惡江湖。」

文彩道：「他們爲甚麼要坑人，害人，還殺人？難道別人就該死？」

黃書郎道：「他們也是爲生存，只不過每個人的生存方式不同，黑紅門的人就是與一般人不同生存的人物。」

文彩哭了。

她只是個美麗的女人，她無奈。

黃書郎扶着文彩上了馬背，道：「我們盡快去清河，見了妳爹之後，我送你們先遠走他鄉。」

文彩坐在馬上，道：「黃爺，爲甚麼你一再的幫助我？你爲了甚麼？」

黃書郎道：「我是個愛管閒事的人。」

文彩道：「我是說，你圖甚麼？」

黃書郎道：「你以爲我圖甚麼？」

文彩低下頭，也彎下了腰，她伸手摟着馬下的黃書郎，輕輕的在他額上吻了一下。

黃書郎楞了一下。

文彩道：「黃爺，你請上馬。」

黃書郎道：「我牽馬。」

文彩道：「看來秀秀姐姐比我幸運多了。」

她這話說得很認眞，黃書郎全身不自在。

他實在不知道文彩這句話的意思。

文彩道：「黃爺，自從我聽到你帶走秀秀之後，我心裡很難過，却也爲你們祝福。」

黃書郎這才明白了。

他木然一笑道：「秀秀是我帶走的，我請秀秀去幫我侍候一雙年邁人，別無他圖。」

這時候，他還能說甚麼？

這時候，他才相信女人對於愛情這方面是敏感的。

他當然不能說出，他曾經同秀秀有過肌膚之親。

文彩已彎下腰道：「黃爺，你若不騎，我也下馬走路吧！」

她好像要翻身下馬了，却被黃書郎扶正。

文彩嘆口氣道：「黃爺！」

黃書郎心中琢磨了一陣，他以爲兩人騎馬也行，這樣可以很快的趕到清河鎮，先找到文彩她爹，安排他父女二人遠走他鄉，也算了却了這件救人救到底的事。

心念既定，黃書郎逐點頭，道：「也好，爲了妳與令尊早日相逢，我騎馬，姑娘就坐在後面吧！」

文彩立刻往馬背後面移，只等黃書郎跨上馬背，她便雙臂左右的環抱着黃書郎的蜂腰。

文彩的臉也貼在黃書郎的背上了。

她露出滿足感，就好像她是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 *

黃書郎騎馬往清河，他不能快馬加鞭，就那麼不疾不徐的往前馳。

天色似乎快亮了。

黃書郎低聲問文彩：「累嗎？」

「嗯！」

「要是累了，就找地方先歇着。」

「嗯！」

黃書郎心中噗嘟一聲，他不懂文彩爲甚麼不說話。

其實這個「嗯」，就表示她沒有意見，歇不歇隨黃書郎的意思。

黃書郎馳了一段路，又問：「文姑娘，餓了嗎？我帶有乾糧。」

「嗯！」

「要不要停下來吃一點再趕路？」

「嗯！」

黃書郎以爲文彩被嚇出毛病了，立刻停住馬，反臂扶着文彩，灰濛濛中他低頭看，不由得哈哈笑了。

文彩睡着了。

但文彩的雙臂却仍然緊緊的抱着黃書郎的腰，黃書郎怕文彩跌落馬下，早就在文彩的腰帶上用他的腰帶連接在一起，否則，文彩怕是早就跌下去了。

黃書郎的問話，文彩好像在夢中作答——如果有人以爲太玄了，那是少見多怪，只因爲文彩太注意黃書郎了，是以就算她迷糊的睡着，也會自

然的「嗯」一聲。

* * *

黃書郎抱起文彩，輕輕的斜倚在大石邊，文彩仍然未醒來。

其實，文彩實在太累了。

自從她被白布衣與丁卯仁當衆自劉老家中搶走之後，她就未曾闔眼，那些抬她的人三里一替換，五里換一次班，抬着她健步如飛，她又怎能闔上眼？

她甚至也未曾喝上一口水。

黃書郎當然也累。

他取來毯子覆在文彩身上，自己側坐在一邊閉目養神，他的心中可着急，因爲三天之後小流球就得和他見個面，然後，他就要趕往他從前常去的柳蔭小築等消息。

黃書郎要等「八府師爺」曹三聖的消息，他早就恨透了這位出了名的惡師爺了。

想着能爲乾爹報大仇，黃書郎的心中就覺得踏實了不少，乾爹「飛雲怒虎」石不古與「西山狂獅」田不來二位當年收養了他，爲的就是將來。

就好像父母之對子女，如果父母不爲自己將來作打算，如果天下的子女長大之後不管父母死活，只怕天下就不會有父母了，因爲大家都不養子女，誰還是父母。

黃書郎雖然並非石不古的親生兒子，但養育教導之恩比天高，黃書郎不但學了武功，他更學了爲人子之道。

一個眞正武功高的人物，也一定是孝順的人。

如果一個眞正有學問的人，這人也一定包含着孝與義，黃書郎在這方面是不落人後的。

* * *

一抹陽光照過來，黃書郎方才睜開眼睛。

他立刻吃一驚，因爲他的身上披着毛毯——他記得毛毯是蓋在文彩身上的。

再抬頭，只見文彩笑瞇瞇的走過來——她的手上還拿着吃的東西。

「黃爺，你醒了。」

黃書郎坐直了身子，道：「文姑娘，妳……」

「我爲黃爺把吃的取來了，黃爺吃吧！」

她的動作是細膩的——女人的動作總是週到。

黃書郎接過乾糧，醬肘子他啃着吃，她一點點的撕着吃。

黃書郎發覺這個女人眞美，好像月裡嫦娥的模樣。

文彩吃着，她還用布巾替黃書郎拭去嘴邊的油漬。

黃書郎頓感好舒服，他對着文彩笑笑，緩緩的站起身來，道：「文姑娘，今天一定叫妳父女二人團聚，咱們上馬吧！」

文彩聞得提到她老爹，立刻雙目一紅。

黃書郎觸動她的傷心處了，立刻扶着文彩坐在馬背上，他才躍身坐上去。

兩人不再開口了。

黃書郎催馬行，過午不久，便遠遠的看到清河鎭的城門樓子了。

清河城南面，文彩與她老爹文山，兩個人住在城後街，黃書郎想得很週到，他把文彩安排在城外不遠處的一家菜園子附近，他對文彩道：「千萬別走出來，我也不騎馬，就這麼一個人進城去妳家，接了妳老爹後，我會僱一輛大車，送你們儘快遠走他鄉。」

文彩拉着黃書郎道：「黃爺，我再問你一聲，你到底爲的是甚麼？」

黃書郎笑笑道：「這世上有許多愛管閒事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文彩又道：「黃爺，我要聽你的心裡話，如果……」

黃書郎笑笑，道：「妳很可愛，文姑娘，妳就在這裡等着我。」

他走了，走得很快，他不想再叫文彩說下去，那會令她傷感的。

女人如果在這方面傷感，有時候會做出令男人吃驚的事情，黃書郎此刻不想橫生枝節，所以他走得很快。

他當然是去找文老頭去了。

文老頭，一個嗜酒如命的人。

* * *

一間半大的舊瓦屋裡，一盞油燈在亮着，其實，油燈只是比黑暗稍稍明亮一些。因爲那燈光如豆，只能瞧出一個人的身形，如果想看清這個人的面，怕是要走到這個人面前，才會看得清楚。

至於這個人在燈下做甚麼，那就更加不清楚了。

黃書郎貼在門外往裡看，他很小心，因爲黑紅門絕對不會輕易放棄這裡——文彩未落入他們之手，黑紅門就會派人前來設陰謀。

黃書郎是個不輕易上當的人，他必須小心。

他仔細的看着屋內，看到那人仰起脖子在喝酒。

如果眞的在喝酒也好了，只可惜那人喝的不是酒。

他喝的是毒酒。

如果一個活膩了的人喝毒酒，這個人一定有不想活下去的理由。

這世上有許多活不下去的人，所以便也有許多想自殺的人，而且天天都有。

* * *

門外，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心中在想，眞是個老糊塗，老婆死了，女兒也不見了，他竟然還在屋裡自斟獨樂。

正要推門而入，黃書郎突聞得喝酒的人大哭起來。

那人哭得還眞凄慘，拍桌子搥胸之外，還以雙拳打着自己的頭。

黃書郎却又笑了，敢情這人酒喝

多了，發酒瘋。

他又要進去了，因爲這正是他應該進去的時候。

猛古丁，喝酒的人哭道：「彩兒她娘，我對不起妳，我沒有好好保護我們的閨女，我該死，所以我決心去見妳，我……我也對不起彩兒呀，我是個沒有用的酒鬼！」

黃書郎怔了一下，因爲這話聲並未捲舌頭。

酒喝多了的人，說出來的話會捲舌頭，咬字不清，但這人却字字清楚。

他一定沒有醉。

黃書郎立刻想到一件事上去了——這人在自殺！

他心念及此，一衝而入，倒引得那人回頭看，只不過，那人却是一聲苦兮兮的笑，帶着淚的笑。

黃書郎衝到桌前，拿起酒杯聞了一下，他緊鎖着眉。

喝酒的人已拉住黃書郎，道：「我……好像見過你！」

黃書郎道：「你當然見過我，只不過一面之緣。」他低沉的又道：「文老爹，你爲甚麼要自殺？」

是的，那人就是文彩的老爹文山。

文山嘆口氣道：「我好像聽你說要救回我女兒，可是一去就杳無音訊，我女兒也不見了，我等得好苦，好苦，我想着也許死了以後，才能同她們母女會面，我……」

他的臉色在變，變得泛青。

黃書郎立刻取出得自古班手中的解毒藥，倒了一顆塞在文山口中，道：「快吞下！」

文山道：「讓我死吧，我死了，對於這個世界一點也不會有影響。」

黃書郎道：「你死了，有一個人就會跟着你死。」

「誰？」

「你女兒。」

「她在那兒？」

「她在城外等着你。」

「這是眞的？」

「我是來接你的。」

文山拉住黃書郎，道：「那天你打從我家門前經過，你見那大光頭來逼我，你只是在門口對我說，你會幫助我，可是不多久，他們搶了我女兒，至今無消息，你……你眞的救回我的女兒了？」

文山口中的大光頭，當然就是這清河鎭上黑紅門第二十四分堂堂主「鐵頭」向冲。

黃書郎急問道：「服下解藥，你覺得怎麼樣？」

文山道：「我覺得肚子有些痛。」

黃書郎道：「快走，我揹你走！」

黃書郎也不管文山的痛苦，揹了文山就往外走。

他幾乎是跑出清河鎭。

他本來還想去看看小流球與小白菜的情形如何，因爲他給小流球三天的時間去和小白菜熱絡一番，完了，小流球便得趕去八府，緊盯着惡師爺曹三聖了。

然而，如今文山服了毒，他給文山服了惡郎中古班的解毒藥，反而令文山叫起肚子痛來。

這光景，反倒叫黃書郎吃一驚。

他匆匆的找到文彩，喘着大氣放下文山。

「妳爹服毒了！」

文彩聞言，尖叫一聲撲上去，她用力抱住文山，「爹！爹！你爲甚麼要死？你眞的不要女兒了？」

文山痛得閉緊眼，聞言睜開眼睛，他落淚了。

他的模樣正是老淚縱橫。

「孩子，妳……想煞我了！」

「爹……」文彩也哭了。

黃書郎見不得這種場面，他抽動酸鼻子。

文山吃力的道：「阿彩，爹怕是不行了，我……服了……毒藥……我以爲……妳已和妳娘在……在一起了。」

文彩大聲道：「爹，我不要你死，爹！」

文山道：「阿彩……他……他……」

文山指向黃書郎，又道：「他是個……可靠的人……妳以後……就跟他吧！」

文彩哭道：「爹，你不要死……我……怎麼辦呀……」

黃書郎道：「我給妳爹服下解毒藥，他就開始肚子痛了，難道我又上了惡郎中的當？」

文彩道：「誰是惡郎中？」

黃書郎道：「三仙鎭上的古班就是惡郎中，有名的只認銀子不認人的大夫。」

文山突然哎呀一聲叫，全身顫抖起來。

文彩急得大哭，却見文山雙目痛得緊閉，頭上冒出冷汗珠子來了。

黃書郎咯咯一咬牙，道：「走，我們去三仙鎭，去找那惡郎中，娘的皮，文老爹如果斷了氣，棺材就擺在古班的家裡去。」

文彩道：「黃爺，來得及嗎？」

黃書郎道：「我們盡力趕去！」

他忽然出手了。

黃書郎很少使用點穴功，他乾爹只傳了他穴脈路阻血行戳關元對大谷，以維持心脈不斷的手法。

他如今用在文山的身上了。

文彩道：「我們只有一匹馬。」

黃書郎道：「妳騎着，好生抱着你爹，我在前面帶路。」

文彩道：「我還是回家等吧！」

黃書郎道：「不，黑紅門二十四分堂的人發現了妳，妳就慘了。」

這話文彩無以爲對，她只得爬上了馬背，黃書郎把文山抱上馬背，父女二人共一騎。

黃書郎一掌拍在馬屁股，上大聲叫：「哈！」

那健馬好像有靈性，跑起來不疾不徐的，黃書郎不走馬前了，他在馬後跟着跑。

爬匐在馬上的文山，時而一聲大叫，嚇得文彩直想哭，只不過文山的叫喊也不一定是壞的，因爲至少可以說明他還未斷氣。

黃書郎眞的卯足了勁，近百里的路程，他就是這麼跟在馬後面，一口氣趕到三仙鎭。

他先是伸手摸摸文山，只見文山氣息微弱，差一點就沒氣。

他怎會懂得岐黃之術？

如果他精於岐黃，他就不會找古大夫了。

* * *

文彩雙手摟着老父，她一路上眼淚就沒有乾過，有幾次她幾乎要從馬背上摔下來。

黃書郎指着三仙鎭的街中央，道：「文姑娘，就到了，到時候妳別開口，只管哭，看我的。」

文彩點點頭——她心中可眞苦，如果老父如此死去，她也不打算活了。

於是，黃書郎又來到了普濟藥舖的門口。

他把馬上的父女二人扶下馬，又抱着文山往藥舖走，果然，文彩只是哭個不停。

藥舖裡的大漢與伙計雙雙迎上前，那古班發覺黃書郎又來了，回頭就想跑。

黃書郎把文山放下來，一把揪住古班的後衣襟。

古班大叫道：「我不幹了，我改行了。」

黃書郎忿忿的道：「娘的老皮，你送我的是甚麼解藥，爲甚麼這人服下去會叫肚子痛？快就要斷氣了。」

他把古班拋在椅子上，棒子已在手中旋。

他滿身汗水濕透了衣衫，那張臉也油光光。

「改行嗎？行，那是你家的事，但要交代清楚，你那解毒的藥是甚麼玩意？」

古班脖子一挺，道：「惡客，你是找我爲他治毒？抑是爲了我那寶貝似的解藥來找我？」他好像心有主意的又道：「我實在不想見你，黃鼠狼，你爲甚麼和我老古泡上了？我沒有殺你的父母搶你的妻，燒你的房子絕你的後，你怎麼一而再的欺侮人？難道你眞的要逼我上梁山？」

黃書郎道：「誰逼你上梁山？我是來問明白，你給我的是甚麼藥，爲甚麼人吃了肚子痛？」

古大夫道：「別問那麼多，你每次找我治傷又治病，可總叫我賠上大把銀子，我心痛啊！」

黃書郎道：「我又沒搶你，是你太貪心！」

古大夫道：「不也是你逗我的？」

冷冷的，黃書郎道：「古大夫，你看人家姑娘哭成淚人似的，你難道沒有惻隱之心？」

「我也要吃飯吶！」

「你不會餓肚子，因爲是人都會病。」

古大夫道：「你到底要把我怎麼樣？」

黃書郎道：「當然想你救活這老人。」

古大夫指着文彩道：「有銀子嗎？」

黃書郎眞想一棒打爛古班的頭。

他咬咬牙，道：「她沒有銀子，但是我有。」

古班聞言忙搖手，道：「不，不，不，天底下誰的銀子我都要，唯獨你的我不拿，本大夫怕怕！」

黃書郎道：「你怕甚麼？」

古大夫道：「你的銀子燙手呀！」

黃書郎道：「我發誓，你若能救活這位老人家，吆……這些銀子全是你的了。」

他用力的掏，一掏就是兩大把，這些銀子並非別人的，正是他在涼河渡口截獲白布衣與丁卯仁他們，一個個搜刮出來的。

古班不敢伸手去接。

但那大個子伙計去接，他還笑嘻嘻。

黃書郎道：「銀子也收了，快去救人吶！」

古班問道：「中毒與服解藥多久了？」

黃書郎算算時辰，道：「差不多四個時辰了。」

古班立刻叫道：「快，快扶他去茅坑！」

黃書郎道：「幹甚麼？」

古班道：「排泄毒物呀！」

「啊！」文山又叫肚子痛，黃書郎立刻扶他往後走，大漢伙計不動手，他只在前面帶路。

他指着一間小屋子，道：「進去吧，茅坑就在裡面，拉完了快出來。」

黃書郎叱道：「拉完了當然出來，難不成聞臭啊！」

笑笑，大伙計道：「我是說出來以後，喝碗藥就好了。」

文山只往茅坑一蹲，眞奇怪，一陣嘩啦啦的連帶着劈哩叭啦響。

好一股酸又尖臭氣衝出來，黃書郎捏着鼻子往外閃，他還叫：「眞臭！」

於是，文山大喘氣了。

黃書郎在外面問道：「老爹，你覺得怎麼樣？」

「我……好像肚子裡脫層皮——輕鬆吶！」

黃書郎放心了。

他笑着看向前面，心中琢磨着——這一回要不要再整一整這惡郎

中？

不旋踵間，文山走出茅坑，倒令黃書郎吃一驚，看起來，文山好像未曾生過病一樣。

黃書郎笑道：「全好了？」

「好輕鬆！」

黃書郎立刻想到解藥上，古班這惡郎中最寶貝的解藥，當然是靈光的，只不過自己錯怪了古班。

他心念及此，決定這一回不找古班的麻煩了。

他是與文山併肩走到前面的。

文彩高興得跳着迎上來，她抱着文山大叫：「爹，你好了，謝謝天，你好了！」

古班沉沉的道：「應該謝謝我的名貴解藥，天是救不了你爹的。」

文彩走向古班，彎腰施禮，道：「謝謝大夫。」

古班道：「別謝，我治病拿銀子，還謝甚麼？」

黃書郎道：「古大夫，你還眞的有一套。」

古班道：「你的一套更高明。」

黃書郎道：「古大夫，你能不能告訴我，爲甚麼他會肚子痛？」

古班道：「他服了藥，多半是砒霜了，對不對？」

文山道：「是毒老鼠的藥。」

古班道：「那就是砒霜，如果不是服了你自我這裡訛詐的解藥，他早就翹了。」

黃書郎吃驚了。

古班道：「他的肚子痛，正是兩種互尅的藥在他肚子裡相互搏鬥，從喉下一直搏鬥到五臟六腑而不罷休，直到兩敗俱傷而自肛門瀉出來，嘿……這些程序，你小子怎麼會知道？你只會訛詐我！」

黃書郎笑笑，道：「娘的皮，眞是隔行如隔山，今天我也長了見識。」

古班道：「黃鼠狼，我再一次鄭重告訴你，希望以後再也看不到你，我就高枕無憂了。」

笑笑，黃書郎道：「我也打從心眼裡說上一句眞心話，誰願意來你這黑心的藥舖，他娘的，這人就是個豬，是個二百五，更是不怕挨敲的三八。」

古大夫臉色也灰了。

他大叫：「快把清腸湯端上來，吃完了叫他們統統的滾蛋，他娘的皮，我見了惡客就冒火。」

果然，大伙計匆匆的端上一碗湯茶，文彩立刻接在手上，替她老爹吹吹涼。

黃書郎這一回未再折騰惡郎中古班，除了古班匆匆的關緊房門不出來，以不接觸不談判不給黃書郎任何機會之外，更是交代他的大個子伙計今天早關門。

黃書郎當然明白古班眞的是怕了自己，便等到文山把一碗清腸湯喝完之後，帶着文彩父女二人，走出惡郎中的普濟藥舖大門。

他發覺文山不但肚子不痛了，而且還可以慢慢的走路，這可眞是出乎意料的事。

文彩對黃書郎既感激又欣賞，只可惜黃書郎對她除了細心的照顧之外，再也沒有男女之間那種進一步的關愛表示。

* * *

黃書郎把文山父女引到三仙鎭北街，他找了一家大的客棧，只因爲人困馬又乏，必須好生休息一番。

那家客棧的招牌大，金字的招牌上雕着「龍鳳大客棧」五個斗大金字。

從外面看過去，大客棧內好大的一個院子，兩邊是馬厩，正面一個大廳，大概大廳的後面便是客房了。

「三位，歡迎光臨！」

黃書郎道：「乾淨的房間兩大間，弄幾樣小菜使得五味兼備，酒嘛……」

他看看虛弱的文山，只見文山接道：「我再也不喝醉酒了。」

黃書郎心中想發笑，文山只說不喝醉酒，却並不是拒絕再喝。

他對伙計吩咐，道：「半斤花雕要熱的。」

兩個伙計正要分頭去弄吃的，黃書郎又問道：「伙計，三仙鎭上可有賣衣衫的？」

一個伙計指着左邊笑道：「隔壁就是裁縫店了。」

黃書郎道：「那就叫個裁縫來量一量，我們一共要做三套衣衫。」

黃書郎早就應該置裝了，更何況他現在又是全身濕透不好受。

文彩也很慘，她的衣衫也破爛，這麼漂亮的大姑娘，穿着一身破衣裳，實在糟塌了她的巧身段。

當然，文山更可憐，他那件單長衫也有幾年了吧，也許十多年了，因爲長衫泛白。

* * *

馬兒拉進馬厩吃肥料，這是黃書郎特別交代的。

人兒在後客房中洗着澡，總得洗去一身的臭味。

當三人圍在桌邊吃着美味佳餚的時候，文山却不忘喝那壺熱呼呼的花雕。

只不過半斤實在不過癮，無奈黃書郎不多叫，他老人家便只好不喝了。

不久，隔壁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人——這二人正是伙計叫來的裁縫師傅。

黃書郎看看二人，笑問：「三套衣服要多久才能縫製好送過來？」

那男的忙應道：「客官，那得看做甚麼衣衫，如是簡單的三兩天就好，如是帶滾邊繡花的，那得五七天。」

黃書郎立刻搖頭，道：「不行，太久了。」

女的看看三人，道：「三位每人一套？也包括褲子靴子嗎？」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蕭郎和瀟湘子泛舟曹娥江上，說出九疑古墓的來歷，原來是堯舜聖朝的遺民，她是后軍之後人，遠影孤帆的綵舟婕妤、玉離宮的公主都是古墓中人，天魔女、夷姝是她的後人，說出堯舜禪讓萬古傳頌，夏禹家天下遺害無窮，她出古墓是奉命查訪公主和婕妤下落，却遭夷姝戲弄，故誓報此仇，並坦言能克制公主的玄功，要將玉姬公主和婕妤擒回宮中……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文·彥飛　圖·巴可

溫柔鄉是英雄塚

施妙着弄巧反拙　淹惡女洩忿雪恥

「我們又能不小心。」婕妤道。

蕭郎道：「以前，我不明白，現在卻知道了，怪只怪這夷姝，不該妄用九疑飛花，以致露了行藏。就有這麼巧，她竟以九疑飛花用在古墓中人身上。今晚我泛舟江上，便爲向你們告警，請你立刻帶她回去玉離宮，請放心，我不但並不知道何處離恨天、玉離宮在虛無縹緲間，便知，亦不會對古墓中透露半句，否則，豈不有負東海白娘子所託，愧對天魔女，至於那古墓中人，我會盡力周旋，務必不許她與你們爲難。」

顯然那夷姝亦知九疑古墓，更知其厲害，而且害怕極了，道：「原來……原來你那小兄弟就是古墓中人！」

那婕妤更驚得目瞪口呆，半晌，才緩過那口氣來，未言語，先點了點頭，道：「那麼，她對你說了，毫不隱瞞地，把古墓盤谷都告訴了你？這麼說，你現在雖未入古墓，她也當你是古墓中人，看來，你也心甘情願作古墓中人了？」

她是盤谷婕妤，當然知道古墓女郎選派出來選覓夫婿。那玉離宮宮主不也就是選派出來覓夫婿的女郎，如何會不知道。

蕭郎點了點頭，道：「她果然都對我說了，但說我將來必也是古墓中人，此時言之不太早了麼？請你們立刻回轉玉離宮，尤其是她，」指着夷姝，肅容道：「務必要嚴加管束，不許她離宮半步。」

「除非，蕭郎大哥哥你也跟我回宮。」

蕭郎那會理她，對那婕妤又道：「並請轉告天魔女，我蕭朗已不負白娘子所託，他日她師徒相見，亦算有了交代。」

那婕妤凝視着他，忽然目中顯露出笑意來，道：「不怪這丫頭對你一見就……糾纏不休了，聽說夷光殺人不眨眼兒，竟也對你念念不忘，她也囑我轉告你，早則半年，遲則一載，她必去尋你。」

蕭郎急道：「不可，她已知天魔女是誰了。」

那婕妤目中陡然掠過一抹寒光，道：「這個你可放心，盤谷堯天舜土無尊卑，只有職司之分，當年來了兩位后軍，尚且奈何我不得，何況一個古墓女。」

蕭郎急得一跺脚，欲言却又遲疑，但還是嘆了口氣，道：「你休輕視她是一個覓夫女，可知……我對你說了吧，她正是后軍之女，乃是有備而來。還有……」

他見那婕妤目中那掠過的一抹寒光，不禁心上也爲之一寒，若是要對瀟湘子不利，滅瀟湘子之口，不容行藏洩於古墓中人，那可更不是他所願見的。

蕭郎肅容道：「還有，有備而來，你當然知道是甚麼意思，再說，若她也失了踪，玉離宮雖在離恨天外，只怕……只怕……」

「爲何不說下去，只怕我們的行藏更快敗露，是不是？」

蕭郎道：「我想你應該更知輕重利與害，和那古墓戒律，若是她失踪於東海之濱，不已洩漏出你們藏身之所，只怕玉離宮就再不能與世隔絕了。」

那婕妤不言語，怔了一怔。

蕭郎忙又說道：「古墓既走了宮主，你這位婕妤又一出不返，豈會沒有第三個？適才你說我亦將是古墓中人，說得實在太早了，那盤谷果然別有洞天，世外的桃園，可惜我蕭朗有太多未了的塵緣，我想，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那婕妤瞬也不瞬，凝視着他，目中不見了寒光，却緊皺了眉頭，隨點了點頭，道：「當眞是天劍風流，果然有情更有義，不怪我玉離宮任性的小公主一見即被你顚倒了，天魔女心中亦是再容不下別人，現在，更不得了，又來了一個小兄弟，不知是她沒選錯夫婿，還是也鑄成了大錯。」

蕭郎既已知這婕妤是古墓中人，也就不以她的言語坦率爲怪了，但當着夷姝在身邊，他又能不尷尬。同時却也楞住了，他和天魔女半月相處，眞個是耳鬢廝磨，可從未動過情，天魔女之美不在話下，相處越久，越發現她更多可愛處，那是眞的，但除非假以時日，他豈會和一個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的魔女，一見生情愫。

他喜歡她，他愛天魔女嗎？會的，他幾乎對她生情了，否則離開玉離宮時，他怎會難捨難分，怎會有失落的傷感，甚至悲傷，但瀟湘子一出現，天魔女立即在他心中淡出了，也許這就是緣吧，瀟湘子簡直就是他塑造的幻象，活着從他自己的心中走出來的，而非來自甚麼古墓。

「天魔女心中再容不下別人了。」這婕妤說的當眞？他不由心下打了個寒顫，夷姝心中生愛，立即就在眉兒眼兒中表達出來，天魔女可是不解溫柔的，但越是這樣的人，可越是死心眼兒。

情孽！是誰說的？那婕妤已道：「你和天魔女相處已有不少日子，自然也明白，她要去找你，是無人可以阻止的！」

「還有我！任他是誰，也阻止不了我們，」夷姝叫道：「他摟着我睡了半夜……」

蕭郎急得臉紅了，道：「你胡說！你把她從我懷中換去，我以爲是她，而且……而且我沒有……」

夷姝格的一聲笑，對那婕妤道：「你親耳聽到，他可是承認了，喂！無論你當我是誰，我在你懷裡睡了半夜，那可是不假的，你是賴不掉的了。」

蕭郎又急、又羞、更怒，雖說古墓中人發乎情，純眞坦率，無人爲的所謂禮教束縛，但羞恥也是與生俱來的本能，那有像夷姝這樣不知羞恥的，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摟着她睡了半夜。

尤其是當着這婕妤面前，蕭郎更怒不可遏，月下看來，他的臉色一定鐵青了，道：「你若不自重，連你也不尊重你自己，如何希望別人尊重你，你這妖女用九疑飛花，令我們的時間凝結了，你把她從我懷中換去不說，你可知她是誰？」

「你的小兄弟，」夷姝道：「哼！若知她是古墓來人，我早殺了她。」

蕭郎對婕妤道：「你可是見證，也聽清楚了，睡在我懷中的是小兄弟，對天發誓，我也一直當她是小兄弟，即使我明知她不是，即使被她換去了。她不尊重自己，我蕭郎立地頂天，可尊重我自己。請吧，即刻把這妖女帶走。」

蕭郎聲色俱厲，不屑瞧那夷姝一眼，仍對那婕妤道：「在下已應承東海白娘子，爲天魔女作伴護衛，防她誤陷魔道，更蒙玉離宮宮主信任接引，得入不爲人知的離恨之天，前輩的信任重託，我蕭郎絕不敢負。言盡於此，請即離船。」

那婕妤也肅容道：「天劍蕭郎，當眞義薄雲天，實是可敬。你那小兄弟必在近處，確也不敢久留，小公主自有我等嚴加管束，可慮的是……」

「若是你說天魔女，她雖嫉惡如仇，卻還明理能辨邪正是非，請放心。」

「如此，別過了。」

蕭郎心頭一緊，因爲那婕妤目光不是對他，而是掃向艙中，顯然知道瀟湘子藏身在舟中，他催促她們離去，又如何不令她生疑。但他也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爲那婕妤握着夷姝的手，左手向他一揮，雙雙騰身，竟落身在煙波之上，可又駭然了，竟然踏波而行，瞬已隱沒於煙波迷茫中。

現在，他已再不驚奇了，那夷姝竟無言，亦不掙扎，毫不抗拒，顯然是九疑飛花發揮了功用，是的，瀟湘子說得不錯，毫不霸道，但神妙得令他幾乎難以置信，亦可見這婕妤的九疑飛花已造極登峯，在他面前，她竟毫不着相的令夷姝如痴如呆，看來簡直成了個柔順的乖女孩。

蕭郎大大地鬆了口氣，眞箇是煙籠寒水霧籠紗，雖然月洒清輝，遠山岸樹皆迷茫，江面上薄霧在冉飛，三數丈外，便已迷幻不可見了。

那婕妤帶着夷姝走了，當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過一月間，他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實在無不近於奇幻，簡直就是神奇，不要說白娘子與天魔女了，甚至連那紫黛，不過僅是個侍女，武功亦高不可測，如今更了不得了，玉離宮離恨天外，已是奇幻了，不料更有九疑古墓別有洞天，而世間竟有九疑飛花這樣神妙的功夫，能令時光凝結，若不是親身經歷，

簡直是匪夷所思，不要說玉離宮宮主和那婕妤了，便一個夷姝小妖女，明知她要來，而且在等候她來，來了，竟也不知她從何而來，現在，更親眼見到她們踏波而行，瞬已隱沒於煙波深處。現在，他再不敢眼高於頂，目空一切了。慚愧。

他凝眸着那煙波深處，煙波在凝結，凝結成了一張如花的笑臉。他也笑了，從甜蜜蜜的心中笑了出來。

那當然是幻覺，瀟湘子，這香香的妹妹原就是他用幻想塑造出來，也從他幻覺中走到他面前，活生生出現在他面前的，那自是無處不在。

現在，再不用擔心了，不怕瀟湘子會傷害夷姝，也不怕她從夷姝身上，發現離恨天的隱密。

玉離宮宮主悖叛了古墓，那一定有着段纏綿悱惻、極其感人的、義重情深的故事，甚至感動那婕妤也隨之亦悖逆了古墓，天劍風流的蕭郎，多情人豈會作出無情事來，何況他已答應了東海白娘子，照顧天魔女，而天魔女又那麼可愛，日久已生情愫嗎，雖然那是不覺無言中滋生的情與愛，若不是這瀟湘子突然現身出來，活生生走出他的幻想來，也許那情苗就會茁長起來。

但現在，他的眉頭兒皺起來了，適才那婕妤怎說，天魔女心上再容不下別人了，現在他才知道，原來天魔女看似無情，卻有情，他更知道：惟有天魔女這樣性烈如火、嫉惡如讎的人，也越更堅貞，若是情苗已種，情愛已生，就休想改變得了她。有如那高風亮節之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也不能移。

天魔女確實可愛的，若是能化解她那暴戾之性，就更可愛了，而這不就是東海白娘子傳他玉清寶籙的用意苦心嗎？如今，不料情苗初種，他心上已再容納不下她了。

因爲，他心中已有了一個香香的妹妹。

「不許！」一個聲音說：「蕭郎大哥哥，我不許你皺眉兒。」

若是瀟湘子在他面前，一定會這麼說的，蕭郎一怔！他心裡想的是天魔女呀？可是因爲突然又想到香香的妹妹。

那知他的目光從煙波深處收回來，登時大吃一驚！因爲一雙情波蕩漾的眼睛，正凝視着他。

原來不是幻想，被他閉了睡穴，裹在那帆中的瀟湘子，正仰着頭兒，幾乎就在他的懷裡，凝視着他。

蕭郎嚇了一跳，不自覺退了一步，如何不是瀟湘子，只見她大大打了個呵欠，道：「眞不明白，我……我怎麼睡着啦？蕭郎大哥哥，我一定是太倦了。我不喜歡，也不願見到你皺眉兒，可是你怨我沒陪伴你？」

她怎會醒來的？儘管他不願令她有絲毫傷害，但他師門的閉穴手法，獨步武林，不到時刻，是不能醒來的？

她又是剛才醒來？還是早醒了？

且慢，她打呵欠，怎麼眼兒裡隱藏着笑？她本就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何況那眼中掩藏不了的笑意？

瀟湘子嗔了，道：「蕭郎大哥哥，你是怎麼啦，我不過睡了一覺，就像不認識我了，不許你皺眉頭，但也不許你瞪着眼兒瞧我。」

本是隱藏在她眼中的笑意，現在出現在她唇邊了。她笑起來，就像花朵兒開在她臉上，現在，她顯然忍住笑，可就像花兒含苞，眞好看，眞愛煞人。

情人眼裡，醜女也成了西施，何況她賽過西施，眞個是宜喜，更宜嗔，原來她半帶嗔更美、更好看，眞愛煞人。

他心下一陣劇跳，卻也有了回答，道：「誰教你這麼好看，你怎又這樣瞧我？」

瀟湘子挨近他身前，也盯着眼兒瞧他，道：「你說謊，你心裡正想着天魔女，你瞞不了我的。」

蕭郎幾乎嚇得跳起來，除非她已聽到了他和那婕妤的談話，否則怎會知道他在想着天魔女。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風雲鬥——龍乘風著

血雲教是江湖上神秘可怕的組織，教主是個聞名喪胆的女魔頭雲后，而雲后的對頭人便是風帝，也是她最忌憚的人；他們終於相遇了……



每本港幣$15.00

H.K.N.G.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幸好，瀟湘子抿着嘴兒一笑，道：「蕭郎大哥哥，你瞧，月移中天，必定三更天已早過，你等待的人兒不來，希望你不要失望，現在，輪到你啦！」

「輪到我？」

「是呀！」她親親熱熱地挽着他的胳膊，道：「我睡了一覺，現在，輪到你啦，從昨夜到今晚，你也沒睡過覺了，你若不睡，我會心疼的。睡啊，也甜甜蜜蜜的睡一覺兒。」

蕭郎才想說不睏，那知眼皮子却不聽話，倦意睡意跟隨而來，他的眼兒閉上了，當眞甜甜蜜蜜地進入了夢鄉，鼻息中傳來她身上發出來的醉人異香，感覺到的是她身體的溫香，如何不很快就進入了甜甜蜜蜜的睡鄉。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短暫，又像永恒，總之，他醒了，啊呀！

啊呀！醒來竟已是在海上！

像在雲端，蕩蕩飄飄，但陡然間，從雲端又落下塵寰，像是一落千丈，於是，他醒了，眞醒過來了，但甚麼也看不見，像被甚麼綁着，蒙着了！

他沒有驚惶，怎會驚惶呢？既然與香香的妹妹同在，有她在身邊，即使天塌了下來，他也不會驚駭的。

水聲，他聽到，聽清楚了，原來是在水上，他沒有忘記身在舟中，原來是小舟在隨波起伏。

現在，他更清楚了，且慢，小舟在曹娥江上，曹娥江却只有微波蕩漾，可不會掀巨浪，那麼，這不是曹娥江上，那麼？那麼又在何處？

他覺得又被巨浪掀了起來，他雖然看不見，但怒濤澎湃，陡然一陣窒息，又似一落千丈了。小舟在滑落，漂盪，在劇烈搖晃，他再不能忍耐了，原來他不是被綁，香妹妹怎會綑綁他呢？原來……原來是被船帆裹着，就像他曾把瀟湘子用船帆裹着一樣。

就在這瞬間，轟然一聲響，小舟靜止了，他聽到嘩啦啦的水聲，迅速向小舟後退去。

舟中無人，不見瀟湘子，他這才着了慌，原來瀟湘子不在舟中，這時他才怕了，小舟在大海上，又無人駕駛，他又在睡夢中，如何禁受得起這掀天巨浪，若沒醒來，只怕沉入大海，葬身魚腹，他仍不知是怎麼死的。

即使小舟顯然已擱在岸上了，他仍然驚魂不定，瀟湘子，香香的妹妹，你在何處？去了那裡呀？怎會丟下他一人在小舟中？

他忘了自身如何險而又險，反而着急了，難道瀟湘子有了意外？

忽然間，他想到了那婕妤，她言下之意，顯然是不容行藏敗露，也就不容瀟湘子活着回這古墓，莫非……

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叫道：「香妹妹，你在那裡呀！」

那知他掀開船帆，才跳起身來，陡然間，旭日映花璀璨，旭日的光輝在她粉紅的古裝衣裳上已添艷彩了，映得她的笑臉也更嬌艷，陡然間，出現在船頭，道：「蕭郎大哥哥，你醒啦，果然你生具異稟，這麼快就醒來了。」

一怔之下，蕭郎明白了，道：「原來你……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瀟湘子嫣然一笑，小兄弟時一笑嫣然，已令他迷醉了，何況現在是香香的妹妹。但他現在可不迷也不醉了，而是駭然。因爲瀟湘子嫣然笑道：「你說對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閉我的睡穴，我也令你時光凝結，你無惡意，我也讓你甜甜蜜蜜睡一大覺，瞧你今而後，還敢不敢……」

蕭郎倒抽了口涼氣，道：「原來你……昨晚沒有……」

「着了你的道兒。」瀟湘子嘻嘻一笑，道：「不過我警覺得早，而且，我喜歡……」

在旭日的光輝下，她的臉兒本已紅艷艷，突然更緋紅了，她喜歡……他明白了，爲了不露痕迹，他的手在她身上遊移，撫愛中，移向她的睡穴，啊呀！原來並未瞞過她。

「那麼，你沒有睡着？」

「如何沒有，蕭郎大哥哥，不是要我睡麼？不過，我知道你爲何要我睡覺。所以，我很快又醒來了。」

「那你……聽到我們的談話了。」

「原來你是個壞透了的蕭郎。」她的嘴兒噘了起來，道：「原來你們江湖上，武林之中，竟有這樣奇特的閉穴手法，若不是我早存警覺，早把眞力凝聚起來，幾乎不能活穴了，醒來只聽到你們的最後幾句。」

蕭郎目不轉睛，盯着她瞧，他之所以愛極了她，就是因爲她從九嶷古墓，那世外的桃園中來，是個最純眞的自然女兒，不會也不能掩藏虛假的。她閉了眼兒，吸了一口氣，眞僥天之幸，那麼，那婕妤有對她不利的意圖，顯然她並不知道，何況他也不知何處離恨天，玉離宮在何處。

「現在，我們在那裡呀？不是泛舟曹娥江上麼？怎會又到了海上？」

瀟湘子哼了一聲，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呀，蕭郎大哥哥，你們是怎麼說的？對了，以牙還牙，那魔女把我在水裡浸了兩個時辰，不浸還她，怎能消除我這胸中惡氣。」

當眞可惱，若她不是瀟湘子，只怕早已性命不保了，又怎能怨她惡氣塡膺，但蕭郎傻了，倒像浸在水裡的是他，渾身都涼透了。道：「你把她怎麼了？你又怎能……」

分明那婕妤把夷姝帶走了，難道她令他時光凝結之後，已去把夷姝擒了來？那麼，豈不是那婕好已暴露了行藏。

其實他不是傻了，而是嚇呆了。她才多大點年紀，難道古墓功夫，竟神奇到這種境界！以其人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他閉了她的睡穴，她就令他的時光凝結。且慢，夷姝怎麼了，可是也……

他伸頭去望，小舟眞如昨日一般，擱在沙灘上，怒海在咆哮，巨浪衝擊着礁石，發出轟然巨吼。

蕭郎跳下小舟，奔去船尾，可不是夷姝也同樣被綁在舵上，已是奄奄一息，綑綁她的繩索，也正是昨日用來綑綁瀟湘子的。

蕭郎慌忙把繩索解開，把夷姝抱去高處。

瀟湘子哼了一聲，道：「天劍風流的蕭郎，當眞有情又有義，惜玉更憐香。」

蕭郎嘆了口氣，道：「你瞧，她衣衫已破碎，臂上腿上都磨損了，你沒瞧都已見了血，你不僅以她之道還治其身，而且已加倍懲罰她了。」

「當眞，她在你懷裡睡了半夜，愛愛又親親，你心疼啦。好啊！有情又有義的蕭郎，還不快脫去她被海水浸透了的破衣。」

那傷，分明是小舟被海浪掀上岸時，在礁石上造成，血，流出來的鮮紅的血，染紅了夷姝的腿臂。那傷口被海水一浸，想想那痛楚，夷姝顯已暈厥了，那面色較之昨晨的瀟湘子，更慘白如紙。

蕭郎俯下身去，當眞非得趕快脫去她的濕衣不可……啊啊！慌忙退了一步，又一步。

瀟湘子也是這麼說的，但語氣可不對勁兒，惱怒，也有些兒酸溜溜的。分明說的是反話兒。道：「香妹妹，你已加倍懲罰她，報了仇，氣也該已出了，何不……」

瀟湘子哼了一聲，臉上褪了嬌紅，道：「你敢碰她一下，我……牢了你。」

蕭郎打了個寒顫，當眞情人的眼兒裡是滲不進沙子的，這妒嫉乃是有生俱來，尤其是一個女人，一旦妒嫉起來，便是溫柔的瀟湘子，也變成另一個人了。

牢了他倒不會，任她如何惱怒妒嫉，也不會牢他的，但他立即會時光凝結，可是不免的了。

「你！做甚麼？」

瀟湘子未見滑步，甚至不見她晃身，却已在他身側，伸手就扣住了他的手腕，道：「救她的人來了，蕭郎大哥哥，看在你面上，不僅饒她，也饒過她們這遭兒，走。」

身不由己，雙雙飄落小舟中，這番他可看清楚了。瀟湘子只是落在船板上，那麼一斜身，小舟已滑入水中。被那退浪一捲，眨眼已離岸數丈外，而且迎着另一個湧來的巨浪，竟破浪向大海駛去了。

蕭郎不敢回頭望，只在小舟顛簸時，就勢向岸上瞟了一眼，恰見一條人影，正落在夷姝身邊。

不料並未瞞得過瀟湘子，道：「你可放心啦，嘿！那婕妤倒準時前來收尸。」

他明白了，必是瀟湘子去把夷姝擄走時，却留下了字條，要那婕妤前來收尸。不由他不又羞愧，又大駭，原來，瀟湘子並未被他閉住睡穴，昨晚是假裝着了他的道兒，其實已把他和那婕妤的談話，以及先前夷姝的糾纏，全都聽了去，也看在眼裡。

蕭郎尷尬，又羞愧，臉兒上紅一陣，又白一陣。小舟在大海上，她不駕駛可不行了，是以不理睬他。

怒潮澎湃，巨浪掀天，舟小浪高，顛簸得令他動魄驚心，已不知抽了多少口涼氣，忽然間，瀟湘子格的一聲笑了，說：「當眞，這法兒妙極，你若再敢風流，我也不牢你，把你放逐到海上來。」

蕭郎定了定神，既知大海雖大，小舟雖小，但在瀟湘子駕馭之下，却安如泰山。若然他連顛簸也怕了，他還配稱天劍蕭郎麼。他可知道如何對付這個近於天眞未鑿的自然的女兒。道：「好啊，不讓我風流，我就下流。」

「你敢！」

「這不奇了，」蕭郎道：「你明知眞風流，不過是高品格，你既然不許我風流，當然是要我下流啦。」

瀟湘子急道：「我是說……不許……」

蕭郎道：「香妹妹，你放心，天下之間，還有比我香妹妹更美的美人兒麼？有了你在我面前，任她是誰，我也不多瞧一眼。」

「不許那夷姝再向你投懷送抱。」

「你明知我也不許的。」

「也不許……喂！那心中有了你，再也容納不下別人的天魔女，若到了你面前，你……說呀！你也不多瞧她一眼？」

敢情昨晚的談話，眞全被她聽了去，而她並未躡踪那婕妤，却去把夷姝手到擒來，是否也知道了離恨天，玉離宮的隱密呢？他急於要知道，又難道九疑古墓的武功，眞到了神化莫測高深的境界。

顯然她知道蕭郎在驚疑些甚麼，道：「不要再猜疑了，我要尋訪的是玉姬公主，蕭郎大哥哥，我答應你一件事，在沒弄清楚玉姬公主當年爲何不返古墓之前，我不會傷害她們一根毫毛，我不也放過了那婕妤。」

蕭郎擔心的實在太多了，道：「你是說，這婕妤加上玉姬公主，再加上天魔女和夷姝，你也不放在眼裡？」

瀟湘子柔情脈脈，又嫣然笑了，道：「蕭郎大哥哥，你眞好。」

不僅現在，當那婕妤主意爲免後患，要滅瀟湘子的口時，蕭郎也曾緊張擔憂，現在，終於把心中擔憂的事說出來了。

瀟湘子跟着面色微沉，目光落在遠遠的隱隱的岸邊，顯然是在避開蕭郎的目光。

「你忘了，我是后軍之後，即使那玉姬公主是娥皇女英的後裔，婕妤是宮中人，后軍若無獨特功夫，豈能執掌古墓戒律。」

「但當年……當年這婕妤却把玉離公主救走了。」

「至今我仍在懷疑，唐堯虞舜，聖代遺風禪讓，九疑飛花，亦王道而非霸道，盤谷子民，桃園福地中長大起來，即使是執掌戒律的后軍，是否眞能狠得起心腸來，何況我爹是從小看着玉姬公主長起來的。還有，我已告訴過你了，古墓中原無尊卑，和睦相處如家人。」

蕭郎頓又神往起來，浩嘆了一聲，道：「若江湖無仇殺，永不見血雨腥風，江湖豈不亦桃園，香妹妹，你也永不會牢了我，不像那天魔女，把劍擱在我脖子上的，永不會，是不是？現在，告訴我，我們這是去那裡？」

忽然間，小舟如矢，已逼近了岸邊，但岸邊綠草如茵，綠樹蔭濃，已不是曹娥江口的海邊。

小舟只微微一晃，已泊在岸邊了，瀟湘子用手一指，道：「你不瞧人來人往，已是錢塘道上了。蕭郎大哥哥，你先上岸，去那樹下等我。」

錢塘道，那麼，是又回到臨安了，那綠樹濃蔭外，道上行人往來如鯽。

眺望間，只見曹娥江那面的來路上，來了一個瀟洒的少年郎。

好個俊美的少年郎，蕭郎一怔！怎生似曾相識，啊呀！原來是她。

原來是瀟湘子，又着回了酒家樓頭初相見時的衣裳，又成了個小相公。

瀟湘子展顏一笑，道：「昨晚我趁便去那店家取回來，穿上這身衣裳，豈不是方便些。」

了不得，昨晚他的時光凝結後，她做了多少事，這兩日來，可是寸步不離。她如何尋找到綵舟隱密之處？擄來夷姝，並還有時間，有心思，去把店家爲她漿洗過的衣衫取了來。讚道：「你扮成了個少年郎，那甚麼潘安、子都，可全被你比下去了。」

「却比不下蕭郎。大哥哥，你來。」

她牽着蕭郎的手，去到水邊，肩並着肩兒，那平靜如鏡的水面，映出兩個俏郎君。

瀟湘子說：「蕭郎大哥哥，你說，走在人前，我們像不像兩兄弟。」

那年頭，擁有銅鏡的人家，非富即貴，少之又少，何況是在江湖上行走的，只能把別人的眼睛作爲鏡子，天劍蕭郎出沒煙花巷，贏得的不是風流薄倖名，而是感激情，是以也作不得鏡子的，一個江湖上行走的男兒漢，又豈會弄姿搔首，去照鏡的。

蕭郎怔住了，她扮成了個少年郎，果然和他有幾分相似。

「啊喲！瞧這兩兄弟，長得一模一樣。蕭郎大哥哥，人家會這麼說的，是不是，會不會？」

一定會，他耳邊忽然響起了那婕好的聲音：天魔女心中再容納不下別人了。瀟湘子不也才說過，那麼，會不會，天魔女現出了眞面目，那日在小孤山上樓外樓，她竟然大發慈悲，不殺人，那彎劍已擱在他脖子上了，竟也不殺他，而她，不是來向他挑戰，找他晦氣的嗎？那麼，是不是就因這緣故？因此也才和他耳鬢廝磨，曹娥江上泛舟半月。當然，誰能希望天魔女溫柔些呢？若然也會流露出臉之柔情，她也不是殺人也不眨一下眼兒的天魔女了。

「蕭郎大哥哥……」

「你要說甚麼呀！」看清楚了自己的面貌，被她的笑眼兒一瞧，竟然難爲情起來。

「你明白了麼，雖然我惱她向你投懷送抱，我却不殺她。」

「你是說……夷姝？」

「還有天魔女，她心中再也容納不下別個郎君了，我是惱的，但也不恨她，你知道爲甚麼？」

「爲甚麼？」

「得意呀！」瀟湘子說，又把頭兒靠在他肩上，道：「因爲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人了，因爲你人見人愛，但我可要警告你，除了我，再不許你心裡容納下別人。否則……」

她把手兒捫在他心上，輕輕柔柔的揉了揉。

「宰了我。」

「你瞧我會不會。」

她那情意的眼中，竟掠過一抹寒光，那寒光令他心也爲之一寒，原來妒嫉令溫柔的人也會殘忍的，但也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是要尋訪玉姬公主嗎？踏破鐵鞋無覓處，而今却得來全不費工夫，那婕妤已在她面前了，她竟然不追查下去，却回到他身邊來。

他沒有說出來，心道：「其實不僅天魔女，不僅夷姝，還有你這個香香的妹妹。」他明白了，心中也就有了主意，只要他遠離這東海之濱，她不離開他，自不會追查玉姬公主的下落。

若然美人而如蛇蝎，美又有何可愛，這瀟湘子之可愛，可愛在自然，古墓盤谷的自然女兒，就不會矯揉造作。

愛美與妒嫉，既是自然女兒本性本能的自然，蕭郎不禁心上也掠過一抹寒意，他和天魔女相處時，這寒意也不時襲上心來，因爲一不小心，惱了天魔女，她那倏忽就會在手的彎劍，就會擱在他的脖子上，但無論如何，他也還可以防躲閃避，比較之下，瀟湘子的九疑飛花更可怕了，因爲她能令他的時光凝結，殺了他，他也不會知道是怎生喪命的。

當然，她怎會殺他呢，他當然明白，她說宰了你，那不過是和愛得發

狂的情人，切齒咬牙說吞了你，並無分別，但時光一旦凝結，她作了甚麼，他便毫無所知，有如昨晚一樣，她不但找到了綵舟，並從那婕妤身邊把夷姝擄了來，還好整以暇，去那店家取來衣衫，我的天，她去去來來，跑了多少路，去了多少地方，做了多少事，最後還把小舟駛去大海上，以牙還牙，以夷姝之道，還治夷姝，他却毫不曉得，怕更怕時光一凝結，若然變生意外，這充滿血腥仇殺的江湖，怎比得盤谷桃園，只他被殺，死了，她不在身邊，他是怎麼死的，連她也不會知道。

不！一定得讓她知道，讓她明白，不許她令他的時光凝結，教她知道，江湖非古墓，行走在險惡的江湖之中，一旦他時光凝結，時刻會有兇險。

「你怎麼眉兒皺了又挑的，我不喜歡。」

瀟湘子說，伸了根指頭兒，把他挑起的眉兒彎了下來。

「你在想甚麼呀？」

「不許你再令我的時光凝結。」蕭郎道：「今而後，再也不許。」

她又把頭兒靠回他肩上來，怩聲道：「蕭郎大哥哥，你眞好，我知道你在想甚麼了。」

「你！知道？」

「你怕我再着那妖女的道兒，要保護我。」

「香……香……啊，該叫你小兄弟。小兄弟，你眞聰明，立即猜到了，你那知江湖之上，有多兇險，還有我自己，你一路追踪我東來，就該知道。平江府，揚州府、蘇江府，還有這杭州府，捕快已傾巢而出，可惜你來得晚了一步，沒見到那日在樓外樓頭，有多兇險，都奉命要捉拿我。」

瀟湘子哼了一聲：「天劍蕭郎，倒怕了那些酒囊飯袋。」

蕭郎道：「瀟湘子豈會把個小妖女放在眼裡，却怎生也着了那夷姝的道兒？要知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想一想，我一旦時光凝結，你又不在我身邊，那務必要擒到我而甘心的三班衙役，無處不在……」

瀟湘子摟着他的胳膊，說：「我答應你，再不了，蕭郎大哥哥，可知我們那古墓盤谷，眞是桃園洞天，不如咱們就走吧。只有流泉潺潺，四季不謝的奇花奇草，林間永遠是鶴鹿在徜徉。不……」

她霍地伸出手來，掩着他的嘴兒，道：「不許你說不，你有未了的塵緣，我也還有未了的……走啦，蕭郎大哥哥。」

他不是想帶她遠離這東海之濱麼，不料催促他走的，反而是她。道：「香妹妹……啊……」

瀟湘子又一笑嫣然，在他面前扭着身兒一轉，道：「自出古墓，我就是這身裝扮，那湘江瑞雪舞江村，醉唱洞庭秋時，我不瞞你，也曾偶然伸手，打過些不平事……」

「因你言道：來自瀟湘二水間，是以人稱你爲瀟湘子。」

「蕭郎大哥哥面前，我才顯示眞面目，但只此一遭，今而後，我可是瀟湘子了。」

「小兄弟，我們去那裡？」

「這曹娥江口，有城名虞縣，往東是餘姚縣，有水名舜江。我要前往一行，自此之後，我就……蕭郎大哥哥，我就把我交給你了。」

蕭郎心頭甜蜜蜜，道：「既然你有事往餘姚，爲何不往東，却往西，向這錢塘道上來？」

瀟湘子抿着嘴兒一笑，道：「把小舟留在錢塘道上呀。」

蕭郎明白了，把小舟留在錢塘道上，追踪的人，必以爲他們西來了，却不料他們却東去餘姚。驀然間，蕭郎恍然大悟，道：「小兄弟，古墓盤谷，乃是虞天舜土，這裡有虞城舜水，莫非……莫非……」

瀟湘子道：「我就知瞞不過你，咱們那古墓盤谷，雖數千年與世隔絕，但既有人奉派出古墓……」

「就如你們出來選夫覓婿。」

「還有，」瀟湘子道：「自玉姬公主出古墓，一出不返後，便在舜水之濱，建立了連絡之處。自四千多年前，舜受堯禪，建朝曰虞，自號有虞氏，是爲虞舜，後代不忘聖代，在此建虞城，餘姚命水爲舜水。」

蕭郎道：「是以便把這連絡之處，建在虞城舜水左近。」

「若奉派出古墓的人有事，必須與古墓連絡，便前往一行。」

蕭郎倒吸了口涼氣，只道帶她遠離這東海之濱，她就不與玉姬公主爲難，那知就在這左近，便有她的幫手，也才明白她不即刻爲難那婕妤之故。倒要看她怎麼與古墓中人連絡，那連絡之人，又是甚麼樣人？

走，他隨同瀟湘子走了，才知那日和她初相遇的地方便是虞城，這餘姚縣可都沒到過，江浙魚米鄉，富庶自多衣冠，文風極盛，錢塘道上多書房。道上豈會少了讀書郎，但饒是鍾靈毓秀，似蕭郎這般瀟洒人物，仍屬罕見，何況瀟湘子俊美如美女，是以行來仍令路人側目。

蕭郎心想：任你留舟在西，又豈能隱密得了行藏，若不是她曾扮成這般模樣的小相公，那夷姝早不放過她了，那婕妤也知道他的小兄弟，也如何能瞞得人，只要一打聽便知，看來這古墓的盤谷桃園中長大起來的瀟湘子，不失赤子之心，不識江湖險惡，天眞得可愛。

不知是可愛，還是可慮，走在她身邊，又如何不擔憂，那夷姝早已不放過她了，而今更不會甘休，這任性的魔女來去無踪，如何不可慮，而那婕妤知道她與古墓中人連絡，知是對

付她們，又豈會不再起滅口之念。

在盤谷桃園中長大起來，從不受禮教束縛，只知發乎情的瀟湘子，親親熱熱地携起他的手來。

不行，他得提醒她，蕭郎道：「香妹……啊，我一時改不過口來。我是說……小兄弟，你看這眼前的風景，與你來時所見，沒有我在你身邊時所見，有何不同？」

瀟湘子瞟了他一眼，嘿！便她這一笑嫣然，任誰一見，也知她是喬裝扮了。道：「樹上歌唱的鳥兒成雙對，這綠水青山也帶笑顏。」

「還有這紅了的櫻桃，綠了的巴蕉，桃紅柳綠，較之你那雖與世與人無爭的盤谷桃園，可是萬紫千紅別有春？」

瀟湘子沒有言語，只把他的胳膊摟得緊了。

她不用言語，蕭郎也知她心中在想甚麼，自她離了三湘，出得洞庭，奔騰浩淼，滚滚大江東去，入目是平林漠漠，芳草萋萋，遠眺遠山翠黛，蒼煙迷離，意興必也隨之飛揚。而她一路追踪，必也見過了六朝金粉，風月秦淮，既然走過了春風十里揚州路，又豈會見不到那燈火萬家中的二十四橋明月夜，於是，耳邊傳來了柔靡清脆的軟語吳儂，比美天堂的蘇杭，自是山容水態倍增妍，而後，來到了這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湖畔，盈耳是六市三街，處處笙歌管弦，眼底是攘往熙來的綠女紅男，景象萬千，自是與世隔絕的盤谷中人連夢想也想不到的。

看在心裡，蕭郎道：「小兄弟，其實你那古墓盤谷，何曾與世隔絕，只不過世人不知有盤谷桃園。」

「自夏禹家天下，帝王再也不是有德者居之，而有湯武革命……」

「你是說：商湯伐無道夏桀，武王伐無道商紂？」

瀟湘子道：「你們的史家，不是稱爲湯武革命麼？距今三千多年前，民智未開，無道的暴虐統治，人民亦起而伐之，推翻暴政。」

蕭郎道：「這就是得道者昌，無道者必亡。」

瀟湘子道：「那周朝自西而東，東周分裂爲無數小國，互相征伐吞併，最後剩下了戰國的七雄。」

蕭郎道：「你說的是秦、楚、齊、燕。」

他眉兒揚了又揚，把笑藏在眼睛裡。

瀟湘子的眉兒也揚了，道：「你考我？以爲我會不知道，那會霸諸侯的晉，又分裂爲韓、趙、魏，當眞是列國紛紛起，恰似一盤棋，最後是秦統一六國，一霸天下。」

蕭郎呵呵笑道：「那麼，我說得不錯了，古墓盤谷，並未與世隔絕，夏禹、商湯又姬周，紛紛列國一統於强秦，古墓中人，皆作了歷史見證。」

瀟湘子哼了一聲，道：「那嬴政不可一世，滅六國後，號稱始皇帝、秦將白起，坑降將四十萬於上黨，兵威之盛，眞箇曠古，廢封建、立郡縣、築長城、北擊匈奴，南併南越，邪惡暴戾，從政以刑殺爲威，焚書坑儒，進行殘暴恐怖統治，嘿嘿！嘿嘿……」

「嘿嘿！」蕭郎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歷史證明，任何殘暴統治，加速其滅亡，强秦曠古，暴政之短促亦曠古，儘得二十七年天下。」

瀟湘子道：「殺人者，人亦殺之，坑人者人亦坑之，作殘暴統治者，必死無葬身之地。」

「可惜。」蕭郎道：「歷史的教訓，却教不醒邪惡暴戾、喪心病狂之徒，歷史必將重演。」

「暴政必加速其滅亡，殺人者，人亦殺之，亦將重演。」

蕭郎大笑呵呵，道：「小兄弟，邪惡殘暴統治者自取滅亡，又何必說他說來，徒令你我噁心。却是證明了一點，古墓盤谷，作了歷史的見證，也證明了並未與世隔絕，桃園雖好，可惜避世自存，獨善其身。」

瀟湘子放開摟着他的胳膊，退了一步，道：「蕭郎大哥哥，你……要說甚麼，何必拐彎抹角，爲何不坦白說出來？」

蕭郎肅容道：「若不鋤强扶弱，除暴以安良，咱們練武功來何用，練就一身武功，自當行俠仗義，古墓武學博大淵深，古墓中人堯舜聖代後裔，眼看民在水火，却不救民於水深火熱，豈不是兩皆辜負，而愧對堯舜聖君於地下，小兄弟，我不過偶然有感而已，且看看來此已是舜江了。」

既然瀟湘子無意即刻回返古墓，來日方長，要說服她，有的是時日，何必急在一時，有道是：欲速則不達，道：「小兄弟，你，怎不走了？」

江水滔滔，瀟湘子佇立在江邊，茫然凝眸。

那舜江亦稱姚江，與多條水道相通，形成網絡，是以江雖小，却是舟楫往來。

「蕭郎大哥哥，」瀟湘子道：「那城廓必是餘姚了，你看那江邊，圍聚着大羣人。」

蕭郎道：「那是個茶寮，你沒聽到傳來絲竹聲麼？必是有人賣唱。」

瀟湘子道：「咱們也去買杯茶喝可好？」

兩人來到茶寮前，只見已是座無虛席，茶寮外亦圍着大羣人，可不是有兩個姑娘在賣唱，只聽一個姑娘彈着弦聲，唱道：「天宮歲月太凄清，朝朝暮暮數星雲。大姊常說人間好，更添七女慕凡心。」

……

瀟湘子道：「她唱的是甚麼啊？」

蕭郎心中一樂，道：「她唱你呀！」

「唱我？你胡說。」（未完・七）

上文提要：為了誘出紅葉教主，方玉琪與呂雪君散播謠言，說是克制她武功的「蓮峯之鑰」出現於蓮花峯上，吸引了大批武林人及各大門派趕至；方玉琪依約來至獅子林等候呂雪君，瞥見林內出現一條身法極快的人影，以爲對方便是他要等的人，待跑上前一看，才知認錯，該名十六七歲的綠衣少女見他一臉窘態，主動向他搭訕，頃刻，綠衣少女向空諦聽，接着向方玉琪告辭……



情雪蓮

文·瑜 圖·飛
陳 可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禍橫來飛料孰 爭之墨筆看窺

「桑叔叔叫我了！」綠衣少女道。

方玉琪自從得了歸駝子輸給他的畢生功力之後，武功可說已達一般江湖高手之列，此時聽說有人叫她，自己却毫無所覺，心中不禁大奇！

「啊！你記着，我叫簡小雲……」

綠衣少女嬌音未落，小劍靴一跺，一個嬌小身子已倏地飛掠而起，掠過林端，一閃而逝。

身法之快，方玉琪幾乎不敢相信，憑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居然練成了這等曠世輕功，一時不禁望着樹林怔怔出神！

「弟弟，你怎麼啦？」

另一個嬌柔的聲音，突然在他身後響起。

方玉琪連忙轉身，只見呂雪君已是無限柔情的瞧着自己，心中一喜，脫口叫了聲：「姊姊！」

呂雪君臉上飛起一絲紅暈，嬌笑道：「你的嘴眞甜，姊姊就是爲你粉身碎骨，也心甘情願啊！」說到這裡，忽然問道：「這三天來，你可曾遇到些什麼人？」

方玉琪搖頭道：「沒有，我只照着姊姊的囑咐去做，並沒有遇上甚麼高手，姊姊的錦囊妙計確實高明，當眞到處傳播，看來已轟動江湖了呢！尤其這幾天黃山附近，江湖人物好像也愈來愈多了。」

呂雪君嗤的笑道：「你知道來了些什麼人？」

方玉琪就把方才兩個武當道人的一段對話和自己遇上綠衣少女之事，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呂雪君聽了，不住點頭，尤其方玉琪說到那個綠衣少女，她更特別注意的留神諦聽，一面說道：「那兩個道人是武當雙劍，年長的叫抱眞子，中年的叫守眞子，不錯！五大門派的人都下榻在祥符寺，文殊院是接待少林方丈古月大師的。唔！那個綠衣姑娘……又是誰的門下？有恁高的輕功，連口氣都是恁地大法？不過，照她的語氣與行事，決不是名門正派的人。」

方玉琪道：「姊姊怎能如此武斷？」

呂雪君嫣然一笑道：「她師傅如果是正派中人，口氣斷不會如此狂法！嗯！弟弟，那姑娘一定長得很美。」

方玉琪臉上一紅，囁嚅的道：「姊姊怎麼知道的？」

呂雪君噗嗤笑出聲來，道：「姊姊這兩年闖蕩江湖，得了不少經驗，如果那小姑娘長得不美，你那會替她辯護？可惜我來遲了一步，不然就可看到她了。」

方玉琪急道：「小弟……」

呂雪君搖着纖手，幽幽的道：「愛美原是人的天性，姊姊又沒怪……」

話一出口，突然想到自己又不是他的什麼人，那能如此說法？當下立即口風一轉，掩飾的道：「啊！弟弟，

你知道我怎會遲來一步？」

方玉琪搖搖頭。

呂雪君笑道：「因爲我瞧了一會『筆墨之爭』呀！」

「筆墨之爭？」

方玉琪好像聽人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呂雪君補充道：「筆墨之爭，就是鐵筆生花錦袍公子獨孤不善和鬼爪墨石英的約鬥，恐怕這時還沒結束呢。」

方玉琪忙道：「他們在那兒比鬥？小弟想去瞧瞧。」

呂雪君沉吟着點頭道：「你行走江湖，難免不與他們狹道相遇，先瞧瞧他們的路數也好，不過，這次你可不要出手。」

方玉琪連連應是。

呂雪君向林邊那條小徑一指，道：「我們從這裏抄過去，就不會被他們發覺。」

說着，領先往小徑上奔去。

方玉琪對這位萍水相逢的呂姊姊已是十分信服，是以毫不遲疑地跟着飛奔。

不多一會，呂雪君穿入一片密林之中，回頭和方玉琪打了一個手勢，悄悄掩近林邊，找了一個隱蔽所在，掩蔽身形。

方玉琪縱目瞧去，果然林外一片草坪上，正有兩人在拚命厮鬥。

一個是前幾日和自己動過手的鬼爪墨石英，此時手上多了一支三尺來長黑黝黝的鋼爪，招式潑辣，勁風呼嘯。

另一個是自己在酒店中見過的錦袍公子鐵筆生花獨孤不善，他使的是一支魁星筆，點、削、吞、吐，專找敵人週身大穴，筆影點點，漫天浮動。

這兩人敢情已打了千招左右，依然功力悉敵，難分軒輊。

在兩人戰圈之外，還站了兩個漢子，那自然是墨石英的師弟西門通和何不凡，他們也各仗兵刃，雙目炯炯，全神貫注着動手的雙方。

一陣陣的金鐵交鳴接連暴響，顯示場中兩人全已打得極是不耐，但不管如何，兩人的功力招式，全在伯仲之間，任誰也沒有出奇制勝，佔得優勢的希望。

「住手！」

鬼爪墨石英突然大喝，身子暴退八尺，躍出戰圈。

鐵筆生花錦袍公子臉上毫無表情，冷冷的道：「墨老大有何見教？」

墨石英怒睛突出，大聲說道：「咱們兵刃既分不出勝負，兄弟想在拳掌上討教。」

鐵筆生花冷哼道：「兵刃拳足，悉聽尊便，本公子無不奉陪。」

他話聲才落，墨石英一支鬼爪已倏然縮入袖內，趁勢一躍而起，雙腳連踹，瞬息之間，已踢出五腿。

錦袍公子連收魁星筆也來不及，只好隨手一丟，雙掌翻飛，封開對方攻到的五腿，也還了四掌。

兩人雖然由兵刃變成赤手拚搏，但比之剛才使用兵器尤爲激烈，各自以快攻快，搶制機先。

只見鬼爪墨石英的雙爪，和錦袍公子駢指如戟的雙手，依然全是專攻重穴的招式，奇詭狠辣，險象互見。

激鬥之中，錦袍公子突然一縷指風，向墨石英當胸點到。

他這一招快速絕倫，墨石英封架不及，只得施展鐵板橋功夫，上身後仰，同時脚尖一點，往後躍出一丈多遠。

錦袍公子並沒追逼，只是冷冷的哂道：「墨門絕技，原來也不過如此。」

「哼！小子好狂的口氣！」這聲音低沉得有若悶雷，彷彿一塊石頭擊中心窩。

躲在林中的方玉琪和呂雪君同時一驚，錦袍公子也失色地後退了兩步，抬眼一看，自己面前五丈之內，不知何時，已站了一個頭挽道髻，獨目如電的道人，手執鐵拂，面帶獰笑，瞧着自己。

「惡道人墨無爲！」錦袍公子倒抽一口冷氣，暗暗驚呼了一聲，脚下不由又後退出一步，才定下心神，躬身說道：「晚輩孤獨不善，拜見墨老前輩。」

惡道人冷哼一聲，忽然回頭，對鬼爪墨石英道：「石英，爲父限你在黑煞四十九爪之內，廢了這狂妄小輩的右手，讓他認識認識墨門武學。」

鬼爪墨石英經父親一喝，那敢怠慢，立即躬身領命，運起全身功力，雙臂一振，露出其黑如墨的一雙鬼爪，猛往錦袍公子抓去。

錦袍公子橫飄三尺，脫出墨石英雙爪範圍，急叫道：「墨老前輩，請容晚輩……」

墨無爲冷嘿道：「墨門絕技非浪得虛名，你儘管出手教訓，何用多辯？」

墨石英在他父親面前，第一爪就被人家讓開，臉上大感無光，沒待他父親說完，嘶的又是一爪，往錦袍公子右肩抓出。

錦袍公子獨孤不善原是心高氣大之人，只因當着惡道人面前，不無顧忌。

此時聽墨無爲這麼一說，年輕人血氣方剛，誰受得了，何況對方第二爪又已攻到，眼看今日之局，自己說也無用，只得伸手相架，一面說道：「既然墨老前輩如此吩咐，晚輩恭敬不如遵命。」

口中說着，右臂一圈，駢指如戟，出手反攻。

這一回，一個是在父親面前，奮力急攻，一個是大敵當前，豁出命去。

兩人一動上手就各使殺着，翻翻滾滾的比方才還要凌厲，兩丈方圓，

全被嘶嘶爪風、點點指影所籠罩。

轉眼工夫，已打了三十多招，雙方還是半斤八兩，誰也勝不了誰！

惡道人一隻精光閃爍的獨目仰天而視，臉上滿佈煞氣，似乎大是不耐。

站在一邊的西門通、何不凡知道師傅脾氣，此時早已嚇得全身戰慄，連大氣也不敢再透。

突然，惡道人仰天喝道：「火中取栗。」

「天魔獻爪！」

「鬼箭飛燐！」

墨石英一聽父親的喝聲，精神陡振，「黑煞爪」驟如風狂雨暴，閃電擊出。

只聽錦袍公子在漫天爪影中一聲慘叫，踉蹌後退。

一隻右臂軟軟下垂，左手緊按右肩，敢情肩骨已被抓碎，本來一張白中泛青的臉上，更痛得沒有半點血色。

墨無爲冷嘿一聲，緩緩的道：「狂妄小輩，這回你見識到墨門絕技了吧？」

說着，袍袖一揮，從袖中飛出一個小小紙包，落到錦袍公子身前，喝道：「拿去！這是『黑煞爪』的解藥，靜靜養上一百天，可無大礙。」

錦袍公子臉上現出一陣痛楚的痙攣，咬牙切齒說道：「晚輩技不如人，雖死無怨，墨老前輩一番盛意，晚輩心領。」

說到這裡，對那包解藥瞧也不瞧，從地上拾起魁星筆，狠毒的橫了墨石英等三人一眼，返身就往山下奔去。

惡道人墨無爲在江湖上何等身份，畢生之中，被後生小輩當面奚落，眞還是第一次，但他終究對錦袍公子父子心存顧忌，此時不由得被激怒得嘿嘿冷笑。

驀地對地上一小包解藥屈指輕彈，只聽「呼」的一聲，火星四濺，連山石都被他的指風擊得像弩箭般直射出去。

這一下，可把藏在林中的方玉琪、呂雪君兩人，瞧得大爲凜駭。

但事情可也在此時發生，方玉琪和呂雪君目光一抬，恰好碰上惡道人墨無爲緩緩轉身，和他那隻精光如電的凌厲獨目對個正着。

呂雪君暗叫一聲：「不好。」

慌忙一拉方玉琪的衣角，向後急躍，但是已經太遲了，耳中只聽墨無爲沉聲喝道：「你們出來。」

方玉琪和呂雪君雖然身形掠起，已閃出兩丈以外，却覺一股陰寒爪風，把他們的身子吸住，再也掠不出去。

方玉琪輕聲叫道：「姊姊，妳快後退，小弟擋他一擋。」

呂雪君那肯讓弟弟涉險，急叫了聲：「不……」

但方玉琪早已大吼一聲，倏然一個轉身，雙掌使了一式「愚公移山」，猛力前推，內家眞力，悉發而出。

要知惡窮神歸駝子臨死之前，把畢生修爲全已度入他的體內，雖然爲時不久，方玉琪還未能善爲運用，收發由心，但在這緊要關頭，拚命一拒，確也勁氣洶湧，不可小覷。

只聽惡道人墨無爲輕「咦」了一聲，吸力驟然一鬆，同時自己胸前似乎被人推了一把，一個身子不由自主的，後退了兩三步。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般的事，兩人好不容易脫開對方的爪風，呂雪君早已拉着方玉琪提氣急縱，掠出十丈之外。

耳中忽然聽到林外響起一陣大笑：「哈哈！想不到會在這裡和墨老哥賢師徒相遇，眞是巧極。」

接着墨無爲的聲音，笑道：「十年不見，溫兄風儀如昔，不知那一陣風，把你也吹到黃山來。」

要不是墨無爲遇上了故友，自己兩人要想逃出這魔頭的毒爪，恐怕還沒如此容易。

聲音入耳，方玉琪、呂雪君暗暗叫了聲：「好險！」一時那敢停留，慌慌張張地循着樹林，向前急走。

一陣工夫，差不多已奔了四五里路，穿出松林，前面是一條羊腸小徑。

呂雪君站停身子，偶一回頭，瞥見方玉琪臉色蒼白，微微有點氣喘，當下柔聲笑道：「玉弟弟，你是不是覺得累了？快先憩息一陣再走。」

但話聲出口，忽然覺得不對，自己親眼見過方玉琪輕功內力，好像比自己還要深厚，這區區四五里路，雖然這次從惡道人手中逃出，心情難免緊張，但也不會有這等現象。

她疑念方起，方玉琪已經依言在山石上坐下，似乎顯得十分疲乏，不由心中一急，輕聲問道：「玉弟弟你怎麼啦？」

方玉琪不自禁的用手在胸口撫了一撫，搖頭道：「沒什麼，小弟只覺胸口有點脹悶。」

呂雪君黛眉輕蹙，急道：「唉！你準是方才奮力一推，掙脫惡道人爪風之時，用力過猛，內腑受傷，還不快運會功，姊姊替你守衛就是。」

方玉琪從小沒有親人照顧，這回有了這位體貼入微的姐姐，他倒眞是聽話，果然依言在大石上盤膝坐好，運起功來。

那知不運功倒也並無所覺，這一運功，陡覺胸口痲木，內腑若裂，口中禁不住咬牙輕哼，額前黃豆般汗珠也一顆顆的綻了出來。

這一情形，直瞧得呂雪君大爲焦灼，急道：「玉弟弟，你負了傷？」

方玉琪頭腦逐漸昏脹，勉强打點精神，抬頭笑道：「還好，只是胸口稍感痲木，想是方才用力過度所致。」

「痲木？」呂雪君杏眼圓睜，變色的道：「你中了毒藥暗器！快脫下衣服，給我瞧瞧。」

方玉琪心中猶豫，但禁不住呂姊姊不迭催促，只好慢慢解開衣襟，那知道一陣工夫，他發覺自己的手指業已不聽指揮，身子也起了一陣痙攣。

呂雪君等了一會，見他還沒把衣襟完全解開，那還忍得，慌忙湊過身子，替他解開衣襟，只見玉弟弟胸膛左側，赫然印着五條其黑如墨的爪印。

她臉上神色大變，一顆心險些要從口腔中直跳出來，全身一顫，驚呼了聲：「黑煞爪！玉弟弟……你……中了惡賊的黑煞爪。」

但她的玉弟弟此時已陷入神志昏迷之境，眼皮也漸漸垂了下來。

她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珠淚不禁奪眶而出，慌亂之中，一手替他掩上衣襟，一手却急急的從懷中掏出一個玉瓶，傾出綠豆大小三顆藥丸，迅速納入自己口中，嚼了一陣，撥開方玉琪緊閉的牙關，櫻唇一湊，用舌尖輕輕哺了過去，再提一口眞氣度入他腹中。

這一動作，雖然沒人看到，呂姑娘却也羞得滿臉通紅。

她雖知道自己餵他的三顆「碧靈丹」，固然是師傅採擷名山數十種藥草，精煉而成的療傷靈藥，但惡道人墨無爲的「黑煞爪」，不僅是內家罡風掌力，而且還蘊藏劇毒，如果得不到他的獨門解藥，就是內傷好了，這種劇毒依然無法消散，也是枉然。

頃刻之間，她心念輪轉，兀自想不出一個計較，惡道人的解藥，自己是萬難求取。

那麼只有仗着師傅的「碧靈丹」，每日餵他三顆，只要心脈不絕，自己抱着他上一趟黔靈山，求求百草仙翁，也許有救。

「黔靈山！不錯！只有上黔靈山去。」

她喃喃自語，突然臉露剛毅，雙手一抄，抱起方玉琪的身子，正待舉步。

驀聽林中有人打了一個呵欠，自言自語的道：「我老頭子早已告訴過他，別看這種狗打架，他偏要看，這回被狗抓了，可就夠瞧。咳！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麼一個大孩子，連古人的俗語都沒聽人說過，眞是豈有此理。」

呂雪君心急如焚，她把林中這個蒼老聲音當作山上樵夫，並未在意，只是急急的往前奔去。

但林中那個蒼老聲音却依然從身後傳來：「咳！這也難怪，人家家裏大人故世了，少不更事，那會知道厲害？年輕人要瞧瞧熱鬧，也情有可原，就是我老頭子，不是也喜歡湊熱鬧嗎？可憐倒是那個女的，被人家幾聲姐姐，叫得挺甜，甜迷了心，這回抱着大孩子，要跑上幾千里，可也着實夠累呢！」

呂雪君這陣工夫，已掠出了二十來丈，聲音入耳，心頭猛地一動，這蒼老聲音分明是指着自己而言，莫非自己碰上了那一位前輩奇人不成？脚下一停，立即回過頭去，走向林前，說道：「那一位前輩高人，請救救小女子兄弟……」

她話還沒有說完，蒼老聲音「嘻」的笑道：「我老頭早已準備好啦，拿去。」

「嘶！」一縷勁風由林中穿出，直向面門射來。

呂雪君騰出左手，一把接住，低頭一瞧，原來是一顆胡桃大的蠟丸，色作深黃，正中還有三個硃紅小字：「百草丸」。

呂雪君抱着方玉琪，急急叫道：「老前輩，你是百草仙翁葛老前輩？」

「啊！啊！不是，我不是葛長庚。」

林中的蒼老聲音漸漸遠去。

呂雪君此時救人要緊，既然百草仙翁不願相見，也只得罷了。一面在林邊放下方玉琪，揑碎蠟殼，裡面是一顆龍眼大的金衣藥丸。

她依然納入自己口中，把藥丸嚼碎，一時只覺滿口藥味，奇苦無比，當下摒着呼吸，用津液拌勻，俯身哺入方玉琪口中，然後又度了兩口眞氣。

百草仙翁葛長庚的「百草丸」，在武林中素有解毒聖藥之稱，呂雪君哺下藥丸，一顆心才算定了下來。

迴眼四顧，原來這陣折騰，已是日薄崦嵫的傍晚時分。

玉弟弟重傷未癒，亟待靜養，此處是一條荒僻小徑，那有人家可以投宿。心中一急，立即抄起方玉琪的身子，順着山徑走去。

天色逐漸昏暗下來，幸虧前面不遠有一座小廟，掩映在松林左側。

這就加緊脚步，奔近一瞧，原來是一座香火稀少的尼庵。

呂雪君抱着方玉琪，上前拍門。

過了一會，庵門啓處，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婆子，向呂雪君和她手抱的方玉琪打量了一陣，方待訊問。

呂雪君早已開口道：「老婆婆請了，小女子姊弟兩人遊山迷路，舍弟又突然患急病，懇求借宿一宵，望老婆婆行個方便。」

那老婆婆爲難的道：「小庵老師傅持戒清修，不留外人，姑娘令弟既然患了急病，且容老婆子稟明老師傅，再作定奪。」

呂雪君急道：「老婆婆，這裏除了寶庵，無處投宿，出家人慈悲爲懷，與人方便，還望老婆婆垂憐，借住一宵，香金自當加倍。」

老婆子面上流露出同情之色，搖頭道：「姑娘別急，只要老師傅答應了，香金倒在其次，姑娘且請稍待，老

婆子去去就來。」

說着，讓呂雪君抱着方玉琪，走進山門，隨手關好，急急往裏走去。

呂雪君略一打量，這尼庵雖小，却打掃得極爲清潔。

前後一共只有兩進，除了前進供奉着佛像之外，後進敢情就是持修之所。她等了一會，只見那老婆子已含笑出來，說道：「老師傅因姑娘令弟身患急病，此處離前村少說也有十幾里路，天色已晚，姑娘抱着人行走不便，才破例容納，姑娘快請隨我來。」

呂雪君連連稱謝，老婆子領着她穿過偏殿，到了右側一間禪房，回頭笑道：「小庵從無外人投宿，姑娘委屈些罷。」

呂雪君再次稱謝，一雙鳳目掃過，早已看清這房中除了對面兩張木榻，和一桌一椅之外，別無他物，榻上還放着一條被褥。

當下不再客氣，把方玉琪輕輕放下，然後替他蓋上棉被，自己移過木椅，靠在床邊坐下。

老婆子十分熱心，替他們送來油盞，還燒了一壺開水和一份素齋。

呂雪君十分感激，不迭道謝，但她此時一顆心全在玉弟弟身上，那有心思進食。

方玉琪服下三顆「碧靈丹」，加上一顆「百草丸」，臉色已逐漸好轉，只是沉睡未醒。

這樣又過了一陣，方玉琪眼皮動了動，倏然睜開眼來。

呂雪君心中一喜，舒了口氣，急忙俯下身去，輕聲問道：「玉弟弟，你覺得怎樣了？」

方玉琪一眼瞧到自己躺在床上，心頭大惑不解，揉了揉眼睛，呼的坐起身子，問道：「咦！姊姊，這是什麼地方？」

呂雪君一雙柔荑輕按在他肩頭，柔聲道：「玉弟弟，你重傷初癒，快躺下去，再休息一會，這裏是尼庵，你方才被惡道人『黑煞爪』所傷，昏迷不省人事，眞急死人。」

方玉琪想起適才自己胸口痳木，內腑如裂，確係重傷之象，但此時試一運氣，只覺眞氣通行無阻，胸前劇痛已然一掃而空，不由哦道：「原來小弟這條命是姊姊救的，小弟此時已經完全好了。」

呂雪君幽幽的道：「今天要是沒有葛老前輩的『百草丸』，姊姊就得抱着你上黟靈山去。」

方玉琪陡然眼睛一亮，問道：「姊姊，妳幾時碰上百草仙翁葛老前輩的？」

呂雪君溫柔的道：「你躺下來，姊姊就告訴你。」

她眞像大姊似的在哄騙着小弟弟，方玉琪拗不過她，只好依言躺下，一面說道：「好姊姊，妳現在總好說了。」

呂雪君嫣然一笑，替他拉好被角，才把剛才之事說了一遍。

方玉琪急道：「妳沒有問葛老前輩，那片金邊丹楓出在何處？」

呂雪君嗤的笑道：「方才姊姊急也急昏了，那有時間問他，再說，葛老前輩只聽其聲，不見其人，他自己還不肯承認呢。」

方玉琪失望的道：「小弟以前聽先師說過，葛老前輩遊戲風塵，行踪靡定，我們再要找他，可不容易呢。」

呂雪君安慰的道：「玉弟弟，你目前養傷要緊，找尋仇人之事，包在姊姊身上。」

方玉琪瞧着桌上素齋，忽然問道：「咦！姊姊，妳還未用飯？」

呂雪君無限柔情的道：「姊姊方才怎吃得下？」接着又輕聲道：「啊！玉弟弟，你大概餓了，要不要姊姊餵你？」

方玉琪被她問得俊臉一紅，忙道：「小弟還不餓，姊姊，妳快吃罷，我……想坐起來運會功呢。」

呂雪君搖頭道：「我也吃不下。」說着站起身子，柔聲道：「那麼我扶你起來。」

方玉琪心頭感到無限溫馨，但他已翻身坐起，笑道：「姊姊，妳眞把小弟當作小孩看待呢。」

呂雪君嗤的笑道：「本來你還是個大孩子咯。姊姊不照顧你，誰照顧你？快運功罷，姊姊也要休息一會呢。」

方玉琪不再說話，立即依言運起功來。

他這一調息運功，忽然發覺自己每經過一場搏鬥，功力總是要精進許多，好像自己體內，蘊藏着無窮力量，自己不能盡情發揮似的。

於是，他又想起那位鬢髮如戟的惡窮神，他老人家把數十年勤修苦練的內功，貫注在自己身上，才有這種現象，心中不禁起了一陣感激，同時歸駝子臨死時的情形，也一幕幕的重複在眼前出現。

紅葉！紅葉！

那以紅葉爲記的妖女，這次不知會不會在黃山出現？要是她眞的來了，自己又當如何？

他思潮起伏，一時竟然無法平靜下來，睜眼一瞧，呂雪君已在對面一張榻上，垂目運功，一張春花似的臉上，安詳得微露笑意，一時可把方玉琪瞧直了眼。

正當此時，忽然聽到一絲極其輕微的異聲，從自己房上掠過，似乎往大殿方向飛去。

方玉琪自從得了歸駝子傳入的功力，通常十丈之內，即使掉落一支金針，都能清晰入耳，不要說有人在屋上飛行了。

但這次他却感到十分奇突，因爲那一絲極其輕微的異聲，決不可能是夜行人，因爲一個人的輕身功夫如果到了這一地步，那簡直會飛了。

不！甚至比飛鳥還要輕靈迅疾，那不是成了飛行絕迹的空空精精之流？

心念轉動，人也跨下床來。

要知練武之人雖在調息，也是十分警覺，方玉琪堪堪跨下木床，對面榻上的呂雪君，也立即睜開眼來，她瞧着玉弟弟，正待問話。

方玉琪突然聽到那一絲異聲，又從大殿方向往自己這邊射來，不由搖了搖手，意思是叫呂雪君不要開口。

呂雪君終究比方玉琪在江湖上多闖了幾年，閱歷較多，此時一看玉弟弟那副側耳諦聽的模樣，也立即飄身下榻，一口把燈盞吹熄。

這一下當眞恰是時候，方玉琪只聽那輕微得不似是人類的聲音，已從右往左，逐漸接近，似乎在右首幾間屋外，都曾停上一停，因爲實在太迅速了，所以不是細心諦聽，決難發覺。

呂雪君根本連一點聲息都沒有聽到，她因玉弟弟似有所聞，才把油燈吹熄，但就在她眼前一暗之際，方玉琪已奇快無比的抓住她的纖手，騰身往樑上躍起。

呂雪君不愧是身經大敵之人，雖然她一無所覺，事起倉猝，但她一點也不顯得慌張，躍上屋樑之後，立即伏身不動，連呼吸也緊緊屏住。

這是因爲她知道玉弟弟決不會無緣無故的有這些舉動，而且她也知道玉弟弟雖然初涉江湖，但他得到惡窮神貫注給他的功力，內功比自己要深得多，是以更相信玉弟弟一定發現了什麼。

她心中既有這一想法，一雙眼睛，自然一霎不霎的凝神往下直瞧。

這一打量，果然有了發現，原來自己房中那扇格子紙窗外面，不知何時，站着一個人影。

因爲月光斜照，那個人影十分清晰，似乎是個身穿長袍的矮小老頭，他人影才現，立即伸手向屋內虛空指了一指。

他這一指不打緊，直把樑上的呂雪君瞧得心頭地一跳，暗想這分明是恩師以前說過，武林中久已失傳的「隔空點穴」，這……

她念頭閃電般掠過，窗外那矮小老頭敢情發現屋中無人，乾笑了一聲，大袖一揮，倏然騰空飛起。

方玉琪耳中又聽到一絲極其輕微的異聲，快若閃電，往庵外射去。

「果然是人。」

他心裡想着，口中不禁輕輕呼出。

呂雪君只見人家飛身而去，來去無聲，不由輕聲笑道：「你本來當他是什麼？」

方玉琪道：「小弟因他飛行之聲極其輕微，還當不是人類呢。」他說到這裡，忽然急急的又道：「呂姊姊，我們快去瞧瞧，這人方才在大殿上躭了好一會呢！不知有什麼舉動。」

呂雪君道：「如果我們出去，豈非剛好碰上？」

方玉琪道：「他已經走啦，是往庵外去的。」

呂雪君心中一動，問道：「玉弟弟，你沒聽錯？方才他確是先到大殿上躭了一陣，再飛到這裡來的？」

方玉琪很快的答道：「小弟決不會聽錯。」

呂雪君點點頭道：「那麼此人可能在這庵中有事，他怕被人發覺，是以到各處巡視了一番，如果還有人沒睡，他可能出手點上睡穴，才出庵而去，我們快去大殿上瞧瞧。」

說着，一同飄落地面。

方玉琪聽呂雪君這一解釋，不由佩服得五體投地，道：「姊姊，妳眞行，啊！你說庵中之人可能穴道被制，那麼我們不如先去解了她們的穴道再說。」

呂雪君道：「姊姊只是猜想罷了，他如果確實在這庵中有事，一定會去而復返，如果發現庵中之人解了穴道，反而不好，我們還是先到大殿上瞧瞧，才是正經。」

方玉琪不由臉上一紅，笑道：「姊姊，妳想得眞週到。」

呂雪君嗤的嬌笑了一聲道：「你嘴眞甜。」

兩條人影越過偏殿，很快的掠入大殿。

雙目一瞧，這殿上收拾得十分清潔，除了佛龕供台，和左右兩邊放着五六個蒲團之外，空無一物，瞧不出半點異樣。

兩人逗留了一陣，方待退出。方玉琪已然聽到庵外響起一陣輕微的腳步之聲，敢情還不止一人，心頭一驚，低喝了聲：「有人來了。」

兩人同時一閃身躲入佛龕後面，隱住身形。他們剛好把身子藏好，輕微的腳步之聲已走進殿來。

只聽一個尖細的嬰孩聲音，邊走邊說：「這地方清淨隱僻，當眞不錯。」

接着一個蒼老聲音笑道：「令主好說，兄弟因聽令主說起姬姑娘今晚要來，才特地找了這個清靜所在。」

另一個中氣十足的聲音問道：「矮子，這庵堂打掃得乾乾淨淨，裡面的人呢？你可曾收拾清楚？」

先前那個蒼老的聲音笑道：「駝子，這還用你說，兄弟早已收拾好了，咳！你別瞧這小小尼庵，着實有點來歷呢。」

這時又有一個冷冷的聲音，奇道：「矮子，在你口裡說出人家有點來歷，想來不會走眼，你說說是誰？」

此人話聲未落，又有一個沙啞嗓子的道：「你們就儘說黑話，咱們令主也在這兒，怎不點上蠟燭再講？」

那冰冷聲音又道：「憑咱們幾個老不死，難道誰還瞧不清楚，不點燈有

甚麼重要？」

沙啞聲音道：「難不成等姬姑娘來了才點？」

冷冰的聲音哼道：「姬姑娘還早呢。」

這兩人爲了點燈，竟爭吵起來，只聽那孩子聲音笑了笑道：「先點起來也好，咱們也坐下來好談。」

接着火光閃動，登時亮起兩個火摺子，把供台上兩支巨燭一起燃起，大殿上這時照得通明。

方玉琪、呂雪君躲在佛龕裡面，他們因殿上五人的口氣不小，是以盡力屏着呼吸，動也不敢稍動。

呂雪君自幼跟隨離塵庵主行走江湖，對正邪各派中著名人物，大都有個耳聞，但殿上這幾個人，其中居然還有令主，可從沒聽人說過，心中不由感到十分驚奇。

此時燭光大亮，她偷眼往外一瞧，只見五人已各自從左右兩邊拿了一個蒲團，放到供台前面，圍成一圈，坐了下來。

再一細瞧，這五個人，全有五十以上的年紀，都穿着一襲綠袍，而且各有特徵，十分好認。

正中一個，面色紅潤，形如孩童，敢情就是方才說話尖細的孩子聲音。

他左邊一個，生得又矮又小，就是剛才見過的那個。

在他下首是一個跛子，右脚黃澄澄的裝着一隻銅脚。

右邊上首是一個駝子，背上高高隆起一個駝峯，整個身子彎向前面。

駝子下首是一個右手殘廢，左掌奇大的人。

這五個老人既然各有特徵，而且全都太陽穴高高賁起，目光如電，分明都是功力奇高之士，何以自己一個也沒聽人說過？

呂雪君這陣打量，其實也只是一瞥間的事。

五個怪老頭坐下之後，只聽那聲音冰冷、右手已殘的老頭開口道：「喂！矮子，你說這尼庵中人有點來頭，到底是誰？」

矮老頭嘻的笑道：「你急什麼，等令主放起信號，再說不遲。」

踞坐中間的孩兒臉點頭道：「你們儘管隨便談好了。」

他說話之間，右手向殿外空中彈去。

「嘶！」一聲輕響，一縷綠光應手飛出殿外，直沖霄漢。

駝背老頭不耐的道：「矮子多肚腸，咱們全等你報告經過哩。」

矮老頭齜着黃牙，瞥了駝背老頭一眼，笑道：「你們當眞沒有看清楚這是準提庵？咱們是在黃山。」

「黃山準提庵？」

呂雪君聽得心頭驀地一怔，只聽殘手老頭冷冷地哼了一聲，臉露不屑道：「我當是什麼大有來歷之人，不過是青城逐徒青衣老尼罷了，這也值得賣弄關子？」

呂雪君却聽得從心底冒起一陣寒意，黃山準提庵青師太，乃是青城掌門鐵肩道人的師姐。

青城派玄門劍法，獨樹一幟，因爲他們從不介入江湖恩怨，很少在外面走動。

三十年前，青師太以一柄長劍，誅殺了長江三十七名巨寇，犯下殺戒，被她師傅逐出門牆，結庵黃山。

她因受了這個刺激，更是嫉惡如仇，江湖上提起青師太，當眞威名赫赫，而且她還是師傅離塵庵主方外至交。

這殘手老頭居然連青師太都沒放在眼裡，這班人到底是甚麼路數？有恁大的口氣？

「嗯！五位叔叔已經全到啦，你們賣甚麼關子呀？」

呂雪君略一沉思之際，大殿上忽然響起一個嬌滴滴的聲音。

趕忙抬眼，只見殿上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身材苗條、面覆黑紗、玄裳曳地的少婦。

同時圍坐地上的五個老頭，也在這一瞬之間，已全都站起身來。

孩兒臉老頭早已笑着躬身道：「姬姑娘來得好快，不知夫人有何吩咐？」

玄裳少婦最多也不過二十四五歲，這幾個口氣奇大的老頭對她却似乎執禮甚恭，不由瞧得呂雪君大爲驚奇。

只見玄裳少婦向孩兒臉老頭還了一禮，笑道：「五位叔叔，快請坐下來好談！」

五個老頭連稱：「不敢！」

玄裳少婦目光一掃，忽然咦道：「小師妹呢？」

孩兒臉老頭忙道：「這幾天她到處亂跑，今晚還吵着要來，老朽恐怕夫人有甚麼吩咐，小孩兒家口沒遮攔，才點了她的黑甜穴，睡了。」

玄裳少婦微微點頭，一面笑道：「這次李叔叔無意之中得到金透，師傅她老人家極爲讚許。」

跛脚老頭連忙躬身道：「夫人讚許，兄弟怎敢當得？」

方玉琪、呂雪君聽到他們說到金透，不由相互對看了一眼。

玄裳少婦微微一頓，又道：「不知五位叔叔，可曾找到石室門戶？」

孩兒臉老頭惶恐的道：「十日以來，老朽等五人，差不多在蓮花峯踩了不下百遍，只是尚未發現。」

玄裳少婦輕唔了一聲，又道：「師傅要五位叔叔盡可能早日找到。」

五個老頭又同聲應「是」。

矮老頭道：「不知姬姑娘此來，可曾聽到江湖上的傳言？」

玄裳少婦道：「不錯，江湖上近日正謠傳着紅葉教主的故事，和黃山蓮花峯石室藏有一部『玄天秘笈』，此事師傅也有所聞，並且要五位叔叔找出

謠言來源。」

孩兒臉老頭惶惑的道：「此事老朽也感到極爲奇怪，不過據一般傳說，這謠言還是從黃山傳出去的，老朽連日正在注意。」

玄裳少婦點了點頭，問道：「叔叔可知近日黃山來了些甚麼人？」

孩兒臉老頭道：「五大門派來的，到目前爲止，已有崑崙鍾先生、武當雙劍、峨嵋三雲，聽說少林古月和尚明天也可趕到，其他是一些門下弟子；此外，已在黃山露面的，還有惡道人墨無爲、惡郎君崔如風等人。」

玄裳少婦沉吟了一下，向孩兒臉老頭道：「這謠言可是少林寺的人傳出來的？唔，師傅要叔叔對付古月和尚。」

孩兒臉老頭躬身領命。

玄裳少婦緩緩向五人打量着道：「五位叔叔，還有甚麼事嗎？」

大殿上的五人一片寂然，久久不聞一點聲息，顯然已沒有問題提出。

玄裳少婦歇了歇，才道：「五位叔叔，既然沒有事，侄女就要回山覆命。」

她嬝嬝婷婷地走了幾步，忽然回頭叫道：「各大門派之人既然全都趕來黃山，如果對五位叔叔有妨礙的話，師父說你們可以便宜行事。」

「遵命！」五個老人同聲回答。

就在他們一齊躬身之時，香風微拂，玄裳少婦一條身子早已消失不見。

孩兒臉老頭在五人之中顯然身份較高，此時瞧着玄裳少婦後影，不禁點頭讚道：「姬姑娘的功力，近來更見精純了！」

駝背老頭道：「夫人博覽羣典，學究天人，成就之高，前無古人，姬姑娘是她老人家一手調教出來的，那會錯得。」

殘手老頭感慨的道：「這就叫做長江後浪推前浪，咱們全是瞧着她長大的呢！哈哈，哈哈！」

孩兒臉老頭道：「時間不早，咱們也該走了。」

說着大袖一揮，兩支巨燭同時熄滅。

一陣細微的破空之聲逐漸遠去，大殿上又恢復了一片死寂。

方玉琪正待走出，却被呂雪君輕輕扯了一下。她心思較細，知道這種江湖中人的秘密集會，最忌外人窺探，何況這五個古怪老頭，全是武功高不可測之人，是以要等他們確實全數走了，才能出去。

兩人這又等了一陣，看看確已走得一個不剩，呂雪君輕輕吁了口氣，笑道：「玉弟弟，咱們可以出去啦！」

說着走出佛龕。

方玉琪緊隨而出，懷疑的道：「呂姊姊，這些人是誰？」

呂雪君輕輕搖頭，道：「姊姊自幼跟隨師傅在江湖上走動，武林中各門各派，全都有個耳聞，可是從沒聽人談過有這一班人物，而且武功又高得出奇。」

她凝目沉思，忽然抬頭道：「那柄金透——『蓮峯之鑰』，原來落到他們手上了！咳，玉弟弟，姊姊也眞糊塗，這準提庵青師太，是姊姊先師摯友，咱們只要見到她老人家，這班人的來歷就不難知道……」說到這裡，驀地「啊」了一聲，急道：「玉弟弟，快隨我來。」

話聲未落，人已縱身出殿。

方玉琪瞧她好像突然想起了甚麼急事，刻不容緩的往後奔去，也連忙跟着，往跨院掠去。

兩人一先一後，閃入後院，那是一排三間的平房，屋內還隱隱有着燈火。

呂雪君毫不停留，悄悄掩到窗邊，毫無聲息地湊近窗紙上一個破洞，向房內一瞧。

只見房中油燈如豆，四下並無紊亂跡象，那禪榻上紗帳高懸，正有一位女尼盤膝坐在榻上，動也不動，只是頭面向左斜傾。

這景象顯然並非入定，呂雪君心裏明白，一下閃到門口，用手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方玉琪不知呂姊姊要做甚麼，只好跟着走入。

那女尼聽到聲音，忽然睜開眼來，用驚奇的目光望着兩人，但她除了眼睛轉動之外，趺坐的姿勢依然如故，連那顆斜偏的頭也沒稍稍移動一下。

方玉琪瞧到這般光景，心中也忽然明白過來，敢情這女尼是被人點住穴道，是以無法動彈。

這時，呂雪君已走近榻前，她低頭在女尼身上察看了一陣，臉上露出疑惑之色。

方玉琪跟在她身後，問道：「呂姊姊，她可是穴道受制？」

呂雪君搖着頭道：「起初我也這麼想法……」

方玉琪好奇的道：「那麼，現在妳認爲她並非是穴道受制？」

呂雪君緊蹙着秀眉，幽幽的道：「也可以這麼說，因爲她身上的穴道，毫無受制之象……」

方玉琪越聽越驚奇，問道：「那她……」

呂雪君臉上也滿是迷惑，沉吟的道：「點穴手法雖然各派不同，但這既不是點穴手法，何以人又會動彈不得？那一班怪老頭當眞有點邪門，待我仔細查查再說。」

說着，伸手輕輕扶住女尼，讓她躺下身軀。那知才一移動，那女尼輕哼了聲，雙目一翻，立時氣絕。

這下，可把呂雪君、方玉琪兩人呆住了。

（未完・四）

上文提要：藍鳳被教主委任爲主盟大局，統率全軍的主帥這消息傳到張四姑等的耳裡，頓令衆人震動，驚訝敵方竟有如此强大的實力，藍鳳還提議張四姑設法拉攏夏天同、白天化及三大樓主，以濟人手之急，待藍鳳走後，張四姑分派各人四出作部署工作，由於消息來得太突然，張四姑有點六神無主，於是請教七寶和尚……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上陣扳回劣勢 梅花含笑犧牲

張四姑笑道：「藍鳳很冷靜，大概不會……咱們各盡心力，你去幫江楓收服夏天同那批人，順便查看兩個小狐女入魔的情景。」

大和尚道：「我們這番交談，不可洩露，尤其是羅蘭，她平日粗枝大葉，但忽然精明起來，會追得人直冒冷汗，她胸無城府，口沒遮攔，一高興便嚷出來，那就大煞風景了。」

張四姑點點頭，無限感慨的道：「爲人要有三分傻氣，才能活得快樂，我眞有點羨慕羅蘭呢。」

「張姑娘，三分傻氣之外，還得要有七分自然。」大和尚打斷了張四姑的話，道：「各有前緣莫羨人，想想看，這番光復武林的志業完成，妳在江湖上受到的尊崇，武林三聖也將有所不及，付出多少心血、犧牲，也就不用計較了。」

說完，轉身一躍，人已走到三丈開外。

望着大和尚遠去的背影，張四姑心中忖道：慚愧，慚愧，過去低估他了，這個酒肉不忌的野和尚，實在是個佛光照人的高僧。

* * *

申雪君雙目盯注夏天同，臉上怒容湧現，道：「你不是人，設計我，利用我，讓我糊塗活了二十年，現在，我清醒了，卻又要滿懷愧咎痛苦的活下去……」

「雪君。」夏天同打斷了申雪君的話。

「不要叫我，我恨你，恨死你了，我竟然陪你生活了二十年，我連自己也無法原諒，」申雪君淚垂雙頰，面色慘白，緊咬銀牙，道：「白天化，你們仔細想想，是不是也爲夏天同的蝕心魔音迷惑了？」

「我活得也很痛苦，雪君，不是妳陪着我，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二十年前，我就去死了，」夏天同道：「事實上，我也是被人利用了。在妳以身相許時，還有些出我意外，我相信是眞的有人設計了妳，但絕不是我。」

申雪君呆了一呆，道：「眞的嗎？」

「字字眞實，一字有虛，天地不容。」夏天同道：「千錯萬錯，錯已成，過去的再也無法重頭來過。」

「你殺了武林三聖，該是眞的吧？」

「我殺不了他們，我只是暗中下毒，」夏天同苦笑一下，道：「現在想來，要我下毒，只是要我背負上這個罪名，以金丹書生醫術之精、天狐夫人的機警多疑，怎會吃下我在茶中下的毒藥？江湖上又有誰能讓他們全無戒心下，飲下毒茶或是毒酒？我們功力相若，蝕心魔音迷不住你，何況，我也從沒有過傷妳的用心。」

「總堂主說得有理，」站在申雪君身後的刁鵬，開口接道：「天馬堂中人，全被人家利用了，天馬渡危，只是

要把我們逼集於一堂的手段，綠林道上的匪盜兇煞，全都集中一處，才容易控制，總堂主的蝕心魔音，能使人忘去自我，全心効命，才是他們捧你爲總堂主的原因。」

夏天同冷冷的看了刁鵬一眼，似想發作，但又忍了下去。

過去，刁鵬見了夏天同和白天化，有如老鼠見了貓，只有全身打哆嗦的份，那裏敢講一句話，現在却是點塵不驚的侃侃而談，道：「天馬堂逃走的人，全被預先埋伏的黑衣刀手截殺，如非二小姐歐陽吟霜率人解救，殺了數十個黑衣刀手，只怕連十之一二也逃不了。」

「現在呢，走了多少？」白天化突然開口問了一句。

逃走了多少人，刁鵬實在不清楚，但却毫不遲疑的接道：「至少有六成以上。」

這是憑藉江湖經驗估計出來的數字。

「夏總堂主，爲甚麼不殺了他？」天王門門主帶着四大天鵝緩步走了進來，道：「一位手下嘍囉，也敢和你頂嘴，你這總堂主，眞是越幹越回去了。」

原來，夏天同等停身在一座荒廟的大殿之中。

「黃天王，你怎麼進來的？」

「噢！你是說，你那幾個守在四週放哨的劍士啊？」黃天王笑一笑，道：「對不起啦，他們被兄弟一出手就擺平了。」

「就憑你一個人，一出手就制服了我三個從衛劍士？」夏天同有些不相信，因爲，四大天鵝絕對沒有一招殺死他們的能力。

「黃天王一個人，的確無法草木不驚的一出手就擺平你的三大劍士，但加上小妹我和兩位妹妹，那就不同了。」秋離花一身黃衣，帶着二宮主和三宮主緊隨而入。

「好，好，天后宮三位宮主和黃天王聯袂而來，可是難得一見的盛舉，」夏天同道：「必然有大事賜教了。」

「算不得甚麼大事，」秋離花微微一笑，道：「只不過想請你夏總堂主去見見教主罷了。」

她已是四十多歲的半老徐娘，但看上去若二十許人，一笑之下，有如百花吐蕊，嬌媚橫溢，以夏天同功力之深，也看得爲之一呆，急急別過頭去。

「秋離花，大殿中，只不過十幾個毛人，用不着賣弄風情，」黃天王怒道：「難不成你要用褲腰帶把他們綑去見教主不成？」

「下堂之妻，如水潑出，你還吃甚麼飛醋？」秋離花枯井不波的說：「本宮主要用甚麼手段對敵，用不着先向你請示吧？」

黃天王冷然說道：「本門中美女如雲，個個年輕貌美，用不着再吃你的陳年老醋，我只是看不慣妳那個風騷樣子！」

秋離花柳眉聳動，似想發作，却被站在身側的二宮主輕輕一扯衣衫，低聲道：「大姐，讓天王幾句嘛，妳該明白他心中窩了多少委屈。」

是啊，嬌妻如花，移情別戀，黃天王能不拔刀相向，這份修養已經是很不錯了。

「好好好，算你英雄，這裏就由你作主。」秋離花道：「你黃天王怎麼說，就怎麼辦。」

黃天王冷哼一聲，道：「夏天同，天王門、天后宮大批人手已把這座破廟圍住，你們想破圍而出，可只有死路一條，乖乖的去見教主，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夏某人如果不去呢？」

「那我們就只好出手了。捉不成活的，死的也好。」

夏天同歎息一聲，道：「雪君，妳怎麼說？」

申雪君沉吟了一陣，道：「先過了今天的一關，我們的賬日後再算。」

「好，人不死，債不賴，」夏天同雙目中閃起一道紅光，轉望着黃天王，道：「敢不敢單挑獨鬥，你我一決生死？」

「總堂主，」白天化道：「三思而行啊，去見教主，未必會有不測之禍。」

「算了，白院主，我剛剛想通了，這些年來，我一直冤枉了司徒藝，他年少氣盛，毛燥了一些，但對天馬堂可還是忠心耿耿，」夏天同苦笑一下，道：「一着錯，滿盤輸，你能兩下不幫，我就感激不盡了。」

「這麼說，總堂主是懷疑我了？」白天化淡淡一笑，道：「只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

「白老兒，你如果眞的是教主佈下的一步棋，現在可以表現一下了。」黃天王道：「先出手拏下夏天同。」

白天化呆了一呆，道：「黃天王，你說甚麼？」

「我說得已很清楚了，可是要我再說一遍？」

「白天化，你好奸詐！」申雪君道：「夏天同對不起任何人，但對你白天化可是仁至義盡，信任有加。」

「申姑娘，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今天我們如能活下去，白某人會告訴你全部內情，今天情形已很明顯，教主要把我們一鍋煮了。」

「白老兒，狐狸終要露出尾巴了！」黃天王道：「夏天同的蝕心魔音，還眞的把你給魔住了，秋離花，妳說！咱們怎麼分配？」

「你吩咐吧！」秋離花道：「既然你不喜歡簡單的克敵之法，那就大開一次殺戒。」

「收拾夏天同，我相信不會超過五十招，四大天鵝對付申雪君和她四個丫頭。」黃天王道：「這大殿中柱樑交錯，申雪君的十鳳齊飛會受到限制，

那就等於孫猴子沒有了金箍棒，要不起來了。」

「好！我們三個對付白天化和三位樓主，」秋離花笑道：「保証不會讓你失望。」

白天化亮出了長劍，笑道：「總堂主，這一次是眞正的合作，生死同命。」回目一顧朝陽、水月、鏡花三大樓主，道：「三位，願戰願走，悉憑尊意，白某人絕不勉强。」

三位樓主的答覆是亮出了兵刃。

申雪君左手握住了四隻金鳳，右手抽出了女婢手中的長劍，心中暗叫可惜，這座破落的大殿，確實限制了十鳳齊飛的威力。

她畢生精力都投注在這種奇異的暗器之上，確有了超凡入聖的成就，尤其在天馬總堂十餘年中，無所事事，每日躲在無人所在，苦練十鳳齊飛，技藝之精，已入化境，只要能讓十鳳齊出，她相信再强大的敵人，也不能抗拒，那鋒利的尖嘴、翼刃，可以傷人，藏於腹內的毒針，更是致命的利器。

申雪君以一個美貌小婦人，爭得了江湖一席之地，就是憑藉她操縱十鳳的技巧，使它能形如活物，盤旋於空，使敵人驚震敗逃。

夏天同拔刀出鞘，雙目中紅光更烈。

黃天王也亮出了兵刃，那是一把圍在腰間的軟劍，長過四尺八寸，其薄如紙，但精芒流動，顯見十分鋒利，軟劍如手，竟能伸出，只看這一股御劍的內力，已知其內功的深厚。

左手是一把形如半月的短刀，只看這兩件兵刃，就不難想到他殺手的奇異、凌厲。

話說得都很輕鬆，但幾人內心之中可都明白得很，這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中的頂尖人物，誰都有絕活在身，稍一大意，就會生死殊途。

所以，天后宮的三位宮主也亮出了兵刃。

那是三種極少見到的奇門兵刃，其形如輪，中有橫把，不用時，可以折合起來，取出對敵時，只要用力一抖，金鐵響動中，立刻張開，手在輪中，輪面却有九柄利刃，中刃最長，足足有一尺五寸，另外八刃都在九寸左右，有如食血之齒，給人一種妖異恐怖的感覺。

這麼一種怪異的兵刃，當然有特異的用法，拏在三個美如春花的女人手中，看上去，很不調和。

秋離花嫣然一笑，道：「這是江湖上從未出現過的兵刃，小妹就好人作到底，先替各位說明一下，這兵刃稱之謂輪刀，由巧匠用精鋼打造而成，這兵刃變化詭異，小妹只說一種，火起來，它會飛出傷人，各位可要小心了。」

說明輪刀之威，也含有先聲奪人之勢。

白天化的四個劍童，已排成了一個怪異的架勢，四個人都半伏身軀，手中短劍前指，在白天化身後三尺左右處，作勢欲撲。

三位樓主也未採取聯手拒敵的組合，而各成一個拒敵姿勢，三大樓主各有二個從人，分站兩側，自成迎戰體系。

四大天鵝全穿着白色長衫，分別處在於身上的腰帶，三寸寬的腰帶，分成了紅、藍、綠、黃，緊束柳腰，突出了身材之美，看上去也乾淨俐落，四人的對象是申雪君。

梅花緊旁申雪君的右側，另外三婢却並排而立，面對東方，看樣子是準備合三人之力，擋住一個天鵝。

刀已在手，陣已佈成，一場慘烈的搏殺，隨時可以展開。

這座荒廟神殿原本很大，但二三十個人拉開架勢，立刻感覺到地方太小了，這等混戰起來，刀劍橫飛，敵我之間的迴旋空間，成了很大的問題，一個不好，可能會傷及自己的人。

黃天王手中四尺八寸的軟劍，更有着難以發揮之感。

「夏天同，你想單打獨鬥，咱們就到寺外一決，」黃天王道：「大家也好放手施爲。」

「總堂主，不要上當，他們有備而來，可能早已在廟外設下了埋伏，」白天化道：「大殿內雖然小了一些，也正好可以阻礙了他們多人圍攻的計劃。」

申雪君倒是別有想法，十鳳齊飛的威力，是要十鳳全出，威力暴增到莫可禦之的境界，少了一鳳，威力就減少很多，這座大殿，能出四鳳，已算很不錯了。當下淡淡一笑，道：「到寺外一決生死也未嘗不可，要去便大家一起去！不能讓夏天同一個人去。」

「越俎代庖了，眞是戀奸情熱啊！」黃天王大笑道：「申雪君，妳大概已經忘了夏天同是殺死金丹書生的兇手，明明已叛離降敵，怎麼到了生死關頭，又有些舊情復熾，難捨難分了？」

申雪君的怒火已燒紅了雙頰，挾帶着心中一份羞愧，十分激動，但仍然忍耐着沒有出手。

她也是老江湖了，早已歷練了臨敵時的耐性，這等面對强敵的時刻，慌急不得，一急就亂了章法，連本身的武功也要大打折扣，但又不知如何出口反擊，激動得全身發抖。

九頭鳥刁鵬開口了，冷笑一聲，道：「黃天王，申姑娘不理你，是她忠厚，說不出讓你一頭撞死的難聽話，刁某人可不吃這個，你拏老婆換得個天王門門主之位，看起來，還有點沾沾自喜，你……」

忽見寒芒一閃，黃天王手中的長劍疾如電掣，刺向刁鵬的咽喉，快速得使刁鵬來不及拔刀拒擋。

這話實在太難聽了，黃天王聽不下去。

申雪君竟然也來不及出劍封架。

但是，早已全神戒備的夏天同却能，他刀出如風，擋住一劍。

軟劍雖被封開，但黃天王左手的月形彎刀，却已到了夏天同的面前。

這一刀來勢之快，簡直匪夷所思，夏天同縮身暴退，胸前衣服仍被劃破，幾乎傷及皮肉。

夏天同呆住了。

但他終是久經大敵的人，驚而不亂，雙目盯注在黃天王的左手月牙刀，瞧了一陣，恍然而悟，道：「刀上有絲索，勿怪乎來得如此之快了。」

「就算你瞧出來了，又能怎樣？」黃天王道：「要能避得開才能保命。」軟劍一抖，筆直刺了過來。

夏天同的刀光撒出一片光芒，封開軟劍，直欺而上。

黃天王手中的軟劍太長，如不能欺近身去搏殺，只在劍尖外面封架，那就沒有傷敵機會，全是挨打的份了。

近身三尺，黃天王的長劍無法施展了，但他左手還有月牙刀，就是那把短刀，封住了夏天同的攻勢。

黃天王的四尺八寸軟劍，本還有很多的精妙變化，可惜大殿中人太多了，四大天鵝距離最近，有些絕妙招式無法施展，怕會傷及自己人。

不過，左手短刀也就夠了，夏天同刀光如幕，全力劈斬，黃天王仍能從容應付。

他右手握着長劍，不但無法讓刀劍配合施展，反成了極大的累贅，但夏天同猛烈的攻勢，也無法傷得了他，對比之下，兩人的武功顯有差距，黃天王强上三分。

但黃天王也無法反守爲攻，夏天同狂風暴雨般的刀勢，綿連不絕，完全是一副拚命架勢。

四大天鵝看了一陣，突然合圍而上，攻向申雪君。

申雪君的三個從婢早已審度好敵我形勢，三劍並肩而上，接下一個天鵝，梅花和申雪君聯手接下另外三個。

「就這樣打起來了？」秋離花笑道：「兩位妹子，咱們也上吧！我對付白天化，妳們聯手抗拒三大樓主，下狠手給我殺！」她美艷至極，却心如蛇蝎。

二宮主、三宮主應聲而上，分向三大樓主撲去。

對秋離花，白天化是聞名久矣，一點也不敢大意，全神貫注，橫劍以待。

秋離花柳腰款擺，走的是春風俏步，臉上笑意迷人，櫻唇啓動，清音婉轉，道：「白天化，聽說你是狀元之才，文武兼資，不近女色，却養了四個俊童，可是有斷袖之癖？」

「胡說八道，眞是一個厚顏無耻的賤婦！」

「你吼甚麼？」秋離花臉上掠過一抹殺機，冷冷說道：「他們四個擺的架式不錯，不知道管不管用？」

但見寒芒一閃，一個童子已人劍並起，直射過來。

秋離花揚起輪刀，擋開一劍。

但第二個劍童已飛撲而至。

四個劍童，此落彼起，連攻三輪。

秋離花已看清楚四個劍童的連環攻敵的身法，淡淡一笑，輪刀突然轉如風車。

但聞慘叫聲起，鮮血濺飛，四條小命，瞬息而沒。

四個劍童的攻勢密如連珠，白天化想喝止已來不及。

最可悲的是，犧牲了四個劍童，白天化仍沒有看清楚秋離花的殺人手法。

這輪刀已甚怪異，但殺人的手法更是奇詭莫測。

「看清楚沒有？」秋離花已窺出白天化的用心，要四個劍童先攻，是想找出輪刀拒敵時的破綻。

「狠、毒、陰、詭，兼而有之，」白天化心疼四個劍童之死，心情激動莫名，冷冷的說道：「老夫拚死輪刀之下，也要拖妳墊背，咱們就並骨荒廟吧！」

「你想得倒美呀！」秋離花溫柔一笑，道：「也不拏鏡子照照你那副德行，你就自己死吧！我可不想陪你一把老骨頭。」

她笑得嬌媚動人，但却言詞如刀，刺人心腹。

白天化道：「那就由不得妳了！」長劍緩緩刺出。

劍勢雖慢，但劍尖顫動，罩住了秋離花七處大穴要害，秋離花竟瞧不出這一劍攻向何處。

但她手中輪刀的特色，有如一個小型的盾牌，防守面很大，提擋胸前，改採守勢，一雙妙目却盯注在白天化的劍尖之上，全力戒備應變。

這眞是一把設計精絕的兵刃，它的攻勢兇厲，幅面很大，先聲奪人，不易封擋，防守時又似有盾牌護身，使敵人有着無從下手之感。

現在，白天化就有着這種感覺，只覺輪刀防護之能，無所不在，簡直找不出一點破綻。

秋離花是個精細的人，感受到白天化眞的存了拚命之心，只要一現破綻，他就會全力一擊，很可能是個兩敗俱傷的結果，在沒有完全把握之下，也不敢輕易出手，暫時成了一個相持之局。

幾聲尖厲的慘叫響起，申雪君三個女婢對抗一個天鵝，仍是難以抗拒，十個回合之後，兩死一傷。

申雪君急痛交集，正要打出左手的四隻金鳳，梅花却低聲說道：「申姨，四大天鵝若聯手，佈成合擊之陣，那不易殺她們了，此刻形勢又不宜施展十鳳齊飛，妳小心應敵，我要下毒

手了。」

忽然一個仰身，隨着敵人攻來的劍，倒臥於地。

申雪君吃了一驚，道：「梅花，妳……」

但見梅花貼地飛旋，閃入敵人劍光之中，全身如蛇盤起，劍勢却從一個極不可能的角度中攻出。

一劍殺敵，一隻天鵝前胸中劍，立刻了賬。

梅花盤飛的身軀並未停下，人劍飛轉，招招取命，劍過血濺，一舉間，殺死了四大天鵝。

申雪君呆住了。

她從未見過這種武功，這是吟霜傳給梅花的三招殺法，是「傳眞記」上邪惡的殺人手法。

但梅花也累得一身汗水，連脚步也站不穩了。

一道劍光飛來，由梅花後背直透前心。

那是黃天王的長劍。

梅花在筋疲力竭之下，自然是無能閃避，何况，黃天王的劍勢又來得無聲無息，申雪君也救援不及。

武勇殺敵的采聲未起，已然報應臨身，香消玉殞了。

殺敵需留三分力，梅花背棄了這個對敵的原則，當然，四大天鵝武功非凡，一個月前的梅花，連一個也吃不住，如今以詭奇莫測的邪惡技藝，一舉盡殺四大天鵝，實已超出她本身內力修爲的負荷。

但梅花的表現，却使在場中人震驚，黃天王雖是一劍殺了梅花，但却寒意襲心，驚悸不已。他明白四大天鵝的武功，就算自己要殺四人，也非易事，這個丫頭却能一口氣擊倒了四個，一對一的搏殺，自己恐也非她的敵手了，封開夏天同的刀勢，疾退八尺。

他和夏天同打得激烈，根本未看到梅花殺死四大天鵝的手法，看到了，也許會更覺心寒。

事實上，除了申雪君外，誰也沒有看到梅花是如何殺了四大天鵝的。

夏天同也收住了刀勢，數十招拚鬥下來，他已確定自己沒有殺死黃天王的本領。

申雪君也看得不是很清楚，只見到一團飛旋的黑影，鬼魅般的在轉動，四大天鵝就倒了下去。

荒廟的大殿上，已成了觸目驚心的屠場，三大樓主的六個從衛，也死在二宮主、三宮主的輪刀之下，三位樓主雖然毫髮未損，但在兩柄怪異的輪刀攻擊之下，也被迫採取守勢。

白天化終於出手，攻出了三劍，秋離花也找出還擊的空隙，兩人交錯而過，輪刀、長劍互擊搶攻，只是錯身而過之間，響起了十餘聲金鐵交鳴。

白天化的左臂爲刀鋒劃傷，血染衣袖。

秋離花長髮散飛，挽髮的玉簪已被劍光掃斷。

白天化才是天馬堂中第一高手，事實上，武功到了一定的境界，傷敵之法，就要靠自己的變化運用了，學問和才慧就成了極重要的一點，如何找出攻敵的破綻、空隙，便成了生死的關鍵。白天化的學問、才慧，是天馬堂中最高的一個。

散髮拂面，激起了秋離花眞正的怒火、鬥志，冷笑一聲，道：「白天化，你陰得很啊！偸學了教主不少武功，罪不可赦，我一定要殺了你。」

「那倒未必，火到純境色自青。教主的武功可不是天下第一。」白天化一口否認。

「秋離花，招人進來，全力圍殺，今天絕對不能放過任何一個人！」黃天王有些畏懼了，想到了召令屬下進來助拳。

四大天鵝之死，使他警覺到申雪君的十鳳齊飛，那個奪魂取命的玩藝，一旦出手，他將是第一個目標。

但聞一連串的悲呼慘叫，分由大殿外四面傳來。

那不是激烈的拚殺，而是强弱不成比例的屠殺。

叫聲悽厲，是一種生命盡處的哀嚎。

黃天王、秋離花等，已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他們在少林寺前已聽到過。

最可怕的是那些聲音聽起來，很多都有點熟悉。

是的，那是天王門、天后宮中帶來的精銳屬衆，佈守在荒廟四週的弟子。

黃天王和天后宮三位宮主都聽得呆住了。

事實上，夏天同、白天化、申雪君也都聽得心中直冒寒氣，以他們的武功修爲，都聽得出，那種面對死亡的無奈呼叫，一聲連一聲，如一隻無形之手，揪得人心都縮起來了。

大殿上的男男女女，大都是不世英豪，竟都感染到死亡正步步逼近的恐懼。

聲音靜了下來，只見兩個青帕罩髮的白衣少女並肩兒出現在大殿門口，來得那麼無聲無息。

那是歐陽吟雪和吟霜。

鮮血染征衣，她們的白衫上全是血漬，手中二尺四寸的寶劍，仍然淌下血滴。

兩張美麗絕倫的嫩臉上，迷濛着一股妖異的冷厲，如來自雲天縹緲處的仙女，來自九幽深處的妖姬，既美麗，又恐怖。

江楓、大和尚、老叫化也緩緩出現在兩人身後。

這三人的衣履上未沾染點滴血痕，手中也沒有兵刃，好像殺人的事全是兩個小狐女幹的。

三個人沒有勝利的笑意，也沒有

讚許二女武功的神情，臉上反而有一種帶點愁慮的嚴肅。

「是梅花姐姐。」吟霜突然一躍而前，扶起了梅花的屍體，雙目流出淚水。

吟霜展現人性，淚水冲走了滿臉妖異的冷厲，恢復了清純的舊時形貌，道：「申姨，是誰殺死了梅花姐姐？」

「黃天王，」申雪君歎息一聲，道：「梅花一舉間殺死了四大天鵝，黃天王就在梅花喘息間突然出劍，梅花應變不及。」

一隻手伸了過來，慢慢的從吟霜手中接過去梅花的屍體，緊緊的擁入懷中。

是江楓，他屈跪着右膝，攬屍入懷，左頰緊貼在梅花的右臉上，他沒有流淚，但臉上的痛苦，却叫人一見銘心。

屍體上餘溫猶存，她是死了，但不太久。

奇怪，梅花緊閉的櫻唇，竟然微微開啓，帶出了一絲安慰的笑意。

是梅花陰靈有知，還是江楓抱得太緊，牽動了梅花微僵的肌膚？

「江大哥，梅花姐姐笑得好溫柔，」吟霜拭了一下不停滚落的淚水，道：「梅花姐姐，安息吧！江大哥好愛妳，好愛妳！」

這種情感，是黃天王、秋離花等無法想像的，但他們也感受得到那是人性至情、至愛的表現。

「天狐惑心術，以術醉人，但看上去，你却是眞的多情，」秋離花道：「江楓，據我所知，以術制敵的技藝，不會投入眞正的感情。」

江楓把梅花的屍體放下，臉上哀傷深沉，道：「妳就是天后宮的大宮主秋離花，梅花的師父？」

「是！梅花是很聰慧的人，是我全心栽培的弟子之一，」秋離花道：「想不到却被你搶走了。」

「我們是眞情相許，」江楓歎息一聲，道：「也許妳不會明白，看在梅花份上，我還是費點口舌告訴妳，妳們習練的媚術是下九流的技藝，以採補爲主，旨在害人，當然不會投注情義，但『惑心術』不同，梅花給我多少，我會加倍奉還，這才是我們最大的不同之處，等我替梅花報了仇，再找妳算賬，妳們爲惡太多，不能饒恕，但我不會殺妳，我要廢去妳的武功，不能讓妳們繼續爲惡下去。」

「梅花能獨殺四大天鵝，」秋離花接道：「這武功如是你傳給她的，我相信你有殺我的本領，但你廢了我的武功，比殺了我還要冷酷，因爲那時候，誰都可以殺我、凌辱我。」

「世上沒有完美的事，妳們害人時，可曾想到這些報應？妳如果不想死，那就不要存逃走的僥倖之心，」江楓道：「那會使妳死得更快一些。」目光轉注到黃天王的臉上，道：「出劍吧！梅花的陰靈不遠，她在等着我手刃殺她的兇手。」

「江大哥，讓給我吧！」吟雪道：「是我害了梅花姐姐，我如不傳她那幾招殺敵的手法，她也許不會死。」

黃天王沒有回答，他的心中實在畏懼已極，大批從屬一個也不見，就算未被殺光，劫後餘生的也必是逃命去了，天后宮的三位宮主雖在大殿，但似已被對方威勢所折，恐亦難爲助力了。

視人命如草芥的人，大都是最怕死的人，他們看多了死亡，也深知那種痛苦，這種人大都是可以凌虐人的强者，但他們自己面對死亡時，心中的憂懼却强過常人十倍。

黃天王就是這種人。

他像浮沉在四顧茫茫的大海中，就算漂來的只是一根細小的樹枝，也要一把抓住它，於是大聲叫道：「妳們過來，他們殺了我之後，一樣會殺妳們！」聲音顫抖，發音不清，完全變了腔調。

「黃天王，你在哭嗎？」秋離花還很鎭定，因爲她至少可以暫保性命，只不過，她的心中還在盤算，如是全力突圍而逃，會有幾分成功的機會，因爲被廢了武功之後，是否還能恢復呢？以教主之能，也許有幾分機會，但却沒有把握。

「我是在提醒妳們，大家合力拒敵，也許還有死裏逃生的機會，各行其是，必死無疑了。」黃天王稍復鎭靜，這番話，倒是說得清清楚楚。

白天化長劍一横，攔在秋離花等三人面前，三大樓主也迅快集於白天化的身側，並成一排，擺明了要攔擊天后宮中人，不讓他們會合。

「天啊，妳們殺過來呀！怎麼能讓我孤軍作戰呢？」黃天王大聲的嚎叫起來：「一個人只能死一次，秋離花，我們做了夫妻十幾年，就算分手了，也該有一點夫妻情意啊！」

「黃天王，江湖人的臉，全被你丢光了，」夏天同道：「死就死了，那有你這個窩囊法！」

「你殺死梅花姐姐，一定要償命。」吟霜出劍了，劍光如閃電，刺向黃天王的前胸。

黃天王的月牙刀横裏封擋，金鐵交鳴聲中，竟把一劍擋開。

全場中人都把注意力投注在兩人的身上，吟雪、吟霜給他們心理上的威脅太大了，他們要看清楚吟霜殺死黃天王的手法。

黃天王只守不攻，吟霜雖連攻七劍，却全被封開。

刀、劍交擊之間，吟霜的內力顯然不如黃天王的渾厚，被震得連連後退。

「不過如此啊！」黃天王定下了心，暗自忖道：這樣的劍招、內力，如何能殺了三魔、五怪，和門下屬衆？

（未完・五十五）

上文提要：三小詐賭騙財又捐出了巨款作賑災之用，可稱詐騙多端，爲善最樂。高鴻聘狗居士馴狗攻打三小，因技不如小莊，自己的狗被對方的狗用性慾誘敵而死傷枕藉，高鴻遷怒余克用，他逃出得林哥救走，高鴻出的狗招又失敗。小高被柳直砍飛了左手，又碰到夜花夫人，他曾拐騙了她近億兩的銀子，不得不又作「男妓」承歡，又弄走了她的銀兩，作賑災之用……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逃避倭漢追踪　混入歡場騙色

非但人走了，必然已帶走了大量的銀票。

她不必去查點銀票，她對小高有足夠的瞭解。

「夫人，怎麼哩！」

「沒有甚麼。」她一邊下床一邊大笑。

東門吉心想，一定是昨夜小高把她弄舒服了，很少看到她如此激動的時候，下了床還有點虛飄飄地。

東門吉實在不瞭解，就算昨夜她和小高有過，怎麼會是這樣子？其實若換了別的女人，甚至站立不穩。

「夜花夫人」道：「你去把他逮回來。」

「夫人，他……他跑了？」

「不必多問，要活的。」

「是……」東門吉匆匆離去，老女人敲着桌子發威。查點之下，又少了八百萬兩銀票。

這一次她下定決心不讓小高得手兌現。

那些銀票都是二十里外寶豐錢莊的。她趕到那鎮上，第二天大早，就來到這家大錢莊內。

她算得很準，說是剛剛提走，是折合黃金提現的。

即使折合黃金，也整整裝滿了三車。

「夜花夫人」出鎮追出十七里就追上了。

小莊、小高和巫素素等三人各押一車。

車子太沉重就跑不快，雙馬大車雙輪深陷地上三寸餘，「夜花夫人」一擋，三輛馬車立刻停下來。

小高跳下馬車抱拳道：「大姐……」

「夜花夫人」手一探道：「把東西原封不動送回去。」

「那裡？」

「寶豐錢莊！」

小高道：「大姐，我是爲你作好事積功德的呀！」

「放屁！馬上送回去！你倒是很精，準知我這一次會通知錢莊上止付現銀，所以乾脆提現。」

小高道：「小弟爲大姐打算，却是『大姑娘生孩子——出力不討好！』這年頭好人作不得。」

「送不送回去？」

小莊道：「爲甚麼要送回去？」

「夜花夫人」道：「因爲我不想作善人！」

小莊道：「妳的銀子來得不正，作作好事可以贖妳的罪孽，已經到此境地，怎麼可以拉回去？」

「夜花夫人」一字字地道：「命重要還是銀子重要？」

小莊道：「兩者都重要！」

「夜花夫人」道：「你們不後悔？」

小莊道：「爲甚麼要後悔？」

「夜花夫人」撤下了「天紳」攻了上來。

她聽說過小莊了得，當然也不敢低估他。

小莊撤劍，接了五七招，也不由暗暗折服。

以這種軟兵刃過招，竟能發揮如此强大的威力，不能不佩服她，當然，她也折服小莊的身手。

以這年齡而有此造詣，眞不能不汗顏。

「夜花夫人」全力施爲，居然不能在五十招內得手，只能使小莊採取守勢，這使她動了殺機。

事實上，小莊還留了幾手。

他應那小舟上怪老人之請，不可炫露，盡量採低調。

儘管如此，「夜花夫人」也把他當作了危險人物。

在六十多招時，「夜花夫人」忽然收招，一言不發而去，小莊攤攤手，道：「這是怎麼回事？她佔了上風。」

小高道：「也許由於昨夜太累了，她自知拚下去勝算不大，才及早收手的吧！」

巫素素道：「只怕並非如此單純！」

小莊道：「這老女人手底下眞不含乎！」

小高道：「但我相信她未必是你的敵手！」

小莊道：「我相信她不會就此罷手的。」

巫素素道：「問題是如何處置這三車黃金？」

小高道：「附近鎮上有無錢莊或賑災處？」

小莊道：「在目前，我們想把這三車黃金藏起來恐怕都來不及了，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到最近的鎮上去。」

果然走出不到三里，就被五個黑衣人攔住。

這五人之中，有三人似曾相識。

他們相信這三個人必是高鴻、徐起及裴元度。

至於另外二人，就不認識了，但年紀要輕些。

小莊道：「其中三人是高鴻、徐起和裴元度，不必藏頭露尾了！那兩個人是誰？不敢報上名來？」

五個人齊上。

這勢道之猛，壓力之大，自是不必說了。

就算小莊不藏拙也不成了。

那三人確是高、裴、徐三人。另外二人約三十五六歲，論功力，也和三人差不多，但路子迥異。

才不過三十招左右，先倒下的是巫素素。

其次是小高。

小莊以爲，反正遲早要倒下，不如早倒下爲妙。

他也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趁機探探這些黑衣人的來歷，也是一次大好的機會，但代價太大了。

在六十多招上，小莊也被高鴻制住了穴道。

三人被弄上車時，小莊看到一個窈窕身影在車後時隱時現，這少女不大像裴蒂，自然也不會是柳倩。

以前似乎沒有見過。

也可以說是由於這少女的衣衫不大一樣，有點特別些吧。

天亮前車子停在峽谷內的小徑上。

空山寂寂，四野無人。

可知這兒相當偏僻，三小被帶到山坳中的林中茅屋內。這些茅屋足有二十餘間之多，可見人手不少。

原來此處以前是硫磺礦區。

有個牌子上寫着「礦區重地，閒人免進」字樣。

事實上以前是個硫磺礦，早已採盡而封閉了。

這三車黃金，自然要藏在這兒了。

似乎在這些人用過晚膳之後，才開始審問他們。

主審的人是一個中年黑衣人，頭臉包紮起來。

另外三個蒙面黑衣人，又是高、徐、裴等人。

黑衣人道：「莊林，你的武功是誰教的？」

「家師、家父，還有高登高老伯等等。」

他故意多說些，使對方摸不透他。

事實上，他的確也跟高登學了三招。

小莊學的最精粹也最有用的却是小册子上的。

「不對，你可能還學過別的。」

「別的？請問尊駕說別的是指甚麼？」

「打……」黑衣人下令，裴元度走上來沒頭沒臉地踩了他五脚。小莊的臉上已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了。

「說實話，免受皮肉之苦。」

「說實話却要挨打，你們看着辦吧！」

黑衣人厲聲道：「那三個人都不可能教你這種精純的『狐步』絕招，一定還有別的來源！說！」

小莊道：「不信算了！」

黑衣人抬抬手，裴元度走近，又向他的小腹踩了三脚，小莊的臉色蒼白，口角已有隱隱的血絲了。

「說，莊嚴和令狐慈藏在何處？」

小莊道：「說了你們也不信，算了！」

黑衣人再次抬抬手，裴元度又走了上來。

小莊切齒道：「裴元度，你說……你們算甚麼東西？」

裴元度在他的肋骨上砸了五拳，踢了七脚。

小莊昏了過去。

黑衣人道：「這小子眞是『一隻棒

要勞西』！(扶桑語：最了不起之意)如果我們的部下都像他這樣，足能以一敵十。」

這黑衣人雖會說中國話，却有極重的扶桑口音。

「嘩」地一聲，一桶冷水潑在小莊頭臉上。

小莊醒來，黑衣人道：「巫素素，妳來說。」

小莊道：「我都不知道，問她有何用？」

黑衣人道：「巫素素，如果妳還想保住妳的一張臉，就馬上把小莊不肯說出來的全都說出來。」

巫素素道：「小莊沒有說出甚麼。」

「莊嚴和令狐慈的下落。」

「人都死了，爲甚麼還要死追不捨？」

「死了總要埋葬吧？他們葬在何處？」

「火化後遺骨收藏起來，以免被人毀壞。」

「妳這丫頭更滑，那麼他絕招是自何處學來的？」

「當今之世，能教他『狐步』絕技的，除了那三位前輩還會有誰？爲甚麼你們就不能相信？」

黑衣人道：「這就是妳最後的話？」

「我知道的都說了。」

黑衣人道：「不後悔？」

巫素素道：「我不後悔，但如害我我會恨的。」

黑衣人又招招手，裴元度手中有一柄小匕首，走到巫素素身邊。小莊嘶呼道：「不要傷害她，她是無辜的，你們把我宰了吧！」

裴元度看看黑衣人，黑衣人默然不出聲。

裴元度突然揮刀。

巫素素尖嘶。

小莊厲嘶。

小高驚嘶。

這工夫，巫素素臉頰上已有兩個「X」形血痕，血流滿面。

巫素素驚痛之下而昏迷過去。

小莊也昏死過去。

只有小高還醒着，罵道：「除非你們把我殺了，終有一天我們會剝你們的皮，抽你們的筋！」

裴元度上前，也要在他的頸上掃上三刀，但被黑衣人阻止。

小莊醒來之後，黑衣人道：「你還有一次機會。」

小莊一字字地道：「我×你的八輩祖宗！」

「你如不說，我們還要在她臉上繼續劃，小高也會一樣。」

小莊道：「現在我們甚麼都不怕了！」

黑衣人正要再下令施刑，忽然有個少女走了進來。

這少女的衣裝不大一樣，很美，但和中國女孩的美不大一樣，肌膚很白，她一進屋，就叫裴元度停手。

裴元度還眞賣帳，立刻躬身而退。

少女的披肩長髮很長很軟，扭動身子，美髮飄揚，另有一種美姿。小莊隱隱看出，此女就是暗暗跟在車後的那個女郎。

這女郎大約不會超過十八歲。

她最顯著的不同處就是雙目黑白分明。

一個女人生了一雙好眼睛，已佔了十之七八的便宜了。

這女郎走到黑衣人座位旁，在黑衣人耳邊說了幾句話，黑衣人和她交談了五七句話，立刻下令關起來。

小莊心如刀絞，到底該不該感激這位女郎？

巫素素面目全非，已抬出治療去了。

小莊和小高亦已被弄到牢房中。這兒沒有專用的牢房，只是一個壁堅墻厚的屋子。

只是鐵門很堅固而已。門外有二人看守。

小莊很少流淚，現在却流個不停。

巫素素本來出自一個魔頭的家庭，而且被小莊發動二魔自相殘殺而死。(應該是鄺雲殺了巫天寶，小莊又殺了鄺雲，所以並非小莊親手殺了巫天寶。)

儘管如此，巫天寶之死，總是和小莊有關連。

她非但不恨小莊，反而站在白道這邊。

這份勇氣是很值得敬佩的，也是很少有人能作到的。

現在，她已被毀容了，在一個年輕女人來說，她生不如死。

「小莊……我知道你難過……但是，要報仇就必須節哀順變，忍下這口氣，逃出去才行！」

小莊道：「你逃吧，我不想活了……」

「小莊，這像你說的話嗎？」

「小高，你設法逃走吧！我感覺一切都完了！」

「不，可能我們的長輩還活着，至少有一位還活着。」

小莊不出聲，小高暗暗焦急。

「至少我們要自行運功療傷，一有機會就逃。」

好歹說服他開始運功自療。因爲小莊內傷頗重，他今天才眞正體會到，三個師叔有多狠多毒了。

* * *

第三天午夜過後，兩小行功已畢，忽然聽到外面兩個守衛的漢子口角起來，最初聽不清，後來隱隱聽出是爲了賭債。

甲說乙還欠他七百多兩銀子。

乙說已經還清了。

甲說沒有還清，只還了五百兩。

乙說，甲和他的老婆睡了一夜，前債一筆勾銷。

甲說，乙的老婆不値那麼多，而且說他的老婆是草地女人，身上很臭，像塊木頭一樣死板板地。

於是兩人打了起來。

兩人不用兵刃，也不出聲，只見你一拳我一脚。

這押人之處又距一些頭頭的住處頗遠，居然無人來此阻止。當乙把甲的衣衫撕破時，門上的鑰匙掉在地上。

兩人似乎打紅了眼，誰也沒有去撿那鑰匙。

小高想去撿，小莊視若無睹。

兩人半斤八兩，都挨得不輕。最後，二人同時擊中對方一拳，也同時倒地昏了過去。

這簡直是天助。

只不過小高伸手鐵栅外去撿鑰匙却撿不到，只差三四寸光景。

「小莊，你人高臂長，你試試看！」

小莊連眼也不睜一下。

巫素素生死未卜，就算還活着，也不像個人樣子了。他灰心已極，把一切都看淡了，眞是生不如死。

「小莊，老實說，你爹和我爹一定還有個活着的，要不，他們不會老是逼問這件事的，我們怎可灰心？」

小莊動也不動。

小高急出一頭大汗。

如果失去這天上掉下來的機會，那還有第二次機會？

他們遲早會被處死，這太不甘心了。

「小莊……小莊……求求你……」

小高一急，抱起小莊放在鐵欄邊處低聲道：「舉手之勞，快點伸出手試試看。」

「你不以爲巫素素很可憐？」

「對，正因爲她可憐，我們才要出去爲她復仇。」

「可是她已萬念俱灰了吧？」

「你怎麼知道？她是個有擔當的女人，正因爲如此，她才會毅然放棄報父仇而在你的身邊。」

小莊不出聲。

小高抹抹滿頭大汗，道：「小莊，我隱隱聽到那少女說，你爹未死，所以他們才未殺我們的……」

小莊還是無動於衷。

小高一字字地道：「你要死是你的事，舉手之勞而不肯助我，你這是不仁不義的行爲。」

就在這時，一個少女匆匆走過，用脚一踢，「嘩啦」一聲，那串鑰匙已進入鐵欄之內了，人已去遠。

小高楞了一下，幾乎不敢相信。

這少女爲甚麼要救他們？

不管怎樣，小高還是以爲先開鐵門再說。

一隻手開鐵門很不方便，弄了半天才打開。

「小莊，快走！」

小莊坐着不動。小高急了，提起來就竄出來。

只不過他提着一個人無法越牆而出，居然發現有個側門是開着的，還以爲是陷阱，竄出後未看到人。

小高以爲，這小門也可能是那個少女開的。

* * *

小高的功力有限，奔行八九里就走不動了。

小莊也不想走了，總之，他萬念俱灰。

他以爲上天不公，巫素素有此下場是上天無眼。

「小莊，我快累死了！」小高躺在路邊草地上，道：「以前我沒有想到，你是這樣一個不能受打擊的人。」

小莊不出聲。

「小莊，素素一定也逃出來了，我以爲那少女能救我們，也必能救她出來，你要振作起來！」

小莊道：「不會的！」

「就算沒有出來，你也要忍一下，小不忍則亂大謀。」

小莊道：「小高，你已經把我救出來了，你走吧！」

小高道：「你簡直是渾球，你想想看，至少也要弄清楚自己的父親是否還活在世上再死也不遲呀！」

這時山溝中突然射上一條人影。

這顯然是個少女，但蒙了面。

這少女到了二人跟前，順手一丟，一個小紙團落在小莊的身邊，速度極快，不久就失去了身影。

小高撿起來展開，是這樣寫着：

「他們有意放你們，然後跟踪，主要想看看你們知不知道莊大俠的下落，因爲他們知道莊嚴未死。小心有人跟踪。巫姑娘在明月庵中……」

小高一時興奮而發出怪聲。

那知一看小莊，坐在地上閉目，好像一切都認了。

「小莊，你看看這個。」

小莊如同未聞。小高大力一搖，小莊道：「幹甚麼？」

「你看這個！」

小莊本不想看，却又不由自主地看了。

顯然這使他的消極心情大爲改善。

「我爹還活在世上？」

「你難道不願相信？」

「當然願意。明月庵在何處？」

小高道：「一定不遠，你想想看，巫素素即然和我們同時被救出，馬上就到了明月庵，足證距此不遠，但目前不能去看她，那太危險。」

「爲甚麼？」

「那紙條上不是寫得清清楚楚，這才會派人跟踪我們嗎？難道你希望她再被抓回去。」

小莊道：「那少女是甚麼人？」

「誰知道？」

「她爲甚麼要救我們和巫素素？」

「要弄清這一點也不難。」

小莊一躍而起，長長地呼了口氣，道：「小高，我差點因此丟去信心和勇氣而消沉大志。」

「不錯。」

「果然是那樣，我算甚麼？」

「你算是一個大混蛋！」

「走吧！我們設法擺脫跟蹤的人，然後再打聽明月庵的所在。」二人不久發現，果然有人跟蹤，他們又須設法對付跟蹤的人。

他們在這大鎭上吃了飯，然後進街。

稍後一搖三擺地進入一家很大的勾欄之中。

這一家勾欄非但是本鎭最大，也是方圓百里內最具規模的一家。前院很大，草木點綴其間。

不像一般的勾欄，空間窄小，所有的房間都作了「戲台」，那是低級的窰子，高級嫖客不會去。

龜頭上來招呼，道：「兩位公子是初來的吧？」

小高道：「來過！」

龜頭道：「那好極了！不知是那兩位姑娘？」

「算了！以前一來是隨便玩玩，這一次我們要換換口味！把姑娘們的花名摺子拿來看看。」

「是……」龜頭顚着屁股走了。

不一會取來了花名摺子，也就是窰姐的名單。小高看過之後，道：「除了列冊的是否還有？」

龜頭笑笑道：「公子你眞再行！」

「還有更高級的？」

「是的，因爲紅姑娘不願列冊，她們視爲不敬，就不列冊。」

小高道：「花名是……」

「『半天紅』，這是一個藝名，另一個藝名是『半天飛』！公子可知此名的由來？」

「不大清楚。」

龜頭笑笑道：「想一想就知道了。」

小高「噢」了一聲，道：「懂了！是不是床上功夫了得？」

「對！天下第一！」

「改名爲『滿床飛』也無不可對不？」

龜頭哈哈一笑，道：「這就不雅了！」

小高道：「只有她們二人未列冊？」

「還有一個叫『夜來香』！」

「嘿！晚上才香，白天是臭的？」

「公子，您別開玩笑，這是暗示晚上更香！」

小高道：「就是他們兩位，先打茶圍，然後看情況，說不定一時高興，我們會『關門拉鋪』！」

龜頭道：「公子，紅姑娘怎麼會第一次就……」

「紅姑娘又如何？難道不是賣的？」

「公子，在這兒的女人當然是賣的，只不過……」

小高道：「爺們把大把銀票貼在他的「X」上，她接不接？」

「這……」龜頭摸不透他們二人的身份。

看小高的德性，馬臉、鼻孔朝天，眞不像個貴胄公子，尤其談吐下流粗俗，但小莊却大爲不同。

他儀容不俗，態度正派。

小高道：「到底接不接？」

「公子，您是知道，紅窰姐的規矩是第一、二次絕不接客過夜，有的要三四次以後才行，但大多數只要客人肯花大錢，也可以通融的……」

小高道：「多少就可以通融？」

龜頭想了一下，道：「每一位三千兩！」

「便宜，太便宜了……」

龜頭吶吶：「雖不很貴，要說便宜嘛却不見得。」

小高對小莊道：「小莊，比任何一個小賭注還便宜對不？比來個『奧賽』，那就不及百分之一了！」

他說的是賭錢。

本來嘛！他們下個注就是幾萬或十幾萬兩，一個大「奧賽」往往百萬兩以上，三千兩算得甚麼？

小高道：「就這麼辦，紅姑娘有幾個？」

「三個！」

「全包了！」

「全……全包了，公子，別開玩笑成不成。」

「開甚麼玩笑，不是三千兩一個嗎？」

「是啊！三個就是九千兩！」

小高掏出兩萬兩銀票道：「來一桌上席，剩下的作爲姑娘的小費。」

龜頭接過一看，不由色變。

想不到這麼年輕，而且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小子，一掏就兩萬兩，眞是人不可貌相啊。

「公子，小的眞是失敬了，小的這就去張羅。」

「慢着！」

「公子還有甚麼吩咐。」

「你們這兒一共有多少位姑娘？」

「不到四十位。」

「最老的多大，最小的又是多大？」

「老的，我們這兒沒有老妓女，小的嘛，十五歲。」

「那一位是不是姑娘？」

一個一頭珠翠，衣著華麗的老女人，自門前走過。

龜頭道：「那是本勾欄的主人。」

「多大。」

「六十整！」

「那好極了！她也算一個。」

「甚……甚麼？」

「怎麼？你的耳朵裡長了毛？」

「公子，您這玩笑可開大了。」

「誰和你開玩笑。」

「公子，我們的主人，尤其這麼大年紀了，怎麼會接客？」

「多給錢她也不接？」

「這……」

「去問問：三千接不接，和紅姑娘一樣的價錢。」

龜頭道：「小的不敢……」

「不敢去問？」

「當然，他會叫打手揍得我倒地找牙！」

「好，你把她叫來！」

「公子，這幾位紅姑娘，個個貌如天仙，老女人怎麼能和她們比，你快別折騰我們這些下人了！」

「去叫她來見我！」小高嚷嚷着。

龜頭正自左右爲難，一個塊頭很大的傢伙站在門口，道：「賴四，甚麼事？」

「沒……沒有甚麼。」

「胡說，到底有甚麼事？」

龜頭吶吶道：「這位公子開開玩笑而已……」

「甚麼玩笑？」

小高見龜頭不敢說，他道：「我對老鴇有興趣，叫他把鴇母叫來我和她談談價錢，他不敢去。」

這漢子齜着黃牙，道：「我操你姐！你八成是活夠了……」碗大的拳頭搗了過來。

小高那兩套雖然不怎麼高明，對付勾欄中的打手，却綽綽有餘，閃過一拳，一腳踩在這漢子的小腿上。

漢子倒退一步，被門檻絆倒摔到門外去了。

這漢子知道不行，一嚷嚷就來了四個。

加上這漢子是五個，一齊上了。

小高不行，還被砸了一拳，小莊一出手，不出一招半，五個躺下了四個，另一個逃到院中去了。

鴇母出現門外道：「甚麼事？」

龜頭哈着腰，低聲道：「主人，這兩位之一，要和主人談談……」

「談談，成啊！談甚麼？」

「奴才也……也不知道！」

「打架是爲甚麼？」

「『水牛』也沒問清，只因這位公子要找主人談談，他以爲是侮辱主人，不問青紅皂白就出了手。」

鴇母堆下笑臉，道：「公子要談甚麼？」

小高上下一打量，道：「掌櫃的今年貴庚？」

鴇母不悅地道：「六十整。」

小高道：「眞看不出來，看來不過五十左右。」

鴇母道：「公子到底有甚麼事？」

小高道：「我有個怪癖，對老女人有特殊的興趣，你開出價錢，過夜多少，妳盡管說，不必客氣。」

鴇母大怒道：「你娘的找碴啊！」

小高道：「買賣不成仁義在，掌櫃的何出此言？」

鴇母本想出火，一想這兩個小子了得，打手們不受用，她道：「公子，人老了就不行哩！一身鬆夸夸的肌肉，有多沒意思，那有年輕的妞兒好。」

小高道：「俗語說：武大郎玩夜貓子——各好一鳥，每個人都有他的嗜好，老梆子有老梆子的長處！」

鴇母道：「怎麼？眞有興趣？」

「當然。」

「好！過夜六千！」

「比紅姑娘還貴？」

「是公子要的，老身本無意再幹這個。」

小高道：「好吧！就算六千兩，妳去好好洗個澡，身上多洒些古龍水，在妳自己的房中等我。」

他交給鴇女一張六千兩的銀票。

鴇母一看，眼都直了。

六千兩是本妓院兩三天的全部收入，而且是大票號的鐵票。

鴇母重行打量兩小，由於二人衣著頗講究，她以爲小高八成是小莊的長隨，立刻哈腰退出去。

龜頭在院中一角向鴇母望去。

平常那麼兇，原來見了銀子也會脫褲子。

稍後，小高和小莊在一個房間內飲酒。

這是一桌上席，陪坐的有三位紅姑娘。

這工夫小高道：「把你們的主人叫來！」

不一會，鴇母走了進來。

幾十年沒接客，今夜重操舊業，還把臉上抹了一番，一陣風吹來，八成會粉脂紛飛。

小高道：「老蟹，侑酒助興這一套，你是絕對很內行的了！妳就來助興一番吧。」

鴇母道：「我哼一首風流小調吧！」

小高道：「那沒意思，妳乾脆來跳裸舞吧！」

鴇母一窒，道：「公子，紅姑娘在此，她們裸舞才有看頭，老身一旦脫光，你們不噁心才怪哩！」

小高道：「我們不怕噁心！」

「公子，這太煞風景了……」

「快點！裸舞費用，又包括在給你的六千兩以內，如果拒絕裸舞，要全部收回那六千兩。」

鴇母以爲是善財難捨，反正她也不在乎這個。

閉上門，馬上就脫光了。

老女人胖了之後，有兩個布袋似的奶子，肚子大，屁股小，眞係個活脫脫的大青蛙，眞嘔！

三個紅姑娘掩口而笑。

在她們心目中，這不是個女人，是個老妖。

她們當然不會想到，數十年後她們也會如此。

小高和小莊當然不是眞要嫖妓，而是故意放浪形骸，使跟蹤他們的人

把他們看扁看穿了。

這種狂賭濫嫖的年輕人是成不了大事的。

就像漢朝時韓信不爲漢帝所重，以爲他當年受過胯下之辱，出身卑微，不可重用，所以韓信走了。

蕭何是推介韓信給漢帝之人，不能爲皇家所用，就必須除去，以免他投靠別人而變成漢廷的大敵。

蕭何追殺韓信，韓信一時急了，就蹲在路邊拉屎，蕭何追上一看，此人果然卑微猥瑣，不值得殺之，立刻折回，他當然上了韓信的當。

兩小整這鴇母，只因爲這種老女人一生中不知害了多少人。

她販賣的良家婦女只怕上千上萬。

正因爲如此，小高出任何餿主意小莊都不反對。

鴇母邊舞邊唱風流小調，皮肉大鬆，眞像肉浪一樣。

三個紅姑娘不敢笑又忍不住笑。

小高道：「老梆子，妳還有特技是不是？」

鴇母道：「公子，老身的洋相已經出夠了。」

小高道：「還不夠，我們希望妳表演特技助興！」

「甚麼特技呀？」

「妳應該知道是甚麼特技！」

鴇母還眞不含乎，道：「好吧！公子，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她在水烟袋中裝了烟也點了火。

於是她把水烟嘴插入下體內。

怪事出現了。

在場中人全神貫注，因爲這是空前絕後特技。

只見她那東西一夾一夾地，烟鍋處出現了紅火。

於是下體一開一放，每一開必然噴出一股白烟來。

小高大力鼓掌，道：「了不起！妳要到各處去表演，必定大爲轟動，場場爆滿，而大獲『利是』了！」

鴇母道：「讓公子們見笑了……」

鴇母要穿衣，小高道：「老梆子且慢！」

「公子，還要幹甚麼？」

小高道：「老梆子，表演要使觀者盡與才對！」

「公子不能沒完沒了！」

「妳要是不能使我們盡與，銀票收回！」

鴇母看在銀票份上，只好答應。

昔年她三十左右時，被她的師父帶着到大城鎮去表演，表演一場能收入二三十兩銀子也不錯。

一天表演十來場，最多也不過二百兩。

一天二百餘兩，她就十分知足了，人類的慾望是可以變的。

現在只要使他們盡與就有兩萬兩，乖乖，眞划算。

於是用杯子盛了一杯清水，嵌在下體口處。

只聞「滋滋」聲不絕於耳。

不一會一杯清水已經見了底而消失了。

然後她仰在地上，雙腿擎起，只聞她的下體內發出「咕嚕咕嚕」像漱口的聲音一樣。

然後「卜」地一聲噴出一道水箭。

眞像是吃完了飯漱口一樣。

眞絕，相信大多數人一生未見過，甚至也未聽說過。

兩小總算是盡了與。

今夜，小高和鴇母同床。

在黑暗中只聞吁吁的喘息聲。

窗外的人本想看戲，可惜只能聽戲兩個多時辰才止。

事實上小高根本不會和鴇母玩這個，眞的是演戲。

小莊在暗中看到，偷看的人竟是東門吉。

小莊想不通，怎麼會是此人？

正因爲想不通，所以暫時故作不知，沒有動他。

第二天，離開勾欄，鴇母查點細軟，少了一箱珠寶，及銀票十五萬兩，這對鴇母的打擊太大了。

立刻派人追出。

他們怎麼能追上，兩小已在四十餘里之外了。

* * *

小莊在作賭牌九。

這一次眞正遇上了硬手。身上的銀兩全光了。

這一次只好把鴇母的珠寶倒在桌上。

有人失聲驚呼。珠光寶氣，璀璨奪目。

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這些珠寶所費不少。

小莊道：「值多少？」

「天門」是大贏家，也是高手。

他撥弄珠寶看了好一會，道：「你想押多少？」

「二十萬兩！」

「不值，時價也許值，但在這場合不值。」

「你說值多少？」

「八萬兩！」

小莊道：「好，八萬就八萬。」

小莊洗牌砌好，牌開了門，然後打出骰子。

又是「七對門」立刻把牌分出。

他本想打出「末門」拏第一把的牌，他知道遇上了眞正的老千，眞是騎虎難下，知道保本也辦不到了。

光是「天門」就押了六萬兩，「出門」兩萬。

「末門」如果也贏了將得不到賠金。

「天門」先把牌一掀，前面八點後面「大天」一對。

小莊不能不信服，此人眞是高明。

他和小高都非此人的敵手，而且一直看不出此人是如何弄鬼的？

就在這時，也就是「天門」把珠寶收入箱中要離座時，小高衝了進來，道：「一個賊進入這賭場中。」

小高竄到這中年人面前，大聲道：「就是他，他是個賊，他偷了『上苑春』勾欄十來萬兩銀子。」

這人不由十分驚怒。

衆人也很驚奇，看不出這是個賊。

小高只提銀子而不提珠寶。

小高出了手，這人大怒道：「小子，你敢血口噴人。」

小高道：「所有的賊都會說這句話的……」

只不過小高接了此人三招，竟被踢了一腳。

小莊這才知道，此人的賭技高，武藝身手也高。

小莊一上，二十招內砸了此人一掌。

小高在背後出手，把此人的衣袖撕破。銀票散了一地，但小莊攻得更緊，此人無暇去撿銀票。

於是小高全撿了起來。

有人問道：「兄弟你是何人？」

小高道：「不怕你老兄見笑，我是勾欄中的大茶壺，也就是龜頭，爲了養家活口，也只好湊合這份下賤工作了……」

說話工夫，再次撲上，搶下了那箱珠寶。

中年人不是小莊的敵手，自然無暇顧及。

不久小高失去踪跡。

中年人大聲道：「各位攔住那小子，他們是同伙的老千，也是騙子，在賭桌上得利就不來這一手，失手就來這一手！」

可是別人無法判斷他的話的眞實性，沒有人插手。

當小莊蹴了此人一脚時，此人倒在人叢中，小莊也溜了，原來此人正是漁船幫副幫主「胡乾」。

上次被三小詐賭輸了近百萬兩。

今天他易了容，兩小也易了容。

他發誓要去學賭技，花了十五萬兩，果然技藝大進。但是賭桌上贏了却被揍了一頓。

就在這時，忽然有個人出現在他的面前。

胡乾急忙站起來兜頭一揖道：「原來是幫……」

東門吉手一揮，胡乾急忙改口道：「原來是大俠您……」

二人出了賭場，胡乾道：「幫主，我被兩個小崽子詐賭了，現在去追還來得及。有幫主在一定能……」

「不用追了！」

「幫主，他們不但詐賭，還誣我爲盜。」

「你難道不是詐賭？」

「這……」胡乾道：「幫主怎幫外人說話？」

「這是事實！胡乾。你還是去辦點正事吧！」

「就這麼眼睜睜地吃啞巴虧？」

「十來萬兩銀子有什麼了不起，我信你就是了！」

「多謝幫主！請吩咐。」

「把這紙條用信鴿傳出去……」二人此刻早已在賭場之外了，而且東門吉自袖內取出一隻信鴿。

然後交代一番匆匆離去。

胡乾喃喃地道：「不知幫主在幹什麼……」

兩小第二天捐出銀兩，珠寶也賣給了銀樓，得款九萬餘兩。然後二人進入鎮郊一片菓園中。

不一會，有個人進入菓園中，探頭探腦地找尋。

小莊和小高坐在菓樹頂上道：「東門吉，在這兒！」

東門吉一驚，他本是盯人的，如今却反被對方盯上了。

小莊飄身下樹，道：「你跟了好幾天了！」

東門吉吶吶道：「你說什麼？」

小高道：「老賊，你還要裝蒜？」

東門吉道：「我眞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小高道：「有件事你最好乖乖回答。」

「什麼事？」

「『夜花夫人』叫你把一個布包送到七里外鎮上客棧中的劉鐵匠，相信你會中途打開布包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東門吉面色一變。

他絕未想到小高知道此事。他當然不知道小莊那時還在附近覬覦，看到了一切。

小莊道：「說不說？」

東門吉以爲，那事不能說，這是天大的秘密。

一旦他說了，他的「漁船幫」可能會被連根拔起了。他搖搖頭。

小莊道：「你知不知道已被人套上了？」

「誰？」

「高鴻等人。」

「『夜花夫人』和高鴻等人有什麼關連？」

「那是因爲高鴻等人和一些黑衣人有關連。」

「黑衣人是誰？」

「在目前只知道他們是高、徐、裴等人的背後靠山。」

「這與我有何關連？」

「他們要成大事，必須藉重你們『漁船幫』！」

東門吉一想也對。

他也看出「夜花夫人」身手雖了得，還不是獨霸武林的料子，即使床上功夫奇特，却也有人不屑一顧。

那麼她的背後也有靠山。

只不過他不信兩小能對付這些人。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獲悉四君子的身份後，蕭飛燕發難反抗，與趕至的言小秋合力控制了大局，眼見處於劣勢，清風觀主欲以金錢解決問題，言小秋却提議一決高下，兩人鬥了數十招後，均明白再戰下去只會兩敗俱傷，於是停手，清風觀主建議他們往其金庫任取一物作離開條件，三人拒絕，但言小秋要求參觀寶劍，在清風觀主的帶領下，三人來到金庫，却被清風觀主使詐制服……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陰謀被揭破　獻寶求贖命

「你們那位是門主？」清風觀主道。

王俊道：「我！」

清風觀主道：「三十年前的金燈門掌燈人，似乎沒有你這樣年輕。」

王俊黯然說道：「金燈門搏得武林俠客稱道，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清風觀主道：「但你們這一個組合未散，上一代的恩怨，你們應該承受下來。」

他忽然脫下了道袍，露出左面的胸腹，道：「這就是三十年前，金燈門給我的傷害，每一條刀疤，都代表着我胸中的仇恨！」

王俊冷冷說道：「上一代，金燈門門主沒有殺了你，你就應該改過向善。」

清風觀主道：「老夫跳出三界外，躲出五行中，想不到仍被你們找上來。」

王俊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清風觀主穿好了道袍，哈哈一笑，接道：「我本來想多留你們一刻，但現在，我改變主意了。」

王俊道：「你要怎麼樣？」

清風觀主道：「殺了你們！」這時，被絲網緊緊高吊在空中的言小秋，已放棄掙扎。

本來，以他的功力，弄破一面網，脫厄而出，實在是一件輕而易學的事，只可惜這個網不是一面普通的網，言小秋幾番掙動，反而使得那面網愈收愈緊。

清風觀主大有立刻出手之意，大步走向王俊。

只見他右手一指，手中忽然多了一把匕首。

冷厲的寒芒，直指向了王俊的咽喉。

王俊雖然早已想通生死大事，但到了刀尖對着咽喉，仍然是有些畏懼。

他緩緩閉上了雙目。

清風觀主冷笑一聲，道：「老實答覆幾句話，我就給你一個痛快，否則我會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王俊暗暗用力，把眼睛閉得更緊一些。

清風觀主道：「你們有多少人進了清風道觀？目的何在？」

王俊道：「來了很多人。」

清風觀主道：「幾個？」

王俊道：「記不清楚了。」

清風觀主右手微微一動，王俊的頸子上馬上流下一行血珠，清風觀主道：「說，老夫已殺過了很多人，不在乎多殺幾個！」

蕭飛燕道：「我告訴你！」

清風觀主接道：「你是……」

蕭飛燕接道：「金燈門中的老五，專司傳令之職。」

清風觀主道：「哦？」

蕭飛燕道：「掌門人只管運籌帷幄，不太問實際行動。」

清風觀主道：「好！你說，你們來了多少人？」

蕭飛燕道：「算上掌燈大哥，一共有十二個人。」

清風觀主道：「這麼多？」

蕭飛燕道：「你不相信？」

清風觀主道：「你們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蕭飛燕道：「很多，總有七八十個吧！」

清風觀主道：「眞有那麼多人？」

蕭飛燕道：「可能是我說得少了一些。」

清風觀主略一沉吟，冷笑道：「你是個女的？」

蕭飛燕道：「是！」

清風觀主道：「聽說金燈門中，有一個小女娃兒，劍術造詣極高，想來就是妳了？」

蕭飛燕道：「不是我，如是她在這裏，只怕此刻你已死於她的劍下。」

清風觀主左手一揮，啪的一聲脆響。

蕭飛燕臉上頓時泛現出五個清晰的指痕，嘴角間也緩緩流出血來。

這一掌打得不輕。

清風觀主道：「小丫頭，這一掌，只是一個警告，再要耍妳的嘴皮子，老夫就在妳臉上劃兩刀……」

只聽一個沉重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羅刹姑娘，這地方不許閒人進入……」

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我不是閒人，我有要事，必須要立刻見到觀主。」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

「我！女羅刹。」

清風觀主道：「請姑娘在廳中稍候，貧道這就立刻出廳相見。」

女羅刹道：「來不及了！在下必須立刻見到觀主！」

清風觀主道：「什麼事如此倉促？」

女羅刹道：「四君子可能已經進入了大殿中。」

清風觀主接道：「那麼妳們爲什麼還不下手？」

女羅刹道：「誰是四君子，我們不認識，也沒有一個人指點一下。」

忽聽門戶啓動之聲，一個全身黃衣、面罩黑紗的女子，緩步走了進來。

她步履從容，不慌不忙，就像是到了一處很熟的地方。

清風觀主道：「妳怎麼進來的？」

女羅刹道：「門外有開關的機紐，我一轉，門就開了。」

清風觀主道：「守門的人呢？」

女羅刹道：「他不聽話，被我處置了。」

她臉上戴着面紗，沒有人看到她臉上的神色，但她語氣平靜，似乎處置一個人，不算是一回事。

清風觀主道：「妳殺了他？」

女羅刹道：「沒有，看在觀主的份上，我留下了他的一條命！」

清風觀主哦了一聲，道：「妳……妳怎會找上了我？」

女羅刹笑一笑道：「不是你出的錢，僱我們殺人的？」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和你們談的，你們該去找他，姑娘請吧！這裏不便留客。」

女羅刹冷冷說道：「咱們既然見了面，那就用不着再要中間人傳話了。」

清風觀主一皺眉頭，道：「行有行規，談好的事，你們應該力行。」

女羅刹道：「你承認是你僱我們的了？」

清風觀主道：「妳找到了此地，貧道只好承認了。」

女羅刹道：「這才是用人之道，既然碰上了，咱們就應該坦然的談談。」語聲一頓，接道：「這座寶庫修得很堅牢，而且，這裏的珠寶存量也相當豐富。」

清風觀主已完全鎭靜下來，笑一笑道：「姑娘怎會找到了此地？」

女羅刹一指王俊，反問道：「他既能找到，我爲什麼找不到？」

清風觀主道：「好！姑娘既然找到了此地，價錢方面，貧道可以再加一些。」

女羅刹道：「我先謝了。」語聲一頓，接道：「你除了僱我之外，還僱了別的人吧？」

清風觀主道：「四君子不好對付，貧道不得不小心一些。」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既然不認識四君子，又怎知他們到了大殿？」

女羅刹道：「目下這清風道觀中，只怕到了不少的武林高手，有你僱的兇手，也可能有四君子。」

清風觀主道：「還有些什麼人？」

女羅刹道：「這就是我來找你的重要原因了，我不認識四君子，但我看出已來了很多武林高手，雲集於此，你究竟僱了多少殺手？」

清風觀主暗自沉吟道：「這麼說來，她說的不假了，他們眞的來了很多人？」

女羅刹道：「什麼人？」

清風觀主說道：「金燈門，姑娘聽人說過麼？」

女羅刹道：「在武林中走動的人，尤其是幹我們這一行的人，如若不知金燈門，那豈不是孤陋寡聞麼？」

清風觀主道：「金燈門中人也到了清風道觀。」

女羅刹怔了一怔，道：「金燈門也有人來了？」

清風觀主道：「不錯。」

女羅刹道：「這個……這個就有些麻煩了，金燈門中人一向神出鬼沒，專門剋制我們殺手這一行的，他們如是幫助四君子，那就很難應付了。」

清風觀主微微一笑道：「羅刹姑娘，你對金燈門似乎有很大顧忌。」

女羅刹道：「金燈門在武林中行俠問事，神出鬼沒，他們如是眞的來了，這件事非砸不可。」

清風觀主道：「羅刹姑娘見過金燈門中人麼？」

女羅刹道：「他們一向行踪神秘，如是輕易讓人見到，黑道中人也不會這樣憚忌他們了。」

清風觀主道：「羅刹姑娘，妳見到了這三個人麼？」

女羅刹道：「一個被吊着，這兩個似是被你點了穴道。」

清風觀主說道：「這三位都是金燈門中人。」

女羅刹道：「不會吧？你觀主如能生擒金燈門中人，只怕也不會花錢請我們對付四君子了。」

清風觀主道：「貧道這把年紀了，自是不願和人動刀論劍，一向是以智取勝。」指指王俊道：「這位就是金燈門中的掌燈人。」

女羅刹點點頭，道：「掌門老大。」

清風觀主又指指蕭飛燕，道：「這一位是掌令老五。」

女羅刹道：「吊着的那一位呢？」

清風觀主道：「貧道還未來得及問他。」

女羅刹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清風觀主道：「大約有十二個人。」

女羅刹道：「十二個，被你擒了三個，還有九個人在清風道觀中？」

清風觀主道：「不要緊，咱們生擒了他們的門主，自然可和他們談判了！」

女羅刹搖搖頭道：「只怕金燈門不是這麼好對付的。」

清風觀主道：「但是，貧道已擒住了他們的門主。」

女羅刹道：「可惜，他們還有別的人！」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

女羅刹道：「我！」右手一揚，突然有一道寒鋒，逼上了清風觀主的前心要害。

清風觀主呆了一呆，道：「妳也是金燈門中人？」

女羅刹道：「不錯，你請女羅刹替你殺人，你連她都不認識麼？」

清風觀主道：「妳不是女羅刹？」

黃衣少女道：「不是。」

清風觀主道：「女羅刹呢？」

黃衣少女道：「觀主先放了那個吊起來的人，咱們再慢慢的說。」

敢情這女羅刹，竟然是黃媚所扮。

清風觀主略一猶豫，黃媚的劍尖已經破衣而入，刺傷了他的肌膚。

蕭飛燕道：「六妹，這老道剛才還在說妳呢，他却沒有想到剛說妳，妳就到了。」

黃媚笑道：「觀主，放下人，不然，我就先刺你前後對穿，然後，我們一樣放人，這點小小的機關埋伏，還難不住金燈門，只不過多花我們一點時間罷了。」

清風觀主是老狐狸，狡猾無比，他自信智力過人，不敢以命涉險，只要留下性命，還有勝回來的機會。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裏的機關埋伏，不難找出來，不過，所有的埋伏却很惡毒，貧道可以放人，但我有條件！」

黃媚道：「你說！」

清風觀主道：「這一合我敗了，老夫認了，但我要你們答應不傷我，至少，我放了人，你們也要放了我。」

黃媚道：「好！你放人下來。」

清風觀主說道：「我還要聽你們門主一句話。」

目光隨即轉到王俊的身上，說道：「你怎麼說？」

王俊頸子上被他劃了一刀，鮮血淋漓而下，傷得並不太重，但仍然很疼。

他不會武功，也不會運氣和傷疼抗拒，但他很勇敢，笑一笑道：「你說什麼？」

清風觀主道：「男子漢一諾千金，你只要說一句話，我就放人！」

王俊道：「你想要我說什麼？」

清風觀主道：「保證不殺我。」

王俊道：「你認爲我會說麼？」

清風觀主苦笑一下，回顧了黃媚一眼，道：「看來我是死定了，貴門主一再不肯給在下一個保證，在下無法放人。」

黃媚左手連揮，點了清風觀主的穴道，笑道：「試試看吧！你不放人，我們自己去找放人的機關。」

清風觀主冷冷一哼，說道：「你們聽着，這地方充滿凶險，如是你們胡亂觸動機關，很可能會使我們同歸於盡，要是不信，你們就動手吧。」

黃媚冷冷笑一聲，道：「老道士，我不用殺你，我只要把你交給四君子。」

清風觀主道：「這個，貧道相信，但你們放不下那吊起來的人，至少，貧道有一個墊背的本錢。」

黃媚伸手拍開王俊和蕭飛燕的穴道，道：「你想如何？」

清風觀主道：「貧道的條件簡單得很，只要貴門主答應一句話，我就放人。」

黃媚道：「還有麼？」

清風觀主道：「還有，這室中的珠寶珍玩，任你們取去。」

黃媚道：「你倒是大方得很？」

清風觀主道：「錢財是身外之物，我能保下老命，才能够享受這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黃媚道：「大哥，答應他吧！」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好！放下言四弟，我們饒你不死。」

清風觀主道：「不是饒我不死，而是不准對我有任何一點傷害。」

王俊道：「就是如此了，你放人吧！」

清風觀主道：「解開我的穴道！」

黃媚道：「你還想反抗？」

清風觀主道：「貧道一向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黃媚略一沉思，伸手解開了清風觀主被點的穴道。

清風觀主活動了一下雙臂，按動機鈕，放下了言小秋。

言小秋苦笑一下，道：「大哥、六妹，今日之事，使我得到了一個教訓！」

黃媚道：「四哥一向精明，怎會着了他的道兒？」

言小秋道：「一句話，我起了貪念，貪心一動，靈智立閉。」

黃媚格格一笑，道：「可是，小妹此刻却有了貪念。」

突然脫下了身上的外袍，平放地上，露出來一身玄色勁裝。

目光轉注到清風觀主身上，道：「你說話如果算數，就把你庫中的珠寶黃金，撿一些出來，讓我們帶走。」

清風觀主道：「你這件衣服能包多少，豈不是替老夫留下得太多了？」

黃媚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我雖有貪念，但還不致於貪得厲害。」

清風觀主果然伸手取下庫中之物，放在衣服上。

他調配得很好，有黃金、珠寶、玉器，還有兩幅古畫。

他一面拿，一面還講說古畫的來歷、價值，甚至有什麼人可以收買，他都講得很清楚。

珠寶也是一樣，他說明了現值的價格，又說明了賣給珠寶商的價值，似乎生怕黃媚會吃了虧似的。

而且，他眞的很大方，黃媚不叫停，他就不停的取東西放下去。

實在是包不下了，黃媚才笑一笑道：「够了，看來，女羅刹這件外衫是小了一些，不知道帶走了你多少東西？」

清風觀主道：「不多，不多，不過十之二、三罷了。」

黃媚把東西包起來，言小秋却快步走去，搶先提了起來，道：「有我在此，怎能勞動六妹。」

蕭飛燕道：「老道士，看上去，你倒是一點也不心疼。」

清風觀主說道：「我是個看得開的人，諸位放心，損失這點財物，貧道還不把它放在心上。」

黃媚道：「我們不傷害你，可是不能保證別人也不傷害你。」

清風觀主道：「這個，我明白。」

黃媚道：「我們告辭了，勞動閣下送我們一程如何？」

清風觀主道：「出了此門，就無埋伏，諸位可以放心的去了。」

蕭飛燕迷惑的道：「你怎不借此機會，逃走他方？」

清風觀主道：「四君子不是好對付的人，而且，貧道已在此住了數十年，我也不想輕易離開。」

黃媚一揮手，道：「大哥，你們先走，我斷後，這老道士的花樣多得很，我們不能不防他一手。」

王俊等安然出了密室，黃媚也平安而出。

蕭飛燕有些不服氣的，道：「六妹，咱們眞的這樣放了他？」

黃媚道：「我看過那座密室，確似有着很多的埋伏，咱們殺了他划不着，不能撿回條命，換他一個……」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咱們幫了四君子這麼多的忙，還不知道四君子是什麼人。」

王俊道：「我知道，老道士告訴過我四君子的姓名！」

黃媚道：「大哥，你眞的相信他？」

王俊道：「怎麼？難道在這方面，他還會騙咱們不成？」

黃媚道：「這老道士收藏之豐，實在是出人意外，這樣多珠寶、黃金，和玉器，怎會是他一人所有。」

王俊聞言呆了一呆，說道：「六妹的意思，是……」

黃媚道：「我看過了他收藏的珠寶，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雖然是有些匪夷所思，但却並不是不可能。」

言小秋道：「六妹想到了什麼事？」

這時已然快近大殿，香客的吵嚷之聲已可隱隱聽聞。

黃媚伸手取了一方玄色面紗，蒙在了臉上，接道：「咱們到二哥那西廂房中見，我覺得這件事還有很多可疑之點，老道士的寶庫中存寶很多，咱們還要想法子取來。」

王俊意似不願，道：「六妹，這不是太貪了一些麼？」

黃媚道：「聽說，河南、陝西兩處，正在大鬧蝗蟲災害，用老道士這批存寶，可能會挽救數千萬人命。」

王俊道：「對！這些不義之財，咱們把它用到最應該用的地方。」

黃媚道：「大哥，四哥，你們先走，我和五姊一起走。」

王俊等回到了廂房之中，黃媚和蕭飛燕也已經趕到。

于重、方昭都匆匆趕了回來。

除了齊子川之外，金燈門中的人都已經聚齊於廂房之中。

王俊環掃了羣豪一眼，道：「六妹，妳說說看，妳發現了什麼？」

黃媚道：「小妹只是推想，四君子如是俠義中人，不會記恨這老道士如此之久，只有一種仇恨，給人永遠難忘。」

王俊道：「什麼仇恨？」

黃媚道：「黑吃黑。」語聲頓了一頓，道：「清風觀主的偷盜之技，不論如何高明，也無法聚積得這麼多的財富，那些珠寶、玉器，實非一府一地

所有，偷盜足跡之廣，必將遍及大江南北，甚至關外白山黑水。」

言小秋接道：「對，那決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够辦到。」

黃媚道：「所以，我懷疑他們是一個組合，偷盜了這麼多財物之後，被清風觀主席捲而逃，所以，他出家躲了數十年，如今消息外洩，被他昔年的兄弟找來了此地。」

王俊道：「他身上有傷痕，是好多條縱橫交錯的刀疤，據他說是傷在上一代金燈門門主手中。」

于重道：「這個，會是誰呢？三十年前，咱們還未入金燈門。」

王俊笑一笑，道：「現在開始，我要作一個傳記，把金燈門中所有的事情仔細的記下來，也好查考。」

方昭道：「對！也好告訴下一代，我們流血、流汗，作了什麼事！」

于重道：「六妹想的大有可能，至少，我們不能幫助壞人殺壞人！眼下的問題，是要如何才能把他們引出來。」

黃媚道：「這就是我留下清風觀主不殺他的原因，咱們現在殺了他，只不過是殺了一個清風觀主、一個出家人，我要他狐狸露出尾巴來，死而無怨。」

言小秋道：「女羅剎這一波已平，蛇無頭不行，已全被咱們解決，但還有一批刺客呢，咱們要如何對付？」

黃媚道：「武林兩大絕毒暗器，咱們只對付了一個，不過，如若小妹沒有想錯，清風觀主還不止請來兩批刺客，說不定還有幾批人隱在暗處！」

王俊道：「爲今之計，就是要如何才能使他們現出身來。」

黃媚道：「清風觀主已知道咱們控制了女羅剎，但他很鎮靜，那就是有恃無恐。」

王俊道：「二弟、六妹，不論清風觀主請了多少刺客，他們只有一個用心，那就是對付四君子。」

于重點點頭，道：「大哥的意思是……」

王俊接道：「咱們找幾個四君子出來，豈不可以引出清風觀主安排的刺客？」

黃媚道：「大哥之意，可是要人假扮四君子？」

王俊道：「小弟正有此意。」

黃媚道：「這個很難。」

王俊道：「你是說，咱們都無法裝作四君子？」

黃媚道：「不論什麼人裝作四君子，都很難逃過那凌厲絕倫的一擊，就算僥倖逃過第一次，也無法逃過第二次，所以，咱們兄弟們不能扮，更不能請別人扮。」

言小秋道：「事已如此，總難免要冒一點險。」

黃媚接道：「不行，咱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找出眞的四君子。」

方昭道：「我剛才出去看過，香客愈來愈多，何止萬人，這樣一個地方，如何能找到四君子，何況，他們也不會大搖大擺的走過來。」

黃媚道：「這是一件很難的事，不過，並非全無辦法。」

王俊道：「六妹既然是胸有成竹，那就盡快說出來吧。」

黃媚道：「戲法戳破了，就不靈了，不過，這件事，還要麻煩大哥。」

王俊道：「行，經過幾次凶險，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黃媚說道：「有勞三哥去買五尺白布和一盒墨、一個硯台、兩根竹竿、一支大楷毛筆。」

方昭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這座大廟會當眞是無所不全，方昭去不多時，已經買齊應用之物。

黃媚親自動手磨墨，一面說道：「大哥，有勞你大筆一揮，在那白布條上，給我寫幾個字。」

王俊道：「寫什麼？」

黃媚道：「我唸你寫。」

王俊攤開白布，提起大楷毛筆，道：「寫什麼？」

黃媚低聲道：「招牌，金算子，卜卦如神，別寫得太大，下面還有註言。」

王俊筆走龍蛇，一揮而就。

這是他的老本行，寫得鐵鈎、銀劃，龍飛鳳舞。

黃媚笑一笑，道：「好字，下面該寫百萬財富今何在，數十年積岔難平。」

王俊揮筆而成，道：「還有呢？」

黃媚道：「我沒有讀過好多書，能想這麼多就行了，下面你寫，尋寶、找人，一卜指引，一卦紋銀十兩。」

蕭飛燕道：「六妹，這麼貴的卜費，誰付得起啊？」

黃媚道：「四君子付得起。」

于重道：「高明啊！高明！這像用藥一樣，先要有引子。」

言小秋道：「對！咱們找不着他，叫他來找咱們。」

方昭道：「是啊！現在引子有了，那一個去作算命先生呢？」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我看，只有大哥出馬了，他一臉書卷氣，扮起來，才像是個有學問的算命先生。」

于重道：「大哥却年輕了一些。」

言小秋說道：「這個容易，我動手替他改扮。」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女羅剎手下那批人，該死的，都被我點了死穴，藏在廂房床下，能用的、願意改邪歸正的，還有五個人，我已經要他們離去，不知道小妹這處置對是不對！」

王俊道：「好！很好。」

黃媚道：「四君子世無其人，這個名字的由來，也是清風觀主起的，他要殺四個仇人，替他們起了一個很動人的名字，但究竟要殺什麼人，只有清風觀主明白，所以，咱們不能殺了他，除惡務盡，我們必須要留着他作爲對證，咱們不能殺錯一個人。」

王俊道：「清風觀主不是已說出四君子的名字了麼？」

黃媚道：「他可以隨口說出一百個名字，但咱們一個也不能信。」

于重道：「餌雖不錯，只怕這幾人太狡猾，不肯上鈎。」

黃媚點頭道：「對！那就再加上一句話，大哥，我要橫寫，天下第一，不對相士，加倍還銀。」

于重說道：「狐狸太狡猾，老狐狸更難捉摸。」

黃媚道：「只要他能見到我們，我就能引他們上鈎。」

當下把計劃仔細的說明了一遍。

於是，金燈門立刻開始了第二個行動。

言小秋、蕭飛燕、于重、方昭等，全都出動。

黃媚脫下了羅衫長裙，變成了一個青衣小童。

高舉着白布招牌，站在最起眼的地方。

王俊青綢子長衫，手執羽扇，胸前的花白長髯飄浮。

他微閉着雙目，坐在一張木案之後。

木案上放着籤筒、卦牌。

這都是剛才花了五兩銀子，由一個看相的人那裡租來的。

齊子川也圍了過來，雜在環圍在四週的人羣中。

卜一卦十兩銀子，實在是太貴了，簡直是貴得離了譜，所以，看的人雖然很多，但問的人少。

不過，話又說回了頭，看看那算命先生的木案上，放了一顆明珠和一對玉尺，只要是識貨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值價千金之物。

就算是不識貨的人，看到那閃閃的寶光，也覺得絕非凡品。

齊子川緩緩走到本案前面，聲音也有些抖動，緩緩道：「算一卦，一定要十兩銀子麼？」

算命先生睜開了眼睛，一掠齊子川，緩緩說道：「十兩銀子，一兩也不少。」

齊子川抖動雙手，緩緩取出一把碎銀，一塊一塊的算，算了半天，放成了一堆，道：「這是十兩銀子，我要卜一卦！」

王俊嗯了一聲，問道：「老丈，你想問什麼事？」

齊子川道：「求財。」

王俊伸手取過卦盒，交了過去，道：「你卜一下吧！」

齊子川大約是很心痛那十兩銀子，兩隻手一直沒有法子抓穩卦盒，弄了好半晌，才卜出一卦。

王俊看了卦象一眼，說道：「老丈要問財氣？」

齊子川道：「老漢是問財。」

王俊道：「你已經有了財，財還不少。」

齊子川忽然低下頭去，道：「那些財，我能用麼？」

王俊道：「能！照卦相上說，那已是無主之物。」

齊子川連連打躬作揖，說道：「多謝先生指點。」

轉身快步而去。

黃媚伸手把銀子撥入一個小木箱中。

只聽人羣中，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馬兄，你相不相信，這世上眞有這樣靈驗的相士？」

另一個聲音應聲說道：「不相信，不過，他木案上那一對玉尺和明珠，我倒是似曾相識。」

「咱們卜一卦吧！」

隨着那說話之人，兩個身着生絲長袍的老者，緩步走了出來。

這兩人衣着高貴，一眼之下，就可看出是有錢的人。

兩個人一個較高，一個矮了一些。

那高個子步子較大，只舉脚一跨，人已經到了木桌前面，說道：「先生，咱們也想卜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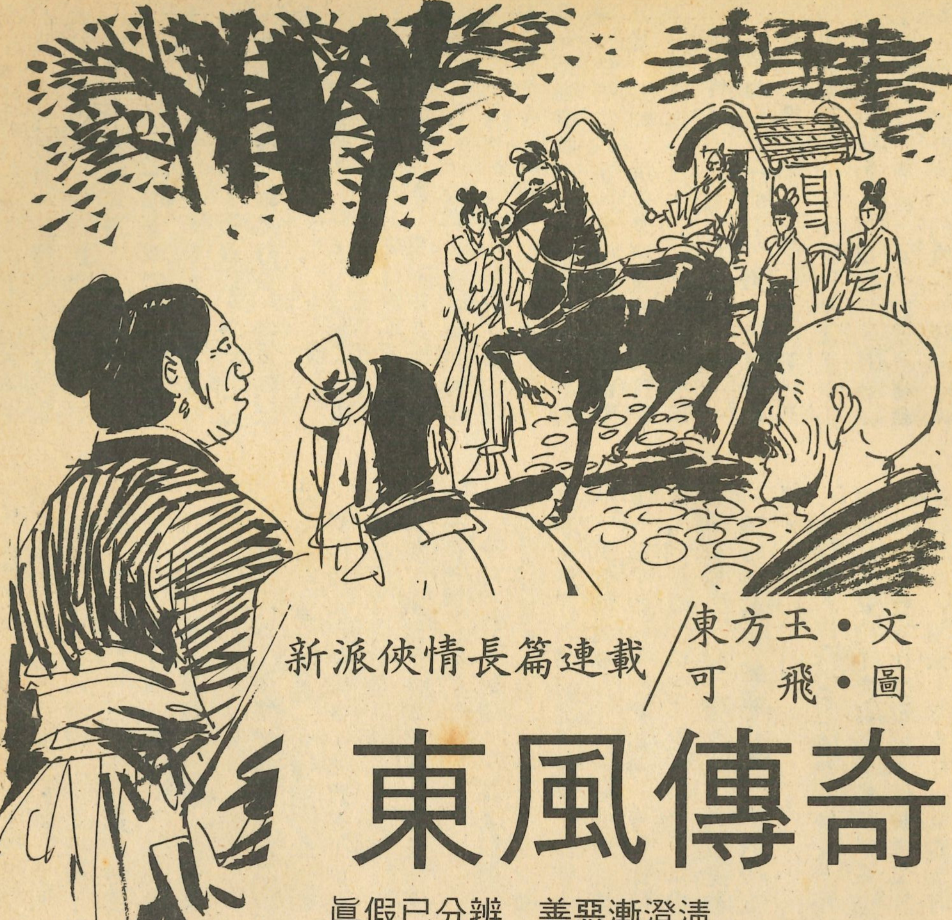
王俊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先拿銀子出來。」

高個子道：「你這招牌上寫的話，算不算數？」

王俊道：「算數。」（未完・十三）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彩色廣告（粉紙）	
封底全版	HK$6,000
封面裏全版	HK$5,000
封底裏全版	HK$4,800
內頁全版	HK$4,000
黑白廣告（報紙）	
內頁全版	HK$2,000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眞假已分辨　善惡漸澄清

上文提要：通天教教主假扮東無忌，以總提調參加大會會議，由東海龍王作大會主持，他作幕後操縱，東海龍王事前已得到谷飛雲的通知，心中有數，正邪人數相等，雙方發言都避重就輕，都想抓對方的破綻，谷清輝、丁易在旁議論，暗觀其變，會議已轉入正題，裴通提出要議處少林、武當，此時大會兩名迎賓陪同一僧一道來到，正是少林、武當掌門，落坐後，又展開舌戰……

祁中奇道袍也似乎在冒着青氣。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一個手掌翻起，一個手掌推出，原是十分快速的舉動，能夠在電光石火的時間內，看出一個使的是「翻天掌」，一個手掌呈現青氣，也只有功力精深，目光銳利的人才能看得出來，一般高手所能看到的只是兩人手掌迅速遞出而已，武功較差的人，只怕連兩人遞出的手掌都看不清呢。

就在此時，場中發出「啪」的一聲輕響，兩隻手掌乍接即分，東無忌依然站立如故，口角間微噙着一絲冷峻的笑容。

祁中奇却被震退了兩步，本來青氣氤氳的臉上，此時一片煞白，雙目微闔，凝立不動，顯然被震得血氣浮動，正在運氣行功。

這下直看得在場的人莫不暗暗震驚，憑落花島主祁中奇竟然連通天敎門下一個大弟子的一掌都接不下來。

突然一道青影快逾飛鳥，一下落到祁中奇身邊，大家還沒看清來人是誰，那人已把一顆藥丸疾納入祁中奇口中。祁中奇耳邊同時响起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道友被翻天掌震散青炁，快把藥丸吞了。」

「哈哈！」東無忌突然朗笑一聲道：「在下還當是誰，原來醉道長此時才來。」

現在大家看清楚了，來人是個長眉修目，黑鬚飄胸的青袍道人，腰間懸一個大紅酒葫蘆，正是名動江湖的醉道人。

他一手扶着祁中奇，緩緩退下，一面洪笑一聲道：「天下武林聯誼大會，天下武林同道都到了，貧道豈可不來？」

東無忌傲然道：「如此正好，今日之會，雙方歧見頗深，醉道友名動武林，不知有何高見？」

「哈哈！」醉道人打了個哈哈說道：「天底下公理只有一條，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貧道此來，乃是奉家師之命，希望今天這一場武林大會，不論歧見多深，大家能夠心平氣和的解決，不可各走極端。」

東無忌含笑點頭道：「在下也就是這個意思，既有南山老人出面，又有醉道友趕來調解，自是最好不過之事，但少林、武當兩派，率衆而來，似乎對敝敎成見頗深，接着又引起東海龍王敖大俠，落花島主祁道友等人，交相責難，不知醉道友要如何調解？」

醉道人瞇着醉眼，回頭望望少林方丈至善大師和武當掌敎青雲子二人，打了個稽首道：「方丈大師、掌敎道長，二位的意見如何？」

至善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醉道長銜有南山老人之命，趕來調解，老衲自然唯命是從，老衲和青雲道兄連袂而來，實因通天敎處心積慮，志在顚覆武當、少林兩派，當初暗施迷失散，迷失兩派門人弟子在先，繼而

金山

金山牌金菇露是經香港醫務衛生署
正式批准正式入口。

金菇露　天然健康濃縮液

屢次榮獲獎項：

★1988年"國家星火計劃科技成果獎"

★省食品名優新特產品"武夷獎"

★1989年北京國際農業工程展覽會"豐收獎"

★北京中央電視台、福建電視台曾作爲科技新產品報導。

本品由被譽爲增智菇的金針菇科學提取製成的天然營養液，富含18種游離氨基酸、維生素、多糖及微量元素。

功能：
增强智力，益肝臟，利腸胃，促進新陳代謝作用

金山牌金菇露對多種疾病和疑難雜症具有緩解作用，並增强機體對抗疾病的能力，是比較全面的保健和康復食品。

請認明本品
註册商標、外盒包裝



500ml

經銷處：源豐行
電話：5628896　Fax：8114584
地　址：香港鰂魚涌海灣街4－6號嘉榮大厦地下13號

分銷處：
馬來西亞：裕源貿易公司　電話：6349475 6369284　菲律賓：北京藥行　電話：7115854

又劫持老衲，企圖引起兩派自相仇殺於後，幸而狡計未能得逞，如今又以武林大會之名，通過討伐武當、少林、要脅天下武林同道，一致對付武當、少林，大有一舉殲滅之意，老衲和青雲道兄此來，就是要正告天下武林同道，不可受通天教蠱惑，意即在此，武林同道惟有幡然醒悟，擺脫通天教，方能自保……」

東無忌怒嘿一聲道：「至善，你這些話，不覺得太過份嗎？」

武當掌教青雲子接口道：「至善大師說的一點也不過份，貧道要請教東施主，方才方丈大師說的話，是否確有其事？今天既然已由南山老人派醉道人出面調解，以前的事可以一筆勾消，但眼前的事，貧道和方丈大師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請貴教把四路總令中被迷失心志的人，一律給以解藥，貴教從此退出江湖……」

東無忌目中金芒大盛，沒待青雲子說完，厲笑道：「夠了，你們果然是向大會尋釁來的，在下只是尊重南山老人專程派醉道人趕來調停，並非怕了你們少林、武當，通天教並沒有戰敗，無須接受你們的條件，江湖上本來無所謂公理，強者爲勝，你們有什麼陣仗，只管劃下道來，通天教接着就是了。」

醉道人瞇着醉眼，斜睨着他，爲難的道：「東施主，茲事體大，你不向尊師請示，就作得了主嗎？」

東無忌大笑道：「家師久已不問塵事，指派在下擔任大會總提調，自可全權作主，醉道人請覆上南山老人，他謀求武林各門各派和平相處的善意，已經到了，少林、武當，一再挑釁，這場殺劫釁非我啓，醉道人應該看清楚了？」

醉道人臉上微現猶豫，徐徐說道：「東施主幸勿見怪，貧道說句公道話，東南西北四路總令，確實有不少是被貴教下了迷失散，迷失了神志，給予解藥，讓他們恢復清明，才是天下武林同道眞正的聯誼。」

東無忌目注醉道人，點着頭道：「醉道人明是銜命調停，實則也是銜着本教來的了。這也並不足怪，年前少林、武當兩處事件中，也都是有你醉道人插手的，但不管如何，今天你醉道人總是奉南山老人之命來的，本教也不好難爲了你，這樣吧，是友是敵，醉道人最好當着大家，先表明立場。」

醉道人大笑道：「這個倒教貧道好生爲難，貧道是奉命替大家調停來的，當然不會有什麼敵意，但貧道又和這裡許多人相識，和少林、武當也有相當交情，這個如何選擇得好？哦哦，東施主不妨先說說是友如何？是敵又如何呢？」

東無忌微哂道：「醉道人如果是調人身份，那麼你這一調處工作，已經徹底失敗，你可以回去覆命了。」

醉道人聳聳肩一笑道：「你們都不肯聽貧道的勸告，調停縱然失敗，但貧道總要看到一個結果，才能回去覆命。」

「好！」東無忌道：「醉道人要留下來看個結果，坐山觀虎鬥，自然可以，甚至還可以替雙方作個公証，但絕不能左右偏袒，或暗中相助等情事出現，否則就莫怪敝教以敵人視之，有傷和氣了。」

他這番話，口氣極爲硬，顯然沒把醉道人放在眼裡。

醉道人連連點頭道：「好，好，貧道就坐山觀虎鬥，不傷和氣就好。」

東無忌冷然道：「至善方丈，青雲掌教，不知兩位商量好了沒有？」

至善大師還沒開口，坐在上首的副總護法金鸞聖母突然開口了：「總提調且慢！」

東無忌聽得一怔，連忙拱手道：「不知副總護法有何見教？」

金鸞聖母沉笑一聲道：「方才東路總令主敖大俠和落花島祁島主都對大會表示不滿，此次大會，齊集了各門各派的武林同道，人數較眾，總提調應該問問大家，還有什麼人對大會不滿的，不妨當着大家都說出來，也好在這裡作個總結。」

東無忌聽得暗暗點頭，口中朗笑一聲，目光徐掠過四路總令，才道：「副總護法說得極是，大家都聽到了，今天這一大會，齊集了天下武林各門各派，諸位道長中如有不滿大會的，不妨直說，在這裡作個總結，正是最好也沒有了。」

他雖在朗聲大笑，但笑聲中却已充滿了殺機，這可以從他冷厲的眼神中看得出來。

但見坐在左首，東路總令下首的南路總令主衡山派掌門人南雲子當先站了起來，說道：「通天教召開武林大會，延攬各門各派，原也無可厚非，但你們在各派掌門人身上暗施迷失散，總是有失光明，貧道和羅掌門人（離火門）、冉教主（排教）等人，幸蒙高人在途中解去迷藥，恢復清明，不然，豈不糊裡糊塗的讓通天教牽着鼻子走了？因此貧道等人認爲方才武當掌教青雲道長提出解散四路總令，貴教從此退出江湖，不失爲中庸之道，請東總提調多加考慮。」

在他站起的同時，離火門羅尚祖，排教冉勿贊也一同站起，表示他們一致的立場。

東無忌最顧慮的是西路總令，因爲有谷飛雲假冒了四師弟孟時賢，這一路人馬難免不穩，所以連住處都安排在淮瀆廟，俾可就近監視，却不料東、南二路却被人在途中解去迷失散，這可是他萬萬想不到的事。心頭這份氣怒，當眞無可言宣，口中沉哼一聲，目中金芒流動，大聲道：「很好，還有那一個門派，要和本教爲敵的？」

坐在西路總令第一排的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緩緩站了起來，右掌當胸，打了個稽首，說道：「貧道平半山，忝掌終南派，一向約束門人，很少在江湖走動，不知什麼地方開罪了貴教，不但向貧道暗施迷失散，企圖控制貧道心志，還在敝觀一百八十名道友及門下弟子身上下了歸心丹，以這樣的手段用在武林同道身上，使武林同道聽你們號令，進而謀取武林盟主寶座，以達控制天下武林的目的，說來令人爲之切齒，方才青雲道兄已經聲明，支持武當掌教的提議，貴教解散四路總令，從此退出江湖，可以不究既往，貧道代表終南派支持此一提議。」

東無忌還沒說話，接着站起來的是華山派掌門人元眞子，發出清朗的聲音，說道：「四個月前，通天教主門下四弟子孟時賢匿身敝派祖師堂，暗中策劃，五弟子祝纖纖假冒七師弟，企圖顛覆敝派，幸被崑崙門下的谷飛雲谷少俠路過敝派，識破陰謀，不料貴教並不因此死心，上個月又利用崆峒金母和終南平兄等人，前來敝觀，脅迫貧道，如不參加西路總令，就要把敝派殲滅，居心如此毒辣，貧道代表華山派，支持武當青雲道兄提議，貴教如果怙惡不悛，將是天下武林的公敵。」

東無忌這一瞬間，居然顯得十分平靜，手搖摺扇，點着頭道：「很好。」接着目光一抬朝金母含笑道：「在下想聽聽總令主的意見。」

金母沉笑道：「老身當着天下武林同道，先要料理一件家務……」

說到這裡，右手一伸，朝侍立在她右首的席素儀身上拍去，口中喝道：「孽徒，還不跪下？」

席素儀身子機伶一顫，果然依言屈膝跪下。

金母又道：「素儀，妳洗去臉上易容藥物，也把孽徒臉上的易容業物一併洗去。」

站在她左首的陸碧梧躬身領命，雙手迅快在臉上一陣拭抹，原來這陸碧梧竟然和跪在地上的席素儀長得一模一樣，接着走到跪在地上的席素儀面前，雙手在她臉上拭抹了一陣，那跪在地上的席素儀却變成了陸碧梧。

這一點，大家已可從金母口中聽出來了，她兩個徒弟，互易了對方面貌，但不知內情如何？

這時金母口中冷哼一聲，說道：「孽徒陸碧梧，喪心病狂，勾結通天教，竟以迷失散企圖迷失老身心志，迫使擔任通天教西路總令主，欺師滅祖，莫此爲甚，老身要妳應昔日入門時的誓言，自碎天靈，妳自己了斷吧！」

陸碧梧給師父一掌解開被閉的「腦戶穴」，張目四顧，心頭一陣顫慄，忽然雙足一頓，跪着的人朝前竄了出去；但她不知道金母方才一掌已經震散了全身眞氣，這一下朝前竄出，只不過竄出五尺光景，突然間，頭猛向地面撞去，同時只聽「噗」的一聲，立即腦袋迸裂，腦漿四濺。

她當然不是自碎天靈而死。她竄出之時，離地不過兩尺，撞上地面，也不至於撞碎腦袋，大家雖然沒見金母出手，但想也可以想得到這是金母出手的了。

崆峒金母，果然是個令人莫測高深的人物。

金母連看也沒看陸碧梧一眼，就冷厲的道：「東無忌，你們勾結孽徒，在老身身上下迷藥，這件事該什麼說呢？」

東無忌依然摺扇當胸，從容笑道：「總令主總聽到了吧……」

金母厲聲喝道：「老身處置孽徒，已經不是你們支使的傀儡總令令主了。」

「金母既然不願擔任西路總令主，那就算了。」

東無忌淡淡一笑，續道：「在下是說方才的情形，妳金母也看到了，少林、武當，和東海龍王、落花島主，以及終南、華山，都在指責通天教，使用迷失散，其實你們一個也沒有被迷失，那就是說通天教根本沒有使什麼迷失散，你們眾口一辭說通天教使用迷藥，只是排斥異己的藉口而已，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哈哈，既然諸位存心和通天教爲敵，有意到武林大會上來尋釁的，通天教也並不怕事，金母問在下該怎麼說？現在在下就回答妳，今日之事，已經用不着再講是非曲直，你們只要劃下道來，通天教都會接着就是了。」

說到這裡，摺扇忽然向空連展了兩展。

他這一舉動，自然是他們的暗號了，大家雖然不明底細，但也看得出來。

就在此時，只見從北首（那是橫案的後面）左右兩側輕快的走進兩隊青色勁裝的漢子，一邊有六十名之多，兩隊就有一百二十名之多。

走在最前面的，是藍衫飄逸，手持摺扇的青年，生得劍眉星目，臉型瘦削，神色冷峻，赫然又是一個東無忌。

他身後緊跟着一人，同樣是個藍衫青年，臉色蒼白，神情略見呆滯，這人叫做東傳令，是兩隊的總傳令。

左邊一隊由項中豪率領，助手是高升。右邊一隊由項中英率領，助手是孫發。

這兩隊人，年齡都在三十左右，眼神灰暗，臉色青中透白，不見一點表情，分明是練成了某種特殊功夫，是屬於殺手一類。

丁易一眼看到後面走出來的東無忌，登時眼睛一亮，低笑道：「他們出動殺手了，嘿嘿，這回保証把通天教主氣個半死。」

谷清輝口中唔了一聲道：「少林、武當也是有備而來。」

原來就在北首通天教一百二十名殺手分左右進場的同時，南首入口，也迅快的走進兩行人來，一行是灰衲僧人，那是少林寺戒律院長老至清、至中、和手持鑌鐵禪杖，腰佩戒刀的十六名護法弟子。白衣殿長老至成、至勤、和腰佩戒刀的十六名弟子。羅漢堂長老至遠、至光、和一百單八名手持禪杖的護法弟子。

另一行是由武當三子的寒雲子率領的六十四名青衣道人，和由雙環無敵秦大鈞率領的二十四名俗家弟子。

這兩行人的入場，足見少林、武當果然有備而來，聲勢自然也頓時大盛。

走在最後的少林羅漢堂的一百單八名弟子，並未進場，只是在南首的入口處站停下來，看情形，他們要在入口處佈羅漢大陣了。

全場的人眼看雙方在這一瞬間各自有人進場，形勢更顯得劍拔弩張，一場大戰，即將展開，每個人心頭都不禁感到有些緊張。

就在此時，跟在從後面走出來的東無忌身後的東傳令突然身形從橫裡閃出，口中叫道：「大公子，他冒充天龍武士領隊，他是谷飛雲……」

原先的東無忌聞言一怔，兩道精光灼灼的眼神不覺朝東傳令投去，沉聲道：「爾是何人？」

東傳令急道：「弟子是無拘呀。」

從後面走出來的東無忌(谷飛雲)喝道：「東傳令，你敢胡說八道。」

東傳令大笑道：「難道你不是谷飛雲？」

站在上首左邊一排，都是通天教教主的嫡傳弟子，其中祝纖纖和辛七姑兩人，聽東傳令說出從後面走出率領天龍隊武士的東無忌會是谷飛雲，她們自然深信不疑，因爲谷飛雲精擅易容，今天這一武林大會上，他不可能不來。

尤其東傳令說出他是「無拘」，無拘者，就是她們大師哥東無忌也。

因爲通天教教主在大會上不好親自出面，昨晚趕來之後，召集門人，決定由他以大會總提調東無忌出面，改派東無忌統率天龍武士，大會上如有人反對，看到他摺扇向空連展兩展，就率隊走出，只要是敵人，一律格殺勿論。

兩位姑娘這下更証實了，兩雙秋水般眼睛含着焦急的眼神，不約而同朝谷飛雲投去。她們內心也正在考慮着自己要不要出手幫他，要幫他，當然是豁出去了。

和兩位姑娘懷着同樣心情的人可多着哩！站在上首右邊，金鸞聖母門下宇文蘭、許蘭芬；站在金母後排的荊月姑、馮小珍和全依雲、沈嫣紅，沒有一個不是睜着一雙杏眼，盯着扮成東無忌的谷飛雲，流露出又驚又喜之色。

谷飛雲怒喝一聲：「反了，項中豪，要他們上去幾個人，把他拏下。」

項中豪正是率領第一隊六十名天龍武士的隊長，但他對谷飛雲下達的命令漠然無視，口中冷冷的道：「咱們都聽東傳令的，你要東傳令傳令給咱們好了。」

谷飛雲方自一怔，高升忽然陰笑一聲，道：「谷飛雲，老實告訴你吧，你在大公子身上下的迷藥，只是迷失散，豈不是孔老二門前講四書，笨到了極點？」

谷飛雲知道自己不但沒有迷倒他們，反而墮入東無忌的計中，他不動聲色，不費一兵一卒，就讓自己送到他師父(原來的東無忌)面前了。

一念及此，心念不由大怒，目注高升，沉喝一聲：「高升，你敢對我這樣說話？」右手隨着朝前拍出。

高升仗着有通天教教主和東無忌在場，通天教絕對不會向他出手的，那知谷飛雲遷怒他告密，差點誤了大事，早有除他之心，這一着自然是出乎高升意料之外的事，等到谷飛雲揮掌拍出，他已經連逃避都來不及了！

谷飛雲這一掌不但迅如閃電，而且使的還是「金剛掌」，但聽「砰」的一聲，高升一個人應掌直飛出去一丈多遠，再「砰」的一聲跌墮地上，早已氣絕。

原來的東無忌(通天教教主)看得勃然大怒，喝道：「谷飛雲，你敢在我面前傷人！」身形一閃而至，揮手一掌迎面直劈過來。

谷飛雲曾經被他一掌震散眞氣，自然不願和他硬接，身形一晃，迅即從左閃出，一面大笑道：「在下東無忌，何用假冒，假冒的應該是你，你難道是眞的東無忌嗎？」

東無忌怒聲道：「你說甚麼？我不是東無忌？」右手一圈，把劈出去的掌力帶轉，依然朝谷飛雲追擊過去。

方才迎面發掌，倒也並不覺得甚麼，這下力道一經帶轉，就發出嘶然輕嘯，嘯聲由低而昂，宛如利刃橫空，把空氣都剖了開來。

谷清輝凜然變色道：「魔教金刃掌！」

丁易吃驚道：「他會是魔教中人？」

谷飛雲依然身形輕晃，一下避了開去，口中大笑道：「你是甚麼人，大概只有在下最清楚了！」

東無忌嘿然道：「那你就非死不可！」左掌一翻，掌心朝地，平胸橫掃過去。

他兩記直劈，都被谷飛雲施展「紫府迷踪身法」避開，故而這一記改直劈爲橫掃，不讓他再有閃避的機會。

谷飛雲本來練的「劍遁身法」，出自頑石大師，原是少林七十二藝中的「須彌身法」，後來又學會崑崙派的「紫府迷踪」，這一釋一道兩種步法，都是趨避敵人的身法，也各有所長，他學會了兩種身法之後，融會貫通，雖然

無法做到合而爲一的境界，但也可以靈活運用，上一式用「劍遁身法」，下一式用「紫府迷踪」。這種相互的運用方法，他也只有在一個人練習之時，才試過幾次，自己覺得十分滿意，却沒有正式用過。因爲這要遇上武功比自己高的人，至少也要和自己在伯仲之間的對手，才能用得上。谷飛雲下山以來，很少遇上這樣的對手。

現在和他動手的，表面上雖是東無忌，其實却是天字號的大魔頭通天教教主古通玄，谷飛雲自然要把兩種身法都使出來了。

東無忌這一橫掃的掌風，當眞有如關夫子的青龍偃月刀攔腰橫掃一般，一道銳利掌力，金刃劈風，發出盈耳嘶嘯，凌厲無前的橫掃過去，幾乎擴及兩丈，沒有人可與抗衡。

「金刃掌」其利如刃，掌風過處，遇物毀物，遇人斬人，無一可以倖免。東無忌要以獅子搏兎般用上全力，使出「金刃掌」來，一是怒惱上次沒把谷飛雲一舉擊斃，二是今天這一大會上，反叛自己的人，佔了一半以上不乏有高手，他要速戰速決，先把谷飛雲解決了。

東無忌(通天教教主)一身修爲已臻上乘，即使以場中的高手來說，能和他旗鼓相當的，也找不出一兩個來，這一記「金刃掌」橫掃而過，雖然嘯聲盈耳，掌力如濤，但有沒有掃中人，外人看不出來，他自己自可感覺得到，心頭不禁大奇，定睛瞧去，眼前那有谷飛雲(也扮成東無忌)的人影？同時，他發現自己身後有輕微的呼吸氣息，更是驚異不止，心想：「通天寶笈上的靈飛身法，已可傲視古今，這小子使的會是甚麼身法？竟然比靈飛身法還要高明，連自己也看不出一點朕兆，輕易的閃到自己身後去了。

一念及此，右手搖着摺扇，朗笑一聲，道：「谷飛雲，能夠躲開我三掌的人，爲數已是不多，我不會再用掌風追擊的，你出來吧！」

谷飛雲同樣手搖着摺扇(他這柄摺扇是從東無忌身上搜來的)，瀟洒的從通天教教主身後緩步走出，含笑道：「兄台眞是說笑了，東某豈會懼你追擊？」

他仍以東無忌自居。

東無忌被他這聲「兄台」，叫得心頭更是暗暗怒惱，口中沉哼一聲，道：「谷飛雲，你不是跟岳維峻學了乾坤八劍嗎？怎不使出來讓東某瞧瞧？一味躲開，豈不是連你師父的臉都給你丟光了？」

谷飛雲聽他辱及師尊，心頭不由大怒，劍眉方自一挑，只聽耳邊響起醉道人的聲音，說道：「不可中他激將之計，你還不是他的對手，既然已經不能控制天龍武士了，還是快快退下來吧！」

谷飛雲總歸是年輕好強，一時那裡肯聽，口中朗笑一聲，摺扇一收，指指對方道：「東某就領教領教你的高招。」

「哈哈！有骨氣！」

東無忌大笑聲中，沉喝一聲，道：「接招！」右手摺扇一揚，朝谷飛雲眉心點去。

他隨手而發，沒有甚麼招式，也不見得如何快速，但谷飛雲竟然會感到他這一點之勢，變化萬千，不可捉摸，自己練過的許多武功招式，沒有一招可以封架得住，更遑論破解了。

心頭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之間，摺扇一竪，漾起一排三道扇影，排空迎擊出去。他使的是一招乾字劍，但聽「嗒嗒嗒」三聲輕響，居然被他接了下來。

不！谷飛雲但覺對方扇上內力之强，自己雖已運起「紫炁神功」，依然承受不住，被震得手腕發麻，腳下浮動，一下子後退了兩步！

就在此時，但聽幾聲嬌叱同時響起，從橫案左側搶飛出去的是金鸞聖母門下的宇文蘭、許蘭芬；從西路總令搶飛出去的是扮作金母侍女的荊月姑、馮小珍和全依飛、沈嫣紅。

祝纖纖、辛七姑明知道這位擔任大總提調的大師哥，可是師父改扮的，衝出去也未必救得了谷飛雲，更會負上背師叛教的罪名，因此，祝纖纖雖然心頭焦灼，只是腳下移動了一下，沒敢搶出去。

辛七姑早已知道谷飛雲已得崑崙派眞傳，却不知是不是師父的對手，但谷飛雲在路上曾一再叮囑，不論自己遇上任何強敵、不論自己接得下或接不下，都要辛七姑不可插手，所以她也沒有搶出去。

除了這幾位姑娘們，另外還有兩個人也在此時閃身搶了出去，那是谷清輝和丁易。

東傳令(其實是眞正的東無忌，他臉上還是谷飛雲給他易的容，他因師父改扮了自己，不好再以東無忌的面貌出現，所以沒有把易容藥物洗去)早已打着手勢，命令項中豪、項中英兄弟把一百二十名天龍武士分散開來，遠遠包圍着谷飛雲。

此時眼看宇文蘭、荊月姑等人搶了出來，立即以「傳音入密」朝張少軒說道：「二師弟，你們速把她們截住。」一面轉身朝丁易、谷清輝喝道：「陳康和、徐永錫，你們兩個要做甚麼？」

要知丁易扮的是總管陳康和，谷清輝扮的乃是副總管徐永錫。

丁易朝他聳聳肩，笑道：「兄弟二人，是奉大公子之命……」他朝正在動手的東無忌呶呶嘴，又道：「捉拏賊黨來的。」

東傳令道：「賊黨在那裡？」

丁易又呶呶嘴道：「不聽大公子指揮的，就是賊黨咯！」左手一指，笑道：「嘻，就是你了。」

一縷細如牛毛的銀芒，直射東傳

令眉心。

束傳令也就是東無忌，他是通天教教主門下首徒，豈會無備，口中冷嘿一聲，迅速從腰間抽出一柄摺扇，豁的一聲打開，扇面一翻，把一縷銀芒接了下來。

丁易是奇胲門的傳人，奇胲門除了精擅易容之外，更精通奇門之術和機關消息、暗器之類，舉凡稀奇古怪的東西，也都是他們的獨門奇技，因此要做一個奇胲門的弟子，十年二十年都學不完全。

丁易其實一共打出了三支針，第一支是明的，直取對方眉心，第二支和第三支却是暗的，等他接住第一支的時候才出手，而且速度也比第一支要快得多。

束傳令摺扇一翻，剛把第一支銀芒接到扇面上，瞥見針端忽然嗤嗤作響，冒出火花，心頭微微一怔，第二支針已向胸口射來，急切之間，慌忙摺扇一翻，朝下拍落。

怎知就在扇面壓落之際，但聽轟的一聲，爆出一團火花，差幸他扇上早就凝聚了眞力，一下把它撲到地上，身形急急往後飄退了兩步，白紙扇面已被炸了一個大洞，同時陡覺右膝似是被針刺了一下，一條右腿登時痲木不仁，幾乎站立不住。

原來丁易打出的三支針，第一支除了會冒出火花，別無作用，只是先聲奪人，讓他驚慌失措而已，第二支是雷火針，遇物即爆，如被刺中人身，爆炸開來，也夠受的，第三支針上淬的痲藥，刺中了雖然要不了命，但藥性極强，一時三刻，也會使人局部痲木不仁，失去抵抗之力。

束傳令發覺右腿中針痲木，心頭不覺大怒，右手急忙連點了腿部兩處大穴，閉住穴道，口中沉喝一聲：「束某先斃了你！」

摺扇鐵骨一攏，縱身飛撲過來，一蓬扇雨朝丁易當頭罩落。

丁易聳聳肩，笑道：「你以爲我怕了你？」

身形一矮，向右閃出，嗆的一聲，左手拔劍，一招「風掃落葉」，一道劍光朝束傳令左足掃去。

束傳令冷笑一聲，左足足尖一點，要待把丁易掃來的長劍踩住。

試想丁易何等機靈，長劍才掃到一半，身形一晃，輕靈得如同鬼魅，一下就閃到束傳令身後，劍交右手，抖腕就洒出五點寒星，急刺而出。

束傳令精擅「靈飛身法」，眼看丁易施展的身法，居然同樣輕靈無比，心頭大感驚異，立即點足旋身，一下搶到了丁易身後，還待發扇，丁易又一晃身，閃到了束傳令的身後。

束傳令怒嘿一聲，身如陀螺，一個輕旋，陡然拔起一丈來高，左足飛起，閃電朝丁易當頭踢來。

丁易身子一蹲，左手揚處，打出一支雷火針，直奔束傳令臉門，右手長劍迅即交到左手，右手屈指輕彈，又是一支痲針悄無聲息朝他凌空踢來的左足「湧泉穴」打去。

束傳令上過他一次當，豈會再上第二次，身在空中，依然旋若陀螺，飛開數尺，右手摺扇挾着一道勁風，壓頂擊落。

丁易打出的第二支痲針，落空之後，就悄然飛落，但他打出的第一支是雷火針，落空之後，射出七八尺遠，落到地上却轟然有聲，爆出一團火花。

束傳令一下落到地上，心頭怒不可遏，左手揮手一掌，朝丁易拍來。

丁易忽然挺身直立，笑道：「你要和我比比掌力？」右手一豎，朝前推出。

這一掌雙手都用上了九成力道，但聽「啪」的一聲，雙掌擊實，丁易被震得斜退了一步。

束傳令右足痲木不仁，只有一條左足可以站立，但他一身武功確實不同凡响，此時居然金雞獨立，岸然不動。

丁易大喝一聲，正待揮劍衝去。

只見項中英閃身而出，朝束傳令拱拱手，道：「大師兄請下來休息，這斷由小弟來對付好了。」

束傳令右腿中針痲木，直到此時還沒把針起出，單憑一足支持，確實感到不便，這就頷首道：「好，不過這小子滑溜得很，他假冒陳康和，顯然是谷飛雲一黨，不論生死，都得把他拏下。」

項中英點頭道：「小弟省得。」

丁易道：「喂，你們是不是要兩個人一起上？」

項中英仗劍迎了上來，束傳令單足跳動，往後退去。

丁易咦了一聲道：「束傳令，你是不是怕了？」

項中英目光直注，冷然道：「我大師兄要我把你拏下，死活不計。」

「啊，哈哈！」丁易忽然仰首笑了起來。

項中英冷喝道：「你笑甚麼？」

丁易長劍朝他一指，問道：「你叫項中英，對不？」

項中英道：「本公子正是項某，你有甚麼事？」

丁易道：「本座是隴山莊總管。」

項中英喝道：「你是谷飛雲一黨，到了這裡，還敢冒充下去。」

丁易正容道：「本座陳康和，有誰冒充了？當時西路總令出發之時，莊主曾通令西路總令所有的人，項中英帶職潛逃，一體緝拿，格殺勿論，你既然在這裡露面，陳某身爲西路總令總管，自然要把你拏下了，你方才不是問我陳總管笑甚麼嗎？本座現在告訴你，這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姓項的小子，你還不束手就縛，難道還要本座動手嗎？」

項中英聽得大怒，沒待他說完，

口中喝道：「拏你的頭，看劍！」刷的一劍，當胸刺來。

丁易身形一晃，一下搶到他右首，笑道：「你四師哥說過，你是非死不可，本座只是負責把你拏下，是生是死，就交給你四師哥去作主了。」

他口中的「四師哥」，應該是孟時賢，但在丁易口中說來，當然是指谷飛雲了。

項中英越聽越怒，大吼一聲，身子一個輕旋，長劍轉動，斜削而出。

丁易笑道：「你這點身法，還差得遠呢！」話聲出口，忽然身形亂閃，圍着項中英一劍又一劍的刺出。

項中英是通天教教主門下，自然也會「靈飛身法」，但此時任他如何晃動身子，施展身法，丁易始終圍着他發劍，使他看得眼花撩亂，但覺丁易一個人變成了兩個，兩個變成四個，四個又變成八個，八個人影圍着自己搶攻不休，瞬息之間，已使項中英失去了攻擊的目標，究竟那一個是眞人，那幾個是幻影，都已無法分辨，漸漸陷入了挨打的局面。

這時，會場上已經十分熱鬧，本來動手的只有谷飛雲和東無忌（通天教教主）兩個人，就在荊月姑、馮小珍、宇文蘭、許蘭芬、全依雲、沈嫣紅等六位姑娘相繼走出，束傳令（東無忌）以「傳音入密」要張少軒轉知師弟妹攔截，張少軒、秦劍秋、祝纖纖、白素素、辛七姑、雲芸娘等人已迅快的迎着荊月姑等六位姑娘攔去。

那時正好是丁易和谷清輝同時搶出，丁易迎着束傳令，谷清輝身形移動，一下擋在張少軒和秦劍秋的面前，含笑道：「二公子、三公子，攔着人家姑娘家，不是太無聊嗎？」一面以「傳音入密」朝荊月姑、馮小珍二人說道：「二位姑娘快走，這兩人自有老朽會打發的。」

荊月姑、馮小珍聽了谷伯伯的「傳音入密」的話，立即身形飄動，一下閃了出去。

秦劍秋喝道：「徐永錫，你好大的膽子，竟敢當路攔阻，還不給我滾開！」

張少軒目光一凝，說道：「他不是徐永錫。」

谷清輝道：「誰說我不是徐永錫？西路總令副總管可是絲毫不假，在下只是勸二位公子不可攔着二位姑娘，這二位姑娘是咱們西路總令的人，在下身爲副總管，豈能眼看咱們西路總令的人被二位公子攔着不管嗎？」

張少軒沉笑道：「你管得了嗎？」

谷清輝笑道：「在下職位雖微，但既然管了，管得了的要管，管不了的也非管不可。」

張少軒劍眉一揚，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冷峻的道：「徐永錫，你眞是找死！」

谷清輝目光一掠秦劍秋，微笑道：「二公子已經亮了劍，三公子也該亮劍才是。」

張少軒長劍一指，喝道：「難道本公子還對付不了你嗎？」

谷清輝依然笑吟吟的道：「一個人總是差了一些。」

張少軒怒聲道：「你試試就知道了！」振腕一劍，直刺而出。

谷清輝左手伸出兩個指頭，一下壓住了張少軒刺來的劍尖，說道：「二公子且等三公子亮了劍，再出手不遲。」

張少軒沒防到自己刺去的長劍會被對方兩個指頭漫不經意壓住，急忙手腕一翻，預備從下翻起，斜削對方手腕，那知這一翻，劍尖宛如和對方兩個手指膠住了一般，動也沒動，心知遇上了高手，立即暗暗吸了口氣，功運右腕，用力往後一掙，但任他用上了全力，劍尖依然被對方兩個指頭輕輕壓着，半點也掙動不得。

這下可把張少軒一張俊臉脹得通紅。

秦劍秋眼看張少軒的長劍被徐永錫兩個手指吸住，竟然絲毫掙動不得，心頭也暗暗震驚，抬手抽出長劍，倒也不敢貿然出手，目注谷清輝喝道：「徐永錫，現在你也該亮出兵刃來了。」

谷清輝微微抬頭，含笑道：「在下的兵刃就是這雙肉掌了。」

雙手隨着一抬，自然放開了壓着的劍尖，張少軒急忙收了回去。

武當雙環無敵秦大鈞此時率同二十四名俗家弟子剛進入會場不久，突然洪聲喝道：「劍兒，你還不過來？」

秦劍秋右手持劍，慌忙向右閃出。

站在他左首的張少軒方自一怔，秦劍秋已經掠出數步，一下落到白素素身邊，左手一把握住她玉臂，低聲道：「素素，快隨我來。」拉着她一直走到秦大鈞面前，躬身說道：「孩兒、兒媳拜見爹爹。」

白素素羞得粉臉通紅，也跟着襝衽下去。

秦大鈞掀髯笑道：「很好，你們還不快去叩見掌門人。」

秦劍秋應了聲「是」，拉着白素素朝青雲子走去。

谷清輝看得暗暗點頭，忖道：「原來秦劍秋是武當派的人。」

就在此時，只聽少林方丈至善大師也含笑叫道：「少軒，你也可以過來了。」

戒律院至清大師聽得，忙道：「方丈……」

至善大師看了監寺至慧大師一眼，含笑道：「少軒和秦劍秋，是愚兄和青雲道兄刻意安排的兩顆棋子，此事除了至慧師弟，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話聲甫落，張少軒已經急步趕來，合掌躬身道：「弟子叩見師父、師叔。」

（未完・四十三）

上文提要：徐不凡在冥府將一代魔尊殺掉，將幽冥教徹底打垮，爲地府剷除了惡勢力，便和王、高離開黃泉府，返回陽間，在未到燕親王王府之前，褚艮帶了錦衣衞來搜查王府，幸血轎藏在地窖內，未被搜出，徐不凡此時已還陽間，將查得杜太傅的証據向王爺滙報，決定勤王除奸，先將駐在王府的錦衣衞和廖九雄殺掉，然後部署人手，燕親王派人到提督府傳令……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皇城格殺叛徒　奸賊知機走脫

「第二步呢？」燕親王問。

「可能設法毒殺皇上。」斷腸人道。

「第三步是……」

「如果讓位、毒殺都沒有成功，第三步就要動硬的。」

「動武？」

「嗯，聽說巴爾勒的一千雷霆軍已先後到達，山東總督褚忠、及魯王的兵馬，亦正在兼程來京的途中，只要三方面的人馬一旦會齊，可能很快就會採取行動。」

燕親王聞言之下，更加激憤、憂急，目光不時盯視着小書房的雕花門，焦灼之情，表露無遺。

對斷腸人，徐不凡仍不敢寄以百分之百的信任，道：「姑娘，徐某在燕王府的事，是天大的機密，妳是怎麼知道的？」

「王府有奸細，消息早已傳到褚艮的耳中。」

「妳好像是說，傳到老賊的耳中，妳就會得到消息？」

「我在老賊的身邊安排有人。」

「妳……」徐不凡靈機一動，「妳莫非是鍾雪娥的化身？」

「嘻嘻，你眞會胡猜八扯，斷腸人是斷腸人，鍾雪娥是鍾雪娥，請勿混爲一談。」

「可是眇目神尼只有一位高足，不可能有兩個精通穿心指、綿陰掌的人。」

「好了，你可以住口了，再說下去，又會將我斷腸人誤認爲是你的未婚妻常小琬了。」

話畢一轉身，隨即出門而去，徐不凡以近乎哀求的口氣說道：「小琬，不管妳有多醜多難看，我都不會在意的，請別再折磨我。」

斷腸人却無動於衷，頭也不回的走了。

在斷腸人的眼眶裡，含着一眶熱淚，被丁威眼尖發現了，道：「公子，她一定是小琬姑娘，不然不會哭。」

可惜，斷腸人已去遠，追已無及。

而且，王石娘領着司徒俊德，王安領着一名將軍，適時走進小書房，君國大事要緊，也沒時間再顧及兒女私情。

燕親王、徐不凡先替彼此引見一下，燕親王對副提督李立將軍道：「李將軍，人手調集齊備沒有？」

李立將軍立正說道：「照王爺的指令，挑選了七十名精銳，正在王府外候着，另有一隊兵馬，已開進王府，不知作何用途？」

燕親王道：「叫他們在王府圍牆之內佈防，尤其是地窖，一定要派重兵把守，不相干的人，只要闖入王府，立即就地格殺，王府的人也嚴禁外出，全部徹底封鎖起來。」

李立將軍聽得一楞，心知必然事出有因，但他乃軍人本色，只知道服從命令，從不追問原由，當即躬身應

是，退出書房行事去了。

徐不凡則在詢問司徒掌門，道：「司徒大俠，拜託掌門人去打探韃靼雷霆軍的進展如何？」

司徒俊德道：「老夫業已查明，一千名韃靼雷霆軍，俱已全部到齊。」

「藏匿何處？」

「在城西山區，錦衣衛的一個秘密營地裡，老夫已命斷劍門的子弟，在四週嚴密監視，一有動靜，馬上便會有消息傳出來。」

「好，司徒掌門處理得很好，但不知三十名貴門高手，可曾抽調出來？」

「已經到了王府，徐公子隨時可以差遣。」

諸事齊備，不再猶豫，徐不凡與燕親王略作商議，抬出血轎來，燕親王也坐了一頂八抬大轎，當即離開王府，向紫禁城奔去。

夜，已經很深很深，更樓上早已敲過了三更天的梆聲，街頭闃靜無人，徐不凡與燕親王併轎而行，石娘、天木、二老八駿、李立將軍、司徒俊德、提督府的七十名精銳、斷劍門的三十名高手，全部百十餘人，鴉雀無聲的穿街過道，很快便來到午門外。

「篤！篤！篤！」

午門已關，燕親王上前叩門三響。

城門一側，啓開一道小門，一下子走出三名禁衛軍來，其中一名說道：「這麼晚了，王爺還想入城？」

燕親王道：「本王有急事面奏皇上。」

守門的禁衛軍根本沒將他放在眼內，冷森森的道：「郝總管交代，紫禁城業已關閉，任何人皆不准出入。」

「大膽，本王乃皇上的胞弟，竟敢如此放肆，還不快開門來。」

「對不起，王爺，皇上已經睡了。」

「沒有關係，皇上要是怪罪下來，由本王承擔。」

「抱歉，沒有郝總管的命令，任何人皆不准出入！」

不禁激怒了燕親王，閃電出手，點了他的麻、啞二穴。

徐不凡、王石娘動作飛快，亦將另二人制住。

李立與高天木、司徒俊德動作也不慢，已乘虛而入，打開午門。

血轎甫抬進午門，迎面又衝上來五名禁衛軍，有人剛剛驚叫一聲：「血……」轎字還沒有出口，已被高天木點了穴道，大夥兒根本懶得再跟他們囉七八嗦，衆人一齊動手，四名禁衛軍在毫無反抗的情形下被一一制服。

找了一間空屋子，先將這八名禁衛軍囚禁起來。

剝下他們的衣服，換穿在提督府精銳的身上，站在他們原先的位置，關起城門，又恢復了原先的樣子，好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

大家略作停留，司徒俊德領着斷劍門的高手，登上城牆，負責掃除城右的禁衛軍、大內高手以及四衣衛。

二老八駿與王石娘、高天木負責城左。

提督府的人馬則再分爲三路，由燕親王、徐不凡、李立將軍親自率領，摸黑進入皇宮後院。

大夥兒事先已有協議，務必要在神鬼不覺的情形下，拔掉紫禁城內所有的明樁暗卡，然後，剝下他們的衣服，守在原位，將他們全部集中在一起。

睡夢中的四衣衛等，同樣不可輕易放過，制住他們的穴道，取走他們的衣服，讓他們動彈不得。

在可能範圍之內，盡可能不要殺人，以免打草驚蛇。

必要的時候，大可以放手去殺，要快！要狠！要準！

將二頂轎子抬進太和殿，兵分五路，立即開始行動。

由於計劃週密，人手又多，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半個時辰之後，紫禁城內所有的樁卡警衛便全部換了班。

所有在睡夢中的禁衛軍、四衣衛、大內高手，也均在神鬼不覺的情形下被人點了睡穴，非至日上三竿，不可能醒過來。

只有褚艮身邊的核心份子，所居住的偏殿各房間，却空空如也，連一個人也沒有。

燕親王神色一緊，道：「褚賊到那裡去了？」

徐不凡道：「十之八九在養心殿，咱們快走。」

此刻，提督府的精銳已所剩不多，斷劍門的高手，以及二老八駿也全部分佈各處，只有王石娘、高天木、司徒俊德等三人趕至養心殿外報到。

燕親王命李立將軍，將養心殿遠遠的包圍起來，與徐不凡、司徒俊德、王石娘、高天木向養心殿走去。

愈接近，愈覺得情況不妙，四衣衛中所有的菁英——三名金衣使者、七名銀衣使者、六名銅衣使者，全部守在養心殿外。

殿內燈火通明，顯然皇上還沒有睡。

養心殿外的木柱上綁着兩個人，已被人開膛破腹而亡。

是燕親王的兩名親信。

燕親王睹狀大駭，拔足就要往裡面衝，徐不凡急忙拉住他，噤聲道：「王爺請稍安勿躁，此時貿然行事，勢必會危害到皇上的安全，不如先摸過去看清楚陛下的處境後，再作計較。」

將司徒俊德、王石娘、高天木留在原地，二人繞了一個大圈子，費了不少手脚，才潛行至上次來過的龍柏樹下。

從窗口望進去，皇上半躺半卧在龍榻上，正由褚艮在餵藥喝，鍾玉郎

、鍾雪娥就守在旁邊。

皇上的臉色白蒼蒼的，精神亦頗頹廢，喝完藥，一直咳嗽不停，褚艮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道：「皇上，為了明室的萬里江山計，希望陛下能夠接受奴才的意見，早立儲君。」

似乎，皇上很不喜歡提這個問題，一陣更激烈的咳嗽，臉都漲紅了，喘着氣說：「太子早已冊立，何必再另立儲君？」

褚艮偏着頭，面冷如冰，聲音好像從鼻孔裡擠出來：「太子尚在襁褓之中，如何承繼大統。」

「那依你的意思要立誰？」

「魯王。」

「你是說魯皇叔？」

「不錯，魯王英明睿智，是最佳的皇儲人選。」

「朕不同意，如嫌太子太小，改立也只能立燕親王，按照皇室規矩，怎麼也輪不到魯皇叔。」

褚艮冷哼一聲，道：「依奴才看，陛下非立魯王不可。」

皇上撫摸一陣胸口，道：「為何非立魯王不可？」

「因為長久以來，皇上所服用的藥裡面滲有毒藥，只有魯王爺的手裡邊才有解藥。」

徐不凡、燕親王在窗外大吃一驚，當然最感駭異的還是皇上自己，整個身子都坐了起來，道：「你說甚麼，朕已經中毒？」

「已經好幾年囉。」

「朕怎麼一點也感覺不出來？」

「慢性毒藥，漸次加深，皇上當然一無所覺。」

「毫無疑問，代魯王下毒的人就是你？」

「沒有人能比奴才更接近皇上。」

「郝艮，魯王給你多少好處？」

「比皇上給我的要多得多，登基以後會更多，希望陛下能聽奴才的話，及早立下詔書，冊封魯王為儲君，這樣魯王一高興，說不定就會將解藥拿出來。」

言畢，命鍾玉郎推過一張小桌來，上面擺着有空白詔書，及文房四寶，褚艮接着又道：「皇上，寫吧，這是陛下唯一的活命機會。」

皇上氣得直發抖，伸手打翻了小桌，怒氣沖沖的道：「這樣朕死得更快，我告訴你，郝艮，只要寡人還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休想稱心如意，燕親王、中山王也絕對不會輕輕放過你們。」

「皇上是不是想叫人去通知燕親王，出兵勤王？」褚艮嘿嘿冷笑一聲，轉過身來，命人打開另一扇門，指着木柱，道：「燕親王派在皇上身邊的那兩個人，已被我開膛破腹，死了。」

皇上向外一望，果見柱子上綁着兩個死人，氣忿不已的說道：「燕親王已經暗示過朕，寡人相信他早已知道你就是罪魁禍首，用不到朕來召喚，便會出兵勤王。」

「可惜，燕親王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從昨夜起，燕王府已被奴才封鎖了。」

「郝艮，你……你好惡毒。」

「奴才突然想到一個好法子，請陛下詔告天下，禪位與魯王，退居為太上皇，這樣魯王一高興，一定不會加害陛下，而皇上亦可因而媲美於唐堯、虞舜，流芳千古……」

皇上實在氣急了，打斷他的話，大聲吼叫道：「住嘴，任你千方百計，朕有一定之規，絕不接受你們的任何要脅敲詐。」

由於急怒攻心，又是一陣猛咳，終至張嘴吐出一口血來。

褚艮根本不予理會，陰惻惻的笑道：「希望陛下不要拒絕得太早，明天一早，奴才還會來聽皇上的答覆，屆時如果再拒絕，魯王的兵馬，韃靼的雷霆軍，二三天之內就會兵臨城下，盼陛下三思。」

話落，根本不理會皇上的反應如何，領着鍾玉郎、鍾雪娥大步而出。

霍然，燕親王與徐不凡從一旁閃身而出，同聲喝道：「褚艮，你被捕了！」

褚艮愕然一驚，不由自主的退了三四步，道：「燕親王，你是如何逃離王府的？」

燕親王道：「告訴你也無妨，廖九雄已死在徐王爺的血劍下，其餘的錦衣衛，皆作了階下囚。」

徐不凡補充道：「而且，除了你們這一小撮以外，紫禁城裡你所有的黨羽爪牙，盡皆在燕王爺的掌握之中。」

褚艮臉色大變，燕親王傳令道：「拏下！」

李立將軍率眾從正面撲上來，司徒俊德居左，王石娘、高天木居右，包圍圈一下子便縮小了。

徐不凡已握住劍柄，準備要拔劍，褚艮突然大叫一聲：「快進殿去，先將皇上抓在手中，他們就不敢動了！」

褚艮話一出口，鍾玉郎、金衣使者等人，便作勢欲撲，燕親王、徐不凡所站的位置，更接近養心殿的大門，聞言不假思索，當先衝進養心殿去。

王石娘、高天木等人，也是同樣的心意，從斜刺裡抄過去，打算截堵四衣衛，保護聖駕。

這一來，正面反而門戶大開，正給了褚艮一個可乘之機，幾乎在毫無阻擋的情形下，便被四衣衛兔脫了。

當燕親王、徐不凡從養心殿內追出來時，已僅僅剩下一團黑影，徐不凡氣得直跺腳，破口罵道：「這個老傢伙，簡直是頭成精的老狐狸！」

追！

追到紫禁城上，追出皇宮，追上西城的城牆頭，始終保持相當的距離，追趕不上四衣衛。

燕親王卓立城頭，憂心忡忡的道：「徐王爺，罪魁已遁，皇上又中毒在身，你看現在該怎麼辦？」

徐不凡胸有成竹的道：「皇上的安全第一，咱們先回紫禁城去，將他在大內的黨羽爪牙徹底清除乾淨，改由提督府的兵馬鎮守。」

「然後呢？」

「第二步，應該即刻展開行動，對錦衣衛、刑部的三班六房，乃至與褚艮有勾結的文武百官下手，除惡務盡，一定要將他的餘黨除盡，北京城始得高枕無憂，立於不敗之地。」

「皇上的毒看來很嚴重，這可如何是好？」

「既然是慢性毒，短時間之內應該不會有危險。」

「徐王爺何敢認為不會有危險？」

「道理很簡單，褚艮拿不到冊封魯王為儲君的詔書，他就不能害死皇上。」

「話是不錯，但劇毒在身，總是令人憂心如焚。」

「可先召太醫，會診解毒，我想即使解不了，應可抑制其發作，待擒住魯王時，再逼他交出解藥。」

「褚艮這個老賊又該如何對付？」

燕親王道：「你看他會不會遠走高飛？」

「不會！」徐不凡的語氣很肯定。

「何以見得？」

「他不但不會遠走高飛，而且山東的兵馬一到，我判斷他眞的會攻城，九門提督府的兵馬一定要死守住北京城才行。」

「單是死守住北京城，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應該殺出城去，將他的力量徹底擊潰才可以永除後患，然而，九門提督府的兵馬人數有限，守城尚嫌力有未逮，出擊幾乎無此可能。」

「所以，不凡想請王爺，設法與近畿的守將連繫，請他們發兵勤王。在勤王大軍未到前，則請斷劍門的朋友們辛苦點，除須確切掌握住雷霆軍、魯軍的行踪外，必要時尚可發動騷擾性的襲擊，或可發生牽制的作用，減緩或阻延叛軍的威脅。」

主意一定，不再遲疑，大家立又返回紫禁城，分頭行事去了。

＊　＊　＊

日頭甫從東方露出半張臉，這條大街上，早已擠滿各式各樣的商販，以及早起買菜的民婦。

本來是很寬敞的一條大街，現在反而變得寸步難行。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從南邊馳來一羣馬隊，是德威侯楊百威一時興起，要去教場溜馬。

街上雖然擁擠，如果慢慢的走，還是過得去，或者乾脆繞道，可能更快些，但德威侯不此之圖，為他開道的家將，狐假虎威，尤其飛揚跋扈，一股腦的揮鞭抽打，放馬疾馳，將民婦商販當作豬狗不如。

一時，雞飛鴨走，兔奔魚躍，菜蔬洒落一地，瓜果踐踏如泥，有那閃避稍慢的老弱婦孺，不是被皮鞭抽到，就是被馬兒踢傷，整個市場上哀鳴四起，滿目瘡痍，令人不忍卒睹。

德威侯楊百威却充目不見，充耳無聞，好像一切與他無關，根本無動於衷，揚鞭呼嘯而過。

更助長了家丁家將的氣焰，鼓噪呼喊，一片喧囂，活像是一羣無法無天的土匪，簡直把黎民百姓，當作糞土不如。

就在馬隊奔離市場的當口，通路突然被一頂紅色的轎子阻住了，在前面的一名家將大聲吆喝道：「滾開，踩死人可不償命啊！」

這頂轎子膽子也眞大，非但不走，反而停在路當中。

「劈劈啪啪」，馬上的騎士爆出一連串刺耳的鞭花，放馬直衝上來，看那態勢，不把人踩死，也準會將轎子踢爛，市場邊上的人都為轎伕、轎主人捏了一把冷汗。有那熱心腸的人，放聲大叫道：「快讓開吧，德威侯殺人眞的不償命啊。」

可是，任誰也沒有想到，怪事天天有，就是沒有今天多，轎旁一下子閃出八個人來，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八匹馬的籠頭抓住。

馬頭如入地生根，一動不動，全部的衝力，完全作用在馬屁股上，登時馬臀高蹺，倒立起來，當場便有四個人被摔下馬背。

後面的更慘，人仰馬翻，德威侯楊百威由於衝勢太猛，一時收不住，也落下馬來。

「血轎！」

「血轎！」

到這個節骨眼上，他們才看清楚，擋道的原來是徐不凡的血轎。

圍觀的人，暗暗豎着大拇指直叫好，但懾於德威侯的淫威，却無人敢公開說出口來。

楊百威畢竟已是望六之人，這一摔還眞不輕，右手掌擦傷，右頰有一塊瘀腫，膝蓋的褲子破了，還是由手下的人攙着才站起來。

徐不凡已步下血轎，當轎而立，德威侯鐵青着臉，暴跳如雷的道：「誰是徐不凡？」

「我就是！」徐不凡挺着胸脯說。

「徐不凡，你好大的膽子，光天化日之下，你居然敢公開的出現在北京街頭。」

「告訴你，我不僅僅要在北京街頭出現，等一下還要去你的侯門拜訪呢。」

「甚麼？你膽敢去找老夫？」

「數日前，徐某已經通知你了。」

「你是指那一面小紅旗？」

「那只是前奏，通知而已。」

「老夫與你有何仇恨？」

「就憑你今日的行為，就足夠摘下你的烏紗帽。」

「放肆，老夫望重朝野，功在邦國

，你敢把本爵怎麼樣？」

徐不凡探懷取出一張血帖來，當面交給德威侯，朗聲說道：「楊百威，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別大呼小叫，趕快回家去準備準備，血轎很快就會抬到府上的。」

德威侯作威作福慣了，幾時敢有人和他這樣說話，血帖看也不看，三把二把撕個粉碎，怒不可當的說道：「給老夫將這小子抓起來！」

幾名家丁家將憋了一肚子氣，就等楊百威的這一句話，聞言如出柙猛虎，爭先恐後的撲出來，不但想抓人，而且還作勢要揍人。

天叟丁威睹狀大怒，罵了一句：「狗仗人勢！」呼地一掌，就將其中一人劈了個狗吃屎，滚到一邊凉快去了。

地叟毛奇及八駿，也是同樣的心意，這羣傢伙平時狗仗人勢，魚肉百姓固然綽綽有餘，但一個個都是綉花枕頭，並無眞才實學，怎是二老八駿的對手，舉手投足之間，便被打得鼻青臉腫，東倒西歪。

德威侯甚麼時候受過這種屈辱，肺都氣炸了，跳着脚吼道：「飯桶！飯桶！還不快去通知廖指揮、馬捕頭來逮人！」

徐不凡冷哼一聲，道：「廖九雄已命歸九幽，馬致遠不用你們請，徐某現在就去找他，咱們回見！」

坐進血轎，直奔刑部，一直抬到刑部三班六房，與大牢的中間廣場上才停下來。

捕房與大牢之間，有一道拱門，拱門上一字排開，插着一面血旗，一張血帖，還有一炷所餘不多的香。

血轎目標太大，早已驚動了衆捕快，四下裡人頭鑽動，將徐不凡主僕重重叠叠圍起來。

徐不凡名頭太大，包圍的圈子却很大，沒有人敢欺近至三丈以內。

刑部總捕頭馬致遠正在發號施令：「去，快通知廖指揮，請他帶錦衣衛來協助緝拏兇犯徐不凡。」

徐不凡冷冷一笑，道：「不必去了，廖九雄的鬼魂已經上了黃泉路。」

馬致遠一驚，道：「你說廖指揮死了？」

「已經三四個時辰了。」

「死在那裡？」

「燕親王府。」

「是誰幹的？」

「我，徐不凡！」

「好小子，你果然是窩藏在燕王府。」馬致遠的臉色接連數變，心頭直冒寒氣，對手下說：「快去稟報郝總管，說姓徐的小子在刑部。」

徐不凡的眸光從衆捕快的臉上一掃而過，道：「馬總，也不必白跑了，褚良那個老賊已經不在紫禁城。」

馬致遠更驚更急，道：「徐不凡，你怎麼知道郝總管本姓褚？」

「我還知道他的合夥人是魯王，你曾經參加了城外的秘密會議。」

「褚總管現在何處？」

「可能是躲到你們開會的地方去了。」

「你怎麼知道？」

「是被徐某趕跑的。」

「那紫禁城現在……」

「現在全在燕親王掌握之中。」

「徐不凡，你這話可當眞？」

「徐某從來不打誑語。」

徐不凡雙眉一挑，忽又說道：「馬致遠，別把話題扯得太遠，咱們該談正事了。」

馬致遠死盯着徐不凡握住血劍的手，道：「咱們還有甚麼正事好談？」

「好說，徐某此來，在公是爲鋤奸，在私是爲索仇。」

「於公，馬某忠於朝廷，並未逾矩。」

「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只忠於姓褚的一人，爲虎作倀，助紂爲虐，是一條標準的走狗。」

馬致遠望望拱門上的血帖，道：「於私，老夫可並未參加大同府的屠殺行動，血帖上的言詞純粹是信口開河。」

徐不凡的殺機已由眼角擴散至眉梢，聲音冷得像是經過霜打冰封：「不錯，大同府的血案是沒有你的份，但是我的老家濠州的大屠殺，你與廖九雄却是共同執行人。」

「這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別管我是怎麼知道的，我只問你是否屬實？」

「有這麼回事。」

「這就夠了！」

了字出口，劍已在握，眞相既明，徐不凡根本懶得和他再多說半句廢話，當下健腕一翻，森寒的劍氣直往馬致遠的脖子上竄。

牛屁不是吹的，馬車不是推的，馬致遠身爲刑部總捕頭，又被褚良引爲心腹，手底下的確有的眞本事，上身一仰，避過來劍，順勢掃出一腿，退了三步，就利用這一瞬的工夫，已取出一對三尺多長、重約二三十斤的鐵鐧，展開反攻。

與此同時，口中大聲吆喝道：「上，不論是殺掉徐不凡，或是二老八駿，全部重重有賞！」

衆捕快一呼百應，蜂擁而上，立與二老八駿鬥在一起。

王石娘、高天木在外圍，一面圍堵，一面捕捉，不論是企圖逃走的，或者出手攻擊的，憑他們兩個的身手，很少有人能走過五招，便擊倒在地，歇着了。

馬致遠的一對鐵鐧，呈六角形，稜角的地方另有不少尖刺，重量又夠，舞起來虎虎生風，五尺方圓之內盡被他的鐧影封鎖，徐不凡連近身都不太容易，遑論其他。

不禁激起了徐不凡的萬丈豪情，道：「馬致遠，看不透你還眞有兩下子

，比廖九雄要强多了，來，接徐某的三劍試試！」

「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血劍三絕招連環出手，威力倍增，眼看密不透風的鐧影，好像被人用刀子切割一樣，零零散散，罅隙百出，血劍宛若一條活的火龍，穿罅蹈隙而入。

馬致遠一見大駭，右腕一沉，猛掃徐不凡的下盤，左鐧上揚，疾砸徐不凡的肩胛，徐不凡雙脚巧妙無比的跳起數寸，猛的落地踩住鐵鐧，血劍快速回招，由下往上挑。

徐不凡變招快，用力猛，「倉郎郎」金鐵交鳴之聲響處，火星迸裂，鐵鐧立被削斷三寸長的一段。

然而，徐不凡並未眞正討了好，馬致遠右臂用力一掀，徐不凡馬步不穩，差點倒栽葱，還虧他應變夠快，及時來了一式「鷂子翻身」，躲過馬致遠隨後攻到的追魂一擊。

馬致遠得理不饒人，左右開弓，又連攻數招。

徐不凡不退反進，硬往上撞，血劍已施展至第三招。

二人硬碰硬，都是拚命的打法，撞聲頻頻，火花閃爍，人從地上打到空中，斷鐧却從空中落在地上。

「馬致遠，閻王要你三更死，不得留命到天明，你該上路了。」

一股血箭！

一聲慘叫！

一顆人頭！

一條命！

徐不凡三招施完，馬致遠終於魂歸離恨天。

眼見刑部的捕快，多一半已被制服，尚有十幾人負隅頑抗，徐不凡將血劍斜直舉起，以洪亮的聲音說道：「各位，寃有頭，債有主，責任有輕重主從，徐某今天要殺要宰的，只有馬致遠一人，只要大家肯放下刀械，束手就縛，相信王法會給你們一個公平處斷。」

雙眉一挑，聲音提高了，語氣轉爲冷硬：「不過，假如那一位敢於拒捕反抗，就等於背叛朝廷，休怪我徐不凡手下無情，不教而殺！」

此話一出，立即有了效驗，有九人丟下刀械，乖乖的束手就擒。

另有三人，都是馬致遠的死黨，可能是自知罪惡深重，橫豎難逃一死，利用二老八駿在綑人不留神時，互換一個眼色，抽冷子拔腿就逃。

這三個傢伙都是聰明人，速度快，又是逃向三個不同的方向，如果換了別人，成功的機會的確很大。

可惜，他們的對手太扎手，遇上了徐不凡、王石娘與高天木！

「殺！」徐不凡第一個飛出去，手起劍落，砍下一顆血淋淋的腦袋。

「殺！」王石娘是第二個得手的，風火劍下也沒有留下活人。

「殺！」第三個人已飛上了牆，在牆頭上，被高天木的乾坤圈砸破吃飯的傢伙。

徐不凡言必踐，行必果，說到做到，乾淨俐落已極。

場中的捕快，有的被點了穴道，有的被五花大綁，再也沒有半個可以反抗的人，天叟丁威過來說道：「公子，這些人該如何處理？」

徐不凡還劍入鞘，目注天牢大門，道：「就暫時將他們關在大牢裡好了，等一下通知燕親王一聲，請王爺派人來看守，這些傢伙將來都必須要接受王法的公平審判。」

二老八駿聞言立即付諸行動，一人一個的往大牢裡扛。

地叟毛奇出來後，臉色變得怪怪的，道：「公子，有一件事，有一件事……」話也支支吾吾的，想說甚麼，又不敢說出來。

徐不凡察言觀色，知事出必有因，連忙問道：「老毛，有甚麼事你直說吧，不要吞吞吐吐的。」

地叟毛奇仍然拿不定主意，道：「是有一件事，但是老奴不知道該不該說。」

弄得徐不凡滿頭霧水，道：「不管是甚麼事，你說出來好了，我不怪你就是。」

八駿中老么搶先說道：「公子，我來說好了，是公子的一位朋友，也被人關在大牢裡。」

「誰？」

「上官姑娘。」

「巧雲？她怎麼會……」

話還沒有說完，徐不凡便一溜煙似的衝進大牢去。

果不其然，上官巧雲當眞被囚禁在角落裡的一間牢房裡。徐不凡二話不說，命獄卒打開牢門，將上官巧雲放出來。

太多的委屈，太多的愛恨……上官巧雲一時百感交集，僅僅叫了一聲：「不凡！」便伏在鐵柵欄上，放聲大哭起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哭，有時候可能是宣洩悲傷、痛苦的最佳方法。

是以，徐不凡攔住王石娘等人的勸勉、安慰。

當然，他自己也沒有說一句話，僅只是給她遞了一條手帕，一隻溫暖的手掌，放在她的肩膀上，如此而已。

徐不凡很有耐性，一直讓她盡情的哭，大聲的哭，直待她將胸中的氣悶宣洩得差不多，擦乾眼淚，回過頭來時，才柔聲細語的說道：「巧雲，如果妳願意告訴我是怎麼回事，不凡在此洗耳恭聽，妳不想說就不要說，沒有關係，我只想知道，我能夠幫妳做些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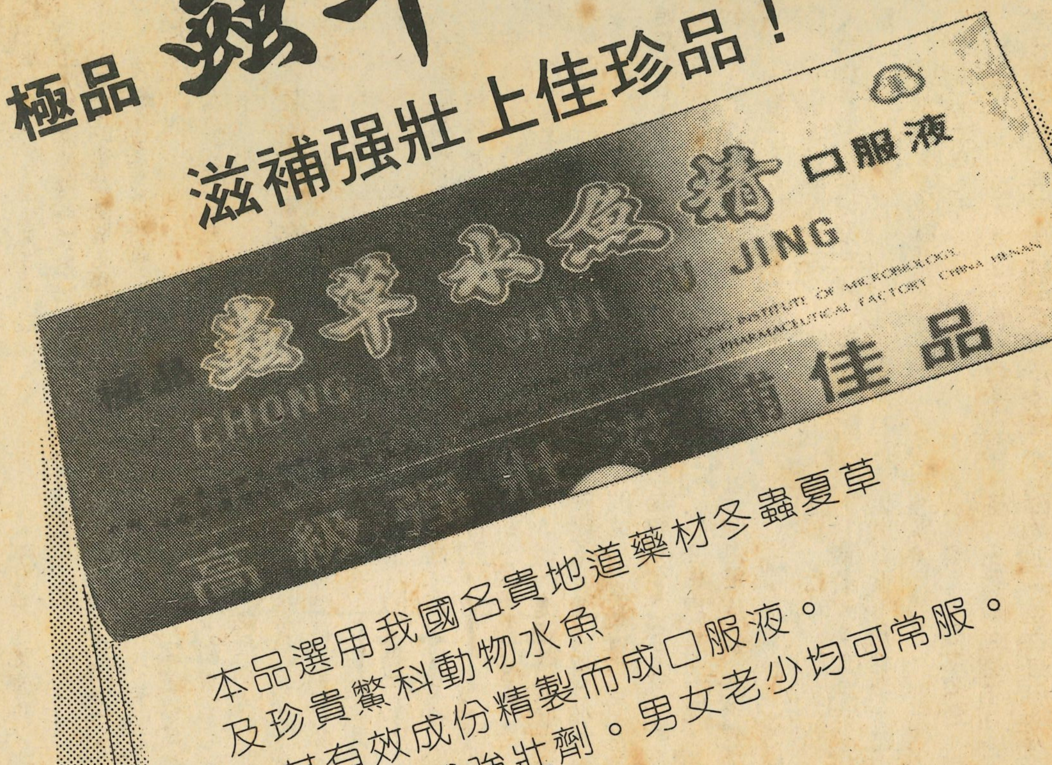
上官巧雲重重的甩了甩頭，藉以清醒一下渾沌的腦子，道：「告訴你也沒有關係，我是被鍾玉郎關進來的。」

「鍾玉郎？你們不是已經……木已

馬要操練　人要進補

極品 蟲草水魚精 口服液

滋補强壯上佳珍品！



本品選用我國名貴地道藥材冬蟲夏草
及珍貴鱉科動物水魚
取其有效成份精製而成口服液。
係高級滋補强壯劑。男女老少均可常服。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購買時請認明　商標

中國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研製
河南省漯河市第一製藥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54032
5-748413

成舟，我上一次沒有殺他，就是爲妳的終身設想，希望他能善待妳。」

「他根本不是人，連禽獸都不如，事後我也曾想過，想委屈求全，認了，可是，不出三天，他就生厭了，又和別的女人勾勾搭搭，不清不白。」

「和誰？」

「古月蟬。」

「古月蟬？古月蟬論輩份是他的師姑呀！」

「哼，他不是人，在他的腦子裡根本沒有倫理道德的觀念。」

「於是，你們就鬧翻了？」

「不是鬧翻，而是我下定決心要殺掉他。」

「結果，妳失敗了。」

「我個人的生死榮辱本不足論，最可恨的是他與古月蟬聯合起來，將我上官堡的幾名高手全部殺死，又把我關進大牢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好恨，我好恨啊！」

又是一陣急痛襲上心來，情不自禁的伏在徐不凡的肩上哭起來。

適在此時，斷腸人闖進了大牢，一見到這般光景，眸子裡突然閃過一抹怒火，掉頭就走。

徐不凡背向而立，一無所知，上官巧雲却看見了，連忙嬌聲說道：「妳不要誤會，聽我解釋……」

話都來不及說完，推開徐不凡，便向外追去。

徐不凡追上來，在牢門口將她攔住，道：「巧雲，妳怎麼了？」

上官巧雲羞得臉紅紅的，道：「剛才……剛才的事被斷腸人撞見了。」

「我們也沒有怎麼樣，撞見又有甚麼關係？」

「女人的心眼兒最小，我怕她會記恨在心。」

「我與斷腸人毫無關係，她憑甚麼要記恨？」

「不凡，我一直懷疑，斷腸人就是常小琬。」

「妳爲甚麼會有這種感覺？」

「小琬姐當年曾毀容，這就是她黑巾蒙面的原因所在，如果她不是常小琬，她沒有理由爲你通風報信，甚至拚死賣命。」

「嗯，我也曾經這樣想過，但是她始終矢口否認。」

「她當然要否認，一個失去美貌的女人，她不得不特別愼重。」

「那要怎麼樣她才肯相信我？」

「這件事交給我辦好了，找個機會，我會好好的和她徹底談一談的，再見。」

「巧雲，妳要到那裏去？」

「去追斷腸人呀。」

「要小心，妳不是鍾玉郎的對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筆帳我會替你出面的。」

「我會的，鍾玉郎不死，我一定會堅强的活下去的。」

「巧雲，請多保重。」

「不凡哥，謝謝你，謝謝你的一切，眞的。」

話完時，人已消失不見。

* * *

再說德威侯楊百威受了徐不凡的一番戲弄後，那還有心情再去教場溜馬，當即撥轉馬頭，折返侯府。

一踏進家門，馬上就派了三批人出去一探虛實，並將侯府內所有的家丁、家將、護衛集合在一起，共商對付徐不凡的良策。

赴大內探消息的人回來得最早，一進門，德威侯就迫不及待的說：「怎麼樣？見到郝總管沒有？」

此人是個胖子，一去一回可把他累慘了，頭上還冒着熱氣，結結巴巴的道：「紫禁城全部被九門提督府的兵馬包圍了，根本進不去。」

德威侯神色一黯，道：「你是說沒見到郝總管？可知郝總管人在那裡？」

「聽提督府的人說，好像是逃出城去了。」

接着，第二個人也回來了，德威侯又興起一線希望，道：「是否見到廖指揮？」

第二人面有驚色，惶聲說道：「侯爺，廖指揮的確已一命嗚呼，奴才去的時候，燕親王正在指揮忠於朝廷的錦衣衛，將另一批叛徒囚禁在一個臨時監牢裡。」

德威侯聞言神情大爲頹喪，往日的威風早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對左右說道：「四衣衛與錦衣衛已經沒指望，看來請馬總帶人來保護的機會也不大，你們說，可有何錦囊妙計來對付徐不凡？」

寬大的客廳裡，少說也站着有二十幾個人，大家面面相覷，相互觀望，竟連一個出主意的人也沒有。

通！德威侯猛一拍桌子，大發雷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現在正是需要你們賣命効忠的時候，你們都聾了？啞了？還是被人割掉舌頭了？」

一個乾巴老頭，在衆人的催促下，硬着頭皮說：「現在能夠救侯爺的，恐怕只有兩個人。」

「是那兩個？」

「魯王爺與小郡主。」

「廢話，魯王爺是皇叔，小郡主是皇妹，聽說玉梅在山東的時候，還幫過徐不凡那小子的忙，可是，這孩子前幾天黏着我不放，這兩天也不曉得到那兒去了，遠水救不了近火呀。」

「徐不凡的功夫實在太厲害，聽說很少有人能接下他的三招，强將手下無弱兵，二老八駿也都不是好惹的，爲今之計，屬下斗膽建議，不如出城去避避風頭。」

「你是要本爵逃避？」

「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罷了，罷了，你們快去準備轎子，咱們馬上走。」

（未完・廿七）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德利貿易公司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 1 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疱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疱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疱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疱癢、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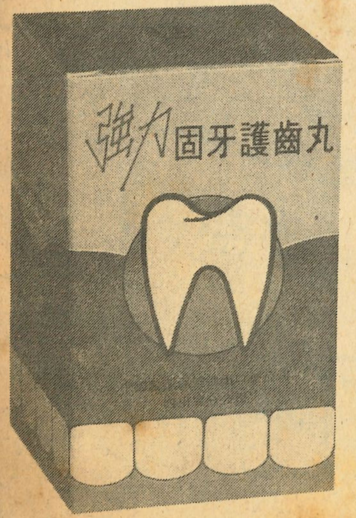
立止疱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最需要夢伴之時……

梅艷芳的'夢伴'，你一定留下深刻印象。

究竟怎樣才是最好的夢伴，你可曾仔細想過？

試想每次你睡覺之時，有人不停輕輕爲你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非到黎明不願起床？

試想你睡覺時有人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持最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令你睡得更健康。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是你的最佳「夢伴」。

Ulfenbo
歐化寶

